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一卷

双红堂
小说
96

肉蒲团

科 2028

叙

壺天尺地耳。此中日月別具

晶瑩。前人握金。焉持玉杵。痛

群人之漆。黑也。於是借

三藏西遊事。洪敷汪衍。筆

丹砂。言石髓。世人蓬詡

詡。謂此小說奇品。讀至開天

赫地。弄鬼屠妖。筋斗騰四天

之下。金箍撞百怪之顱。便貯

目凝神、掀髯咋舌、世間有此
孫悟空、神通滑溜、一至於此、
余從旁睨之、合掌嘆息曰、佛
佛錯認了也、唐僧那得真經、
即此便是迦葉撰文、曇花密
諦、熟讀西遊、何必再誦、衆同
契也、乃今情隱先生、通身具
眼、百孔飛香、取日膏、月汁、燒
成五彩、于萬卷破爛之餘、自

躍自舞、一日拍案大叫、以為
糟粕、原屬神奇、迷川即是寶
筏、不必頭上加頭、屋尖添屋
一笑、千金便是三乘、七寶香
閨、繡闥可全、慈室慧門、踰垣
即能飛錫、穿穴自會、乘杯、睚
眦不足、確一真如、不二、請謝
勿見的、二戒律、無訛、於是捉
筆鏤空、呼蜃布架、寫而為肉

蒲團施羅大不得於有生之
事發揮之以盜情隱大有得
於無生之理抒寫之以賊鐵
圍高迥鐵船無渡關鑰重二
何處通霄一線不是饑鷹搏
兔餓虎擒羊手卽得見金烏
東耀玉杵西輝其夜未央却
被此賊劈個天明地朗且崑
崙為諸山之祖賽之則更上

之孤峰寂二可投得在皮布
袋否也余則進一偈曰卑賊
自竊家寶孤峯撞碎崑崙今
日雙丸焰破方知賊是家親
咦讀此書者猶作西遊小說
觀却又足行者騰空相去八
萬四千里之外矣
丁酉夏五之望鹵陵如二居
士敬題

肉蒲團小說目次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用端

第二回

禿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愛坐肉蒲團

第三回

道學翁錯配風流塔

端莊女情移輕蒲郎

第四回

宿荒郊客心悲寂寞

消長夜賊口說風情

第五回

選牛女嚴造花名丹 狗情面寬收雪髻娘

第六回

飾短才漫誇長技 現小物貽笑大方

第七回

怨生成撫陽痛哭 思改正屈膝哀求

第八回

三月 抵修良朋月 一番喬賣美美婦

目傾

第九回

擅奇淫編持大體 分餘樂反白先籌

第十回

聆先声而知勁敵 留餘地以養真才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露水夫妻成結髮

第十二回

補盪頭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結同心

第十三回

破釜焚舟除隱恨

卧薪嘗膽報讐讐

第十四回

開戶肆歡娛隔牆有耳禁人觀沐浴此處

真無銀

第十五回

司盟義讓通霄樂

娉婦平分一夜歡

第十六回

真好事半路遭魔

活春宮連箱被劫

第十七回

得便宜因人瞞已

遭塗毒為己驕人

第十八回

妻子落凡塵明償積欠弟兄淨窈窕暗索

更前連

第十九回

孽貫已盈兩處香閨奔出醜

禪機將發諸般美色盡

成空

第二十回

布袋皮寬色鬼好雄奇攝人

旃檀路濶冤家債主住相

逢

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

卷之三

情痴及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開端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既曉放逐衰翁
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世間真樂地

小令二字一作詞
草一作單

笑來笑去還數房中不比藥華境歡始愁終得
趣朝リヤウニシテ燕ニ爾酣眠處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
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小令名曰滿庭芳草說人生在世朝ニ勞苦
事ニ愁煩沒有一毫受用ヲ處還シ虧シ那太古之世開天
闢地的聖人制一件男ニ女ニ交媾之情與人息ニ勞苦
解ニ愁煩還不至于十分憔悴カラ照拘儒說來婦人腰
下之物乃生我之門死我戶據達者看來人生在世
若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還要早白幾年壽ニ美還

太監与官者
庵同

公ニ老公
婆ニ先婆

要畧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幾個四五十
歲髮根不白的有幾個七八十歲肉身不倒的或者
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遠則偷婦人近則
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葆元固本所以沒壽這
等請看京裡的太監不但不偷婦人連偷婦人的器
械都收拾了不但不狎徒弟連狎徒弟的把柄都沒
有了論理就該ベシ少嫩ワカヤウ一生ニ活上幾百歲纔是為何面
上的皺紋更此別人多些シ頭上的白髮更比別人早
些名為公ニ實像婆ニ京師之內只有掛長壽扁額

的平人沒有起百歲牌坊的內相可見女色二字原於人無損只因本草綱目上面不曾載得這一味所以沒有一定的註解有說他是養人的有說他是害人的若喫這等^{カウゴ}比驗起來畢竟還是養人的物事他的藥性與人參附子相同而亦交相為用只是一件人參附子雖是大補之物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可當飯若還不論分兩不拘時變儘飽吃下去一般也會傷人女色的利害與此一般長服則有陰陽交濟之功多服則有水火相尅之弊當藥則有

^{ウケツネ}寬中解鬱之藥當飯則有傷精耗血之憂世上的人若曉得把女色當藥不可太疎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妖亦不可酷妖未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毒也胡為懼之既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飯也胡為溺之如此則豈但陽不亢陰不閉也無亢札之民亦可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即于王者之政亦不為無助矣只是一件這種藥性與人參附子件一相同只有出產之處與取用之法又有些相反服藥者不可不知人參附子是^{他所}道地者佳出產者服之無益

女色這件東西，倒是土產者佳，道地者不惟無益，且能傷人。何謂土產？何謂道地？現在的婦人，自家的事，不用遠求，不消錢買，隨手拈來，就是此之謂土產。住我橫眠倒睡，沒有阻撓，隨他叩戶敲門，不擔驚恐，既無傷于元氣，且有盛于宗祧，文感一番，渾身通泰，豈不謂之養人？艷色出于朱門，喬粧必須綉戶，家雞味淡，不如野鷺新鮮，舊婦色衰，爭似圍雛少艾。此之謂道地。若見此等婦人，眠思夢想，務求必得，初以情概，繼將物贈，或踰牆而赴約，或鑽穴而言私，饒伊色

洲一作瀾

德

讀回語毛髮
俱鍊好色者
當銘座右

瞻如天，到底驚魂似鼠，雖無誰見，似有人來，川流汗少，而恐懼汗多，精液通從毛孔洩，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鬚眉常為捉奸髡，試身不測之洲，立構非常之禍，暗傷陰陽，顯犯明條，身被殺戮，無償命之人，妻當存了，猶有失節之事，種二利一慘，不可當，可見世上人于女色二字，斷不可舍近而求遠，揀精而挾肥，厭平常而求怪異，做這部小說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為世人說法，勸人窒慾，不是勸人縱慾，為人秘淫，不是為人宣淫，看官們不可認錯他的主意，說話

說話的

ヨビカスル言

的你既要使人過淫寧慾為甚麼不著一部道學之書雖持風俗却做起風流小說來看官有所不知但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像大禹治水一般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讀聖經賢傳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裡面一厭聞忠孝節義之事喜看淫邪誕妄之書風俗至今一謂靡蕩極矣有心世道者豈可不思挽回若還著一部道學之書勸人為善莫說要使世上的人將銀錢買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捨經藏的上般刊刻成書裝釘成套

賠了帖子送他二不是折了包攬就是扯了吃烟那裡肯施捨眼睛去看取看不如就把色慾之事去款動他等他看到津二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語使他瞿然歎息道廿色之可知如此豈可不留行樂之身常遠受用而為牡丹花下之鬼務虛名而丟實降乎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處輕二下一二點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弄淫之必報如此豈可不留毒毒之身自家受用而為陷珠彈雀之事借虛錢而還實債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

然夫愛其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謂就事論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做稗官野史之人當用此術、就是經書上的聖賢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但看戰國之時、孟子對齊宣王、總釋說王政、那宣王是声色貨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隨口贊一句道、善哉言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就把公劉好貨一段、做人家的話去引進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說到這一句、已甘心做桀紂之君、只當寫个不行王政

的回帖。下着把個導學先生就要正顏厲色規諫他道、色荒之事、從古帝王具有規箴。庶人好色則亡身、大夫好色則失位、諸侯好色則失國、天子好色則亡天下。宣王若聞此言、就使口中不說、心上畢竟回覆他道、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用先生不着了。誰想孟子却不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風流佳說法句住他、使他聽得興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走馬避難之時、尚帶着姜女、則其生平好色、一刻離不得婦人。可知如此淫蕩之君、豈有不喪身亡國之

如此看書莫
是必然之理
却從來讀書
人都未經道
破

道來包攬吃
烟者皆撒攪
書也
撒攪初吃時
苦回味好
アトロチカコヒ

理他却有个好色之法使一国的男子都帶着婦人
避難大王與姜女行樂之時一国的男子婦人也在
那边行樂這便是陽春有脚天地無私的主化了誰
人不感頌他還敢道他的不是宣王聽到此處自然
心安意肯去行王政不復再推寡人有疾不然焉知
他不又把寡人好酒寡人好氣的套話來諫遜的番
孟子這段機權真是火裡生蓮的看官買去當經史
讀不可作小說觀凡過_過叫看官處不是釘砑之_語誰就
是點化之言須要留心體認其餘形容文嘯之情摹

寫房幃之樂不與_無近于淫褻總是要引人看到收場
必終知結果終識驚戒不然就是一部撒攪書後來
縱有回味其如入口酸齆人不肯咀嚼何我這番形
容摹寫之詞只當把束肉裹着橄欖引他吃到回味
處也莫厭攤頭繁_繁本事下回便見

評

這部小說惹看極矣吾知書成之後普天之下
無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所不買不讀者惟道
學先生耳然而真道學先生未有不買不讀者

獨有一種假道學、要以方正欺人、不敢買去讀耳、抑又有說、彼雖不敢自買、未必不倩人代買、雖不敢明讀、未必不背人私讀耳、

第二回

禿頭陀空張皮布袋、小居士愛坐肉蒲團、

詩云

慾海微茫似不深

却同弱水此浮沈

饒伊輕似蜻蜓翼

點着波痕沒處尋

話說元朝致和年間、括蒼山中有一個頭陀法名正一、道號孤峰、他原是處州郡學一個噪名諸生、只因性帶善根、生下來、彌月之時、在襁褓之中、不住的吟
二唔、就像學生背書一般、父母不解其故、有個行脚

僧上門抄化見了鬘抱在手中似啼非啼似笑非笑
僧人側耳聽之說他念的是楞嚴大藏真經此子乃高
僧轉世就向他父母乞為弟子父母以為妖言不信大
來教他攻習拳業雖則一覽數行過目成誦怎麼功名
之事非其所願屢次棄儒學佛俱被父母痛懲而正不
得已出來應試垂髫就入泮入泮就幫補及至父母亡
後他待三年眼闕將萬金家產盡散與族人自己縫
一個大皮袋盛了木魚經藏等物落去頭髮竟入山
修行知道的稱為孤峯長老不知道的只呼他做皮布

袋和尚他的修行與衆僧不同不但酒肉淫邪之事
戒得甚堅就好僧家本等事業之中也有三戒那三戒
不募緣 不講經 不住名山

人問他為甚麼不募緣他道學佛之事大抵要從苦
行入門須不住的勞其師骨餓其體層使饑寒之慮
日迫饑寒之慮日迫則淫慾之念不生淫慾之念不
生則穢濁日去清淨日來久之自然成佛連經也可
以不必念況也可以不必持也若還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終日靠着施主拿來供養腹飽則思同步體煖

諸君三種議論
有隻字經人道
過否即此便知作
者是何的襟是
何見解皆作說
之人哉

藏一作穢

則愛安眠問步而見可慾安眠即成夢想無論學佛不成種二落地獄之事不求而自至矣我所以自食其力戒不募緣人問他為甚麼不講經他道經藏上的言語是佛菩薩說出來的除非還是佛菩薩總解得出其餘俗口講經猶如痴人說夢經一番詮釋多一番支難當初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書尚且不敢求其甚解況以中國之人讀外國之書而可妄如翻訛乎我不敢求為佛菩薩之功臣俱免為佛菩薩之罪人而已以此知愚字拙

戒不講經人又問他為何不住名山他道修行之人須要不見可欲使心不乱天下可欲之事不獨在聲色貨利之中就是適體之清風娛情之皓月悅耳之禽鳥可口之薇蕨一切可愛可戀使人低徊不能去者皆是可欲一居勝地便有山靈水怪引我尋詩便人撇不下當年筆墨斗高月姊風姨攬人入定使我坐不安子夜蒲團所以入名山讀書者學業不成入名山學道者名根難淨況且那一處名山沒有燒香的女子隨喜的仕官月明柳翠之事乃前事也我所以撇

寫

活游地獄則死入
天堂乃僧家至理
今之考僧者皆享
盡天堂之福欲
他日

了名利来住荒山不過要使耳目之前無可沾帶的
意思問者深服其言以為從古高僧取巧未幾他只固
有此三戒不求名而名日彰遠近之人發心皈依者
甚衆他却不肯輕收弟子要察他果有善根絕無塵
念者方纔剃度畧有一毫信不過使拒絕不收所以
出家多年徒弟甚少獨自一個在山澗之旁構幾間
茅屋耕田而食汲泉而飲同一副對聯貼在屋柱上
道

學佛無安樂身須活遊遍一十八層地獄

參禪非容易事問已坐破幾千百个蒲團
即此一聯便見他生平的苦行一日秋風蕭瑟木脫
蟲吟和尚清晨起來掃了門前的落葉換了佛前的
淨水裝香已畢放下蒲團就在中堂打坐偶然忘乃
閉關忽有一女年書生帶兩個家僮走進門来那書
生的儀表生得

神如秋水態若春雲貌抓潘安腰同沈約面不
傳粉而白皙有如婦人唇未塗脂而紅艷宛同
处女眉長能遇目體弱不勝衣戴一頂漆黑緇

紗中雅稱面龐如冠玉穿一軸鮮紅刺絲履怪移
脚步似凌雲

這是他直身的後俏合体的風流還不過言其大概
若把他五官四肢逐件形容起來就做幾十節眠幾
百首贊也還摹抓不盡別的雖然秀麗還與人相去
不還獨有那雙眼睛更覺生得異樣怎見他異樣有
西江月詞為証

西窗細如纖玉雙眸湛比寒晶瞳人黑白太公
明光焰常流不定遇見男兒似白一逢女子

偏青常嫌阮籍欠多情不作紅顏水鏡

這種眼睛就是世上人的所說的色眼有色眼之人大
約不喜正觀偏思邪視別處用不着惟有偷看女子
極是專門他又不消近身隨倏隔幾十丈路只消把
眼光一瞬便知好醜遇看好的就把眼色一丟那婦
人若是正氣的低頭而遇不看到他臉上采這眼色
就丟在空處了若還世上有色眼婦人有男子一樣
毛病的那邊丟來這邊丟去眼角上遞下情書就閑文
不得了所以不論男子婦人但生下這種眼睛就不

送坐一作叙坐

是吉祥之兆。喪名敗節皆由于此。看官們的尊目。若有類此的不可不慎。彼時這書生走進門來對佛像拜了四拜。對和尚也拜了四拜。起來立在旁邊。端然不動。和尚起先在入定之時。不便回禮。直待完了工課。方纔走下薄團。也深二回了四拜。送坐已定。就開口問其姓名。書生道。弟子乃遠方之人。也遊蘇杭浙中。別号未央生。聞得師父乃一代高僧。兩間活佛。故此齋戒沐浴。前來拜仰。說話的你方纔說和尚問其姓名。他為何不稱名。不道姓。却說起別号來。看官要記。

得元末之時。士風詭異。凡是讀書人不喜姓名道姓。俱以別號相呼。故此人都另有個表德。有稱為某生的。有稱為某子的。有稱為某道人的。大約少年者稱生。中年者稱子。老年者稱道人。那表德的字眼也各有所義。或是情之取鍾。或是性之所近。隨所二字以命名。只要自己明白。不必人二共曉。書生只困性耽女色。不喜日而喜夜。又不喜後半夜而喜前半夜。見詩經上有夜如何。其夜未央的兩句。故此斷事取義。名為未央生。當時和尚見他稱譽太過。愧不敢當。回

了幾句謙遜的話其時瓦鐺之中齋飯已熟和尚見他徒步遠來必然饑餒就留他吃了晨齋两个对坐談禪機鋒甚合原來未央生性極聰明不但精研拳業凡三教九流之書無不流覽這禪機裡面別人千言万語忝不透的他只消和尚提頭一句就徹底了然和尚口中不說心上躊躇道好個有知識的男子只怪造化賦形有錯為何把一副學佛的心胸配一個作孽的相貌我看他形容察他拳止分明是个大色鬼若不把他收入皮布袋中將來必致鑽穴踰牆

棒一作棒

釀禍閨闔天地間不知多少婦人受其塗毒我今日不見則已見了搗亂之人而不為與生弭乱非慈悲之道也即便他孽根已固不可動移我亦自盡其心而已就对他道貪僧自從立心度世以來這雙眼睛閱人多矣那此愚夫愚婦不肯向善的固不足道就是走來參禪的學士聽法的宰官也都是皆門外漢大抵悟禪与悟道是兩種聰明悟道易悟禪難在傳教中聞一知十的走到佛教中來只好聞一知二誰想賢居士竟有如許早明以此學禪不數年可登三

一作註

味人生在世易得者是形体難得者是性靈易過者是時光難過者是劫數居士帶了作佛的資性來不可走到鬼魅路上去何不乘此朝氣未散之時割除愛慾入空門貪僧雖是俗骨凡胎猶堪作他山之石果能發此大願力記此大因果百年以後上可配享子僧伽下亦不致聽命于閻刹居士以為何如未央生回覆道弟子逃禪之念蓄之已久將來少不得要歸此法門只是弟子尚有二願未酬難于擺脫如今年紀尚幼且待回去畢了二事安享數年不枉為

一作衆

人一世到那時節然後來摩頂皈依未為晚也和尚道請問居士有那二願莫非是要筆名天府下酹所學立功異域上報朝廷麼未央生搖頭道不是功名二字雖是讀書人分內事然而必得者少不得者多當初劉蕡也曾下第李白亦平登科即有必中之才也須必中之命弟子豈能自司其命乎就是建功立業也有個大數若還天不容你建功人不許你立業縱有武武穆之忠関雲長之義只好自盡其心自棄其身而已豈能必其有濟于國家這些名利関頭弟

姓岳名鵬舉
謚武穆

說性一作說性

子倒看得破所願不在此和尚道這等居士所願者畢竟是何處未央生道弟子所願者乃是自己力量做得來自己心上信得過不是妄想不是難得的事不瞞師父說弟子讀書的說性聞道的悟性行文的筆性都是最上一流當今這些各士不過是勉強的筆性都是最上一流當今這些各士不過是勉強的記誦移東換西做幾篇寫稿刻一部詩文就要樹幟詞壇縱橫一世了總弟子看來都是些假借要做真名士畢竟要讀盡天下異書文書天下奇士遊盡天下名山然後退居一室著書立言傳于後世幸而掛名兩榜也替朝廷做些事業而一之禍不齊夫子牖下亦不失為千古之人故此弟子心上有私語二句道

要做世間第一個才子

初尚道這是第一句了那第二句呢未央生正待開口又後吞声却像怕和尚笑他不好說出的意思和尚道第二句居士既然怕講待貧僧替說了罷未央生道弟子心上的事師父那裡說得出和尚道且待貧僧說來若還不是情願受罰只是說着了居士不

要假推不是。未央生道：師父若說得着，不但是菩薩，又是神仙了。正要求你指引逆途，豈敢遁辭推託？和尚不慌不忙，從容說道：

要娶天下第一位佳人。

未央生聽了，不覺目^{キロ}瞬^{メウ}口呆，定了半晌，方纔陪笑道：

師父真異人也。這兩句私語，是弟子心上終日念的。師父竟像聽見的一般，一口就猜着了。和尚道：豈不聞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半未央生道：論起理來，情慾之言，不該對着法座講。只是師父說到此處，弟子不

瞞
暗橫本及

敢不以實告。不瞞師父，誤^誤弟子道心，尚淺。慾念方深，

從古以來，佳人才子，四个字再分不開。有了才子，定

該有佳人作對。有了佳人，定該有才子成雙。當今絕

色佳人，弟子常不曾見。常見畧有幾分姿色的婦人，

都配着醜陋男子，不能不為紅顏抱恨。弟子的才華，

且不必說，就是相貌也不差時。常引鏡自照，就是潘

安衛玠，生在今時，弟子也不肯多讓。天既生這等一

个男人，豈不生那般一个女子相配？如今世上若沒

有佳人，則已。倘或有之，求佳偶者，非弟子而誰？故此

弟子年過二十尚未定親見不肯辜負才貌的意思待弟子回去覓着佳人成了配偶生一子以繼宗祧那時節良願已醉無復他想不但自己回頭亦將勸化室人同登彼岸師父以為何如和尚聽了半晌不言冷笑一声方纔回覆道這等說來居士的念頭一毫不差只是全人造物的天公老太有些不是若把一副醜陋形骸付與居士居士具一點不味之靈或者反能歸于正果所以古來之人常有癩疾瘋症手折脚曉因受天刑成仙作佛者就是這種道理居士是因

賦形之時天公忒驕繼了些就如父母愛子一般幼小時惟恐損傷皮肉恣壞惟情不忍打他一下罵他一句兒子大來只說皮肉性情是天地生成的父母養就的必無損壞之日所以任意去為非作歹犯下罪來受官府之鞭笞遭朝廷之形戮方恨父母驕縱太過致有今日這副細嫩皮肉嬌傲性情不是好祥瑞也居士因你的相只是第一個才子就要去尋第一位佳人無論佳人可得不可得就便得了一位只恐這位佳人他額角上不曾註寫第一的

諸向自問釋以來
隨你那一位高僧
說法那一部小說
勸人有如此明白
透徹使人喜聽
棄從否即欲不
以奇書目之其
可得乎

兩個字你見了強似他的又要翻起來那好似這
一位的佳人若與居士一般生性不肯輕易嫁人要
等弟一个才子的居士還好聚來作妾万一有了良
人居士何以處之若斷了妄想依舊不曾聚得弟一
位佳人若要千方百計求遂所願則種二墮地獄之
事從此出矣居士還是要墮地獄乎上天堂乎若甘
心墮地獄只管去尋弟一位佳人若還要上天堂請
收拾了那些妄想跟老和尚出家未央生道師又
起先的話都說得津津有味只是天堂地獄四個字

未免有些落套不似高僧之言參禪的道理不過是
要自悟本末便身子立在不生不滅之處便是佛了
豈真有天堂可上乎即便有些風流罪過亦不過玷
辱名教而已豈真有地獄可墮乎和尚道為善者上
天堂作惡者墮地獄果然是兩句套話只是你們讀
書人事二俱可脫套惟有修身立行之事那些舊套
子一毫也脫不得無論天堂地獄明二不爽即使沒
有天堂不可不以天堂為向善之階即使沒有地獄
不可不以地獄為作惡之戒你既然厭聞套話我且

有一作是

去了將來的陰報來說現在的陽報只是說來說去
少不得又有套話起頭古語二句道

我不淫人妻 人不淫我婦

這兩句是說來極陳極腐極平常的套話了只是也
上貪淫好色之人不曾有一個脫得套去淫人妻者
妻亦為人所淫汚人女者女亦為人所汚若要脫套
只除非不毒不淫則已若要弄淫少不得要被套話
說着居士還是要脫套乎要入套乎若要入套只管
去尋弟一位佳人若要脫套請收拾了那些毒念來

跟先和尚出家未央生道師又這些言語極講得透
徹只是為愚蒙者說法不得不講个尽情使他聽得
毛骨竦然纔知警戒若對我輩說理恐亦不必如此
天公立法雖嚴行法亦未嘗不恕毒淫必報者雖多
其淫不報者亦未嘗不少若還挨家逐戶去訪緝其
淫二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償人淫債則天公亦甚
褻矣揔之巡環之道報施之理大概不爽為不善者
不可不知這就是勸化的大題目了何必如此膠柱
和尙道照居士這等誤來世上的弄淫亦有不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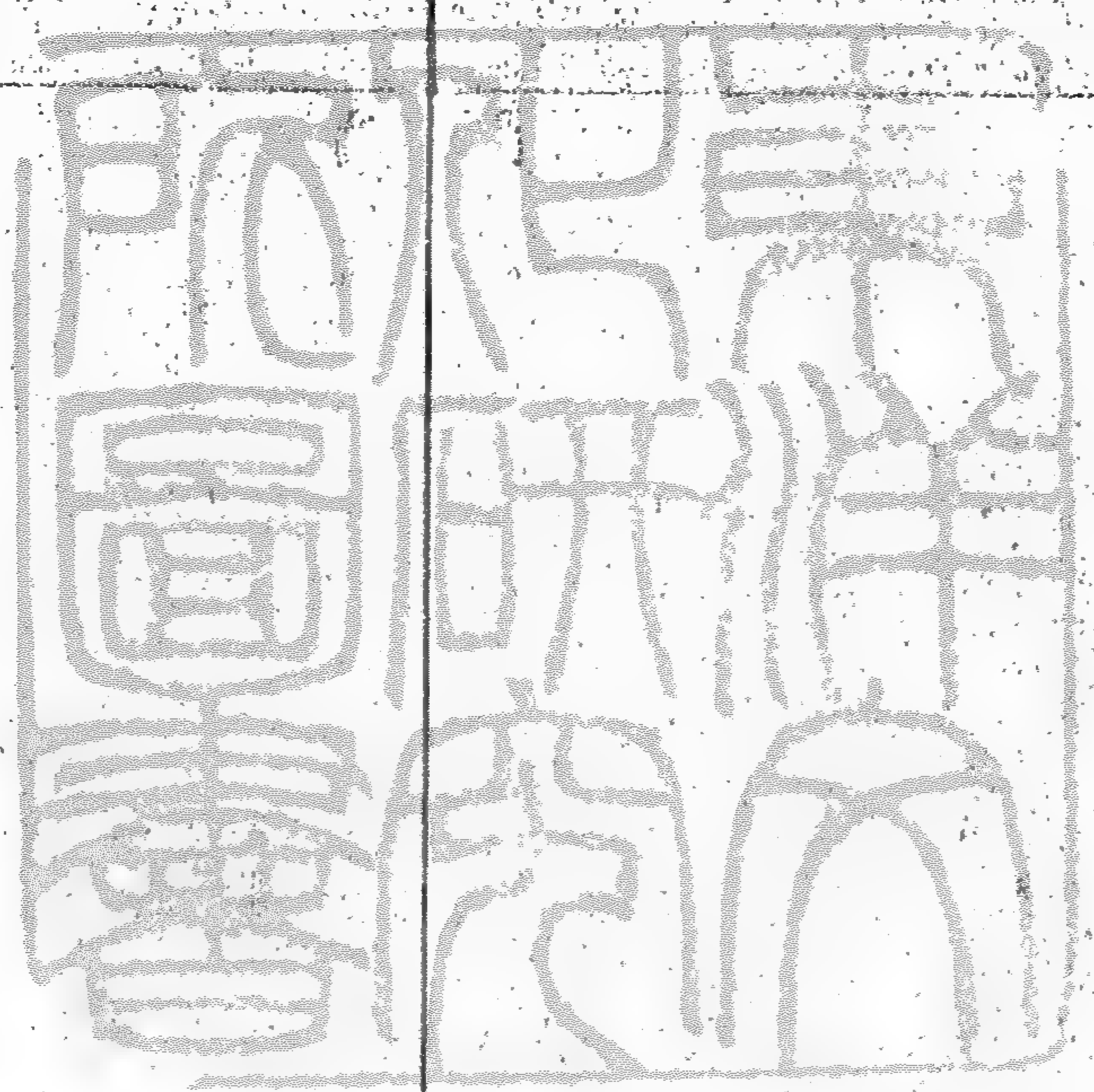
麼只怕天公立法並不曾使人漏網或者居士的耳目忠厚畧有使人漏網處批貪僧看來淫人妻女而不報者古今並沒有一個書史取載俗口相傳者盈千累萬我出家受戒之人不使出之于口居士請誠思之但是淫人妻女是得便宜的事昔對人說故知道的多妻女被淫是失便宜的事不肯對人說故知道的少內中還有妻瞞其夫女瞞其父連自家也不知道還說姦淫之報必無此事直到蓋棺之後方信古語不誣到那時節這句了悟的話又對人說不出

不同一作夜間

起一作把

知

了無論姦了人的妻女終以妻女償人淫債只姦淫之念一動此時妻女之心不知不覺也就有許多姦念生出來了譬如自家的妻子生得醜陋不同與他文媼之時不十分起與心上想着日間所見的標致女子起妻子權當了他自取其樂焉如此時妻子心上不嫌丈夫醜陋想着日間所見的標致男子地文夫權當了他自取其樂此等事家二有之人二有之雖無損于冰霜之操頗有傷于匪石之心亦男子好淫之報也拳心動念尚且如此何況身入其室體厭



其層而鬼神不見造物不嘆使其妻子為完名金節
之婦乎貧僧這些言語都不是套話居士以為然否
未央生道極講得入理只是一件還要請問師父有
妻有女者淫了人的妻女還有妻女相報倘若是個
無妻無子的光棍沒兒沒女的獨夫淫了人的妻女
了人的女把甚麼去還債這天公的法度也就行不
去了還有一說一人之妻女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譬
如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女一兩個兒女却淫了天
下無限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本少利多了天

公將何以處之和尚見他說到此處知道是塊頑石
推移不動的了只得用個半放半收之法就對他道
居士談鋒甚利貧僧媿不敗當只是這種道坤只說
無憑直待做出來方見明白居士請回待娶了佳人
之後從肉蒲團上參諸出來方有實際貧僧自此以
後不敢再饒舌矣只是一件居士有超凡入聖之具
登峯造極之資貧僧實不忍捨萬一到豁然大悟之
後還要來惠顧貧僧商量歸路不要因貧僧之言不
幸而中相見無顏竟自割絕了貧僧從明日起終朝



域目而得待說罷裁半幅殘紙提起筆來寫五言四句的一首偈道

請拋皮布袋

去坐肉蒲團

須及生時悔

休嗟已蓋棺

唐筆粗率宋書王微傳字

將來折做步折傳遞與他道。褒笨頭陀不識忌諱偈語

雖然太激實出一片婆心サトリ屈居士留之以為後日之

驗說完立起身來竟像要送他的意思未央生知道

見絕不便留連又重他是個高僧不敢悻只二而去

下無限得必頭結罪道弟子賦性惡頑不意後悔望斷大海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本少利多了

海澄他日重來尚祈收納說罷依舊跪下來拜了四

拜和尚也一般回礼送他出門又叮嚀了幾句方纔

分別和尚的出處サライ此回已盡後面只說未央生迷戀

女色之事不復再叙孤峯矣要識高僧結果直到末

回始見

評

未央生是一本戲文的正生孤峯乃末脚也但

人執筆定將未央生說起引孤峯作過客此是小

說家正派此獨首叙孤峯極其詳悉使觀者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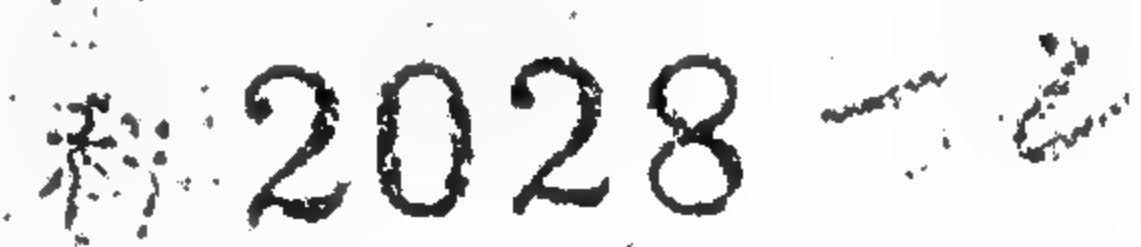
孤峯後來或有淫行誰料却太不然直到打坐
參禪忘記閨門處終露出正意來使人捉摸不
定此從來小說之變体乃作者闢盡窠臼處即
使他人用此法又必使顯旨錯亂頭緒紛然使
觀者不并誰實誰主此獨眉眼分明使人看到
入顯處使自了然末後數語又提清線索不復
難為觀者真无手也水滸而外未見其傳有謂
與金瓶伯仲者無乃淮陰淦灌乎



肉海園

三四

双紅堂
小說
96(2)



卷之三

詩云

婦性從來揔善淫
却非無自啓邪心

枕邊不說崔家事
牆外誰挑卓氏琴

情劇莫從堂上演
靡詞少向閨中吟

休言野史傷風化
悟到頭來字々金

却說未央生自從別了孤峯一路唧唧的埋怨

道。好沒來頭。我二十多歲的人，一朵鮮花終開，就要

音職衆聲

不中音冬多音

教人削髮修行去尋苦吃世上那有這樣不情的人

我今日之來不過因他是由名士出家胸中定有些

不同的見解要領畧他些禪機好助我的文思誰想

竟受他許多怠慢口裡的刻薄也勾得緊了還做一

首烏龜偈贈人教人當得起當不起一個七尺昂藏

的丈夫若做了官還要治天下管萬民難道自家一

個妻子管不下等他做出別樣事來不成我如今偏

要與他拗一拗不遇著好婦人就罷了倘遇著好婦

人決不當面錯過畧做幾樁風流罪犯拚得把自家

有

一樁一色

閨門放緊些且看覷那個男人來討得債去不是誇

嘴說隨你甚麼婦人嫁了我這樣標致丈夫就有別

個男子引誘他只怕也看不上眼了那失節之事料

得定是沒有的他方纔那一首偈論理就該扯碎了

丟還他只是以後相見要塞他那張毒口沒有憑據

我且畱在這邊且看他後來見了悔過不悔過思量

已定就將偈語搓作一團塞在衣帶之中回到家裡

分付幾個伴當各路去傳諭媒婆要尋世間第一位

佳人他原是個閨閣之家又兼有潘安之貌子建之

張
一悔

才那一个男子、不願得他為婿。那一個婦人、不願得他為夫。自從傳諭之後、日夕有幾起媒妁、尋他說親。小戶人家、任憑他上門去相、從頭看到腳底。若是大戶人家、要顧惜体面的、或是約在寺院之中、或是訂在荒郊之外、兩下相逢、以有心作為、無意一般相得。分明惹了多少婦人回去害相思。コイヤマイ他却一个也看不上眼。有個媒人對他道、這等看來別的女子、都不是你的對頭。只有鐵扉道人的小姐、名字叫做玉香、方纔配得你上。只是他父親古板、定不肯使人相。你又

定要相。這樁事又是做不來的了。未央生道、他為何叫做鐵扉道人。你為何見得他小姐標致。既然標致、人為何不肯使人見面。媒人道、這個老者是通縣有名的宿儒、做人極其孤介。家中有田有地、無求於人。生平沒有一個朋友、獨自一個坐在家裡讀書。隨你甚麼人去敲門、他只是不開。有一個貴客慕他的名、不遠百里走去訪他、敲了半日門、莫說不開、連答應也不答應。那貴客沒奈何、只得題詩一首、寫在門上、而去。中間有兩句道、

但知高士蓬為戶 誰料先生鐵作扉

他後來見了詩句道鐵扉兩字甚覺新異又且道得不差就把他做了別號叫做鐵扉道人生平沒有兒子止得一女生得如花似玉我們做媒的眼睛見千見万再不曾見有強似他的又且讀了一肚書都是父親所教提起筆來隨你詩詞歌賦沒有一件做不出他家的閨門極是嚴緊又不走去燒香又不出來看會長了一十六歲不曾出頭露面至于三姑三婆飛不進門一發不消說了只有那一日老者立在門

前見我走過叫住問道你莫非是做媒的麼我應道正是他就把我引到家中指著女兒對我道這是我的小姐要招个像樣的女婿當兒子養老你可留心的替我訪視我就把相公說上他道我也聞得他的才名但不知德行何如我又道相公少年老成毫無破綻只是一件他要親眼相一相纔肯下聘小姐這樣才貌自然是中意的但不知可肯容他上門他聽到此處就放下臉來道胡說只有揚州人家養的瘦馬肯與人相那有正經女兒許男子見面之理我見他

說了這一句就不好再講別話竟自出門來了故此知道這頭親事定做不成未央生聽了這些言語心上躊躇道我如今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孤身一人明日娶了妻子靠那一個拘管就是自己行監坐守難道沒有出門的時節這老兄的心性如此那齊家的法度不問可知我若贅在他家不消我去提防他自家的女兒自然會照管我就出門一世也不妨了那有這樣湊巧的事只是不相一相究竟不放心媒人的口那裡信得就對他道照你說來親事是極相當

的畢竟求你生个法子使我窺見些影响只要大段

不差也就罷了媒人道這個斷々不能你若不信只

好去求籤問數卜之于神該做就做不該做就罷那

鐵扉裡面定然是鑽不進的未央生道也說得是我

有個朋友請仙判事極其靈驗待我請他回來判

斷過了然後回你的話媒人答應去未央生到了

次日齊戒沐浴把請仙的朋友延至家中焚香誓首

已畢就低聲禱祝道弟子不為別事止因鐵扉道人

之女名為玉香聞得他姿容絕世要娶為妻但屬耳

聞未曾目擊所以請命于大仙如今所問也不在婦
德貞淫也不在女工之巧拙就是子息有無自有定
數也不必預曉單問他容貌何如若是姿色果然
好弟子就與他聯姻稍有不然即行謝絕伏望大仙
明白坦易指引迷途勿示模糊之言使弟子參詳不
出祝完又拜四拜起來扶住仙轡聽其揮寫果然畫
出一首詩道

紅粉叢中第一人 不須疑鬼復疑神

只愁艷冶將淫誨 邪正關頭好問津

右其一

未央生見了這一首心上思量道這等看來姿色是
好的了只是後面二句明白說他冶容誨淫難道這
个女子已被人破了瓜去不成詩後既有其一二字
畢竟還有一首且看後作何如只見仙轡停了一會
又寫出四句道

婦女貞淫揔不差 但須男子善齊家

閉門不使青蠅入 何處飛來玉上瑕

右其二

回道入題

未央生見了回道入三字知道是呂純陽的別號心上歡喜道此公于酒色二字極是在行他說好畢竟是好的了後面一首又破我心上之疑可見此女原未破瓜不過要我著意隄防的意思有那樣古板丈人替我拘管斷然沒事後面兩句道閉門不使青蠅入何處飛來玉上瑕也明_了說他鐵扉之中無人鑽得進的意思不必再疑惑了就望空拜謝了純陽叫人喚媒婆來分付說仙詩判得甚好如今不消_去相得人

你竟去說親罷了媒人甚喜走到鐵扉道人家把未央生求親的意思傳述一遍道人道他起先要上門相親就是个重色不重德的人了輕薄可知我要招个有品有行的女婿不要這等務外的人那媒婆要趁_忙媒錢只得千方百計把巧話去回護說他要相的意思不是為色只怕舉止輕佻沒有福相後來做不得夫人如今訪得府上的閨訓甚嚴小姐的閨德又備故此心安意肯_特地央我來求親道人見他說得近理就許了親事約定吉日過門完姻未央生雖然

堆俏フヤシヤ

大一作九

人一作又

聽了媒人的話信了仙詩之言只因不曾相得到底
有些狐疑直到成親之夜拜堂已畢同入綉房定睛
細看方纔喜个不了イカシカ怎見得新人的好处有新詞一
首為証ツントヨモコブ

人窈窕面渾身滿都堆俏都堆俏愁容可掬顰眉
難效還愁不是新人料腰肢太細如何抱如
何抱柔如無骨將人驚靠シトロク

右調憶秦娥

怎見得新郎與新人成親的樂處也有新詞一首為

証

羞郎一作羞郎

星眸合處羞郎盼枕上桃花歌兩辨多方欲閉

口脂香都被舌攻唇已綻嬌啼歇處情何限

酥胸已透風流汗睜開四目互相看兩心熱似

紅爐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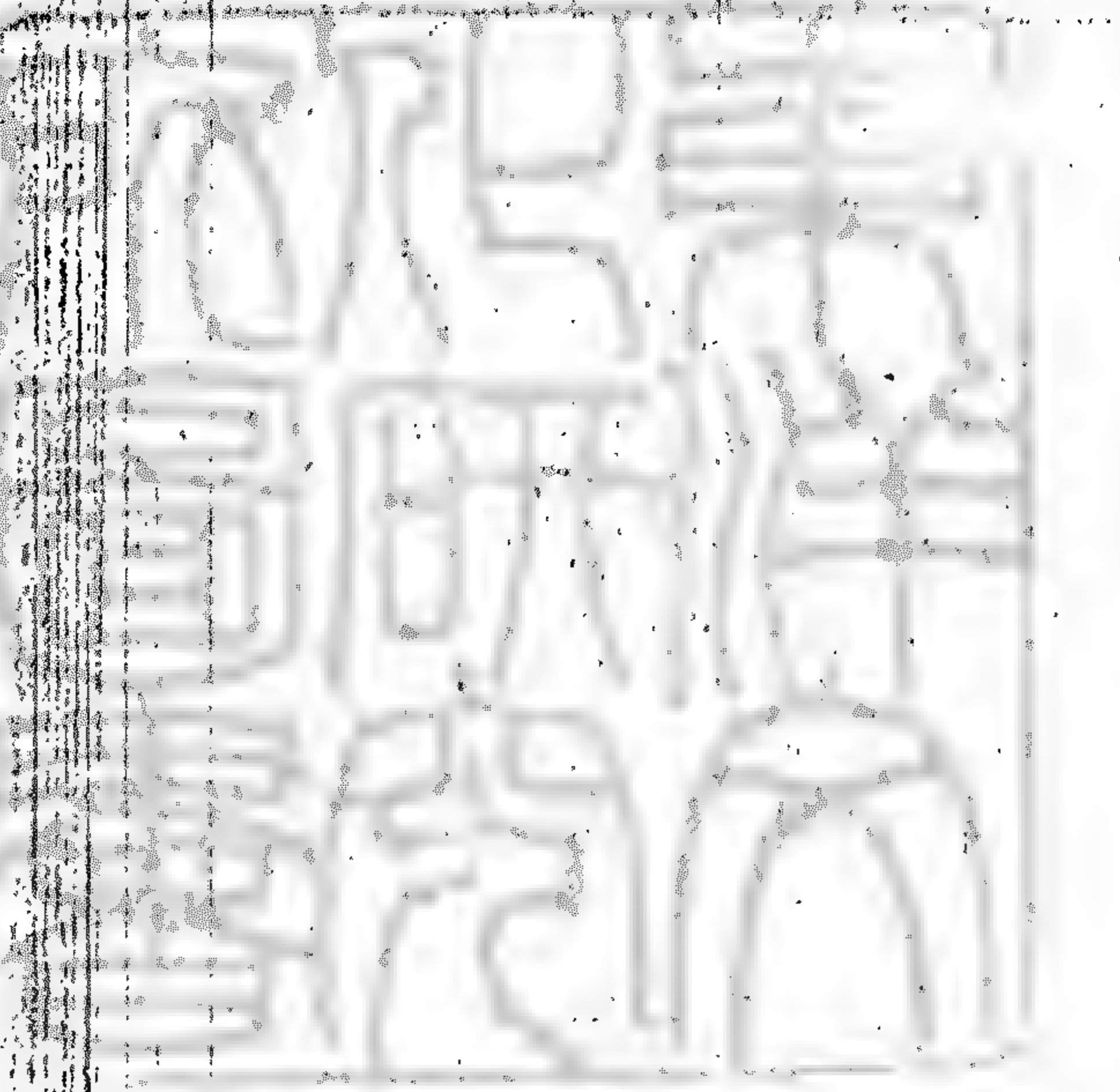
右調玉樓香

却說玉香小姐的容貌真是天下無雙人間第一無
可憎嫌的了只是一件姿貌雖然有餘風情未免不
足還有一二分不中丈夫之意只因平日在家父訓



既嚴母儀又肅耳不聞淫声目不睹邪色所讀之書
不是列女傳就是女孝經上面所說的話都與未央
生心事相反所以言動舉止未免有乃父之風丈夫
替他起个混名叫做女道學對他說一句調情的話
滿面通紅起來走了開去未央生極喜日間幹事好
看婦人的陰物以助淫興有幾次扯他脫褲他就
高聲大喊ハント却像強姦他的一般只得罷了夜間幹事
雖然也委曲承當只是察他的意思都是無可奈何
的光景但見其苦不覺其樂與他行方的套數只好

行些中庸之道不肯標新取異要做隔山取火就說
犯了背夫之嫌要他倒澆蠟燭又說倒了夫綱之體
就是勉強要抬他兩脚上肩也費許多拔山舉鼎之
力至于快活頭上莫說不肯叫死叫活助男子的軍
威就喚他幾聲心肝幸肉也ハレ像啞婦一般不肯答應
未央生甚以為苦心上思量道可惜一个絕色女子
沒有一毫生動之趣猶如泥塑木雕睡在身邊有何
樂處我如今沒奈何只得用些陶養的工夫變化他
出來就到書畫舖中買一副絕精絕巧的春宮冊子



是本朝學士趙子昂的手筆。共有三十六幅。取唐詩上三十六宮。都是春的意思。拿回去。放在綉閣之中。好與玉香小姐一同翻閱。使他知道男女交媾之事。不是一端。其中有千變萬化。生發出來。以備閨房之樂。可見往常那些套數。不是我創造出來的。古之人先有行之者。現有程文墨卷。在此。取來証驗。起初拿到之時。玉香不知。就裡只說。不是山水。定是花卉。接到手中。就揭開細看。只見開卷兩頁。寫著四個大字。道。

漢宮遺照

玉香思量。漢宮之中。有許多賢妃淑媛。一定是些遺像。且看是怎生一班相貌。就做得那樣好事出來。及至揭到第三頁。只見一個男子。接著一個婦人。精赤條條。在假山石上幹事。就不覺面紅耳赤。發起性來。道。這等不祥之物。是從那裡取來的。放在這邊。玷污閨闈。快叫丫鬟拿去燒了。未央生一把扯住道。這是一件古董。價值百金。我問朋友借來看的。你若賠得百金起。只管拿去燒。若賠不起。好。放在這邊待我。

把玩一兩日、拿去還他。玉香道：「看些名畫法帖、

以陶養性情。這樣沒正經的東西、看他何用？」未央生

道：「若是沒正經的事、那個畫工也不去畫他。那個板

藏的人、也不肯出重價去買他了。只因是開天闢地

以來第一椿正經事、所以文人墨士、拿來繪以丹青、

裱以綾絹、賣于書畫之肆、藏于翰墨之林、使後面的

人、知所取法。不然、易知本義陰陽交感之理、漸々淪沒、將來必

致夫棄其妻、背其夫、生之道盡絕、直弄到人無

噍類而後止。我今日借來、不但自己翻閱、也要使娘

子知道這種道理、纔好受胎懷孕、生兒育女、不致為

道學、令尊所悞。使我夫妻兩口、後來沒有結果的意

思。娘子怎麼發起惱來？」玉香道：「我不信這椿勾當是

正經事。若是正經事、當初立法的古人、何不教人明

明白白、在日間對著人做？為何定在更深夜靜之時、

暗室屋漏之處、瞞了衆人、就像做賊一般、纔行這椿

勾當？即此觀之、就可見不是正經事了。」未央生笑道：

「這等說來、怪不得娘子都是你。令尊不是把你關在

家中、不見天日、沒有一個在行的女伴、對你說風

情所以孤陋寡聞、不曉人事、只說普天下的男子、只有我一个風流、普天下的女人都像你一般道學、日間不做此事、定要到夜裡纔動彈的、竟不曉得世上的夫妻、那一對不在日裡幹事、那一遭幹事、不是明公正氣、使人知道的、我且問你、若還男子婦人、日裡不行房、這畫了之人、怎麼曉得這些套數、怎麼描寫得這樣肖神、就像活的一般、使人一看就動興起來、玉香道、這等我家父母一般、也是夫妻、為甚麼不在日間做事、未央生道、請問娘子怎見得令尊令堂不

在日間做事、玉香道、他們若做、我畢竟撞著為何生、長一十六歲、並不曾撞著一次、莫說眼睛不曾看見、就是耳朵也不曾聽見、未央生大笑道、好懵懂婦人、這椿事、只有兒子看見不得、女兒聽見不得、除了兒女、其余的丫鬟使婢、那一個不看見、那一個不聽見、他們要做這椿事、畢竟待你不在面前、把門トリス了、然後上場、若被你看見、就怕引動春心、思想男子生出鬱病來了、故此瞞著你做、娘子不信、請問你母親房裡的丫鬟說、他兩個日裡幹事、不幹事、玉香想了一

會道他們日裡也常關門睡覺或者是幹此事也不可知只是羞人答答的你看了我看了你如何做得出未央生道日裡行房比夜間的快活實加十倍其間妙處正在我看了你看了我纔覺得動興世間只有兩種夫妻斷不可在日間幹事除了兩種夫妻斷不可不在日間幹事王香道那兩種夫妻未央生道

醜陋丈夫標致妻子此一種也

醜陋妻子標致丈夫此一種也

王香問道為何這兩種人日間做不得事未央生道做這樁事全要你愛我愛你精神血脉彼此相交方纔會快活若是妻子身上生得肌膚雪白又嬌又嫩就像美玉琢成的一般丈夫把他衣服脫了摟在懷中一面看一面幹自然興高十倍那腰下之物不覺又堅又硬又麤又大了只是女子看了男人就像鬼魅一般身上的皮肉又黑又麤穿了衣服還不覺得此時脫了醜態露盡一毫掩飾不來況與雪白的肌膚相映八分醜陋的就覺有十二分妻子看了豈

醜陋男子切記

講

不憎嫌心上既然憎嫌就要形于詞色男子看見不知不覺堅硬的也軟了、麤大的也細了、快活事不曾做エラフ不得、反討一場沒趣、不如在夜裡行房、還可以藏拙、這是標致妻子、與醜陋丈夫幹事的樣子、那標致丈夫、與醜陋妻子、行房的情弊、也與此一般、不消再說、我以說天地之間、只有兩種夫妻、不可日間幹事、若是我和你、這樣夫妻、白對白、紅對紅、嬌嫩對嬌嫩、若不在日間取樂、顯一顯肌膚、終日鑽在被窩裡面、暗中摸索、可不埋沒了一生、與醜陋夫妻何異、娘子

不信、我和你試一試、看比夜間的趣味何如、玉香聽到此處、不覺有些醒悟、口裡雖然不肯、心上却要順從、但覺兩腮之上、紅暈漸生、眉目之間、騷容已露、未央生心上道、有些意思來了、本待就下手、只是此女慾心初動、飢渴未深、若就把甜頭到他、譬如饑漢見了飲食、信口直吞、不知咀嚼、究竟沒有實際、我且熬他一熬、急他一急、然後同他上場、就扯一把大師交椅、自己坐了、扯他坐在懷中、揭開春宮冊子、一幅一幅指與他看、那副冊子、又與別的春意不同、每一幅

上前半頁是春宮後半頁是題跋那題跋的話前幾句是解釋畫上的情形後幾句是贊嘆畫工的好處都是名人筆蹟未央生教他設身處地存想裡面的神情將來纔好摹倣就一面看一面念與他聽道

第一幅乃縱蝶尋芳之勢

跋云

女子坐太湖石上兩足分開男子以玉塵投入陰中左掏右摸以探花心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入手之初未逢佳境故眉眼開張與尋

常面目不甚相遠也

第二幅乃教蜂釀蜜之勢

跋云

女子仰臥錦褥之上兩手著實兩股懸空以迎玉塵使男子識花心所在不知妄投此時女子的神情近于饑渴男子的面目似于張惶使觀者代為著急乃畫工作惡處也

第三幅乃迷鳥林之勢

跋云

春宮妙者甚多
如此題跋得未
曾有真名筆也

女子欹眠綉榻之上雙足朝天以兩手攀住
男人兩股往下直搯似乎佳境已入惟恐復
迷兩下正在用之時精神勃々真有筆飛墨
舞之妙也

第四幅乃餓馬奔槽之勢

跋云

女子正眠榻上兩手纏抱男子有如束縛之
形男子以肩承其雙足玉塵盡入陰中不留
纖毫余地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將丟未丟之

時眼欲閉而尚睜舌將吞而復吐兩種面目
一樣神情真化工之筆也

第五幅乃雙龍鬪倦之勢

跋云

婦人之頭欹于枕側兩手貼伏其軟如綿男
子之頭又欹于婦人頸側渾身貼伏亦軟如
綿乃已丟之後香魂欲去好夢將來動極返
靜之狀但婦人雙足未下尚在男子肩臂之
間猶有一線生動之意不然竟像一對已斃

之人使觀者悟其妙境有同棺共穴之思也

玉香看到此處不覺淫興大發矜持不來未央生又翻過一頁正要指與他看玉香就把冊子一推立起身來道甚麼好書看得人不自在起來你自己看我要去睡了未央生抱住道心肝還有好光景在後面一發看完了同你去睡玉香道難道明朝沒有日子定要今日看完未央生知道他急了就摟住親嘴往常親嘴把舌頭送過去他的牙門還緊閉不開若要他伸過來一發不能勾了做過一月夫妻還不知舌

長舌短此番纔靠朱唇那尖而且嫩的舌頭不知不

覺已度過兩重牙門來了未央生道心肝我和你

消上床就把這大師椅當了假山石照冊頁上的光

景摹擬一番何如玉香故意惱起來道那豈是人幹

的事未央生道果然不是人幹的事乃神仙幹的事

我和你權做一刻神仙就伸手解他的褲帶玉香口

雖不允手却允了搭在未央生肩上再不去阻撓未

央生把褲子脫下只見褲襠之中濕了一大塊乃看

畫之時淫水瀟出的原故未央生把自家褲子也脫

了、扯他坐在椅上、兩脚分開、將玉麈插入陰中、然後
脫他上身的衣服、為甚麼起先不由下而上、直到脫
褲之後、纔解上衣、要曉得、未央生是個老在行、若先
脫他上面的衣服、他心上雖然著急、外面還覺怕羞、
畢竟有許多做作、且把要害處據了、其餘的地方、自
然不勞而定、這就是行兵裡面擒王、搗穴的道理、玉
香果然不出所料、聽憑他鬆金訓解絲絛、除了脚上
褶褲不脫、其餘衫裙抹胸等件、一概卸得精光、為甚
麼渾身衣服都脫了、只留褶褲不脫、要曉得、婦人身

上的衣服、件件去得、惟有褶褲去不得、這是甚麼原

故、那褶褲裡面就是脚帶、婦人裹脚之時、只顧下面

齊整、上邊一段未免參差不齊、沒有十分好處、況且

三寸金蓮、畢竟要一雙凌波小襪、罩在上面、纔覺有

趣、不然就是朵無葉之花、不耐看了、所以未央生得

竅、只除這件不脫、替他脫完之後、把自己身上的衣

服、也盡皆卸去、不留一絲、然後大整旗鎗、分開一雙

小脚、架在椅上、挺起玉麈、向陰中左掏右摸、也像第

一幅春宮、尋覓花心的光景、掏摸了一會、玉香就把

千古風流當推

作者為第一其

余談風月者猶

弋陽戲子唱崑

腔不過其鼓板

耳

椿

玉香可謂善學
古者

コ
頸

兩手伸直抵住了交椅。漸々把陰戶湊將上來迎合。
玉麈、玉麈往左、以左承之。玉麈往右、以右承之。忽然
抵著一處、覺得裡面有些不同、似酸非酸、似癢非癢、
使人當不得。又使人離不得的光景、就對未央生道、
如今只是這樣罷了、不要左搯右搯、壞了人。未央
生知道、花心已得、就依了他、併力只攻一處、不去聲。
東擊西漸、放出手段來、由淺而深、由慢而緊、提了
數百挺、只見玉香的雙手不覺來在身子後面、攀住
兩股、往下直搗、竟不知是那裡來的力氣、起先一出、

是有意摹倣春宮、這些光景都是無心暗合、不知其
然而然、連春宮上的神情、却像還有摹寫不到、
未央生也、伸手去攀他兩股、要做個旗鼓相當、不想已
浸在波濤洶湧之中、其滑如油、無可措手處、心上思
量道、此女淫興已極、論理還該刀頸他、一番只是一
頭一次、開葷須要等他吃個儘飽、待嘗著滋味之後、便
好用養鷹之法了、就把雙足提起、放在肩上、以兩手
抱住纖腰、盡根直抵、此時玉麈更覺麤大塞滿陰中、
不見有一絲空隙、又提了數百挺、只見他星眼將朦

雲鬟欲墜、却像要睡的光景、未央生撲兩撲道、心肝我知道你要來了、交作這椅子上、難為人、到床上去完事罷、玉香正在要緊頭上、恐怕走上床去、未免要取出玉塵來、把快活事打斷了、況且此時手酸脚軟、動彈不得、要走也走、不上床、見他說這一句、只是閉了雙眼、搖頭不應、未央生道、心肝你莫非走不動麼、玉香把頭點一點、未央生道、我捨不得、心肝走抱你去、就是竟把兩雙手、緊カク樓住纖腰、口裡含了絳舌、抱將起來、玉塵留在陰中、並不抽出、還一邊行走、一

チヤカカヤンヤンヤンヤン

邊抽送、做个走馬看花的出數、到了床邊、把玉香放

倒、帶橫睡著、取枕頭襯在腰間、架起雙足、從頭幹起、

再抽數百餘抽、玉香忽然叫起來道、心肝我要不好了、

說得這一句、把手緊カク樓住、未央生口裡哼ハク々ハク頃

々、就像大病之人要絕命的一般、未央生知道陰精

已至、把玉塵頂住花心、兩脚懸空、用力一揉、也陪他

洩了、兩個抱住睡了、一刻時辰、玉香醒轉來道、心肝

我方纔死了去、你知道麼、未央生道、我怎麼不知道、

這不叫做死叫做丟玉香道、怎麼叫做丟、未央生道、男有陽

精女有陰精、幹到快活盡頭處、那精就來了、將來未來之時、渾身的皮肉、連骨頭一齊酥麻起來、昏々沉沉、竟像睡去的一般、那精纔得洩、這就寔是丟了、方纔那春宮第五幅就是、這個摸樣你看過了、難道還不省得、玉香道、照你這等說、丟過之後、還會活轉來、竟是不死的麼、未央生道、男子與婦人幹一次、丟一次、還有陰精來得快、的婦人、男子丟一次、他丟幾十次的、這叫做快活、那裡會死、玉香道、照像這樣快活、就死也情愿、何況不死、這等我以後、日々要丟

在

夜々要丟了、未央生大笑道、何如我勸你不差麼、這副春宮冊子、可是件寶貝麼、玉香道、果然是件寶貝、若買來放置家裡、時常看看、也好、只怕那朋友要來取去、未央生道、那是哄^{ホウ}你的話、其實是我自己買的、玉香聽了、喜不自勝、兩個說完、起來穿了衣服、再看春宮、看到興高之處、重新又幹、夫婦二人、從這一日起、分外相投、愈加恩愛、玉香自看春宮之後、道學變做風流、夜間行房、不行中庸之道、單喜標新取異、蠟燭也肯倒澆、隔山也容取火、那三寸金蓮、竟要擱在

丈夫肩上過夜要放他下來、反要費些拔山舉鼎之力了、至于幹事的騷聲助興的、狂態漸、在行一發不消說得、未央生要助他淫興、又到書舖中、買了許多風月之書、如綉榻野史、如意君傳、痴婆子傳之類、共有一二十種、裝釘成套、放在案頭、任他翻閱、把以前所讀之書、盡行束之高閣、惟恐他棄新溫故、又要露出道學本色來、他夫婦二口的枕席之歡、真是琴瑟、不是喻其和、鐘鼓不能鳴其樂、就画三百六十幅春宮、也還描寫他不盡、後人有詞一首、單說他夫妻

二人看春宮的樂處詞云、

疊坐綉窓前、斜倚香肩、揭開冊子共留連、始信合歡非隱事、今古相傳、个个鬢雲偏、鳳倒鸞顛、金蓮十對九朝天、願學画中人、到老夜夜神仙、
右調賣花聲

未央生至此可謂樂之極矣、只是一件夫婦裡面、雖然極是和諧、翁僭之間甚覺有些不合、為甚麼原故、只因鐵扉道人是个古執君子、喜的是質朴、惱的是繁華、忌說的^的是風流、愛講的是道學、自從未央生入贅

之夜見他衣服炫麗舉動輕浮心上就覺有些懊
悔歎一口氣道此子華而不實必非有成之器吾女失
所歸矣只是聘禮已收朱陳已結不可改移也只
得將錯就錯等他成了新事要待成親之後以嚴父
勾居把他磨鍊出來做个方正之士所以詞色之間
毫不假借莫說言語舛錯做事差池定要訶叱他教
訓他說是行起坐臥之間稍有不端正處定要聒絮
一番古語道得好

江山易改 秉性難易

未央生少年心性又兼父母早亡不曾有大人拘束
過的那裡受得這般磨難幾次要與他相抗只怕妻
子心上不安有妨琴瑟之樂沒奈何只得隱忍忍到
後來忍不過了心上思量道我當初不過慕他女兒
姿色因他不肯遣嫁定要招人我所以屈志來就他
又不是貧窮之人沒穿少吃希圖丈人家產業來招
布袋的如何竟把太山勢來壓我他那樣一个腐儒
我不去變化他也勾了他反要變化起我來況且我
這等一个風流才子將來正要做些竊玉偷香膾炙

人口的事，難道靠他一個女兒，就勾了我終身大事，
 不成都像這等拘管起來，一步路也不許亂走，一句
 話也不容多說，若還做出件分外事來，倒不問我一
 个死罪。我如今仔細思量，與他拗又拗不得，忍又忍
 不過，只有一著，除非把女兒交託與他，只說要出門
 遊學，且往別處走走，如今世上第一位佳人已被我
 娶著了，倘若遇見第二位，縱不能勾娶他，便做幾夜
 露水夫妻了，夙緣也是好的，主意定了，要先對王
 香說過，然後請問丈人，又怕王香貪枕席之歡，不
 放他去，若先受他一番阻撓，就不好再對丈人說了。
 只得瞞了王香，背後與丈人商議道：「小婿僻處山邑，
 孤陋寡聞，上少明師，下無益友，所以學問沒有長進。
 之日，功名絕無到手之期。如今心上要拜別岳父，遊
 藝四方，使眼界畧寬，胸襟稍大。但見有明師益友之
 處，就在那邊下帷，過了場期，就到省中應試。或者博
 得一科兩榜，也不枉岳父招贅一場。不知可容小婿
 出去。鐵扉道人道：「你在我家做了半年女婿，只有這
 一句話纔堪入耳。往常說的都是些浪子之言，你肯

離家讀書是極學好極向上的事了。我為甚麼不肯
未央生道：岳父雖然見允，只怕令愛怪小婿寡情新
婚未幾就要遠出。如今照小婿的意思，只說出自岳
父之心，非于小婿之事。若是如此，方纔沒有牽滯，可
以率意徑行。道人道：極說得是。兩個人商量定了，道
人當著女兒，勸未央生出門遊學。未央生故意不肯，
道人正顏厲色，苦說一番。未央生方纔依命。玉香正
在得趣之時，忽然聽得丈夫要去，就像小孩子要斷
乳一般，那裡苦得過，少不得把行客錢了。又錢贖了

又贖，連出門以後的欠帳，都要預支了去。未央生也

曉得，長途寂寞，一時未必有婦人到手，儘著力量奉

承，就像辦酒席的一般。雖然是為客而設，也落得自

家奉陪。一連幾夜的綢繆，真是別人替他說不出，只

好夫妻兩口自家知道而已。未央生臨行之時，要留

一個伴當在家中給薪水，只因鐵扉道人是个酸齏

主子，平素捨不得間飯養家人，所以一門之中，只有

新丁三口與兩個丫鬟，是妻家隨奩來的。此外並無

義僕，故此未央生要留下一個，就把往常隨身的小

子都叫來立在丈人面前聽他揀擇誰想鐵扉道人
一个也不中意為甚麼不中意只因未央生平日是
水陸竝進的女色也好男風也好身邊所用的管家
沒有二十以外之人不是梳油頭的俊僕就是穿華
服的孩童鐵扉道人心上常要勸女壻逐去的如今
見說要他揀擇心上躊躇道家中薪水之僕其實原
少一个只是女壻出門之後女兒在家獨處豈可容
此妖冶之僮在門內出入薪水事小閨門事大斷不
可貽悔于將來對未央生道這些游手靠閒之人只

有你用得著我家無所用之你都帶去我若要人用
自然會討薪水之事不消你記掛未央生見他言詞
峻絕不敢強留又怕他性子堅吝不肯另討只得留
下幾兩買僕之資將原舊家僮盡帶隨身而去這一
回是未央生初配佳人的始末此後奇遇尚多靜聽
各回分解

評

說道理勸人使聽者毛髮俱竦說情慾動人又
令觀者神魂俱蕩不知者以道鼠兩端為作者

病殊不知委曲動人處正是刻意勸人處但思
玉香未看春宮以前是何等正氣女子既觀
踰以後是何等淫態婦人負淫貴賤判于頃刻
之間皆男子導淫之過也為丈夫者可不慎歟

第四回

宿荒邦客心悲寂寞 消長夜賊口說風情

詩曰

道學先生談道學 風流子弟說風流

一般都要知音聽 不是知音話不投

未央生別了丈人壽子出門游学信足所之沒有一
定的方向只要有標致婦人的所在就是他安身立
命之鄉每遇一府一縣定要住幾月他是个少年名
士平日極老得起又喜結社刻的文字最多千里內

脫畧的相公為何這等拘執自古道四海之內皆兄弟又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小人雖是个下賤之人也極喜結交朋友只是相公前程遠大不敢高攀如今同在旅店之中也是難逢難遇就屏坐一坐何妨未央生正在心極之時セキハナラヌ也不得扯人講話又見他竟思求得真誠就應允了同他過去他把未央生送在上面坐上自己坐在旁邊未央生再三不肯扯他對坐兩個說了幾句閒話方說各問姓名未央生把自己

的別號說了也問他是何尊稱那客人道相公讀書

人統有別號小人是个俗子那有這樣斯文表德只

有个混名叫做賽崑崙數百里內外為說起來人都

曉得的未央生道這個尊稱求得異樣為何取這三

个字那人道若說起來只怕相公要害怕就不害怕

也要走開去マカ不層与小人對飲了未央生道小弟也

是个豪俠之人不羈之士随你神仙鬼怪立在面前

也不怕的至于貴賤賢愚一發不論豈不似孟嘗門

下有鷄鳴狗盜之雄剗游于燕市嘗与狗屠醢飲

只要意气相投有甚麼不屑賽崑崙道這等就不妨

真說了。小人平日。乃是个做賊的。慣能飛牆走壁。隨你賊主人家。有幾十丈的高樓。幾百層的厚壁。我只除非不去就罷了。若去尋他。不消費些。氣力。就直入他卧榻之中。把東西席捲去。來不到第二日。也不便他知道。人說當初有个良寧奴。飛入郭令公府中。盜取紅綃。來他一生一世。不過做得一次。我不知做了幾百次。故此把我叫做賽良寧。未央生大驚道。你既然久做此事。又出了名。人々都曉得。難道不犯些。良寧爺道。若犯些。來就不為豪傑了。自古道。拿

賊拿。拿不着。我就自己討他。說他也不取奈何。我這遠近的人。沒有一個不奉承我的。惟恐得罪了我。要笑計他。我却也有此義氣。生平有立不偷。未央生道。那立不偷。賽良寧道。

凶不偷。吉不偷。相熟不偷。偷遇不偷。不逞防不偷。

未央生道。這立種名目。就來得有意思了。請逐件說。一說看。賽良寧道。人家若有顛沛之事。或是生病。或是居喪。或是有甚麼飛災奇禍。他正在急難之中。我

賊中善
薩

賊中神
道

若再去偷他。就如火上添油。他一發當不起了。我所
以不去。人家有喜事。或是娶妻嫁女。或是生子壽誕。
或是起造搬移。他正在吉慶頭上。我若去偷他。一生
此財物不至緊。便他沒有好緣頭。將來做事就蹉跎
了。我所以不去。那一面不相識的人。我知道他。不
知道我。或是知道我。不屑与我相知的。我去偷他。這
不為過。若還是終日相見。拱手作揖的人。去偷了他。
他就不^疑我。若見了他。也變得有些慚愧。譬如我方
纔請你吃酒。你若拒絕我不來。就是個驕傲之人。把

賊中俠
士

我不放在眼裡了。隨你住在那裡。將來也放你不過。
你如今依然^依過來。又肯与我對坐。這樣有趣的人。我
難道還好偷你不成。那財主人家金銀多。不過^不會
有人偷^過的。我去下顧一次。不當打他个抽^抽。豈何為
之過。若偷^過一遭。得了甜頭。只管去騷擾他。就是個
貪得無厭之人了。這樣事。我也不做。那^甲提心吊胆的
人家。朝^々慮賊。夜^々防賊。口裡不住的說賊。他以不
屑之心待我。就以不屑之心待他。偷他。這地佳他
知道我的見識高。似他的容易料。不若省得把賊看

把住一住使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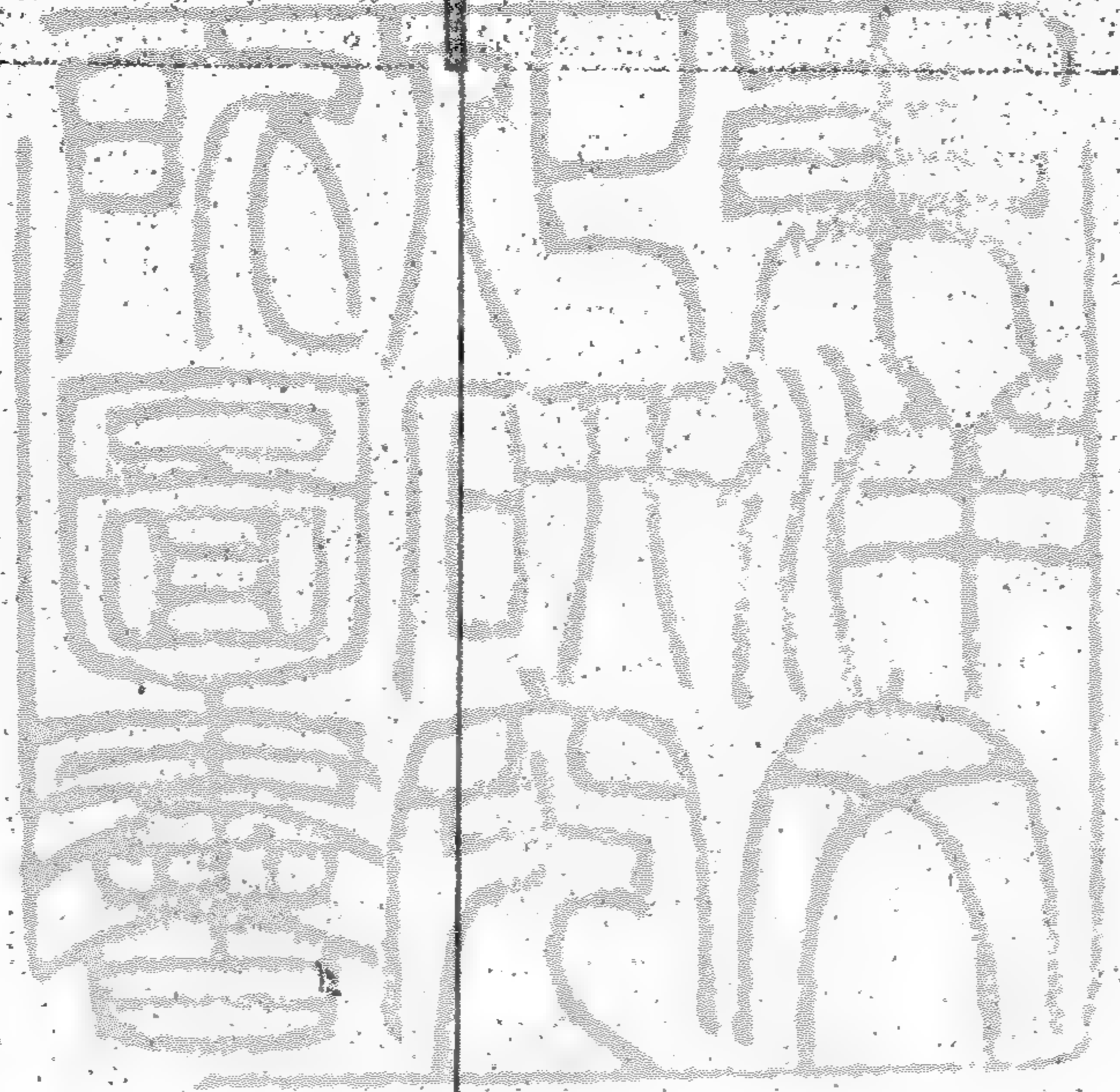
徇來一作身外

賊中豪傑

近來讀書人所折之
事皆賊所
不屑為者
倘大世男
不但無人
亦且無財
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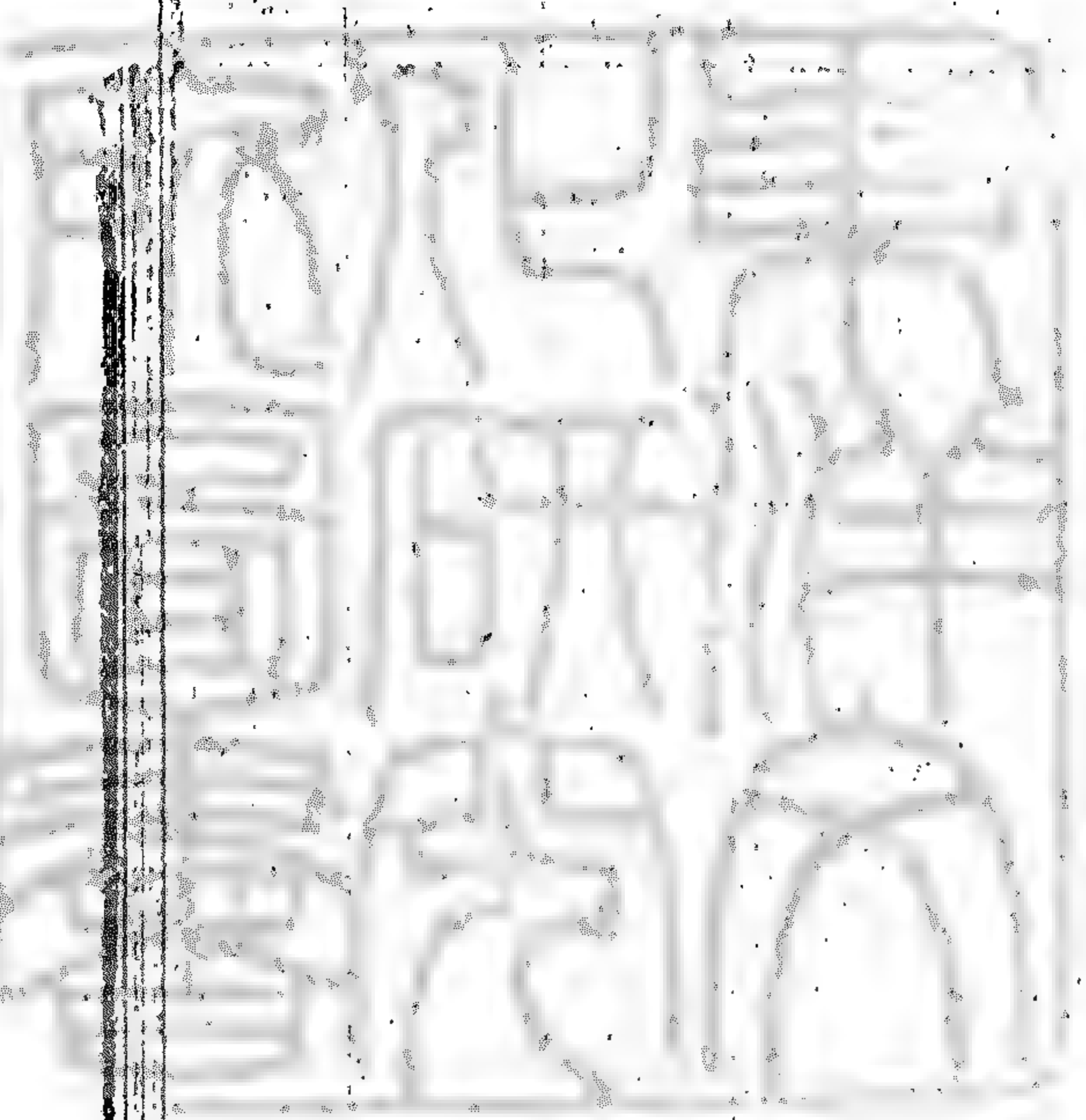
輕了。若是實胸大度之家。知道錢財是徇來之物。要
便尋人偷去些。或是大門忘了不閉。或是房門設而
不閉。我若去偷他。就是個欺軟怕硬的人。真所謂鼠
竊狗偷。乃先師抑盜驅耻而不為之事。我豈肯做他。
這就叫做立不偷。是我生年得力的所在。遠近之人
見我有這些好處。所以明知我是賊。不以賊待我。明
知我做賊。不以賊防我。耳心与我相心。不以為玷辱。
我自己也說。沒有甚麼玷辱他。如今相公若還不量
就在這裡。拜个弟兄。以後有用着。小人必當效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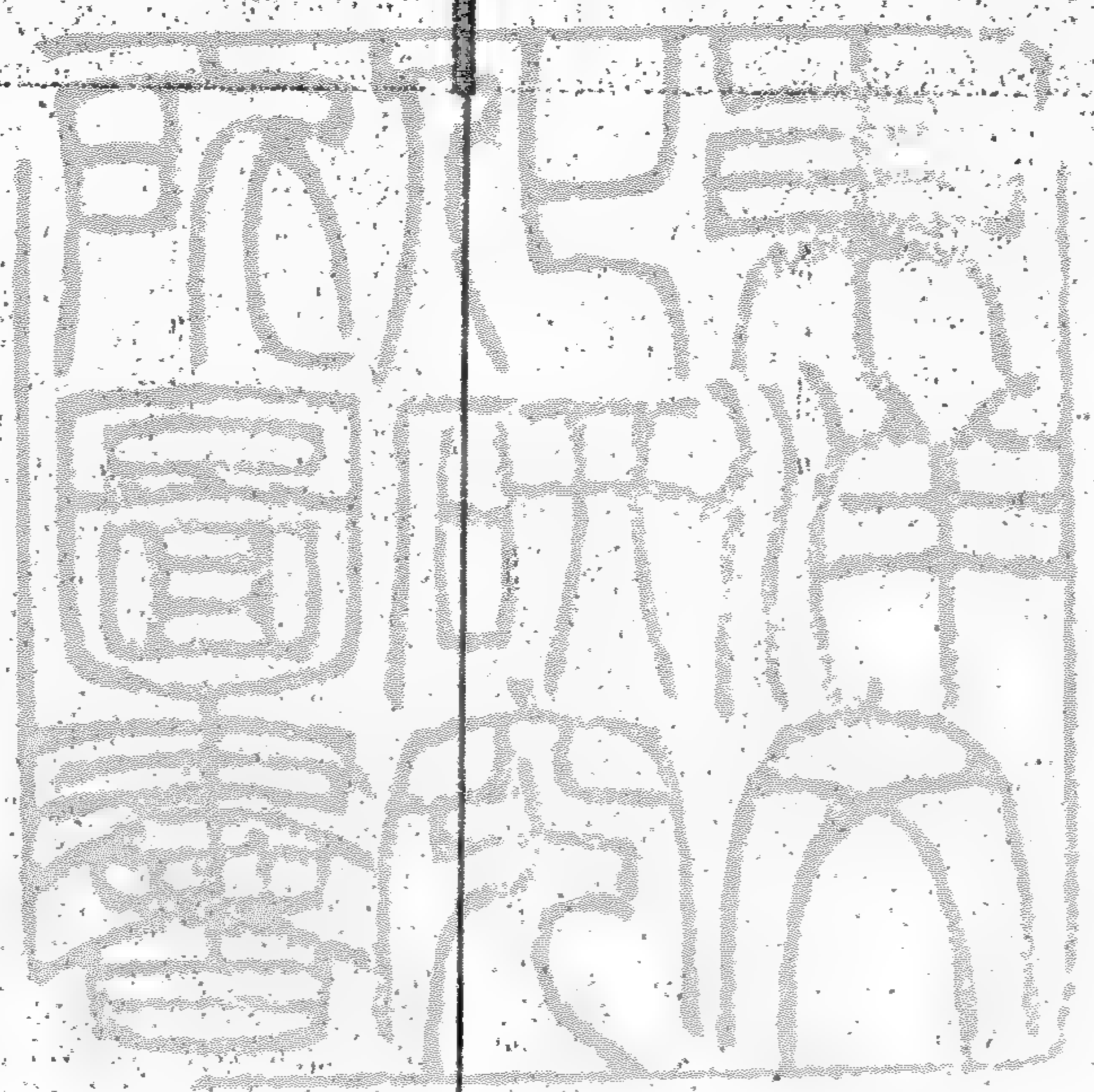
就是死也肯替。不像你們讀書人。結拜的盟兄盟弟。
有好事就來相幫。一見有惡。就推辭不當。這樣人
是我輩不屑做的。未央生聽他以前的話。不住的把
頭點點。心上嘆息道。不意盜賊之中。竟有這般豪傑。
我若同他相与。別處还用不着。倘若遇了絕世佳人。
如紅綃紅拂之類。在高門大宅之中。或是消息不能
相通。或是身子不能入。我就把他當了官眷。何等
不好。今日相遇。或者是我該有奇緣。天使異人相助。
也不可知。思量到此。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後來聽說



要同他結拜心上就有些躊躇起來口裡雖應道知
 此極好只是吾應的兄景不見十多日踴躍賽崑崙知
 道他意思就開口道相公口裡決了心上還未決
 莫非怕有連累處麼無論小人的本事高強做賊的
 事斷然不犯就是犯了也是死便自家死決不攀扯
 每事之人相公サモヒキ不消多慮ウレナク未央生見他泰然破机刺又
 解了疑慮就滿口應承不敢推就兩個人各各分資
 辦了三牲祭禮性寫下年譜生月就在店中歃血為盟
 誓同生死賽崑崙年長未央生年幼叙了兄弟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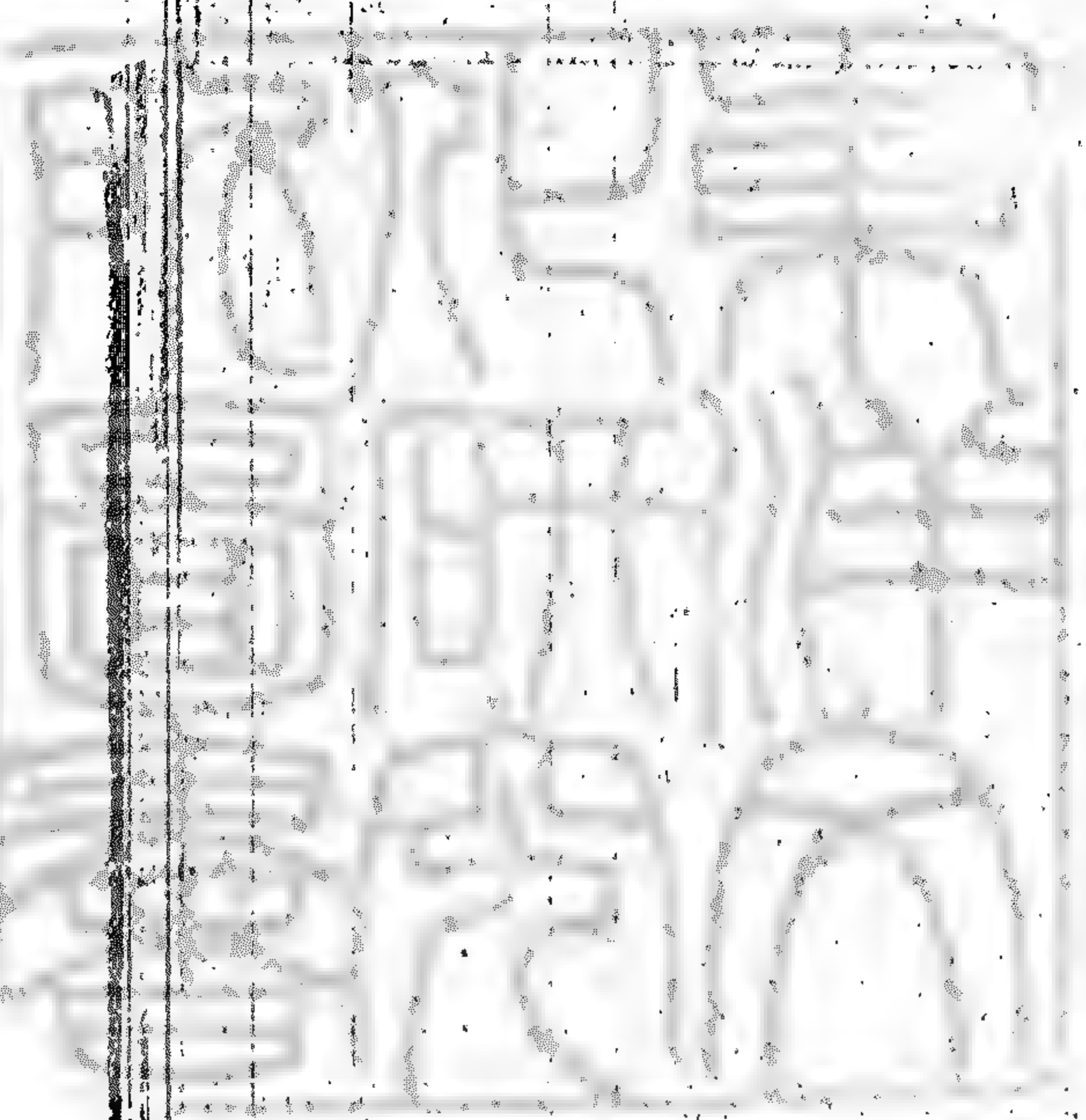
兩個又同年祭餘吃到半夜杯盤狼藉要分別了各
 房而睡未央生道西人睡了大家都寂寞不如同在
 小弟床上睡足歡心消此長夜何如賽崑崙道也說
 得是兩個人就把衣服脫了同床合被而睡未央生
 未睡以前因与他飲酒說話沒有間暇士夫意地往
 常念頌的言語丟了一日此時酒吃完了話講住了
 彼此上床還不曾睡倒就露出慣相來把那西人話
 一連說了幾遍賽崑崙道標致婦人那一處沒有賢
 勇為何通這西人莫非不曾娶婦要往各處求親





麼未央生道：「婦是娶過了，只是——」
「是一个男子，怎麼靠得一个婦人相？」
「到先畢竟在妻子之外，還要別辱些个，換个眼睛，終好不瞞長兄說。」
「小弟的心性，是極喜風流的，富貴功名，將來唾手可得，都不放在心上。」
「如今只有這樁事着緊。」
「此輩——」
「雖然以游學為名，却是為訪『下色』走過了許多州縣，看見的婦人，不是塗脂抹粉，掩飾他漆黑的肌膚，就是戴翠頂珠，遮蓋他焦黃的頭髮。」
「那裡有一个本色婦人，不消打扮，自然標致的？」
「所以小弟看厭了，不住把這面句放在口。」

頭髮淺我半驢不平之氣，賽崑崙道：「賢弟說着了天下好婦人，决不使人見面，使人見面的，決不是好婦人。」
「且莫說良家子女，就是娼妓裡面，除非是極醜極陋，没人愛的。」
「方談——」
「來倚門賣笑，畧有幾分聲價的，就坐在家中，等人去訪他，就去訪他，還要推三阻四，直待請上步過，方纔——」
「來，何況好人家兒女大人家，妻妾肯立在門前，使人觀看？」
「你若要曉得，當今三世上，有好婦人，沒有好婦人，只除非來問我。」
「未央生聽見這一句，不觉昂起頭來，道：『這又高，像長兄又不在此。』」



洗

月場中着脚為何曉得這椿事。賽良爺道我雖不在
凡月場中着脚。那凡月場中的事。只有我眼睛看得
分明。耳聒聽得多。明就是當局的人。世只好得其大
概罷了。這些細微節目。他那裡知道。未央生道。這是
甚麼原故。賽良爺道。請問天下標致的女子。還是富
貴人家多。貧賤人家多。未央生道。自然是富貴人家
多了。貧賤人家那裡討得起。賽良爺又道。這等富貴
人家的標致女子。還是臉上搽了脂粉。身上穿了衣
服。終看得仔細。還是臉去了脂粉。脫去了衣服。終看

得仔細。未央生道。自然是洗脫去了。終見本色。若臉
上有脂粉。身上有衣服。那裡并得。出賽良爺道。這等
就明白了。我們做賊的人。那貧賤人家自然不去。去
走動的。畢竟是珠翠成行。綺羅作隊的去。自然看
見得多了。去的時節。又不在日裡。定在更深漏靜之
時。他或是脫了衣服。坐在月明之下。或是关了帳幕。
睡在燈影之中。我怕他不曾睡着。不敢收拾東西。尋
竟要躲。在暗處。把這雙眼睛釘在他身上。看他响不
响。動不動。直待他睡着了。方纔動手。所以那時刻時

東洋天
圖

打手鏡
獨演

面

辰極看得仔細不但眉眼面額體態肌膚一毫沒有
駭心就總是那北中之高低隱文之多寡也都看得明
那白之這致百里內外敗主做官的人家那個婦人
生得好那個婦人生得不好都在我肚裡你若要做
這播事事只消來同我來央生起先還在被窩之中側
着耳朵聽他講話及至說到此处就不覺露出胸膛
赤了アラハシ脊脊坐起來通有理大人家女子隨你是麼人
不得見就見也看不分明惟有你們相得到今日若
不講起旁半當時錯過這等還有一說你看子那樣

標致的婦人那樣豐滿的臨物萬一動起興來發持
不定却怎麼心裏裏常通起先少時的時節初見這
種光景也熬不住常在暗地之中對着婦人打手鏡
只當與他幹事一般後來見得多了也就不以為意
看着臨戶就像尋常動用的傢伙一毫不覺得動情
只是見他與丈夫幹起事來口裡啼之嘆之臨中即
即作ツツ作ツツ那時節未免又有些動興起來央生見他
說到至此心雖然坐在床上相去不遠還怕隔二三
三尺路聽不親切就扭轉身子睡到一頭去聽響當

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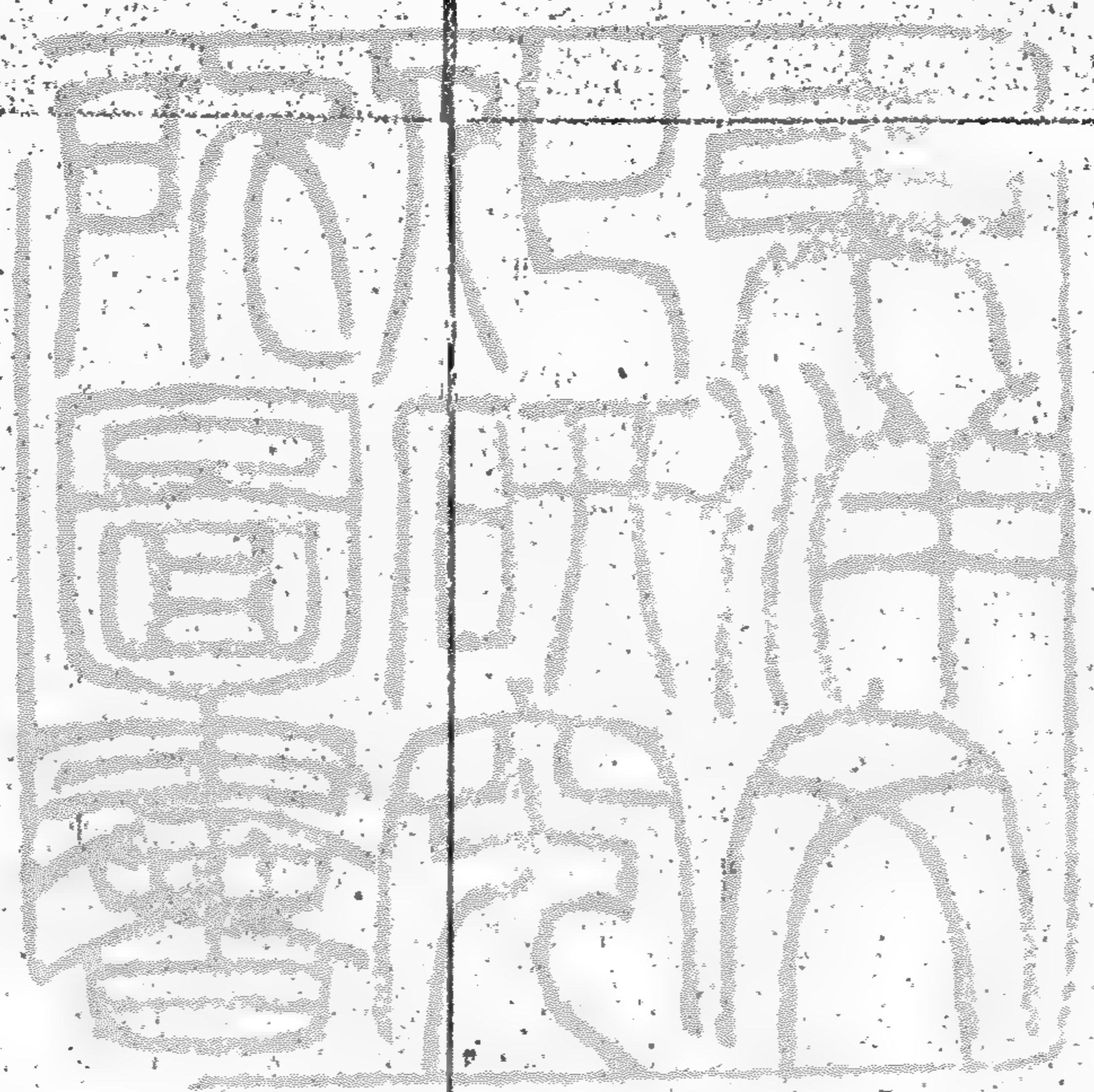
爺道。你若不嫌棄。待我把耳聞目見的事說一面。椿使你知道我做賊之人。是風月寨中的細作。烟花路上的功曹。不是个蠢然無知之物。凡流西个字不曉得。怎麼樣寫的。未央生道。也極着得如此。真是。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了。收請。賽良爺道。我生平看見的事也多。不過從那裡說起。如今隨你向一件來。我就說一件罷了。未央生道。也說得是。這哥婦人裡面。還是喜幹的多。不喜幹的多。賽良爺道。自然是喜幹的多了。却一盤也有不喜幹的大約一百个

強。

之中。只有一两个不喜幹。其餘都是喜幹的。只是這表幹的裡面。也有兩種。有心上喜幹。口裡就說要幹的。有心上喜幹。故意做那不要幹的。光景待丈夫。燈他上場。然後露出本相來。的這兩種婦人。倒是前面一種好。打發我起見。立在暗處。見他催丈夫幹事。不願羞耻。只說是个極淫之婦。通宵不厭的。誰想抽不上床。下就丟一舍之後。也就精神倦怠。想睡覺。隨丈夫幹也罷。不幹也罷。不去扯。扯。使丈夫解不得。懶。惟有心上要幹。假說不要幹的婦人。極強。

此我曾去偷一家見丈夫扯妻子幹事妻子只是不肯丈夫爬上身去又推下床丈夫只說果然不要幹竟呼口的睡着了那人婦人故意把身子翻來覆去要碍他醒來見碍他不醒又把手去搖他誰想丈夫睡到好處再不得醒他就高聲喊起來道房裡有賊若把別个做賊的就要被他嚇走了我知道他不是喊賊是要警醒丈夫好起來幹事的意思果然不少所料只見丈夫赫醒之後他又把巧話支吾道方纔是猶被老鼠跳一下响我候聽了只說是賊其實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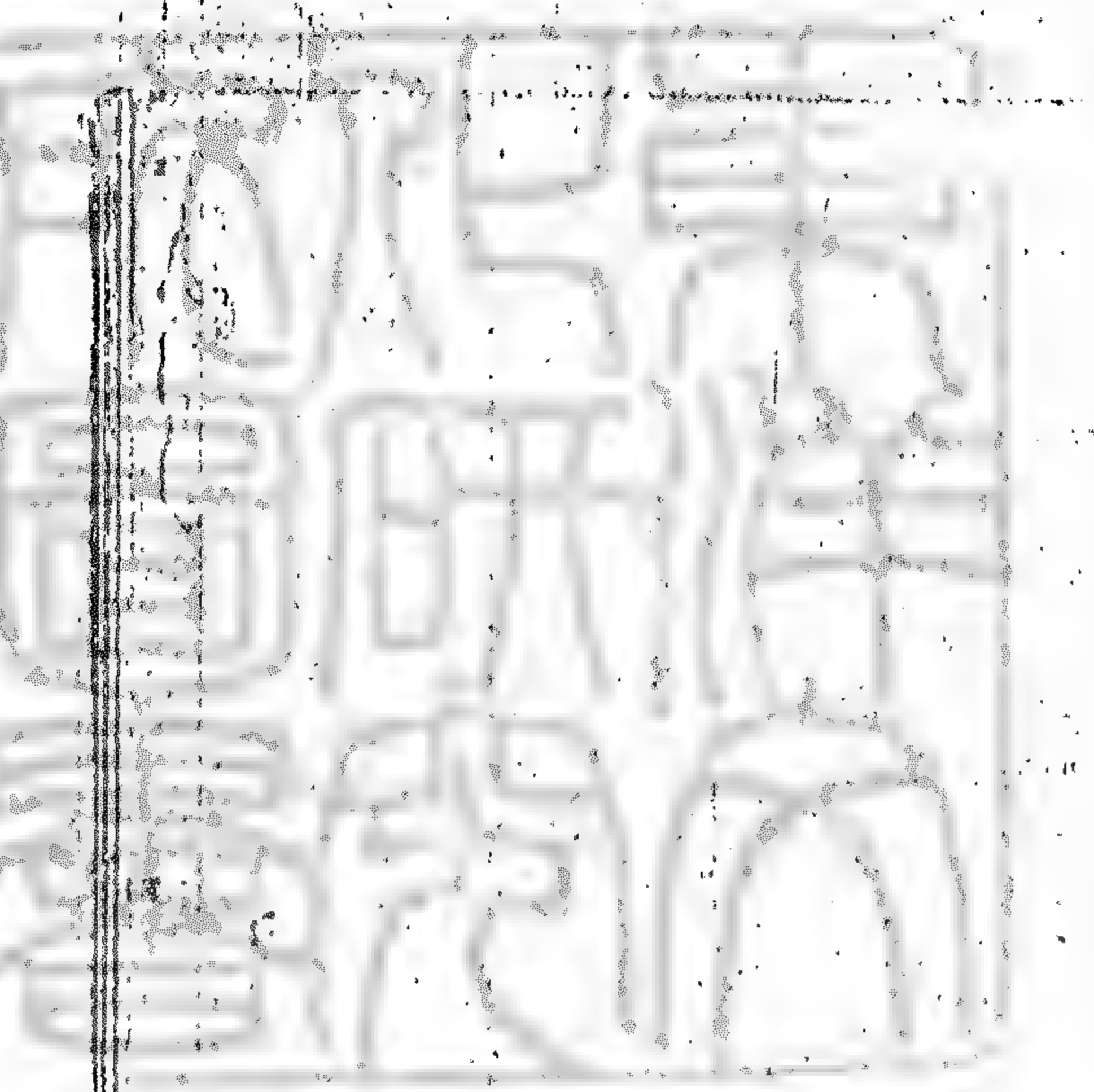
相于就把丈夫緊緊的摑住將牀子在陽物旁也挨一挨丈夫終身起興來上身去幹起先拙送的時節還勉強熬住不露聲色抽到裏面抽上終漸的喘喘起來下面的流水流个不住等丈夫幹一會摑一會服事个不住幹到半夜丈夫去了他的強興正發着他意思好不煩過又不肯教丈夫用幹只得扭扭做氣卻像有病的光景教丈夫搥胸摸肚不容他睡丈夫磨不過只得又爬上身從頭幹起一直幹到雞鳴方纔歇息累我字一夜正要收拾東西天又明了



只得潛身而出。竟不曾偷得他。所以曉得這種婦人。極難相處。未幾生道。這便是了。請問婦人幹事的時節。還是會浪的多。不會浪的多。賽崑崙道。那自然是會浪的多了。却一般也有不會浪的大約十個之中。有一兩個不會浪。其餘都是會浪的。只是婦人口裡有三種浪法。口气相同。声音各別。這些光景。粗有我們聽得清楚。那幹事的男子。反不知道。未幾生問。那三種賽崑崙道。初幹的時節。還不曾收活。心上不要浪。外面假浪起來。好弄丈夫。動興這種市氣。原聽得



以大約口裡呼喊。身子不動。叫出來的字眼。是清々々々。不浪辭的。幹到快活的時節。心上也浪。口裡也浪。連一身的五官四股。都浪起來。這種市氣也聽得。以叫出來的字眼。是翻々塗々。上气不接下气的。到那收活。完頭。精神倦了。手脚軟了。要浪々不以這種市氣。在喉嚨裡。而不在口舌之間。就有些聽不出。了。倒是這聽不出的。所在使聽的人。當不起。我曾偷一家。見他夫妻兩個。幹事起先。亂顛亂登。响聲如雷。我外面聽了。心上一毫不動。幹到後面。那婦人不响。



不動。竟像被帶子入死一般。我又側着耳朵。走到
近前去聽。只見喉嚨裡面噤々呀々似說話非說話。
似嘆氣非嘆氣。我聽了那種光景。知道他快活極了。
不覺淫興大動。渾身酸癢。又不曾打手銃。那精竟自
已流出來。所以曉得婦人口裡又有這一種淫法。未
央生聽到此。就像有个極淫的婦人在他耳朵跟
前浪的一般。也就渾身酸癢起來。那多時不洩的陽
精。不知不覺竟流了一席。還要問他別的話。不想天
已大明。两个起來梳洗已畢。依旧對坐。讀心書不得。

是這些妙話。說者有時倦急。聽者再不耐煩。两个綢
繆。次日交情愈加密了。未央生就對他道。小弟自出
門以後。也見了許多婦人。竟沒有一个入眼。只說當
今之世。沒有佳人。拙長兄說起來。却是甚多。不止一
改。小弟生平以女色為性命。如今得遇長兄。可謂三
生有幸了。若不以心事相託。豈不當面錯過。要央長
兄把見過的婦人。裡面揀一个標致的。生个法子。
使小弟一經一睨。眼着。果然是絕色。不瞞長兄說。小弟
的財。這是有紅鸞照命。的生平一見了婦人。我不去

賊中聖
賢

尋他。自然會尋我。到那時。即求長兄。顯个神通。
成其好事。焉知。喪其命。不就是喪命再世。助小弟作。
苦牛牛。半。喪其命。搖頭道。这个使不得。若兄生平有。
偷過。不偷之戒。偷過他一次。建財物。尚不忌再偷。何。
况。千有。名節的婦人。女子。只好從今以後。留心。管。
你。尋訪。走到人家。是在。標致婦人。就不必偷他的財。
物。竟。走回。走。上。你。商量。做成。一。樁。好事。這。還。使得。來。
央。生。道。小弟。有。眼。不。識。義。士。方。談。的。話。唐。突。多。了。只。
是一件。既。蒙。全。說。タシカナワケナリ。就。要。替。小弟。留心。若。果然。見了。絕。

色婦人。千萬不可偷他財物。不要見外。起。意。忘了。今。
日之言。若。做得。事成。小弟。後。更。自然。圖。報。喪。其。命。道。
這等。說。來。你。果然。有。眼。不。識。義。士。我。若。是。想。你。圖。報。
的人。又不。如。拿。那。現在。的。穩。了。怎。肯。不。見。外。起。意。就。
是你。要。圖。報。也。不。過。是。到。做。害。之。後。許。我。出。來。次。抽。
豐。那。打。抽。豐。的。銀子。也。看得。見。打。你。十。次。抽。豐。不。如。
我自。己。做。一。次。賊。這。樣。的。報。也。可。以。不。如。我。如。今。許。
你。一。個。標。致。婦。人。少。不。得。明。日。還。你。一。個。標。致。婦。人。
只。是。纏。他。上。午。的。工。夫。在。你。自。家。去。做。我。已。不。得。許。
ウケヤワス

多。未央生道那些訣竅是少弟的專行。不消長兄託
掛。實良端道。你如今既遇了我不消到別處去了。且
在這兒。債事同房子讀書。也不要靠我一個。你若看
見有好的。就自己去做事。我若看見有好的。也走來
通報。你兩路搜尋。自然會遇着个把。決不至落空了。
未央生聽之不勝。就央人去尋寓處。臨別之際。又扯
住他。拜了四拜。方纔分別。之的盟兄。盟弟。都是八拜
之交。獨有他是十二拜。後人有詩一首。單說他好色
貪淫。結交匪類。的過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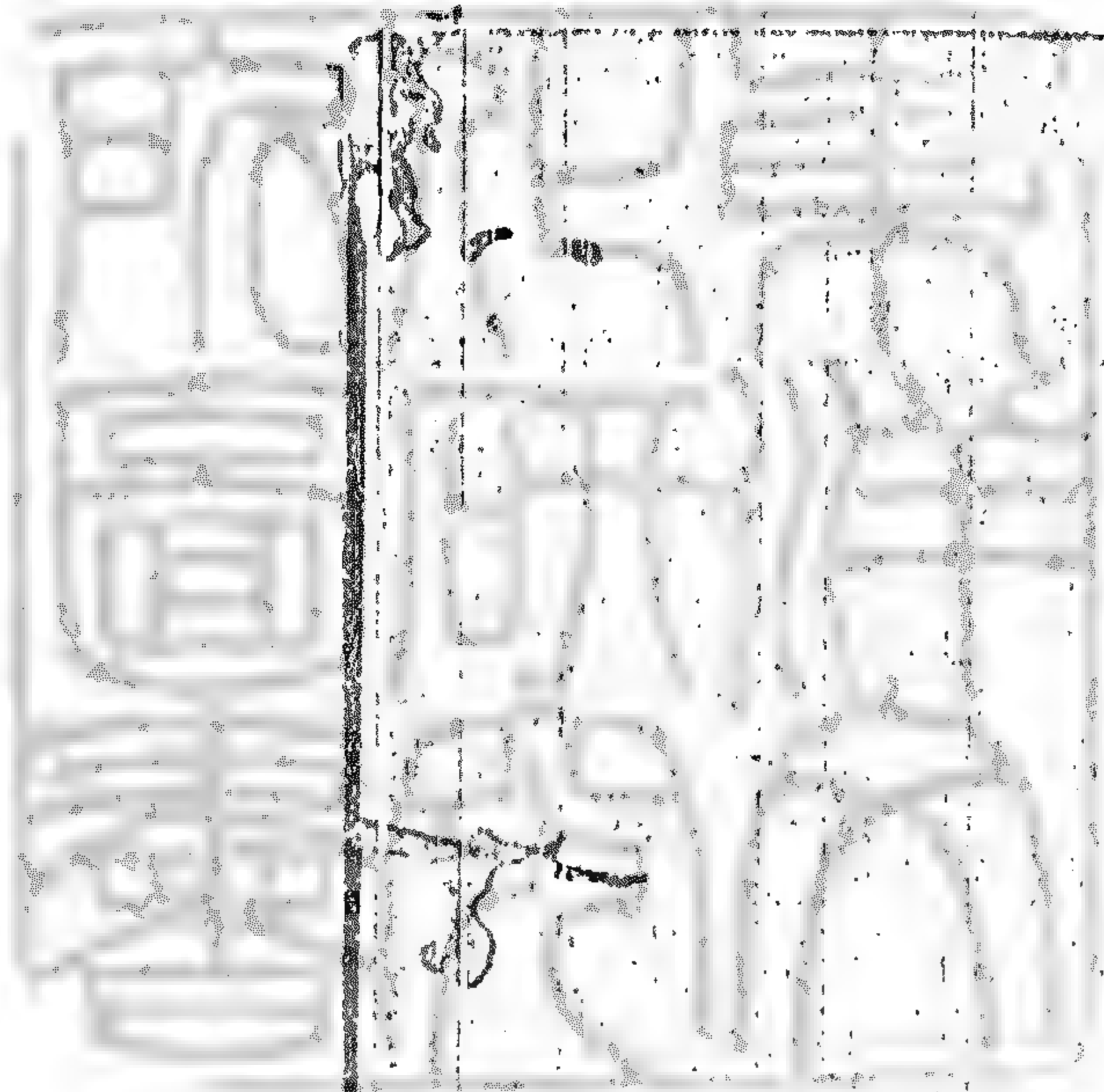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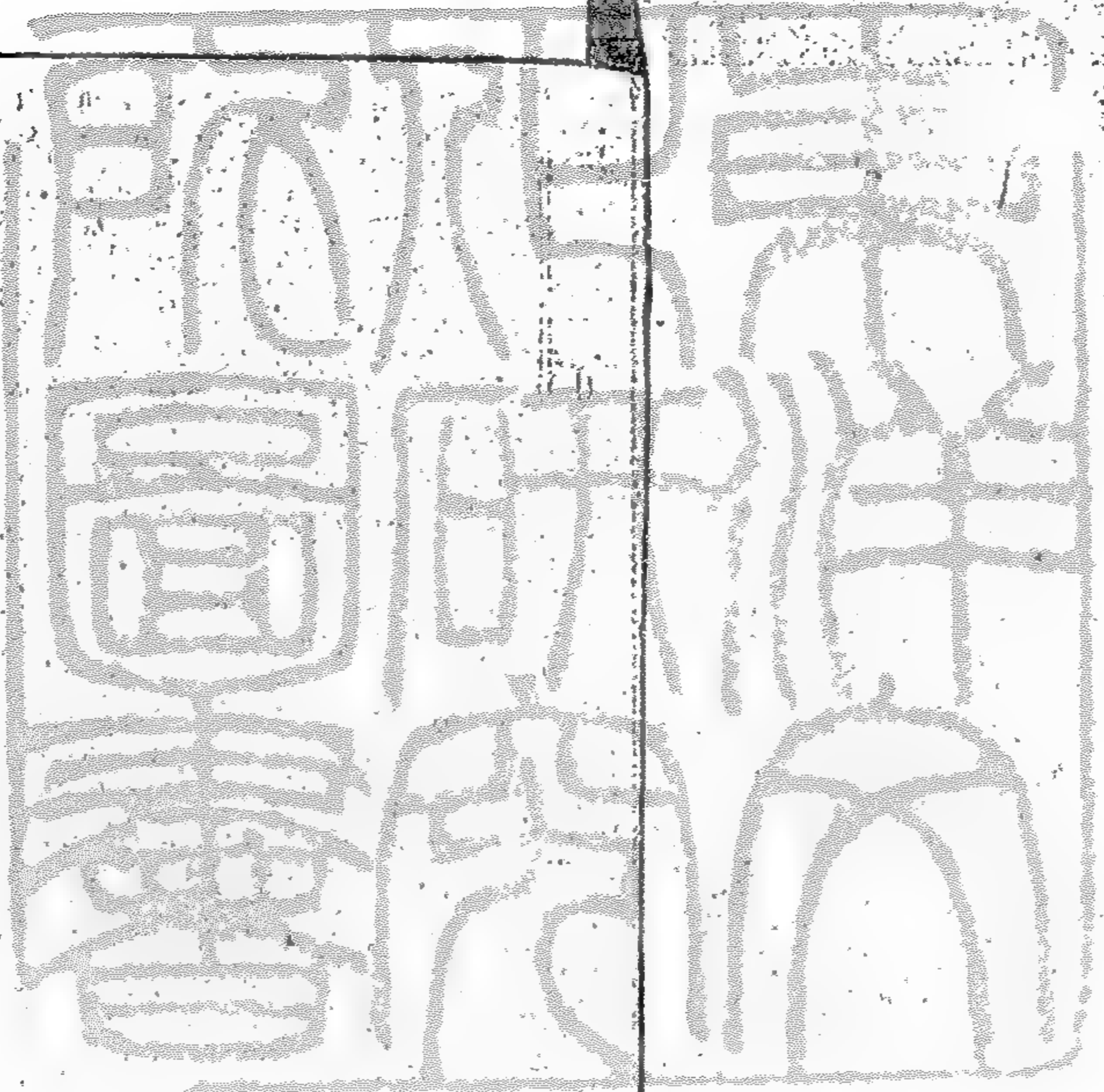
詩云

色欲迷人萬事昏 窮途認賊作崑崙
崔苻隊裡盟金石 單豹行中叙季昆
此膝已經為賊屈 他年何以拜皇恩
知君不是無高見 世上于今此輩尊

評

賽崑崙的人品。高似未央生十倍。不是未央生
結交匪類。還是賽崑崙結交匪類耳。○孤拳之
三戒。賽崑崙之力不偷。皆千古絕高絕快文字。

自有小說以來未經爾見者世即欲不傳其可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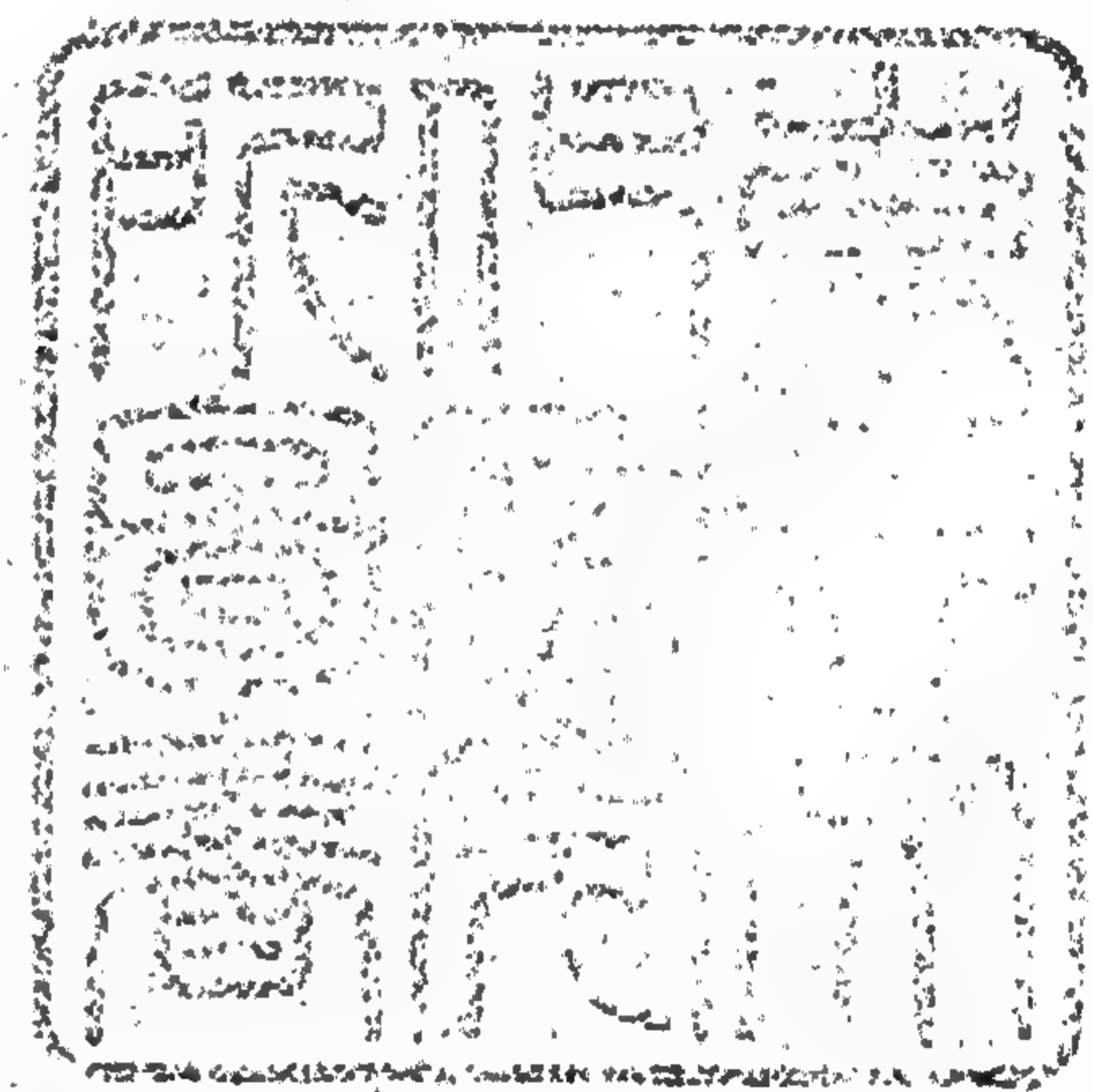




肉角園

五
小
回

双紅堂
小說
96



科2028-2

第五回

選羊姿嚴造花名冊 徇情面寬收雪髮娘

詩云

二八佳人貌及時 風情還到後來知

枕邊忌作羞^郎面 陣上難容避敵師

已作娘親方先到 未生兒子尚嬌癡

但須留得羊姿在 髮點霜花總不遲

未央生自與賽崑崙別後搬在一个廟中作寓這廟是送子張仙的行宮裡面房間甚少往常是不寓客

無處不作
波瀾

的只因未央生不惜重價別處一兩一月他情愿出
二兩道士貪圖微利所以破捨捨祖與他住為甚麼他
肯出重價不尋到別處去定要寓在廟中只因本廟
的張仙極其靈驗遠近婦人來求子者極多未央生
要借此處做个選場所以謀在這邊作寓果然進寓
之後每日定有幾起仕女進來燒香那進來燒香的
仕女又與別處燒香的不同十个之中定有一兩個
將就看得這是甚麼原故難道未央生好出張告示
禁止醜婦不得入廟早放標致的進來不成要曉得

無極不臻

各處寺院都有婦人燒香內中也有老年的也有中
年的也有少年的左年中年的倒去了兩分少年的
只得一分自然看得少看得多的到此處燒
香的女子都是為求嗣而來老年的經水已絕必無
生理中年的經水將絕子興已闌所以進來求嗣的
畢竟是此少年女子就有幾個老成的陪來也就不
多了但几女子到十四歲之外二十歲之內這五六
年中間無論好歹面上都有些桃花色澤隱一動人
所以十个之中定有一兩個將就看得未央生每日

國丑禁切窺
硯也

街沿一作皆前

請晨起來。打扮得齊一。整一。就像戲臺上的心生一
般。不住在神座面前。走來走去。望見有婦人來。就躲
在張仙背後。聽道士替他通誠。又看他拍香禮拜他。
面龐態度。看得一覽無遺。然後攻其不備。從裡面闖
出來。那婦人見他姿容絕世。又且飄一欲仙。个一都
吃一驚。只說因自己心上至誠。把泥塑的張仙拜活
了。下來迎子與他。直待他走下街沿。搖擺一會。方纔
曉得是人。及至曉得是人。那條魂靈已被活張仙勾
去了。弄得那些女子。心花^{ハナハナ}竅^{ノド}乱。或把眉梢^{マユカサ}致意。或將

掉一作掉

眼角傳情。都戀一的不忍回去。也有故意掉下汗巾
來的。也有一心留下扇子去的。未央生一日到晚定
收着幾樁表記。從此以後。举止分外輕佻。精神愈加
放蕩。竟說世間標致女人。該是我受用的。我這樣標
致男子。該是女人奉承的。不叫做甚麼奇事。自起先
入廟之時。就釘下一本袖珍冊子。藏在夾袋之中。上
面題四个字道。

廣收春色

凡是燒香女子。有幾分姿色的。就登記入冊。如仕女

你疑們

心細如想
曲鈞方能
作此種文
字

非如作詩賦
古文可以直
舒胸臆者也

取

某人年歲若干。良人姓某名某。住居何處。都細註
在下面。那名字之旁。又用硃筆加圈。以定高下。特等
三圈。上等二圈。中等一圈。每一名後面又做個四六
批語。就像鄉會場裡的硃卷一般。形容他的好處。說
話的。你方纔的話。講脫節了。婦人進來的時節。他只
好立在旁邊。相一相面。負罷了。連婦人自己的姓名。
尚且不知。怎麼曉得他丈夫的名字。連住處都記了。
下來。難道好社住婦人。細細的問他。不減着官。你又
不明白了。但凡婦女入廟燒香。定有個香火道士。立

在旁邊。替他通誠。少不得走到之時。就問他姓甚麼。
名字叫甚麼。年紀多少。係那一位信士之妻。住在何
坊何里。那婦人就不說。也定有個家。又使婢替他答
應。未央生就在此時。記在腹中。待他去後。所出冊子
登記上去。這有何難。所以不上數月。把一方的女色。
收罷殆盡。只是一件他的考法。雖恕取法極嚴。冊子
上雖然錄了許多。都是些一等二等的。要那三圈頭
意。沒有一個。心上思量道。我生平的志向。原要娶也
間。另一位佳人。起先在家裡娶着的。只說是第一位。

了。照如今看起來，與他一樣的儘多。可見還笑不得第一位。既然笑不得第一位，天下的女色，豈有第二了。榜眼探花而無狀元之理，畢竟有一位在那邊。我還不曾遇着。如今看起來，都是些中上之材，只好存在這邊做備卷。若還終久遇不着，就要拿來塞責了。我且妨待幾日，看以後進來的何如。從此以後，不取法加嚴，連考法也不恕了。一日精神倦怠，正在房裡睡覺，忽然有一個家僮從外面趑進來，道相公校起來看標致。女子遲一刻就不得見了。未央生連忙

爬下床來，戴新巾，穿廉服，又要照一鏡子，未免耽擱了一會。及至走到外面，只見兩位少年女子，一個穿銀紅，一個穿藕色，陪伴來的是個半老佳人都燒過了香，要出去了。未央生隔着許多路，把那兩個少年女子大概一看，真是巫山神女，洛浦仙妃，比往常取見的大不相類。但凡看婦人的方法，與看字畫一般，不用逐筆推求，只消遠一掛了看，他氣魄氣魄好的，自然是名筆。若還氣魄淹滯，又不生動，就像印板印的一般，那樣字畫，隨你筆墨精工，不遇是画匠之画。

凡流才子之識
個雅名士之言
騷雅文人之筆
至此而不下序
者必讀書識字
之人也

眉手之字而已有何貴重婦人家的姿色要等男子
近身細看方纔露出好處來的那婦人的姿色就有
限了若還是真正佳人不但隔水間雲礙花阻竹掩
不得他的好處就是藏在門縫裡面躲在黑地之中
那一種嫵媚之意自然會透露出來使男子見了真
不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這種好處說在形體之中
又不在形骸之中說在形骸之外又不在形骸之外
使人解說不出所以為奇未央生見了這些光景不
覺風顛起來見他要走還不曾出門就如飛趺去跪

在門檻之外不住的磕頭把兩個家僮與香火道士
嚇得目定口呆只怕婦人要發作誰想他外面雖覺
得風顛心上却有个主意料那三個婦人若是肯走
這條路的知道我見他生得標致愛他不過所以跪
拜他雖在人面前不好回禮料想也決不發作若還
是些正氣女子不拘情面的他若發作起來我只推
是外面走來的人要拜張仙求嗣見有女眷在內混
雜不雅所以不敢進去跪在門外磕頭他難道曉得
我寓在廟中同我講話不成把這個鑽心計較放在

極奇極險
之客是未
又加平地
文人作怪
遂至行此

胸中。立于不敗之地。所以纔敢如此。果然那三個婦人不知就裡。只說他是來嗣的。都縮轉身去。立在旁邊。直等他拜完。方纔拳步拜的時節。那兩個少年女子。雖然也一般顧盼。只是那種意思。還在有意無意之間。不覺得十分出像。獨有那個半老佳人。對着未央生。十分做作。自己掩了口不住的笑。又把兩隻手臂去碰那兩個女子。却像要他掉轉身來受拜的意思。臨行之時。還把未央生。睨了幾眼。方纔出去。未央生痴呆半晌。不能出聲。將去一二里。纔回香火道士。

道方纔這三個是那家的女子。這等生得標致。道士見他輕拳弄動。幾千惹出事來。還埋怨不了。那裡肯對他說。未央生要跟着轎子去。踪跡他又知道去遠了。追趕不上。只見回到房中。悶悶的坐。心上思量道。有這等可恨的事。往常那些不中意的。个个都曉得他姓名。知道他住处。偏是這兩個極中意的。一个也不知下落。可惜一對絕世佳人。当面錯過。怎麼懊悔得了。就取出那本冊子。放在面前。要添這兩個上去。怎奈提起筆來。竟無名字可寫。只得先記一筆在前。

面

面一作道

某月某日遇国色二名不知姓氏姑就取衣之色
隨意命名彷彿年齒性情開列于左以便物色

計開

銀紅女子一名

年可十七八察其情意似乎飯未久而慾竇初開者

批

此婦態若雲行姿同玉立朱唇綻處嬌同解
語之花纖步移時輕若能飛之燕眉無憂而
常蹙信半西子善顰眼不倦而慵閑應是楊

妃喜睡更可愛者贈人以心而不贈人以物
將行無雜珮之遺示我以意而不示我以形
臨去少秋波之轉殆女中之隱士而園內之
幽人也置之魏等誰曰不宜

藕色佳人一名

年可二十計瞻其神氣似適人雖久而原陰未劉者

批

此婦手神綽約意致翩躚眉無待画之痕不
煩京兆面有難增之色焉用何郎肌肉介肥
瘦之間妙在瘦不可憎而肥不可減粧束居

濃淡之際妙在濃似乎淺而淡似乎深所可
憐者幽情鬱而未舒似當用不用之蓄蓄心
事含而莫吐殆未謝愁謝之芳菲所當与前
美並壓群芳同稱國色者也俟面試後再定
元冠

批評已畢心上又思量道這兩位的姿色不消說了
就是那个半左佳人也不減少年和致別的且不要說
只是那雙眼睛就是一件至宝了兩個瞳人竟是會
說話的他起先丢上許多眼色我只因注意那兩個

不曾回得他一眼如今想來甚不過意他年記雖然
畧大了些姿色雖約畧減了些身上的肌肉雖然畧
胖了些只是与那樣標致婦人同行不是妯娌定是
親戚也就要看標致的分上寬待他幾分况且又
肯幫情湊趣引那兩個顧盼我分明是个鮮人我若
尋得他着何愁那兩個不入彀中只是沒頭沒腦教
我那裡去尋我如今也把他附在冊上加一个絕好
的批評一表報他自己的繾綣之情二来推那兩個
的屋烏之愛三表若有尋着的時節就把這本冊子

送與他看。先把他奉承倒了。不愁他不替我做事。就提起筆來。先把第一行上國色二名的二字。加上一點。改做國色三名。因他身上穿的是玄色紗衫。就添出一個名字道。

玄色美人一名。

年穀四九。姿同二八。觀其體致。似怨事久疎而情焰甚熾者。

批

此婦幽情勃動。逸興遄飛。腰肢比少婦雖寬。眉黛與新人競曲。腮紅不減祇緣花色本來濃。肌瑩猶然。具見玉情主處。好最消魂者。双

星不動。而眼波自流。內矧幾同巖下電。寸步未移。而身容忽轉。輕飄酷似嶺頭雲。所當畧齒言情。舍形取意者也。即與二美鼎足奚多讓焉。

寫完。每一個名字上。圈了三個大圈。依旧折好了。藏在夾袋之中。從這一起。那張仙殿上去。也得不去。也得進來的婦人看。也可不看。也可只把這三個佳。人時刻放在心上。終日帶了這本冊子。隨街去撞。再不見一毫踪影。心上思量道。賽崑崙的見識最高路。

數又熟為甚麼不去問他只是一件他原許替我尋
一個這幾日不見想是去尋了我若對他說他只道
我有了中意的倒把担子丟開了況且沒有沒姓教
他那裡去查我且放在肚裡再等幾日他或者尋一
個來報我也不可知別的東西怕多標致婦人那怕
有幾十個且把他的弄上手再去圖這幾個也不為
遲自所以後每日爬起来不是出門間撞就是在家
死等一日從街上走過驛面遇着賽崑崙就扯住他
道大哥向日所詳的事為何不見回音莫非忘記了

麼賽崑崙道時刻在心怎麼會忘記只是平常的多
絕色的少尋了這一向近日終遇着不把正要走來
報你不想恰好撞着未央生聽了滿腹堆下笑來就
對他道既然如此這塗次之中不是說話的所在請
到敝寓去講與他綰手而行一同入寓把家僮打發
出去兩個关了房門商量好事不知是那一家婦人
造化弄着這個會幹的男子又不知是那一家丈夫
晦氣惹着這個作孽的毒夫看官不用猜疑自有下
回分解

評

從來小說家止有叙事並無議論。即有議論亦在本事未叙之先敷衍一段。做个冒頭。一到入題之後。即忙一說去。猶恐散亂難收。豈能于文鋒對墨之時。作揮麈談玄之事。為此書者。獨能于忙中驟暇。熱處賣冷。每在緊急叙事中間。夾一段舒徐議論。自問自答。井井有條。使觀者不但不厭其煩。亦且惟恐其盡。及至說完之後。接叙前事。又覺筋脉相聯。毫無間隔。真神手也。此法自此公創之。亦惟此公能之。他人學用此法。徒取厭倦而已。

第六回

飾雉才漫誇長技 現小物貽笑大方

詩云

不是房中作幹材 休將末技惹愁胎

暗中誰見潘安貌 陣上難施子建才

既返迷魂歸楚國 問伊何事到陽臺

生時欲帶風流具 尺寸還須自剪裁

賽崑崙坐下地來先問未央生道賢弟這一向可曾

有甚麼奇遇麼未央生怕他要卸擔只回沒有回過

之後接口就問道長兄方纔所說的是那一家在那
一處多寸年紀怎麼樣的姿色快請講來。賽崑崙道
我如今尋着的不止一個共有三個在那邊說來。隨
你揀擇但是三個之中只許你一個你却不要貪心
不足都想要做起來這就成不得了。未央生心上疑
惑道我心上有三個他口裡也說三個莫非就是前
日見的不成。若果然是只要弄得一個上手那兩個
自然會來。何須要他幫助。就回覆道豈有此理。只要
有一個也就勾得緊了。怎敢做那貪得無厭之事。賽

テニイルハツカセ

崑崙道這等纔好只是一件。各人所好不同。我說好
的你未必說好。有便有這三個還不知你中意不中
意。未央生道長兄見廣識多自然曉得好歹。只有小
弟中意的長兄未必說好。豈有長兄說好的小弟反
不中意。賽崑崙道這等我且问你。還是喜肥的喜
瘦的。未央生道婦人家的身體肥有肥的妙處瘦有
瘦的妙處。但是肥不可勝衣瘦不可露骨。只要肥瘦
得宜就好了。賽崑崙道這等說來三個都合着你的
意。寫我再問你。還是喜風流的喜老實的。未央生道

那自然是風流的好了。老實婦人睡在身邊，一些興趣之沒有，倒不如獨宿的乾淨。小弟^主平極怕的是老實婦人。賽崑崙搖頭道：「這等說來，三個都不是你的對頭。」未央生道：「請問長兄怎麼見得那婦人老實？」賽崑崙道：「這三個婦人不約而同，總是一般的家數。若論姿色，都有十二分；只是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未央生道：「這個不妨。」婦人家只要本色好，那性情態度是教導得來的。不瞞長兄說，你弟婦初來的時節，也是个老實頭。一些風情也不諳，被小弟幾日工夫，

把他陶鎔出來。如今竟風流不過了。只要那三個婦人果然姿色好，就老實些。小弟自有變化之法。賽崑崙道：「這也罷了。我還有一件要問你：二還是一見了面，就要到手的？還是肯熬幾個月工夫，漫一伺候到手的？」未央生道：「不瞞長兄說，小弟平日慾火極盛，三日夜不同婦人睡覺，就要夢遺。如今離家日久，又不曾去嫖，一次這點慾心，惱得緊了。遇不着標致女子，還可以勉強支持。若見了好的，又與他有些情意，只怕就涵養不住了。」賽崑崙道：「這等丟了那兩個，早說

絕妙形容出
同情美人賦
之上

這一個罷。那兩個是富貴人家女子。一時雖得到手。
這一個是窮漢的老婆。容易設法。我往常不到窮人
家走動。只因許了你這樁事。終日放在心頭。不論日
裡夜裡。遇了婦人。定要看看。仔細。那一日偶然從街
上走。遇看見這個婦人。坐在門裡。門外掛着一條竹
簾。雖然隔着簾子。看不明白。只覺得他面龐之上。紅
光灼灼。白焰騰騰。意像珍珠寶貝。有一段光錠從禪
面射出來的一般。再看他渾身的態度。又像一幅美
人圖。掛在簾子裡面。隨風吹動的一般。竟把我身子

逗留住了。走不過那門面去。立了一會。只見一個
男子從裡面出來。生得麀麀笨笨。衣服又甚是檻褸。
背了一捆絲。到市上去賣。我就走去問他。隣舍隣舍。
說他姓權。因平素為人老實。人就叫他做權老實。那
婦人就是他的妻子。我還怕隔着簾子。看不仔細。過
了幾日。又從門首經過。他又坐在裡面。我就乘其不
意。掀開簾子。闖進去。只說尋他丈夫買絲。他回我道。
男人不在家。若要買絲。家裡儘有。取出來看。就是口
便回我身上。却坐了不動。我就哄他取絲出來。好看。

近來大脚婦
人皆用高底
藏拙不穿高
底正是賣美
少脚處

他的脚手只見十个指頭就像藕藕一般尖也尖到
極處嫩之嫩到極處一雙小脚還沒有三寸又是不
穿高底的一毫假借也沒有手脚雖然看見了還有
身上的肌膚不能勾看見未知黑白何如我又生个
法子見他架子頂上還有一捆絲就對他道這些都
不好那架子頂上的取下來看一何如他答應了就
擎起手臂去拿你曉得此時熱天他身上穿的不過
是件草紗衫子擎起手來的時節那兩隻大袖直褪
到肩頭上面不但一双手臂全然現在外邊速胸前

的两个肉峯也都隱隱露些影子出來真是雪
一般自鏡一般光粉一般細膩我生平所見的婦人
這就是第一等裡面算帳的了我因勞了他半日不
好意思但得問他買了一捆絲來如今請問賢弟這
个婦人你還是喜不喜要不要末央生道這等說來
意是个十全的了有甚麼不喜有甚麼不要只是這
个婦人怎麼就能勾見面見了面怎麼就能勾到手
賽崑崙道不難恁做些銀子不着我如今就拿幾錠
銀子問你去伺候等他丈夫出門依舊用此面的法

子闖進去買絲你中意不中意一見就決了只要你
愛他三再沒有不愛你之理終日對着那個麋茅交
夫左三實三一些情趣也也沒有忽然見了你豈不動
心你畧做些勾引他的光景他着若當面不惱我回來
就替你商量做事管取三日之內定然到手到手之
後就要做長遠夫妻也都在劣兄身上未央生道若
得如此感恩不盡只是一件你既有這樣神出鬼沒
的計較又有那樣飛牆走壁的神通天下的事只怕
也沒有難做的了為甚麼這一个就做得來把那兩

上理以論乃
為富貴人說
法使他立省
非輕薄富貴
人也

个竟丟過一邊全不說起難道畢竟是窮漢好欺負
那富貴人家不敢去惹他麼賽崑崙道天下的事除
了這一樁随你甚麼事都是窮漢好欺負富貴人家
難惹只有偷婦人的這一節倒是富貴人家好欺負
窮漢難惹未央生道為甚麼原故賽崑崙道富貴人
家定有三妻四妾丈夫睡了一个定有幾個守空房
自古道飽煖思淫慾那婦人肚裡吃飽了身上蓋煖
了沒得思量單二想着這樁事想到沒奈何的時節若
有一个男子鑽進被去他還求之不得豈肯推了出

來就是丈夫走來撞見若要捉住還官又怕壞了富
貴人家體面若要一齊殺死又捨不得那樣標致婦
人婦人捨不得殺豈有獨殺丈夫之理所以常有忍
氣吞聲粧聾做啞放條生路等他走去的那窮漢之
家只有一个妻子夜二樓着睡覺莫說那婦人為饑
寒所迫不起淫心就作起了淫心與那個男子約了
也沒个幹事的所在萬一偷摸上手被他丈夫撞見
那貧賤之人是不顧體面不借恩情的不是拿住送
官就是一同殺死所以窮漢極不好惹富貴人家極

好欺負未央生道這極講得是了只是既然如此為
甚麼你今日所說的事又與這兩段議論相反賽崑
崙道不足是我做的事與說的話相反只因這一分人
家與那兩分人家所處的地位恰好相反所以這一
家好設法那兩個婦人一時不能到手未央生道如
今小弟心上已注意在這一邊了只是那兩個婦人
何妨也說一說等小弟知道長兄的盛意為我這樣
費心賽崑崙道那兩個婦人一个有二十多歲一个
只好十六七歲他兩個在娘家是嫡堂姊妹在夫家

秀才不讀書甚多遇
着此輩寧
可叫他秀
才不可你
為讀書人也

家又是姻親妯娌。夫家世代做官，只有他丈夫這一輩，沒有舉人進士，是兩個名色秀才。雖然在學，却是不讀書的。哥一叫做卧雲生，與那二十多歲的婦人做親，四五年了。兄弟叫做倚雲生，與那十六七歲的婦人成親，不上三月，兩個的容貌也與方纔說的婦人一般，都有十二分姿色，只是一樣光實，與丈夫幹事的時節，身也不動，口也不開，看他意思，竟像不喜幹的光景。婦人又不好淫，丈夫又沒有三妻四妾，夜夜一房宿歇，所以不好去算計他。要算計他，除非十

方百計引動他的淫心，又要伺候他丈夫不在，方纔可以下手。這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工夫，方纔說的那賣絲婦人，一來容易見面，二來丈夫常不在家，所以容易設法。未央生見他說那兩個婦人的話，與前日所見之人，有些相似，心上還捨不得丟開，又對他道：「長兄的主意雖然不差，只是也還有見不到處。你說那兩個婦人，左實沒有淫心，所以不好下手，以怕他與丈夫幹事的時節，還是他丈夫的本錢微細，精力短少，幹得他不快活，所以如此。若還遇了小弟，只

怕那老實的、也會不老实起事。賽崑崙道：我看那兩個男子本錢、也不叫做微細、精力也不叫做短少、只是比了極廣大極長遠的、也就算不上了。我口有一句話、要請問賢弟：賢弟好色之心、如此堅切、想來畢竟有所恃了。請問賢弟的本錢、有多少大、精力有幾時長、也要見教。一見教、等弟兄知道你技倆的深淺、好放心替你做事。未央生欣然道：這個不勞長兄掛念、不是小弟誇嘴、說精力也還支特得去、本錢也還應付得來、隨你甚麼大量婦人、定要等他吃得儘飽。

飲得爛醉、方纔散席、決不像酸子請客、倒把飽的吃飢子醉的吃醒了、埋怨替他邀客的人不達時務。賽崑崙道：這等就好了。只是畧說一說、也不妨。賢弟往常與婦人幹事、大概提到多少提數、方纔得洩。未央生道：這也不曾去數他、只是記得數目出來的。那本事也就有限了。小弟與婦人幹事、沒有甚麼規矩、只等他吃一個無算、罷了。賽崑崙道：數目記不出、時辰是記得出的。大約耐得幾更天氣。未央生的美本事、其實只有半更天。因要賽崑崙替他做事、恐怕說

少了、他要備端推諉、只得上半更、湊个整數就答
應道、小弟的力量、足支持得一更、若肯熬一熬、忍
一忍、或者還延捱得幾刻、也不可知、賽崑崙道、這等
說來、也是平常的精力、不叫做高強、若是夫妻之間
家常幹事、有這些本領、也就好了、若還要隔家過舍
去做偷管却寨的事、只怕不是這樣平等力量、可以
做得來的、未央生道、長兄不消過慮、小弟前日買得
有綫好的春方、在那邊、如今止為沒有婦人、使英雄
無用武之地、只要好事做得成、到那臨事的時節、拚

春方既是臨
傷補藥則角
先生乃代考
業師矣、雖內
空虛者、其
吃補藥不如
煩先生代考
還不如馬脚

得用些搽抹的工夫、不怕他不長久、賽崑崙道、春方
只能使他長久、不能使他堅大、若是本錢龐大的、用
了春方、就像有才學的舉子、到臨考時節、吃些人參
補藥、卷到場屋裡、自然精神加倍、做得文字出來、那
本錢微細的、用了春方、猶如腹內空虛的秀才、到臨
考時節、就把人參補藥、論斤吃下去、走到場屋補也
只是做不出、若還只圖延捱、不論實際、就坐在号房
裡、三日三夜有何用處、況且春方是騙人的多、知道
他驗不驗、我如今也不問你、驗過不驗過、只說你的

本錢果然有多少。大幾寸長。你且說一說看。未央生道。不消說得。只還你不小。就罷了。賽崑崙見他不說。就伸手去扯他的褲襠。要他脫出來看。未央生再三迴避。只是不肯。賽崑崙道。若是這等。芬兄就照管了。你的精力。又不叫做強健。若還本錢。再是駁小的。萬一弄得那婦人不疼不癢。故意喊叫起來。說你去強弄他。怎麼了。得到那時。節_{コト}弄出事來。反是芬兄耽誤你了。怎麼使得。未央生見他講得激切。只得陪个笑。臉道。小弟的本錢也看得過。只是清天白日。在明友

面前取出來。覺得不難_難。相如今長兄既然過慮。至此沒_{如何}。只得要獻醜了。就伸手下去。把褲帶解開。取出一副嬌皮細肉的陽物來。把一隻手托住。對着賽崑崙。拈幾拈道。這就是小弟的微本。長兄請看。賽崑崙走近身去。仔細一觀。只見

本身瑩白。頭角鮮紅。根邊細草。蒙茸皮裡微絲。隱現。拈來不响。止因手重物輕摸去。無痕應是。節疎。節少量處。豈無二寸。桶末足有三錢外。實中虛。悞認作蒙童。筆管頭尖。眼細。錯認為胡女。

烟筒十三處不能容二七童童嚴喜臨事時身

堅似鉄幾同絕大之煙乾竣事後体曲如弓頗

類極鹿之カハモ蝦米カハモ

賽崑崙把他陽物看一會又把他腹上看一會定了

半响再不則声未央生只說見他本錢廣大所以吃

驚又对他道這還是罷皮音軟的時節不過如此若到

振作之後還有可觀賽崑崙道罷軟時節是這等振

作起來也看得見小弟知道了請收進去罷說完這

一句不覺掩住了只大笑起來道賢弟為何這等不

知分量自家的本錢沒有別人三分之一還要去偷

別人的老婆難道那婦人的陰物是一隻鞋子嫌他

家裡的檯頭小要把你的塞在旁邊做个木釘不成

我見你各處搜尋婦人只說定有絕大的家伙帶在

身邊使人見了要害怕取以不敢輕易借觀那裡曉

得是根肉搔頭只好放在陰毛裡面擰癢ハシ正經所在

是用他不著未央生道這件家伙也將就用得了或

者長兄自己的生得魁偉所以俯視一切把他不放

在眼裡不瞞長兄說小弟這根賤具也曾有人喝來

憂愁憤懣之
人讀此莫不狂
笑此書一出天
下無愁人

過的賽崑崙道有人喝采。那未經破瓜的處女。不曾
出幼的孩童。若見了他。自然要贊嘆嘆幾句。除了這
兩種人。只怕就與劣茶兄一樣。不肯奉承尊貝了。未央生
道。照長兄說來。難道世上人的肉貝。都大似小弟的。
不成。賽崑崙命道。這件東西。是茶兄常見之物。多便不
曾有一二千根。是見過的。只怕也再沒有第二根。像
尊貝這般雅致的了。未央生道。別人的且不要管他。
只請問那三個婦人的丈夫。他腰間之物。比小弟的
何如。賽崑崙道。比賢弟的強不多大。也只太得大一兩

倍長也。只長得一兩倍。未央生笑一笑道。我知道長
兄的話。不是真言。乃不肯替小弟任事。要借端推誘
的原故。如今試出來了。我且問你。那一家兩個的。或
者你夜間去偷他。看見了。也不可知。這個賣絲的婦
人。批你說。不過日間去一次。又是與婦人講話。不曾
遇見男子。怎麼知道他的東西。比小弟的長大一兩
倍。賽崑崙道。那兩個是目見的。這一個是耳聞的。我
初見的那一日。走去問他。鄰舍他鄰舍對我說了。姓
名。我又問他道。這樣标致女子。嫁了那樣蠢丈夫。

捧搥

不知平日相得不相得。那鄰舍道他丈夫的相貌雖
然麤蠢，還虧得有一副爭氣的本錢，所以將就過得
日子，還不十分炒鬧。我又問道：「他的本錢有多少？」大
那鄰舍道：「量便不曾替他量，只見他夏天脫了衣服，
那件東西在褲子裡蕩來蕩去，就像一根棒搥一般。」
所以知道他的本錢爭氣，我就把這一句話牢牢記
在心頭。今日定要問你借觀，就是為此。不然為甚麼
沒原沒故，借人陽物看起來？未央生聽了這幾句，纔
曉得他是真話，漸有些沒趣起來，定了一會，又對

他道：「婦人與男子相處，也不單為色慾之事，或是憐
他的才，或是愛他的貌，若是才貧不濟的，就要靠着
本事了。小弟這兩件都還去得，或者他看才貌分上，
恕我幾分，也不可知。還求長兄始終其事，不可以一
短而棄累長。把為朋友的念頭，就中止了。寶昆崙道：
「才貌兩件，是偷婦人的引子，就如藥中的薑棗一般，
不過借他些氣味，把藥方引入臟腑之中，及至引入
之後，全要棄去治病。那生薑棗子都用不着了。男子
偷婦人，若沒有些才貌引，不得身子入門，入門之後

無想妙諦
心求便作
此真樂也
此真樂也

就要用着真本事了。難道在被窩裡相面肚子上做詩不成。若還本錢微細精力短少的。就把才貌兩件引不身進去。到幹事的時節。一兩遭幹不中意。那個婦人就要生疎你了。做男子的人。既然拚了性命。偷着一个女子。也要與他心投意合。相處一生半也。使好。若還只圖一兩遭快活。為甚麼費這樣心机。就如我們做賊的人。走到人家。一次索性偷他一千五百。也不枉耽个賊名。若只取他一兩件東西。有名無實。倒不如不去了。且不要說男子偷婦人。要圖个長久。

快活。就是婦人家。瞞丈夫。偷着一个男子。也可憐費多少提防。耽多少驚嚇。也把些實際到他。等他收派幾十次。幾百次。使好。若還一些受用。也沒有。就儘雌雞受雄的一般。裡面還不曾得知。就完了。帳豈不悞。他一生空壞了一場名節。自己心上也過意不去。賢弟。不要怪我說。都像你這樣的。本錢這樣的。精力只要你。得自家妻子。不走邪路。就勾了。再不可痴心妄想。去玷污人家女子。今日還虧勞兄走到相體裁衣。着還不顧長短。不問寬窄。信牛做去。使衣服大似身。

按寬而無常謂
婦人忙戶寬大
物微力不可得而
當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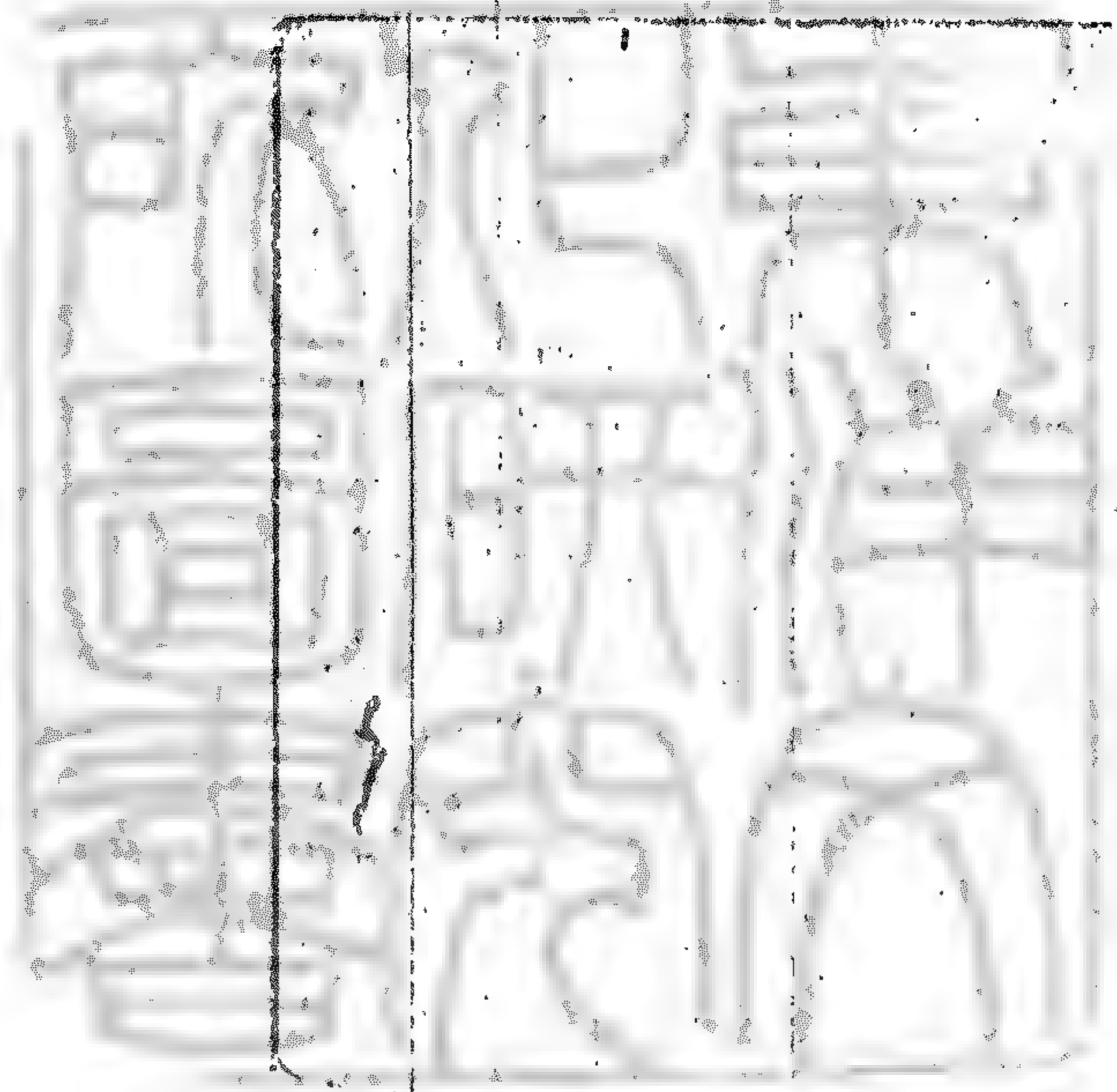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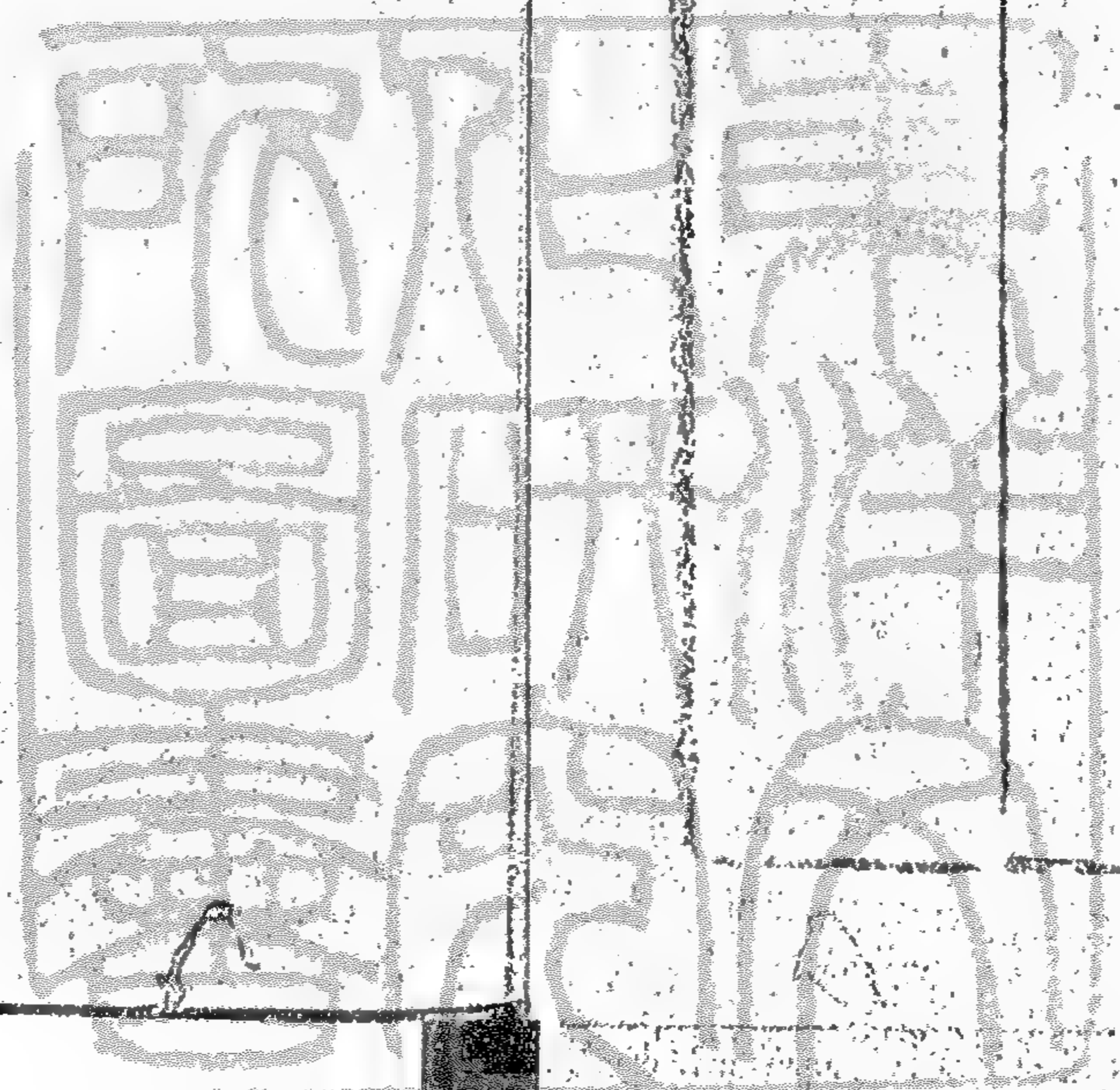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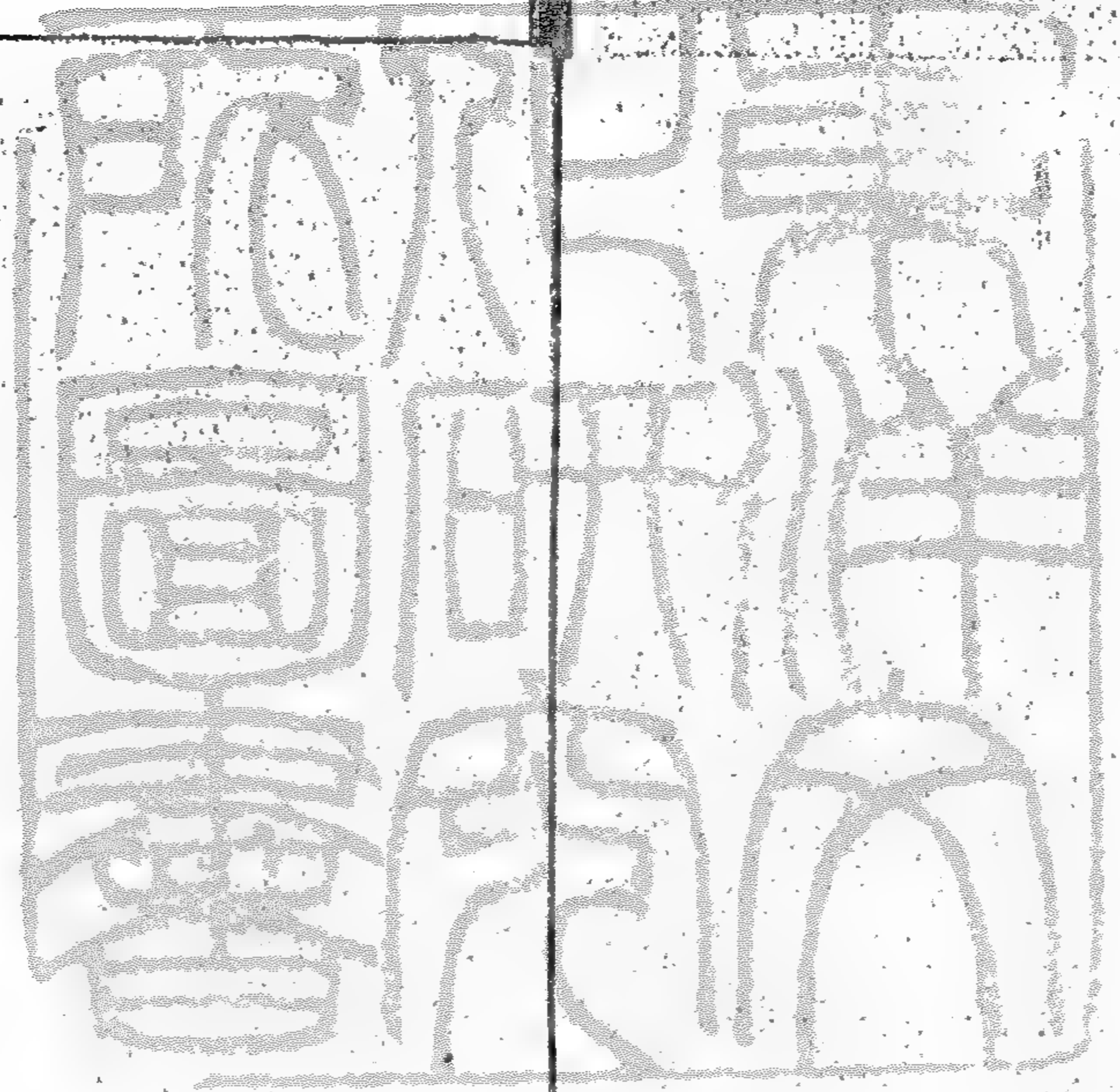
子豈不壞了。作料。等那婦人報怨也罷了。只怕賢弟
心上還要恠我謀事不忠。故意尋那寬而無當的婦
人來。搗塞你。劣兄是个直性的人。出言粗鹵。賢弟不
要見恠。從今以後。若是要銀子用。要衣服穿。劣兄只
會送來。若說起這搗事。劣兄決不敢領命了。未央生
見他言語激烈。料想好事不成。知道他銀子衣服都
是賊。恐怕送來貽禍。就回他道。小茅雖在窮途。貧
斧還不曾告竭。麈布衣服也有幾件。帶在身邊。不勞
長兄破費。寶昆崙又安慰了幾句。就要別他起身。未

央生只致索然。也沒有心腸留客。竟送他出門去了。
他從這一番掃興之後。收心不收心。改過不改過。莫
說看官不知。連作者也還拿他不定。真直要做到下回
方纔定局。從此以前。心術雖然壞了。品行還不曾壞。
居然是个可以為善之人也。

評

每一番議論之中。定有幾個絕精的譬喻。無不
使人快心。無不使人絕倒。如春方乃臨塲補葉。
才貌乃葦中引子之類。不可勝數。雖屬詼諧之

語實有至理存焉我竟不知作者的心肝有幾
萬幾千个孔竅而遂玲瓏至此也





肉
圖

七
回

双紅堂
小說
96(4)



科2028

第七回

紅樓夢

怨生成撫陽痛哭

思改正屈膝哀求

詞云

堪嘆人心不足未到窮途先哭更有不祥人喜
處偏將感沒福祇為胸中多慾

右調如夢令

却說未央生一團高興被蹇崑崙幾句話頭掃到
脚底別過之後就像死人一般話也懶得說飯也懶
得吃獨自一個坐在寓中反覆思量道我生長二十

多歲別的物事見也見得廣識也識得多只有陽物
 這件東西其寒不曾多見平常的人藏在衣服裡面
 自然看不出了只有那些年少的龍陽カヲギ脫下褲來與
 我幹事方諺露出前件他的年紀輕似我物件自然
 小似我終日取見都是小似我的所以就把我的形
 大了我自己少年時節也曾做過龍陽梅屋之處與同窓時友
 彼此相允他的年事与我相彷彿物事自然與我相同
 我就習以為常只說由此觀之天下之物相似也照
 他方纔說來所見之物沒有一振不長大似我這等

但一作宅

我的竟是廢物了要似何用只是一件我在家中與
 妻子幹事的時節他一般也覺得快活就是往常嫖
 女容偷了鬢他們一般也浪一般也丟若不是這件
 東西弄得他快活難道他自己會浪自己會丟不成
 既然我的是廢物為甚麼往常不麼如今忽然麼起
 來可見他的話究竟不是真言還是推諉的意思猜
 疑了一會又思想一會忽然悟轉來道不是這等說
 妻子的牝戶是件混泚之物從我開闢出來的我的
 多少大他的就多少寬我的多少長他的就多少深

寬作是也

以短投淺以細投宕彼此相當裡面沒有餘地所以
纔覺得恨活譬如取耳一般極細的消息放在極小
的甘朶裡面轉動起來一般也爽利若還是寬甘朶
遇着細消息就未必然了前日賽崑崙說婦人有心
上不浪口裡假浪之法焉知那些了鬚女客不是因
得了我的錢財受了我的恩惠不得不奉承我心上
其實不要浪口裡假浪騙我也不可知浪既可假豈
有丟不可假者乎他今日這些說話雖不可全信也
不可不信以後遇着男子要留心着他的陽物且看

典賽崑崙的話相合不相合就明白了從此以後典
時友會文的時節明友小解他也隨去小解明友大
便他也跟去大便把明友的看一看又把自己的看
一看果然沒有一個不雄偉似他的就在路上行走
看見野毛坑上有人解手也定要斜着眼睛把他的
陽物看个仔細天下的事再當不得一個疑心他起
先說自己的大就遇着个薛敖曹也只說自己的強
似他他不過中看而已未必果然中用如今心上惟
恐自己的小就遇着个童男子也只覺得他強似我

他

我的就與他一般也未必像他堅硬這種念頭着官
不要笑他正是他滌蕪蕩邪的機會修德立行的根
由當初閉門不納的魯男子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未
必不是這種念頭扶持他做了千古的義士未央生
自從北騭之後那慾心也漸々的輕了色膽也漸々
的小了心上思量道賽崐崙的話句是藥石之言
不可不聽他還是個男子我前日彼此一番取笑尚
且滿面羞慚沒有藏身之地萬一與婦人幹事弄到
半中間被他輕薄幾句我還是自己抽出來不幹的

果

好還是放在裡面等他嘔吐出來的好從今以後把
偷婦人的事請收拾起去一實一末幹我的正經只
要弄得名到手拚些銀子討幾個處女做妾他的
物件小似我的我自然只受奉養不受怠慢了何須
賠了精神去做燒香拈仙的事美計已定東然從這
一日起撇却間情專攻舉業看見婦人來燒香不但
不趕去着就在外面撞見也還要避了進來只怕炎
熱之時衣裙單薄被婦人瞧見些影子要在肚裡暗
笑至于街坊上行走看見婦人低頭而過一發不消

說了也虧他少年老成，準_二熬了十幾日，到半月之後，就有些大樣起來。只把裙子外面加上一層肚兜，遮住所短一物，不許婦人竊窺其餘一切。所長依舊昔在人前賣弄。一日從街上走過，看見一個少年婦人，把一隻手揭開簾子，露出半个面龐，與對門的婦人說話。未央生遠_二望見，就把腳勢放鬆，一步步做三步走，好慢_二的聽他聲音，看他面兒，只見吐出來的字眼，就像簫聲笛韻一般，又清楚又嬌媚，又輕重得宜，沒有一句話說完之後，沒有些餘音，鎖在人耳。

朵裡不肯出去，及至走到門前，細看他面龐態度，竟與賽崑崙所說的話件_二相同，也像珍珠寶貝有光銖射出來，也像一幅美人圖在簾子裡隨風吹動。心上猜疑道：他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相了一會，走過幾家門面，故意問人道：這邊有個賣唱的，人叫做權走實，不知他住在那裡？那人道：你走過了方纔那簾子裡面有婦人說話的，就是他家。未央生知道果然是了，就復轉身來，又看个仔細。方纔回到寓中心上思量道：起先賽崑崙在我面前形容他的

標致我還不信。只道他口裡雖說在行，未必果然識貨。那裡曉得竟是一隻法眼。這一個相得不差。那一家兩個的自然也不消說了。有這樣傾國的佳人，又有那樣非常的俠士，肯替我出力，只因這一件東西，不替我爭氣，竟把三個好機會都錯過了。怎麼教人恨得遇懊惱一番。又把房門关上，解開褲帶，取出陽物來，左相一會，右相一會，不覺大怒起來，恨不得取一把快刀，登時割去，省得有名無實，放在身邊，現也氣了一會，又埋怨道：「這都是天公的不是，你當初既

要驕縱，我就該驕縱到底，為甚麼定要留些缺陷。這才貌兩件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你偏生賦得完備，獨有這件要緊物事捨不得做情。難道教他長幾寸大幾寸，要你費甚麼本錢，不成為何不把別人的有餘損些下來補我的不足，就說各人的形體賦定了，改移不得，何不把我自己腿上的肉皮裡的筋，渾身上下下的氣力，勾些放在上面，也就勾了。為甚麼把這上邊的作料，反勾到別處去，使人要用的又沒得用，不要用的反餘剩在那邊。這豈不是天公的遇處如

今看了這樣標致女子不敢動手就像飢渴之人見了墳香的飲食口上生了疥癬吃不下去的一般教人若不苦思量到此不覺痛哭起來哭了一會把陽物收拾過了蹣到廟門前去間走遣悶只見照牆上面帖上一張簇新的報帖上面的說話又與別的報帖不同竟是一首四言絕句就像天公見他哭得可憐特地遣个神仙下界替他消愁解悶一般那報帖云 天際真人 來授房術

能使微陽

變成巨物

這首詩是前面的大字後面空隙之處還有一行細字道

願一作顧

偶經此地暫寓某房願受者速來賜願遲則不及見矣

下寓字下脫
某寺二字

未央生把前面的詩與後面的字一連看上幾遍心上不覺大驚大駭狂笑起來道有這樣的奇事我的陽物眇小正沒擺佈怎麼就有如此的異人到這邊來賣術又恰好把一張報帖_貼到我眼面前豈非天意就如飛題進廟去封了一封贄見禮放在拜匣

之中教家僮捧了自己尋到寓處去只見那位術士
 是个童顏鶴髮的丈人相貌也生得奇偉見他走到
 拱一拱手就問道尊兄要傳房術麼未央生道然也
 術士道尊兄所問的還是為人之學還是為己之學
 未央生道請問老先生為人之學使怎麼樣為己之
 學便怎麼樣術士道若單要奉養婦人使他快活自
 己不圖欲樂這樣的房術最容易傳不過吃些塞精
 之藥便使腎水来得遲緩再用些春方搽在上面把陽
 物弄麻木了就像塊頑鉄一般一毫癢痛癢不知到後

來丟也得丟也得這就是為人之學了若還要使
 自家的身子與婦人一齊快活他的陰物要知痛癢
 我的陽物也要知痛癢抽一下兩邊都要活抵一下
 兩邊都要死這總叫做交歡這總叫做取樂只是快
 活之極就未免要丟婦人惟恐丟得遲男子惟恐丟
 得早要使男子越快活而越丟婦人越丟而越快
 活這種房術最難須是修養的工夫做到八九分上
 再以藥力助之方纔有這種樂處尊兄要傳除非跟
 在下雲游幾年的の的參悟出來方有實際不是一

齊俗梓字梓音
畫楚人凡揮筆
物謂之梓

朝一夕可以傳得去的未央生道這等不能勾還是
為人之學罷了這種要華學生有在那裡不敢相求
只是一件尋常的房術但能使之長久不能使其廣
大方纔見尊稟上有能使微陽變成巨物的八个字
所以特來請教不知是怎麼樣一个方法就能改變
得來術士道做法不同大抵要因材施教第一要着
他本來的尺寸生得何如第二就问要做的又和本
來尺寸之外要擴充多少第三還要问他熬得熬不
得拚得拚不得纔定規矩不是信手就做的未央生

道本來大的怎麼樣本來小的怎麼樣擴充多些便
怎麼樣擴充少些便怎麼樣熬得拚得的便便怎麼樣
熬不得拚不得的便怎麼樣都求先先生明白請教
好待學生擇路而行術士道若是本來的尺寸原不
十分短小又于本來尺寸之外擴充不多這種做法
就容易了連那拚得拚不得熬得熬不得的話都不
必問他只消用些麻葉敷在上面使他不辨寒熱不
知痛癢然後把葉替他薰洗每薰一次洗一次就要
搓一次扯一次薰之欲其長洗之欲其養搓之使其

顧

大扯之使其長如此三日三夜就可比本來尺寸之外長大三分之一這種做法是人所導從不必疑慮的所以不問他臨了一着若還本來的尺寸原生得短小又要于本來尺寸之外擴充得多這種做法就要傷筋動骨了所以要問他熬得熬不得拚得拚不得他若是个胆小的人不肯做利害之事就只好罷了若還是个只愛風流不顧性命的就放胆替他改造改造之法先用一隻雄狗一隻雌狗關在空屋裡面他自然會交媾起來等他一邊交媾不曾完事之

時就把兩狗分開那狗腎是極熱之物一入陰中長大幾倍就是洩精之後還有半日扯不出來何況不曾完事趁這時節先用快刀割斷然後剖開雌狗之陰取出雄狗之腎切為四條連忙把本人的陽物用麻蘘麻了使他不知疼痛然後將上下兩旁割開四條深縫每一條縫內塞入帶熱狗腎一條外面把牧口靈丹即時敷上只怕不善用刀割傷腎管將來就有不舉之病若還腎管不傷再不妨事養到一月之後裡面就像水乳交融不復有人陽物腎之別再將

婦人信欲醉熱
則切狗切人不
可後辨

養幾時典婦人幹事那種熟撻性就典狗腎一般在外
面看來已比未做的時節長大幾倍性放入陰中又比
在外的時節長大幾倍只當把一根陽物變做幾十
根了你道那陰物裡面快活不快活婦人心上歡喜
不歡喜未央生聽到此處竟像已死之人要重新活
轉轉來一般口裡還不曾答應那一雙膝頭不知不覺
趺將下去就跪在術士面前道若得如此恩同再造
術士連忙扶起道尊兄若要做學生服事就是了為
何行此大禮未央生道學生賤性好淫以女色為命

無奈被先天所限使我胸中的志願再不能酬如今
得見異人真是千載的希邁怎敢不行北面之礼就
好造次奉求說完就喚家僮取礼過來自己親手遞
過去道些須不映暫為拜見之儀待改政之後自當
竭力奉酌決不相負術士道這樁事說便是這等說
十有九分還是做不成的這個威儀不敢輕領未央
生道沒有甚麼做不成學生的賤性也是只愛亂流
不顧性命的若還託天做得好果使微陽變成巨物
將來感感頌德自然不消說了就或者有下年差訛

用力糾錯之事。割傷了性命。也是教該如此。雖在九
泉亦不敢怨恨。老先生不必多疑。術士道。這個法則
在下。若還做不慣。拿不穩。怎敢以人命為戲。所慮之
事。倒不在此。只是改造之後。有三樁不便處。都有礙
于尊兄。所以不敢輕易任事。須要逐件說。遇着還情
願如此。纔敢領命。倘若三件之中。有一件不情願。就
不好相強了。未央生道。那三樁不便。快請講來。術士
道。第一樁不便。做過之後。有一百二十日。行不得房
一行了房。裡面就要傷損。使人陽物_{陽物}暗_暗。兩下分開。不

但假的粘不牢。連自己真的也還要爛去。我起先所
說。熬得熬不得的話。就是為此。是說熬得不行。房不
是說熬得不怕痛也。第二樁不便。做過之後。除非二
三十歲的婦人。方能承受。未滿二十者。就是已經破
瓜。未曾生有的。初幹之時。也要受許多磨難。至于未
曾出嫁的處女。一發不消。說了幹一個。死一個。決無
倖全之禮。要做這樁事。除非戒了不娶頭婚。不御少
婦。方纔使得。不然。豈但本人的陰德難全。連代做之
人。罪過亦不小也。第三樁不便。做過之後。二天的人

力雖然有餘。那先天的元氣。割的時節。未免漏洩了。
些。定然不足。三兒一作生兒有女之事。就保不定了。即使有兒。
女。至出來也。都是夭亡者。多。長命者。少。我起先所說。
拚得拚不得的話。就是為此。是說拚得不娶頭婚。不
生兒女。不是說拚得丟了性命。不怕死也。我看尊兄。
是個青年有志的人。一來慾心大。躁熬不得。三月不
想行房。二來色心大。貪保不得。將來不幸。處如三來。
年事甚輕。恐怕令郎還不曾有。就有也。不多。所以知
道。這三樁事。都有礙于尊兄。起先聽見之時。但知其

利。不知其害。所以歡欣鼓舞。恨不得立刻動手。如今
知道利害。自然不敢輕試了。未央生道。這三樁事。一
件也礙學生不着。走先生放心。只管替我改造。就是
術士道。怎見得礙不着。未央生道。我如今在客邊。比
在家裡不同。就是不做此事。尚且整日孤眠。終朝獨
宿。イカン難道做了此事。反有甚麼走動不成。那第一樁事。
是干我無礙的了。有甚麼做不得。天下的婦人。只有
結髮的妻子。不可不娶。頭婚其餘的婢妾。都可以不
論了。學生的荆妻。已經娶過。可以不消慮得。況且女

精于文者始
精于教語
妙絕

色之中極不受用的是處女一毫人事不知一些風
情不諳幸處女的人僅三圖个名色而已有甚麼樂
處要幹實事定用是二十以外三十以內的婦人纔
曉得些起承轉合與做文字一般一段有一段的做
法一般有一般的對法豈是開筆的蒙童做得來的
那第二樁事不但于我無礙又且與我相投了有甚
麼做不得至于子息一事別人看得極重學生看得
甚輕天下人的子嗣克肖者少不肖者多孝順者少
忤逆者多有幾個善繼的武周有幾個養志的曾子

若還做律生得个好的出來我做了現成人家文牒
他三備些現成飲食供養我只笑扯得个直不叫甚
麼奇事若還生出个不肖不孝的來把家業敗去把
父親氣死到那時節還悔恨當初多行了這一次房
多瀆了那些膿血以致如此這是說有子的不過如
此了況且天下的人十今之中定有一两个無子那
是他命該絕嗣難道也是因改造陽物洩了元氣所
以絕嗣不成我今日起了這念头就是个無子之
兆了又自己情愿無子一定要割沒有一毫轉念就

可見是天地祖宗曉得我後來無子所以聽我自割
不來阻撓一發是無子之兆了命中無子割也沒有
不割也沒有萬一命中有子到那臨割的時節元氣
又會收斂起來不至于十分漏洩將來依舊會生兒
育女生出來的兒女又一般會長命不致夭亡也不
可知這總是意外的事我不想他只打魚做個無子
之人就是了老先生所說之事學生熬也熬得拚也
拚得走先生之所謂不便者皆學生之所謂至便者
也如今不消疑惑竟替學生改造就是了術士道既

然尊意甚堅一定要做在下不好作難這等湏要選
个日子或是約在尊館或是屈到小寓湏要做得隱
靜不可使一人知道若有人知道走來竊看就不便
行事了未央生道敝寓房間窄小又且往來人雜看
見不雅難行此事不如遷到尊寓來罷两个相約定
了術士纔把贄儀收下問他年紀生月取出一本通
書選了三四个日子都是火日陽物屬火取火旺則
陽盛的意思內中又選一个與本命不相尅的方纔
定了改造之期未央生千歡萬喜分別而去他生平

造孽之根皆始于此可見天下的房術是學不得的
學了房術就尊壞了心術官府若要緝訪姦淫只消
在春方舖子裡等從來沒有買春方學房術草為奉
承妻子者也

評

他人執筆定于賽崑崙掃興之後即說未央生
知道陽物短小急二尋人改正改正之後好敘
淫慾婦人之事使看書之人精神踴躍無枝多
幹少之嫌豈肯夾入不看婦人一段使風流子

弟忽變為道學先生以冷觀者之目作者獨于
此處著意顧盼留連不肯即說過去者始有深
意存焉非止故作波瀾使文情振動而已蓋為
姦淫之人留一退步使未央生果于此時改絃
易轍則後來名節無傷陰德不損無姦妾償淫
之事矣可見極惡之人一念回頭即是善士但
不可于回頭之後再轉一念耳讀此書者當在
此等處着眼則于棗肉之中嚼出撒攪之味作
者深心不持終篇而始見也

第八回

三月^若藏修良朋利目 一番喬賣美美婦傾

心

詞

詞云

宋玉才情潘岳貌柳比風流花比人年少性子
溫存心不躁五般總是偷香料一更有兩樁難
假冒緣要生成命要紅鸞昭七俱全尋窈窕只
須拚着精神耗

右調蝶戀花

偷香走手
イロタスキノジャウホ

未央生別了術士回到寓中獨自一個睡了就把改
造陽物以後典婦人幹事的光景預先揣摩起來不
覺淫興大發心上思量道我是個久曠之人許多時
的慾火都鬱在胸中不曾發洩昨日割裂之後那裡
熬得不舉該趁此時未經割裂之先尋個婦人幹我
次只當吃一服大黃湯瀉々積滯纔好相到此處就
有些睡臥不安要爬起来去尋妓婦又怕他有了嫖
客不肯開門熬過一會又思量道我身邊現有救急
的家伙為何不拿來用二都去了不曾上門的南門

去走那已經開塞的北路就喚隨身一個家僮上床去睡把他推當了婦人恣其淫樂他隨身服事的共有兩個家僮這一個叫做書笥那一個叫做劍鞘書笥總十六歲目他識幾個字未央生把一應書籍都交付他掌管就像個藏書的篋子一般所以取名叫做書笥劍鞘大書笥幾歲未央生有一口古劍是傳家之物一向付與他收藏就像個護劍的套子一般所以取名叫做劍鞘兩箇的人物都一樣妖姣除一雙大脚之外其餘的姿色都與絕標致的婦人一般

劍鞘還老實些不會作嬌態未央生美便不時弄他還不覺十分得意書笥年紀雖小性極狡猾又會幹事與未央生行樂之時能登駕後庭與婦人一般迎合口裡也會做些浪聲未央生最鍾愛他所以這一晚不用劍鞘單叫他上來好弄些興書笥等他完事之後做出嬌聲來問道相公這一向草想婦人厭棄男子把我們拋撇久了為甚麼今夜高興沒原沒故忽然溫起舊帳來未央生道我今晚不足同你幹事是與你作別書笥道為甚麼作起別來難道你捨

得賣我不成。未央生道：「怎麼捨得賣作這作別二字？有個解說，不是我與你作別，是我的陽物與你的後庭作別。」書筍道：「這是甚麼原故？」未央生道：「你曉得，我這幾日就要改造陽物了。改造之後，一根有幾十根，大就是婦人家的陰物，略ニ緊窄些，尚且承受不起。何況你們的後庭？我和你今晚一幹之後，就不能再幹了。難道不是你別書筍道，由他コトリハシ，小巧些罷了。為甚麼要改造他？」未央生就把婦人與男子不同，喜大不喜小的話，對他說了一遍。書筍道：「這等你改造之後，」

就要去偷婦人，用我們不着了。」未央生道：「便是書筍道，你去偷婦人，少不得要一個使喚的，隨身雇駕，就把我帶在身邊。若有多餘的婦人，你睡不了的，賞我一個，等我嘗ニ女色的滋味，也不枉ムク跟箇風月主人一場。」未央生道：「這個容易。」飽將手下無敵兵，正經的，同我睡了。那手下的了，鬚仕憑你睡，莫說一個就要幾十個，幾百個也有。書筍饒了歡喜，不過倒爬上身去，澆了一迴本色蠟燭，方纔下來。未央生睡到第二日，備辦臨期所用之物，買了一隻極肥極健的雄狗，」

又尋一隻雌狗相配分作兩處養在寓中。等到那一
日叫書筭亭了自己一同過去。又分付劍鞘備一桌
酒隨後送來。術士曰：自己賣的是這種秘術，所以尋
的寓處就是箇極秘密的所在。空地又多，房子丈夫
沒有間雜人往來，把門關了極好做事。見未央生走
到，就叫他取出陽物來，預先上了麻藥，好待臨期用
刀。那麻藥初搽上去，就像冷水激了一下。一激之後
竟像沒了此物一般，掐也不知疼，撥也不覺痒。未央
生放了一半心，知道割的時節沒有着吃的了，不多

一會酒已送到。與術士一邊吃酒，一邊等雄狗與雌
狗幹事。那兩個騷畜生還只說雅主人肯行方便，特
地把他牽到僻靜處來，便於作事，省得那些雄狗走
來爭鋒。雌狗走來吃醋，攪擾他幹得不自在。所以不
敢拂土人的盛意，走到一處就聯絡起來。那裡曉得
是個窮主人，要問他借本錢的。起先牽來的時節，一
個頸項裡原有一條索子，後來並不曾解去。如今等
他幹到興高之時，只消叫兩個家童捏住兩根牽索，
用刀一扯，那兩隻狗自然分開，做出個藕斷絲連的

樣子雄狗捨不得開文口便亂吠那兩隻後腿還緊
緊夾住陰物惟恐他開去雖想陰物夾不牢連陽物
都扯去了雌狗也捨不得開文口便亂吠那兩隻後
腿還緊二夾住陽物惟恐他出去誰想陽物夾不牢
連陰物都帶去了術士割了狗腎下來就連忙割開
陽物每一條縫肉切一條狗緊帶熱塞進去外面敷
上靈丹用汗巾裹緊好了兩個依舊吮酒未央生這
一晚就在術士寓中借宿夜間眠足之時又傳授了
許多戰法到第二日纔回去將養這三個月之中也

虧他把持得定不但不看婦人不想慾事連自家新
改的陽物眼也不去看一看手也不去摸一摸只當
還是仍舊貫的一般直等過了一百二十日的關頭
方纔解去汗巾把他刮洗出來仔細一看不覺大笑
道魁梧奇偉果然改觀有此異物可以橫行天下矣
又過了一二日正要去尋賽崑崙求他終始前事不
想他恰好走來對未央生道賢弟一向不出門在寓
中靜坐想來拳業的工夫自然長進多了未央生道
拳業的工夫還不遇如此倒是房術的工夫畧長進

了些賽崑崙笑道資質不高長進出來也有限勸你
不去講究他也罷未央生道長兄說的甚麼話士當
三日不見便須刮目相待何況小弟別了三月難道
就沒些進益還受長兄的怠慢不成賽崑崙道就有
進益也不過是些敷衍的工夫濟不得實事譬如學
武藝的人畢竟要身材魁偉氣力強健學起武藝來
自然中用若還身材不上三尺力氣不滿十斤願你
終日去標演就是一十八般武藝件件俱能也只好
在傀儡場上殺賊罷了難道衝得真鋒打得寔伏不

成未央生道長兄一癸差了豈不見三尺之童後來
變成大漢豈不聞脫兔之師起先有若處女只有死
人的陽物只會消不會長那有活人身上的東西不
長不大使人料得定的賽崑崙道這句話劣兄就不
信了十二四歲的孩子那雞巴不曾出汗就會一日
大似一日豈有二十以外之人陽物還會發作的就
癸也發不多不過論絲論毫決無論分論寸之理未
央生道莫說論絲論毫就是論分論寸也看不出來
除非發胖得幾倍方纔有些覺察賽崑崙道豈有此

理世上只有暴殄的財主不曾見有暴殄的陽物既
然如此永取出來借興劣兄看一看未央生道前次
取出來受長兄許多怠慢就從那一日起寫了個立
誓不備陽物的戒的貼在壁上再不在人面前出醜
了賽崑崙道賢弟不要取笑快措出來若果然長進
些侍劣兄奉承幾句請罪他就是了未央生道口頭
奉承也沒幹除非尋件寔事等他做三一來試驗他
二來鼓舞他那纔見長兄作養人材的盛意賽崑崙
道也說得是但願如此我就把前日說的那樁事作

養他就是了未央生道這等說不得依舊要出醜了
那時節是初冬天氣上身穿着綿襖下身穿着夾褲
他恐怕衣服礮堆礮午礮脚取出來看不仔細就把
一條寬帶束在腰間先把衣衿塞起次將褲子卸下
然後把兩手捧住陽物就像波斯獻寶一般對着賽
崑崙道長進不長進着就是了賽崑崙遠一望見還
只說那裡尋來的一段驢腎掛在腰間騙他及至走
近身去仔細相驗一番方終曉得是甚貨就不覺睜
眼吐舌吃一大驚回未央生道賢弟用甚麼方法就

把一根極猥穢的物事弄得極雄壯起來。未央生道：不知甚麼原故，被長兄一激之後，他就平空振作，竟像要發狠爭氣的一般。連我自家也禁止他不住。賽崑崙道：你不要騙我。看這皮膚上面現有刀痕，四面四條，又另是一種顏色。這畢竟是用甚麼巧術做造出來的？好一對我直說。未央生被他盤駁不過，只得把過着術士用狗賢補造的話，細細說與他聽。賽崑崙道：賢弟好色之心，堅忍至此，可見是自進無退，不可阻撓的了。劣兄沒奈何，只得完你這樁心事，喜得

今日還有幾錠銀子帶在身邊，就同你撞到他家去，看機會。未央生喜歡，不過連忙換了一套衣服，戴了新巾，同賽崑崙出去，走到相近的所在。賽崑崙把他安頓在一處，自己去打探消息。不多一兩刻，就帶着笑臉走來，報道：恭喜恭喜，也是你的造化。只要有緣，還你今夜就成事。未央生道：面也不曾見，怎麼就保得今夜成事？賽崑崙道：我方纔去問隣舍，隣舍說他丈夫往遠處買絲去了，有十幾日不得回來。你如今同我撞進去，用心勾搭他，只要他有些情意，我晚間

扶

自有方法送你進去。包管有十來夜同他快活。就是
了。未央生道。全靠長兄。便持兩個連忙走去。只見那
婦人坐在裡面。絡絲。賽昆命把簾子一掀。同未央生
一齊鑽進去。道。推太爺在家麼。婦人道。不在家。出門
買絲去了。賽崑崙道。在下要買幾斤絲。恰好。大爺不
在。却怎麼處。婦人道。別家去買罷了。未央生就接口
道。絲怕沒處買。只因一向是府上的主顧。不好去搃
承別人。況且別人家的絲。未必清水。不如府上買去。
的放心。婦人道。既是舍下的主顧。為甚麼我不認得。

賽崑崙又接口道。大娘好記性。幾夏天來買絲。也遇
着大爺不在。是大娘親自交易。從架子頂上取下來。
賣與我去的。難道就忘記了。婦人道。是記得有這一
次。未央生道。既然大娘記得。可見不是空口來打價
的。了。如今只安有絲。取出來交易。就是為甚麼把自
家的生意。推到別人家去。婦人道。絲便有幾斤。不知
你中意不中意。未央生道。府上的絲。豈有不中意的。
還是改好了些。怕我這酸子家買不起。婦人道。好說。
這等相公。請坐了。待我取出來。賽崑崙就叫未央生。

在上面坐了自己坐在下面上面進着婦人待他好調情的意思那婦人取出一捆絲來遞與未央生看遞便遞與他都是正顏厲色沒有一毫顧盼之容未央生還不曾接絲到手就回覆道這捆絲顏色太黃恐怕用不得及至接到手中仔細一看又對賽昆侖道好古怪方絕大娘拿在手裡覺得是焦黃的如今接到我手上又會白起來這是甚麼原故故意想了一會又對賽崑崙道是了大娘的手モトミ式キウシヨウ白了些所以映得絲黃如今我的手黑所以把黃絲都映白了婦

人聽見這一句就把一隻眼睛湊着未央生的手相了一會終回覆道相公的尊手也不叫做黑了說便說這一句也還是正顏厲色沒有一毫嬉笑之容賽昆侖這他的手比了我們的不叫做黑若比了大娘的就不叫做白了婦人道既然覺得絲白為何不買未央生道這是賤手映白的可見不是真白畢竟要與大娘的尊手一樣顏色的方纔是好絲求取出來者二賽昆侖道世上那有這樣白絲只要像你臉上這樣顏色也就用得過了婦人聽見這一句又把一

雙眼睛湊着未央生的臉相了一会方纔捨個歡喜之容對他笑一笑道只怕如今世上也沒有這樣白絲者官你道他為甚麼以前不笑直到此時纔笑以前不顧盼直到此時忽然顧盼起來原來這個婦人是一隻近視眼隔了三尺路就看不見人的起先未央生進去還只說是尋常買賣之人及至聽見酸子二字方纔曉得是個秀才也還只纔是尋常人物不把眼去相他因為睜眼看人有些費力所以遇見男子不大十分顧盼但凡近視的婦人標致者多醜陋者少聰明者多愚蠢者少只是一件那點雲雨之心却與色眼男人一樣都是要認真做事不肯放鬆的從來有俗語二句道

婦人近視眼

幹事不躲懶

若夫色心太重的婦人眼睛又能遠視者見標致男子豈能保清不動私情生平的節操就不能完了所以造化賦形也有一種妙處把這隻眼睛付與他使他除了丈夫之外隨你潘安宋玉都看不分明就省了許多尊障從來近視婦人裡面完郎的多壞事的

少總虧那隻眼睛不會惹事。這個婦人若不是把我
句巧話引他眼睛上身隨你立在面前調戲到晚。他
只當在雲霧之中。那裡曉得。只目午上一看。腹上一
看。兩看。二花了心。就覺有些開文不得。對着未央生
道。相公當真不買。若果然要買。我房裡有一捆好
的。取出來看。就是未央生道。特地尋來。豈有不買之
理。快取出來看。婦人進去。一会果然取出一捆絲
來。又呼一個鬻鬚了。鬟捧了兩鍾清茶。一鍾遞與賽
崑崙。一鍾遞與未央生。未央生不敢吃完。留了半鍾。

只當只推

上

做個轉奉主人之意。婦人看見。又對未央生笑了一
笑。方纔遞出絲來。未央生接絲的時節。就趁手把婦
人捏了一把。婦人只當不知。也把指甲在未央生手
也捏了一下。賽崑崙道。這一捆果然好。買了去罷。就
把銀包遞與未央生。未央生照他說的價錢稱了。遞
過去道。這銀子都是成錠的。大娘請看。婦人道。銀子
便成錠。只怕是中着不中用的。未央生道。大娘若不
放心。我把絲與銀子都放在這邊。今晚就夾一錠
試他一試。何如。不是誇嘴說我們的銀子與人一樣。

都是表裏如一的婦人道也不消如此若果然不差
下次還好交易不然只好做一遭主顧罷了賽良崙
拿了絲催未央生回去未央生臨行又把婦人暖了
我眼婦人雖不看見也能領略大意竟把一隻眼睛
收做兩條紅縫做個似愁非愁似笑非笑的模樣送
他未央生走到寓中與賽良崙商議道這橋事有八
九分要成了只是今日晚間怎麼樣一個去法也要
做得萬全纔好賽良崙道我細心打聽過了他家沒
有第二個人只有方纔那個了纔纔十一二歲夜間

跌倒頭就睡着了聽見甚麼响動他家那幾間房子
是看得見的又不是樓房又不是土庫那視經得我
下手若是動了牆壁被人看破第二次就去不得了
只消背了你爬到他屋上掀去幾片瓦擲去一根椽
做個從天而下罷了未央生道若還被他隣舍聽見
大家捉起賊來却怎麼處賽良崙道有劣兄在身邊
再不會如此你不消多慮只是一件那婦人方纔的
話你聽見不曾只怕你是中看不中用的若還幹得
他不快活就是一遭主顧了劣兄以前的話如今可

驗了麼你須要自己掙^{イカニ}不要被他考倒只進一場
到茅二三場就不得進去未央生道決不至此長兄
不信你便做個擲筆的立在高處聽就是了兩箇笑
了一場已不得金烏西下玉兔東^{イカニ}升好做進場舉子
但不知那位試官是怎生一個考法須題目出來方
知今曉

評

小說寓言也言既曰寓則非實舉可知吾願讀
是編者萬勿以辭害志此曰割狗腎補人腎非

有是理蓋言未央生將來所行之事盡狗彘之
事也猶第三回典賽崑崙結盟而且以兄事之
蓋言其人品志嚮猶出盜賊之下也皆深惡而
痛絕之詞今明罵他做狗鳥龜賊鳥龜耳世人
不得認^{イカニ}貶為褒以虛作實謂狗真可割而割之
賊真可文而文之使作誠之人友蒙^{イカニ}作誦之謗
斯千古之人有同幸矣第六回賽崑崙口中
既說此婦老實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此回賣
絲一段典未央生接談詞鋒不避旗鼓相當不

俾不老實竟風流到絕頂處大興前說相左不知者定以^{ウモハン}為針線不密尋出作者破綻來矣誰知他把近視二字藏在胸中做今行文的漚軸故前後自相^矛盾有意伏此奇兵使人攻擊乃文章詭譎處也前之所謂老實者以其眼睛近視不曾看見標致男子無所用其風流也此間叙其風流者亦以其眼睛近視忽然看見標致男子無可容其老實也可見標致男子斷不可使近視婦人見而作者欲垂訓于閨門特借一人為鑒非止作文字波瀾而已觀者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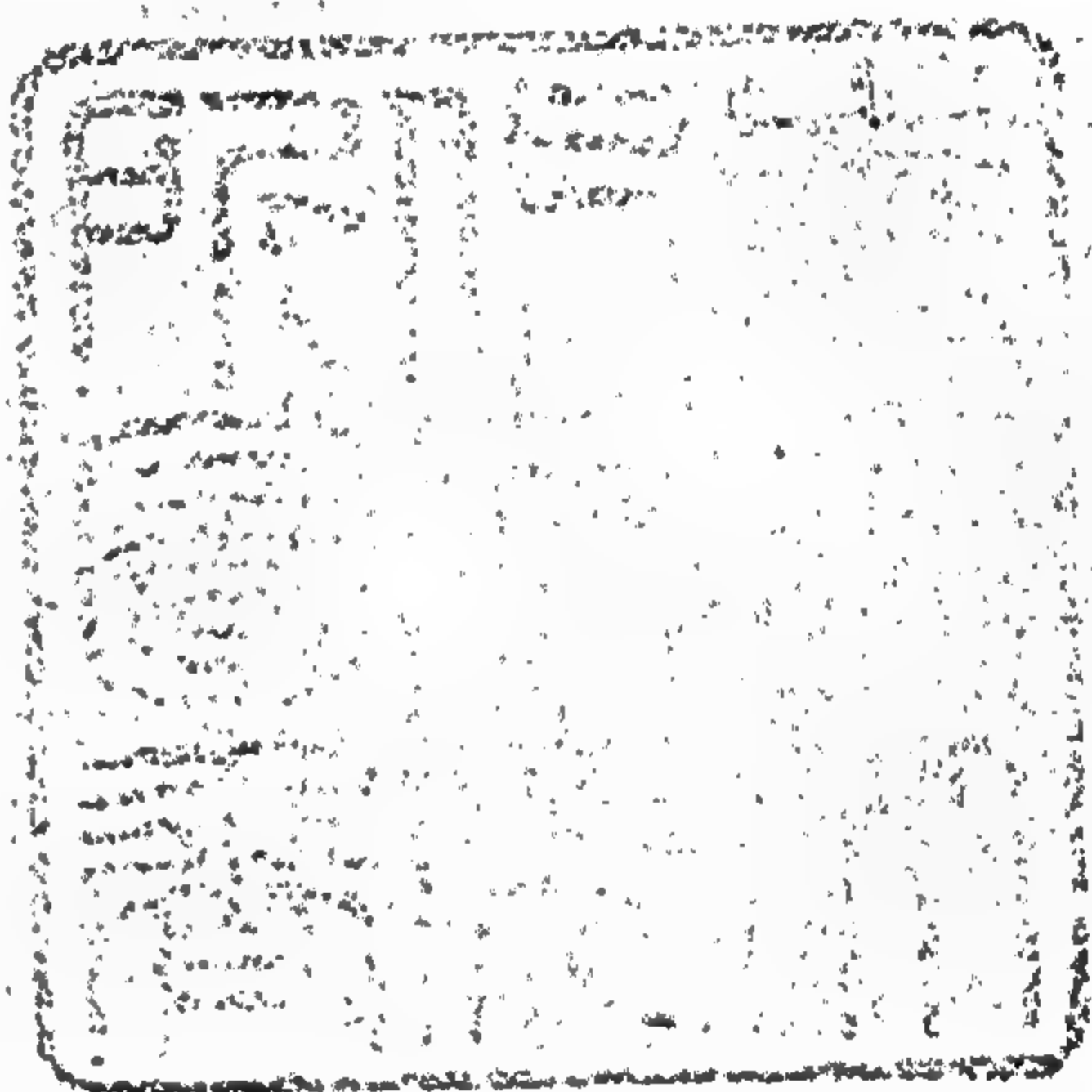
雙紅堂藏書

雙紅堂
小說
96

肉花樓

九十四

共十



2028-1

第九回



擅竒淫偏持大體

分餘樂反占先籌

詩云

淫婦從來喜說貞

却非無故盜塵聲

此中別有冰霜操

不遇竒姝不動情

却說樵夫實的妻子乳名叫做艷芳是個村學究之

イナカシラ

女自小也教他讀書寫字性極聰明父母固他姿貌

出衆不肯輕易許人十六歲上有箇考案首的童生

央人作伐父親料他有些出息就許了他誰想做親

理正言順

一年就害弱病而死艷芳守遇週年方纔改嫁與權
老實此婦性雖好淫頗知大體每見婦人有淫佚之
事就在背後笑他嘗對女伴道我們前也不脩做了
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閨門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遊
玩有朋友可以聚談不過靠着行房之事消遣一生
難道好教做婦人的不要好色只是一夫一婦乃天
地生成父母配就的與他取樂自然該當若還丈夫
之外又相處別個男人就是越禮犯法之事丈夫曉
得要打罵旁人知道要談論了且無論打罵不打罵

脫得直捷痛
快使人色飛氣
揚方是甘中名
士

談論不談論只是這樁事休不幹就罷要幹定要幹
個像意畢竟是自家的丈夫日間把事休做完了西
箇脫衣上床有頭有腦不慌不忙的做去做到後來
方纔有些妙境若還與別個男子偷摸那慌忙
急促之中只圖草一完事不問中竅不中竅着題不
着題有些甚麼趣味况且饑時不點二時不饑就像
吃飲養一般傷饑死飽反要成病我笑那些走邪路
的女子何不把後來相情人的眼睛留在當初擇偕
若要慕虛名揀個文雅些的若要圖外貌選個標致

些的只還不慕虛名不圖外貌單要幹房中的寔事只消尋個精神健旺力氣勇猛些的自然不差可以做得寔事來了何須丟了自己丈夫去尋別個那些女伴聽了都道過來人的說話自然不同句一親切而有味怎見得他是過來人他當初做女兒的時節也慕虛名也圖外貌也要想幹寔事心上要選個三樣俱備的丈夫及至嫁了那個童生才也有幾分貞也有幾分只說是三樣俱備的了誰想本錢竟短小不過精力又支持不來爬上身去肚子不曾喂得熟

就要下來了艷芳是箇勤力的人那裡肯容他懶惰少不得作興鼓舞又要聳擁他上來本領不濟之人經不得十分剝削所以不上一年就害弱症而死他經過這一遭挫抑就曉得才貌二字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三者不可得兼寧可舍虛而取實所以後來擇偕不一定要讀書人也不一定要生得標致單選精神健旺力氣勇猛的以備寔事之用看見權充實生得麤二笨二精力又如狼似虎知道是個有用之材所以不問貧富就嫁了他起先還是單取精力不

極俗之語叙得
極文之復淋漓
盡致

知他的器械何如只說力雄氣壯之夫不必定用長鎗大斧方能取勝就是短兵相接薄刃輕揮一般可以摧鋒陷陣那裡曉得竟是一根丈八長矛莫說力小之人不能輕舉就是手腕畧細些的也還把握不來所以艷芳喜出望外自嫁之後死心塌地倚靠着他

ソコカラ他不生一毫妄念因他ソコカラ生意微細日進不多清晨起來替他絡絲到晚每日有一二錢進益不但自己不吃男子的飯連男子還要吃着他的只因那一日合當有事掀開簾子與對門婦人說話未央生攸門首

經過把他細看兩番他因眼睛近視只看見有個人影在門前逗留一會却不知道面貌何如誰想倒被對門的婦人看了一箇像意コハロミカウタ那婦人有三十多歲丈夫也是販絲賣的典權老實一同去買一同去賣雖不合本却像影計一般這個婦人面貌雖然生得奇醜性子却好淫不過一來曰招牌不齊カシ沒人想他二來因丈夫凶狠略有些差錯不是打就是罵取以還懼法不敢胡行那一日把未央生從頭至脚看得清清楚楚二待他去後就走過街來對艷芳道方纔一箇

絕標致的男子走去走來看了你兩次你曉得麼艷
芳道你知道我的眼睛可是看得人見的我坐在這
邊那一日沒有幾個男人隔着簾子看我便捨他看
着罷了定要曉得他做甚麼婦人道往常的男子作
這樣人物值不得捨與他看像方纔這一個就等他
立在門前看上三日三夜也是情愿的艷芳道怎麼
這等說難道有十二分人才不成婦人道豈止十二
分照我看起來竟有一百二十分我終日立有門前
這雙眼睛那一日不看論千論百何曾見有這樣標

致的臉上的皮膚隨你甚麼東西沒有那種白法眉
毛眼睛鼻頭耳朵那一件不生得可愛身子的俊俏
竟像個繡做的人物一般就是画上画的有這樣標
致也沒有這樣飄逸真正教人想死艷芳道好笑大
娘就說得這等活現我不信世上有這樣男子就有
這樣男子他自他我自我又不知姓張姓李想他做
甚麼婦人道你便不想他我看他好不想你出神出
智竟像落了魂的一般要去又捨不得去要立住了
又怕人說沒奈何只得走過去一會又從新轉來

相思竟有替害
看奇絕趣絕

臨去的時節那種丟不下的光景好不可憐你不曾
看見自然不想他我這看見的竟替你害起相思來
你說古怪不カシニイカヌ古怪ハナモノイモエ艷芳道只怕他那種光景不是為
我是為大娘你如今自己害相思不好說得故意把
我來出名婦人道我好コイコノカラ副嘴臉他肯為我カシニイカヌ其實是為
大娘大娘不信他少不得還要來走過我遠一望見
他來就知會大娘大娘把身子立到外面去些一來
好看他二來等他也好看你艷芳道且等他走過的
時節再做道理婦人又說了許多趣話方纔過去艷

芳到第二三日倒也留心要着他不曾過了許多日
子再不見來也就丟開了及至這一日來買絲看見
這副標致面貌自然要想起前話來了等他去後心
上思量道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論他外
貌果然是當今第一个男人但不知內才何如我既
要壞一場名節畢竟也圖些實在受用便好若單為
人物只消引他日二來買絲把他的面貌看个爛熟
就是了何須要做別樣的事他方纔有一句巧話說
今晚就來開來試他一試雖然是說銀子却是雙關

二意萬一今晚當真走來我還是拒絕的好收留的
好終身的名節懷與不壞就在這一刻定局了不可
不自家斟酌正在那邊躊躇只見對門的婦人走過
未道樵大娘方纔買絲的人你認得麼艷芳道我不
認得婦人道就是我前日說的你難道不明白世上
那有第二個男子像這樣標致的艷芳道標致倒果
然標致只是忒輕薄些不像個正人君子婦人道大
娘又未道學了世上那有正人君子肯來看婦人的
我門只取人物罷了又不要他稱斤兩管他輕薄不

輕薄艷芳道是便是這等說只是在人面前也要畧
穩重些便好方纔做出許多調戲人的光景虧得我
家主不在若還在家看見怎麼了得婦人道怎麼樣
調戲你對我說一看艷芳道總是不老成罷了說他
做甚麼那婦人是个極淫之物聽見說出調戲二字
不知怎麼樣接他親嘴扯他做事就不覺搖頭擺尾
起來把手在艷芳身上在捏一把在敲一下定要他
說艷芳被他纏不過就回他道方纔是兩個人一齊
進來的難道有甚麼別樣調戲不過是說話之間眉

來眼去做些勾搭人的意思就是了婦人道這等你也露些好意回答他不曾艷芳道我不罵他就勾了還有甚麼好意回答他婦人道這就是你寡情了不要怪我說你這樣標致女人世上沒有第二個他那樣標致男子世上也沒有第二個真是天生一對地生一双原該配做夫妻總是既不能勾做夫妻也該相處相處了二心願不要怪我說權文爺那樣人物不是你的對頭一朵鮮花插在牛糞堆上也覺得可惜他以後不來就罷了若還再來只要沒有第二個

我就走過來替你做媒若把好事幹得一兩遭也不枉為人一世你不要十分古板也上只有不嫁人的寡婦起節婦牌坊不曾見說有丈夫的婦人一生不曾偷漢官府皆來旌獎他的你道我說得是說得不是他一邊講艷芳一邊笑計道看這婦人心上愛他極了我就要做這樁事他住在對門若不把些甜頭到他二豈不壞我的事我如今不知那人的本事何如不如讓他先弄一次只當委他考試一般若還本事好我然後立場不怕這樣醜婦人奪了我的寵去

未知生此際
安乎殆哉

若還本事不濟我就一顧癸作起來赶他出去就是了依舊不曾壞得名節何等不妙主意已定就對他道這樣事我其實不做他若再來倒不要大娘替我做媒待我替大娘作伐等你兩個做幾遭好事何如婦人道豈有此理莫說大娘這句話來必出于本心就便出于本心我這樣醜婦人他那裡肯要大娘着有好意除非你兩個弄上了手一遭兩遭之後待我故意撞來大娘只說不好意思扯我也幹一遭就像賭錢場上拍頭的一般這還可以使得艷芳道我方

纔說的不是假話有个做法在這邊我方纔着他意思竟會歪纏不過我要拒絕他又放不下臉來他方纔臨去的時節說一句巧話今晚就要摸來也不可不知如今你家男子與我家男子一同買貨去了搃則家裡没人你今晚竟鎖了門到我這邊來睡預先吹滅了燈待我躲在一處他若果然來你竟做充了我同他睡覺睡過之後他少不得是暗地裡去那裡知道是你只當替我做了一个人情又保全我的名節不致有虧何等不妙婦人道這等說是你許他來的

見虎放鷹
石得無失
謂善保各計

自我作古不
可謂非立極
之人

檀俗接字接呼
暗切織履模乾

了我如今心上被你說得痒不過要辭也辭不得了
只是一件你為甚麼原故既許他來又不肯同他幹
事從來的節婦那有這樣做法的艷芳道不是我假
仁假義定要做這掩耳盜鈴之事不瞞大娘說房事
裡面的滋味我也嘗得透了随你有本事的也趕我
自家的男人不上吃過大筵席的人些須東道省不
上服ナカシサトモツカス薑シヨウジン不薑モツカス素不素不如不吃的妓我所以不肯累
這個虛名婦人道你的主意我知道了權太爺的本
錢是一方有名的你被大檀頭檀過了恐怕那檀週

鞋的小檀ゴカ撩不着大人的鞋幫ゴカリ所以要我做个探子
替你探ゴカリ消息的意思就做我不着先替你探一探
料想沒有甚麼折本只是一件也要等我幹个像意
不要在要緊頭上你又自己衝上陣來使我進退不
得自古道齋僧不飽不如活埋モリ這句話你須要記得
艷芳道料想沒有這等微倖的事你但放心两个商
量定了只等臨期行事這也是那奇醜婦人一時三
刻的造化奉了這個美差一个簇ヨイッ新サマ改造出來
的檀頭是他這隻皮鞋檀起要知寬窄何如戈刻檀

時便見

評

艷芳偷漢之法極其老到乃良匠擇木之變體
典胸無主宰漫為硯望者不同惜乎過毒人于
此際使其為善不終倘未央生是舉在三月以
前則隣婦矢身之時即此女完節之日倘有賢
明有司欲為建坊立祠者吾必舉一配饗之人
俾典奴要娘之貞女同芳比烈為名教中開一
方便法門千載以後化有心懷異志幸免二天

者皆奉為鼻祖可也

第十回

聆先聲而知勁敵

留餘地以養真才

詩云

窈窕佳人得趣時

常留餘地息男兒

今宵預作來宵計

不是奇貪那得知

婦人奉了這個美差心上歡喜不過預先尋幾塊絹
祇帶在身邊好待幹事之時揩抹淫水省得濕了別
人家的被褥握到點燈時候連忙把門鎖了走過街

來艷芳故意哄他道今晚竟是虛邀了他方纔寄个信來說被人扯住吃酒脫不得身還要另約日子大娘且請回罷婦人聽見這一句急得眼中火出鼻裡烟生又怪艷芳不寄信轉去定強他今晚來又疑艷芳起先失口許了如今捨不得讓人要趲人回去自己受用埋怨了好大一會艷芳總笑起來說是哄你的話如今想必要來了只打點與他幹事就是先燒一盆熱水同婦人淨了下身然後拿一張春檯鋪在床橫頭好待自家睡了聽他們幹事分付婦人把大

門門好悄クハシヤサシ二立在門背後他來的時節畢竟要輕クハシヤサシ的敲門只聽見敲一下就開門放他進來不可使他敲多次等隔壁人家聽見放他進來之後依舊把門門好一同到床上去睡只是與他說話的時節聲氣要放輕些恐怕他認得出婦人唯クハシヤサシ二聽命就打發艷芳睡了到大門邊去伺候等了一更多天不見一些响動只得走進房去正要開口問艷芳不想赫地之中有人樓住他親嘴婦人只說是艷芳假粧男子和他取笑就伸手去摸他褲襠纔伸得下去就有一根

踐丘切等是也

絕大的東西把手撞了一下方纔知道是本人就粧出嬌聲來問道心肝你從那裡進來的未央生道是從梁上下來的婦人道好个有本事的心肝既然如此到床上去睡罷两个分開了手各人自解衣服未央生不曾解完婦人已脫得赤條條仰睡在床上未央生爬上肚去要摸着他兩隻脚好探上肩頭不想再尋不見那裡曉得自上床時節已高二蹺在半天啓開陰戶只等陽物進來了未央生思量道不想此婦竟是這等一个淫物既然如此那些溫柔軟款

的家教都用不着了只得賞他一个下馬威就把下身抬起離陰戶一尺多高挺起陽物朝下一攻那婦人就像殺猪一般喊起來道阿呀使不得求你放輕些未央生把兩隻手替他扒開陰戶慢二的捱擦擦擦許久只進得一寸龜頭其餘都在外面不能徑入就對他道越輕越不得進不如還放重些你總是熬一下疼就有好處來了又挺起陽物朝裡一攻婦人又喊起來道使不得求你用些饒唾未央生道只有幹處女用着那件東西豈有同婦人幹事要用饒唾

直之下脫攻字

即的音ツエ 即的音ツエ

攪一作撥

之理這個例子破不得還是乾美的是挺起陽物
又往裡面直^の婦人道使不得你若不肯破例請抽出
來待我自己用些罷未央生道寧可是這等就把陽
物拔出聽他自用婦人伸開巴掌吐上許多唾沫先
把陰物扒開貫了一手^{スガス}進去餘剩下来的都捺在陽
物上對未央生道如今沒事了慢^{スロ}的美進去未央
生要顯本事依舊不肯從容把兩隻手捧住他兩股
即的一聲那根^{ハラ}裏而坦^坦長之物已盡根入進去了婦
人又喊起來道怎麼你們讀書人倒是這樣粗魯的

不管人死活一下就弄到底如今裡頭着不下快拿
些出來未央生道裡頭着不下難道如今在外面不
成只該叫^{ハヤ}他活動些不要坐冷板凳就是了笑了一
笑就運動起來起初幾下婦人還當不起每送一次
定叫一聲阿呀送到半百之數就不見側聲不及至
送到百外又從新叫起阿呀來起先是疼痛的阿呀
如今是快活的阿呀阿呀二字也有幾等用活抽到
數百之後那婦人就無限的騷狀做出來無限的
淫聲喚出來使人禁持不住只得一陣緊似一陣要

語鑽心刺骨之

催他丟過了自己好洩的意思誰想那個婦人又有些奸詐明_二去了兩三次問他只說不曾他為甚麼不說實話只因自己是代職的恐怕艷芳聽見說也心事已完要來交代自古道權官如打劫多捱得一刻也是好的未央生認做真話再不敢丟抽到後來漸_二忍耐不住只得瞞了婦人自己丟一次丟過之後又不敢住手就像醉漢騎驢一般走一步路點一點頭不獲有勇往直前之氣婦人見陽物逡巡不進就問他道心肝你丟了麼未央生怕笑他本事不濟

絕頂妙聲

只得也說不曾起初未問之先一下軟似一下自從問了這一句竟像小學生要睡被先生打了一下那讀書的精神比未睡時節更加一倍就平空振作起來一連袖上幾百力也不停一停喘也不息一息那婦人叫起來道心肝我丟了我要死了我經不得再入了你搂住我睡一睡不要動罷未央生方纔住手還把陽物放在把中一同酣睡婦人的面貌雖然奇醜還虧_二得_二一雙脚小身上的皮膚黑便黑到極處還不十分粗糙所以幹到臨了認不出是替身却說艷

芳、躲、在、床、橫、頭、側、耳、細、聽、起、先、見、婦、人、叫、疼、叫、苦、美、
不、進、去、就、知、這、件、家、仗、不、十、分、眇、小、可、以、用、得、的、心、
上、先、寬、了、一、半、又、見、他、幹、法、在、行、抽、送、之、間、疾、徐、有、
度、不、像、沒、有、來、歷、的、心、上、又、寬、了、一、半、幹、到、半、中、間、
見、他、懈、了、一、陣、雖、然、畧、有、些、鄙、薄、之、意、後、來、見、他、重、
整、軍、威、比、入、手、之、初、更、加、奮、勇、心、上、大、喜、道、這、等、看、
來、分、明、是、閩、內、之、驍、科、色、中、之、飛、將、了、還、有、甚、麼、說、
得、就、失、身、與、他、可、以、無、悔、要、趁、他、歇、息、之、時、鑽、進、被、
去、說、个、明、白、又、怕、他、在、黑、暗、之、中、不、曾、看、見、婦、人、的、

嘴、臉、只、說、他、好、似、我、還、要、想、去、弄、他、况、且、自、己、的、面、
貌、沒、有、个、醜、婦、相、形、也、還、不、見、得、好、處、男、子、久、戰、之、
後、若、不、把、可、欲、之、事、去、款、動、他、來、必、能、勾、再、舉、就、描、
悄、走、到、厨、下、取、起、火、來、先、舀、幾、瓢、水、在、鍋、裡、下、面、點、
一、个、草、把、等、他、自、着、然、後、拿、了、蠟、燭、走、進、房、去、把、帳、
子、一、掀、綿、被、一、揭、道、是、那、一、个、茨、賊、夤、夜、闖、入、人、家、
揷、着、婦、人、淫、慾、這、是、甚、麼、道、理、好、二、起、來、同、我、說、个、
明、白、未、央、生、在、睡、夢、之、中、忽、然、驚、醒、只、說、是、他、丈、夫、
躲、在、家、中、故、意、等、妻、子、同、他、睡、了、走、來、捉、弄、要、詐、他、

的銀子嚇得牙齒亂闕冷汙如澆及至抬頭一看就是日間所見夜間所幹的婦人。心上思量道：難道他家又有一个不成？低下頭去把樓着同睡的人仔細一看，纔知道是个奇醜不堪之物。一臉漆黑的癩麻一頭焦黃的短髮，身上的顏色就像一隻金華火腿，不曾刷洗過的一般。就大驚大駭，叫起來道：你是那一个婦人？道：你不要驚慌，我是替他做探子的。就住在對門。那一日你在門前走過，與他說話的就是我。他說你面貌進好，只怕中看不中用。空等他累个偷

漢的名色，所以央我過來預先誠你一誠。如今料想是中或的了。你同他两个睡罷。我論理也該睡在這邊，再討些賞賜了去。只是旁邊有个打混的，又你两个說幹不爽利，不若回到家裡去睡，做个天下人間方便第一罷了。說完就爬起身來，只穿一个綿襖一條夾褲，其餘的衣裙連那幾塊透漫的絹祆都掛在牛臂上帶了回去。臨去之時，又對未央生道：我的容貌雖然醜陋，也是你的功臣。這段好事是我說起的，今晚與你睡，這一次一來是大娘的好意，二來也是

前也的姻緣以後再有間空的工夫也還同我睡
睡不要十令寡情說完又對艷芳拜幾拜謝了東道
主人方纔出去未央生如醉初醒如夢初覺方纔感
激賽崑崙若不虧他那些藥石之言激我改造今日
進來只好做個秦邦赴考的蘇秦不中文章白_レ的
是_レ了出去艷芳送婦人去後依舊把門門好走進房
來對未央生道我曉得你今夜放我不過特地尋一
個替身等你_二如今與他幹了一次也消得我的帳
了還不出去睡在這裡做甚麼未央生道不但消不

得帳還要加你的罪如今已是半夜了不多一會就
要天明快些_快上床來經不得再講閒話艷芳道作當
真要同我睡未央生道怎麼不當真艷芳道既然當
真你且起來披了衣服把一樁緊要事做了纔好同
睡未央生道除了這一樁還有甚麼緊要事艷芳道
你不要管只爬起来就是一面說一面走到廚下去
把起先溫的熱水盥在坐桶裡面掇來放在床前對
未央生道快些起來洗坐脚不要把别人身上的纏
黏在我身上來未央生道有理果然是樁緊要事

賸物不潔曰

我方纔不但幹事、之同他親了幾個嘴、若是這等說、還該嗽一嗽口、纔是艷芳道、不消嗽得、我是不典人、幹那樁事的、未央生道、又來了、豈有下面寫了中、字、上面不寫呂字之理、正要去尋碗盥水、不想坐桶中間、現放着一碗熱水、水碗之上、又窠着一枝刷牙、未央生心上道、好用全至女子、若不是這一出、就是個賸婦人、不問清濁的了、艷芳等他嗽洗過了、自己也坐上去、把下身洗濯一番、他的下身起先已與婦人一齊淨過了、為甚麼此時又要洗濯起來、要曉得他

以威歆、全靠靠着陳勢了、就把他頭底下的枕頭取來、墊在腰下、然後按了兵法、同他幹起、艷芳不曾到好處、但見他取了枕頭下去、又不再取一物與他枕頭、就曉得此人是个慣家了、取枕頭墊腰、是行房的常事、怎見得就是慣家、要曉得男女交媾之事、與行兵的道理、纖毫無異、善料敵者、纔能用兵、男子曉得婦人的淺深、方知進退、婦人知道男子的長短、總識送迎、這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男子的陽物長短不同、婦人的陰戶淺深不一、陰戶生得淺的、就有極

長之物也。無取用之。抽送的時節。定要留些。有餘不盡之意。若盡根直抵。則婦人不但不能。而且痛楚。婦人痛楚。男子豈能獨樂乎。若還陰戶生得深的。就要用着極長之物了。畧短些的。也不濟事。只是陽物生定。怎麼長。得來。這其間就要用个補湊之法。腰之下股之上。定須一物襯之。使牝戶高張。以就陽物。則縱送之時。易于到底。故墊腰之法。唯陽短陰深者。可以用之。不是說枕頭這件東西。乃行房必需之物也。所以男子的陽物短者。可醫。中者。不可醫。與其十而長。

無寧大而短。術士替未央生改造之時。只求其大。不使其長。就是這個原故。如今艷芳的深。未央生的短。所以急取枕頭墊在下面。豈不是个慣家。這種道理。世上人還有知道的。至于取枕頭墊在腰下。而竟不取他物。與婦人枕頭。這種訣竅。就沒人參得透。了。婦人腰底下。能有一物。若還頭底下。又有一物。則上身一段。不過二尺多長。兩頭凸起。中間凹下。只當把婦人的身體。物斷在下面。身上又壓着一个男子。你道他氣悶不氣悶。辛苦不辛苦。况且婦人枕了枕頭。面

龐未免帶反口齒唇舌都與男子不對極不使于親
嘴男子要親嘴必須鞠躬着身子往下面湊婦人要親
嘴必須硬起頸項朝上面湊礙了一個枕頭費人多
少氣力所以幹事之時無論墊腰不墊腰總來頸項
底下的東西斷不留他不得會幹事的將要動手就
把枕頭推過一邊使他雲鬟貼席朱唇面天五官四
肢沒有一件不與男子相合上下二孔又與別的肢
體不同不唯相合而且相投不唯相投而且互相出
入男子的玉塵入于女子陰中女子的絳舌入于男

子口中便他也有一件討便宜處則樂事相勾而無
有餘不足之勢矣未央生把一隻手取枕頭下去就
把一隻手托住他的頭頓安頓在席上使面孔不歪
不斜預為親嘴之地所以艷芳暗喜知道他是慣家
未央生墊腰之後從新提起小脚放在肩頭把兩隻
手抵住了席放出本事來盡力抽送每一抽定要拔
出半截每一送定要抵个盡根只是一件抽便抽得
急抵却抵得緩為甚麼原故他恐怕下去急了要入
得陰戶响恐怕鄰舍人家聽見弄出事來所以不敢

放午幹了、一會那陰戶裡面漸ニ覺得緊湊起來、不
像初幹的時節汗漫無際了、未央生心上明白知道、
是狗腎發作、陽物大起來的、原故就不覺精神有信、
抽送的度数愈加緊密、艷芳起先不動聲色、直到此
時方纔把身子扭幾扭、叫一聲道、心肝有些好意思
來了、未央生道、我的幸肉ハレハレ方纔幹起頭、那裡就有好
意思、且待我幹到後來、看你中意不中意、只是一件、
我生平不喜幹啞事、須要美得裡面響起來、纔覺得
動興、只是你這房子狹窄、恐怕隣舍聽見、不好放弄、

却怎麼處、艷芳道、不妨、一邊是空地、一邊是人家的
廚房、沒有人宿的、你放心幹、就是未央生道、這等就
好了、此後的幹法、就與前面相反、抽得緩、送得急、送
進去的時節、就像教化子打助サハラヤウサモリ磚、要故意使人聽見、
好可憐、見他的一般、翻天覆地、幹了一陣、艷芳騷與
大發口裡、心肝兒子叫不絕聲、牝メ中的淫水メカレ旁流橫
溢、未央生見他勢頭來得汹涌、要替他揩抹乾了、從
新再幹、就伸手去、橫汗巾、不想摸到手裡、被艷芳一
把搶去、不容他揩抹、這是甚麼原故、原來他的生性

千古風流第一人

也是不喜幹啞事的、與未央生取好畧同、而更干所好之中、得其深趣、但凡幹事之時、淫水越來、得多、响聲、越覺得溜、所以、他平日幹事、隨下面橫流、直淌、就把身子、都漫在裡邊、也不許丈夫楷抹、直待完事之後、索性坐起來、把渾身上下、棧个乾淨、這是他生手的嗜好、之癖、原有一種妙趣、但可為知者道、不能為俗人言也、未央生見他木肯、就悟到這個原故、比前愈加响、弄起來、又翻天倒地、幹了一陣、艷芳就緊緊樓住、道、心肝、我要丟了、你同我一齊丟罷、未央生

要聘本事、還不肯去、艷芳道、你的本事、我知道了、不是有名無實的、如今不曾住手、弄了一夜、抵敵了两个婦人、也是虧你、得緊的了、留些精神、明日、夜裡再幹、不要弄壞了人、使我沒得受用、未央生見他這幾句話、說得疼人、就緊一樓、性、恨不得把他的身子、模進肚裡去、又狠二抽了一番、两个總一齊完事、完事之後、不曾說得幾句話、天已將明、艷芳怕他出去、遲了、被人看見、只得催他起來、自己、也穿了衣服、送他出去、從此以後、都像這等、曉去夜來、俱是從門裡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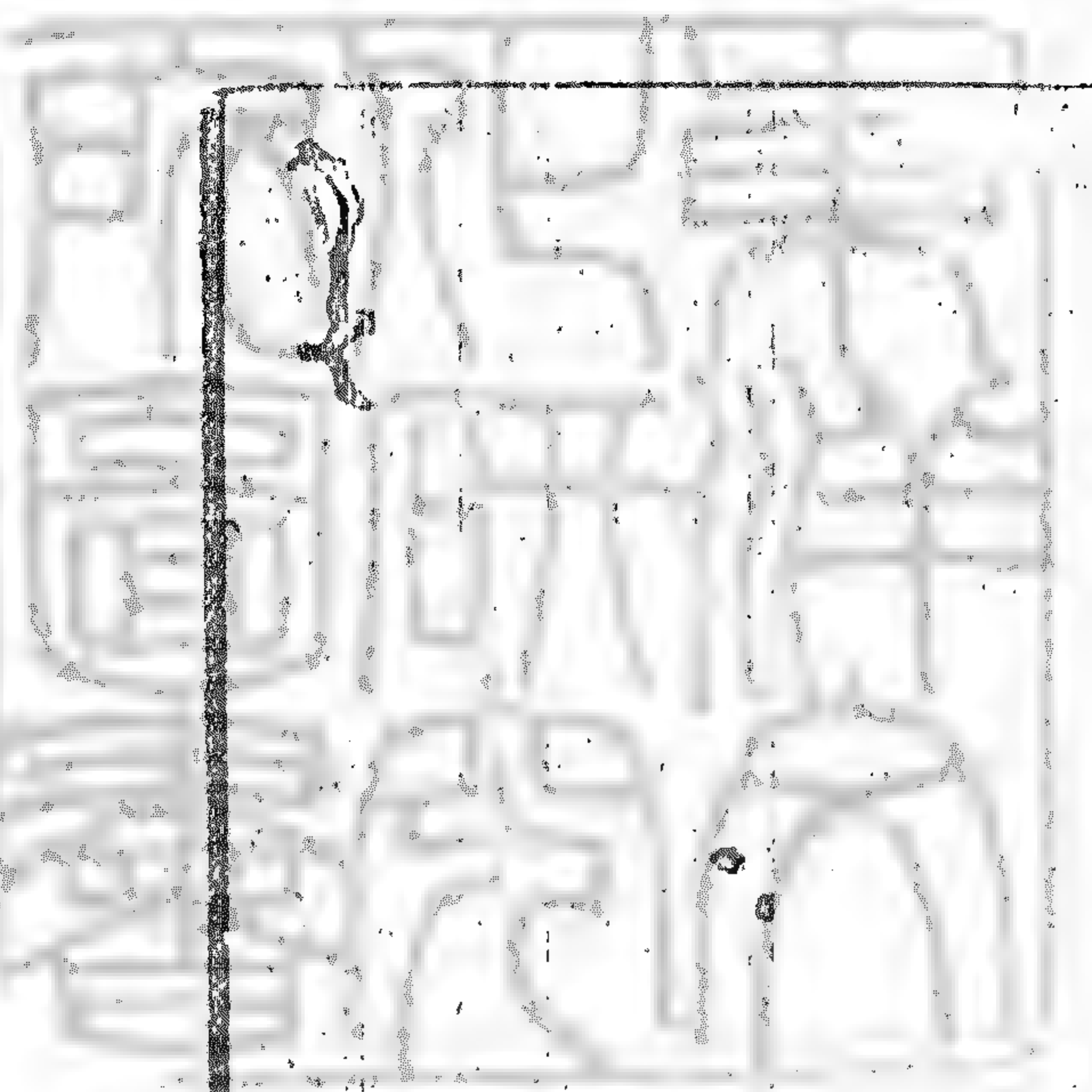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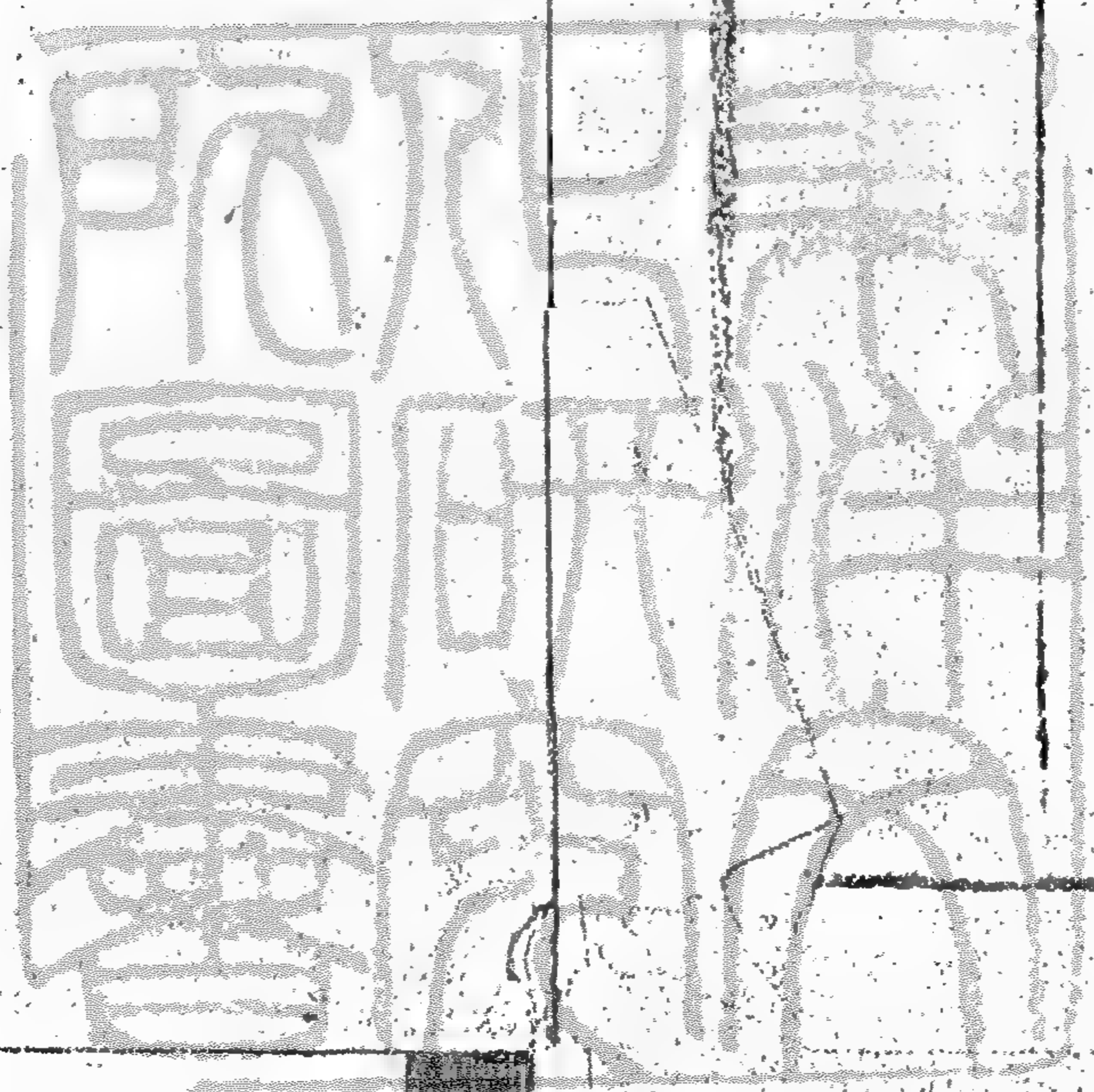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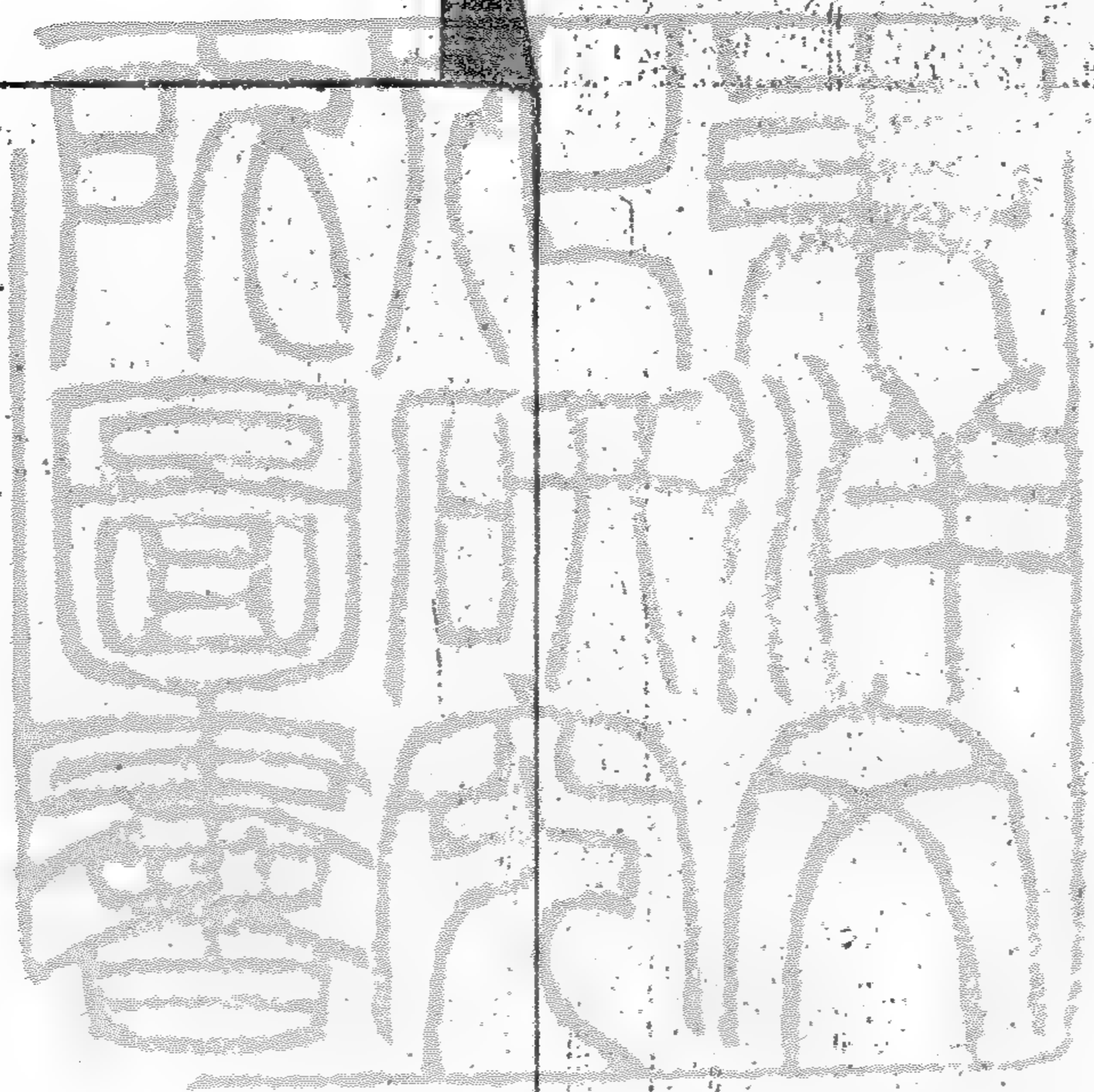
入再不做梁上君子了。還有幾次捨不得分別連日裡也藏有家中。艷芳只推生病不出去開門。兩個清天白日一絲不穿彼此看了雪白的肌膚恣其淫樂。對門的醜婦隔一兩夜過來一遭。未失生。不好拒絕。他也時常點綴點綴。但不能句飽其所欲。只好免于怨悵而已。隣舍裡面有幾個知道些風聲聽見些响動的。都只說賽昆命自己來共他。再不道是替人做事。未曾到晚。各家都閉戶關門。不管外面的間事。惟恐賽昆命惱他。礙眼。要帶便去。美計他所以一連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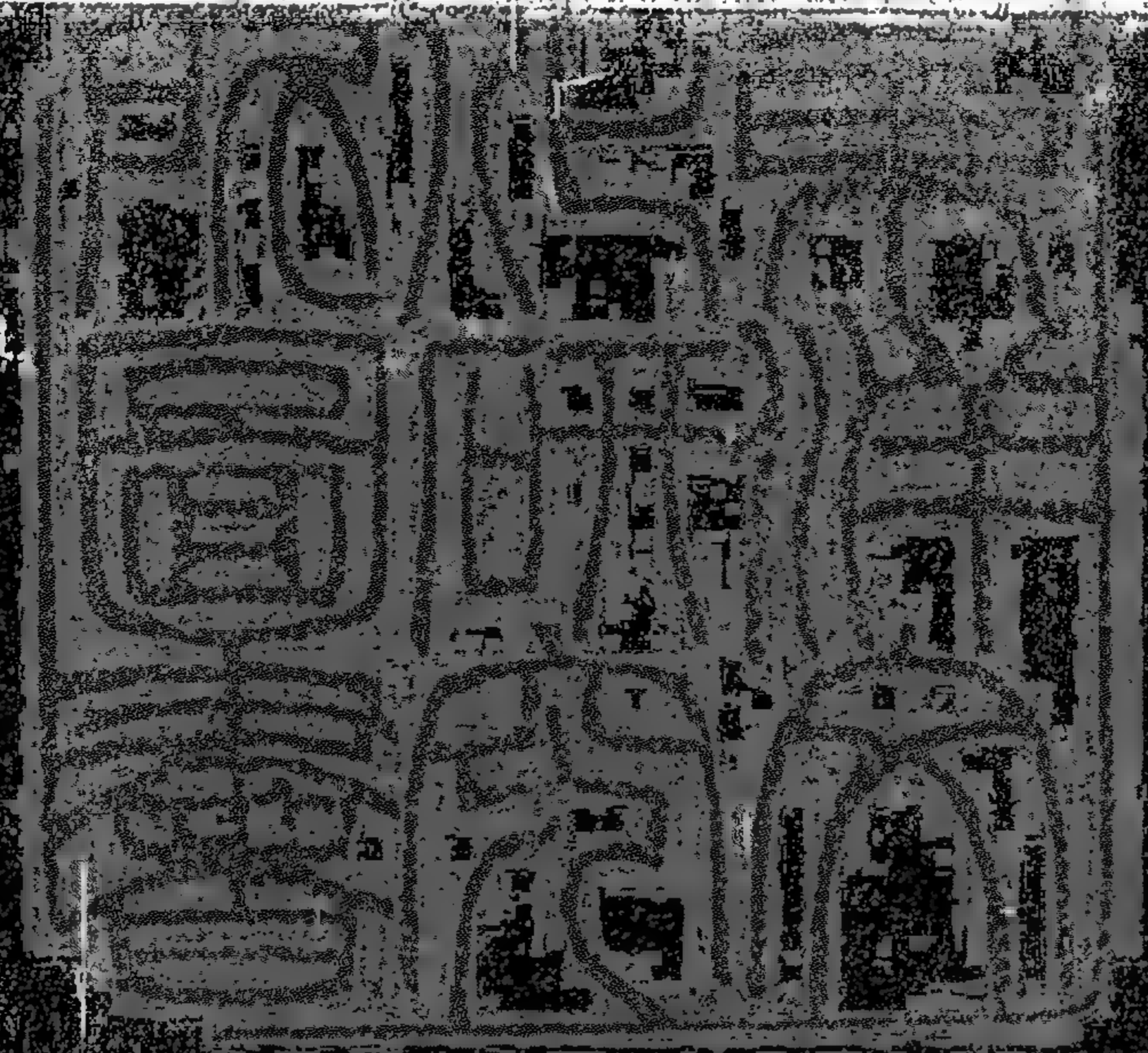
了十幾夜沒有一毫驚恐。直到權老實回來之後。方纔斷了踪跡。賽崑崙恐怕他少年心性弄出事來。連日間也禁止他不許到門前去窺探。寧可自己做紅娘。終日託名買絲。替他傳遞。息權老實有幾次在家。只說是生意主顧。平日無妻子交易慣的。自己到立過一邊。憑他兩個說話。一味忠厚。到底不以詭譎待人。這纔叫做權老實。始信天下的混名。就是汝南月旦。再取不差。不像自家取表德。只棟好字眼。稱呼末世擇文之法。不必察其為人。觀其行事。只問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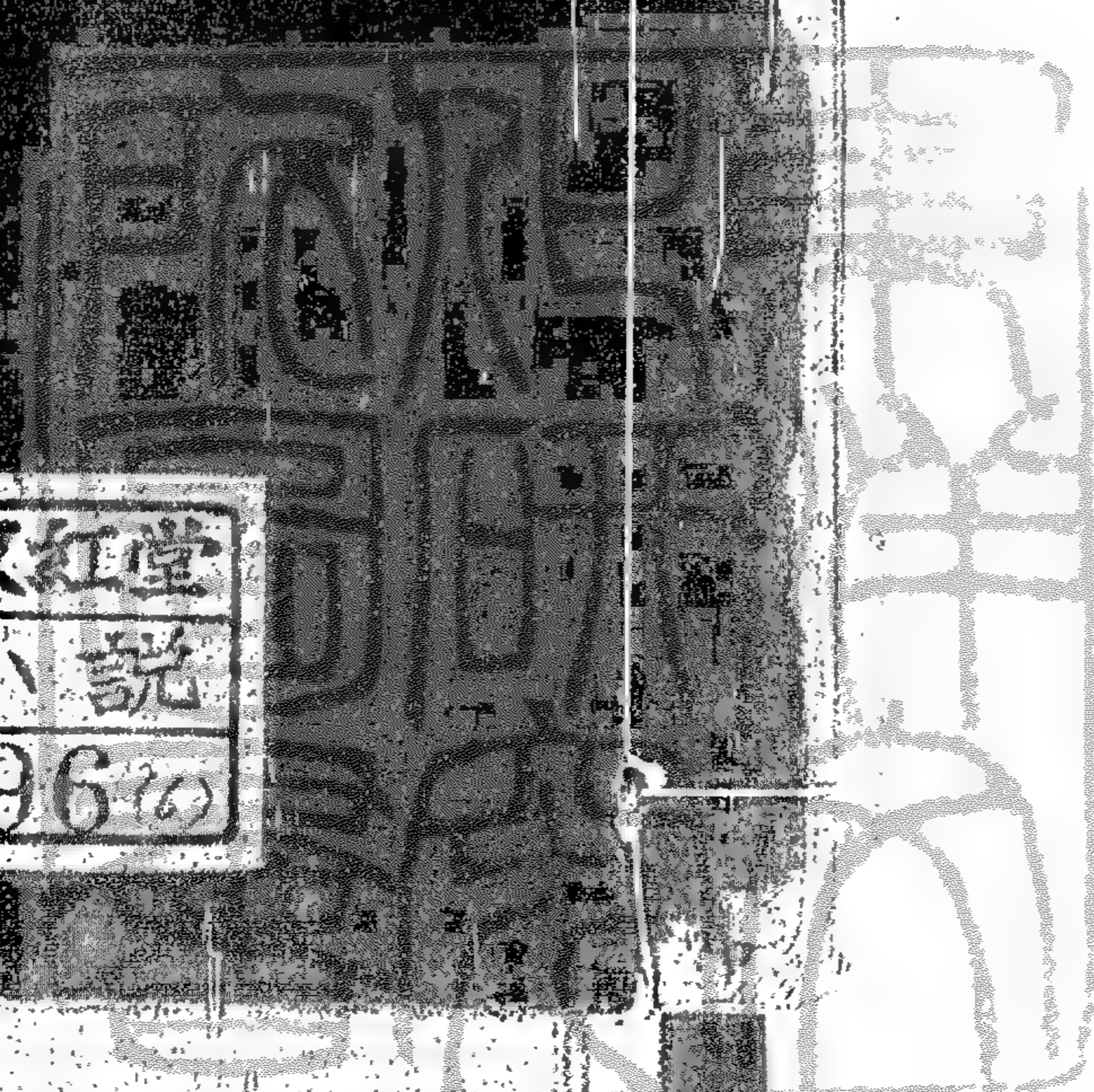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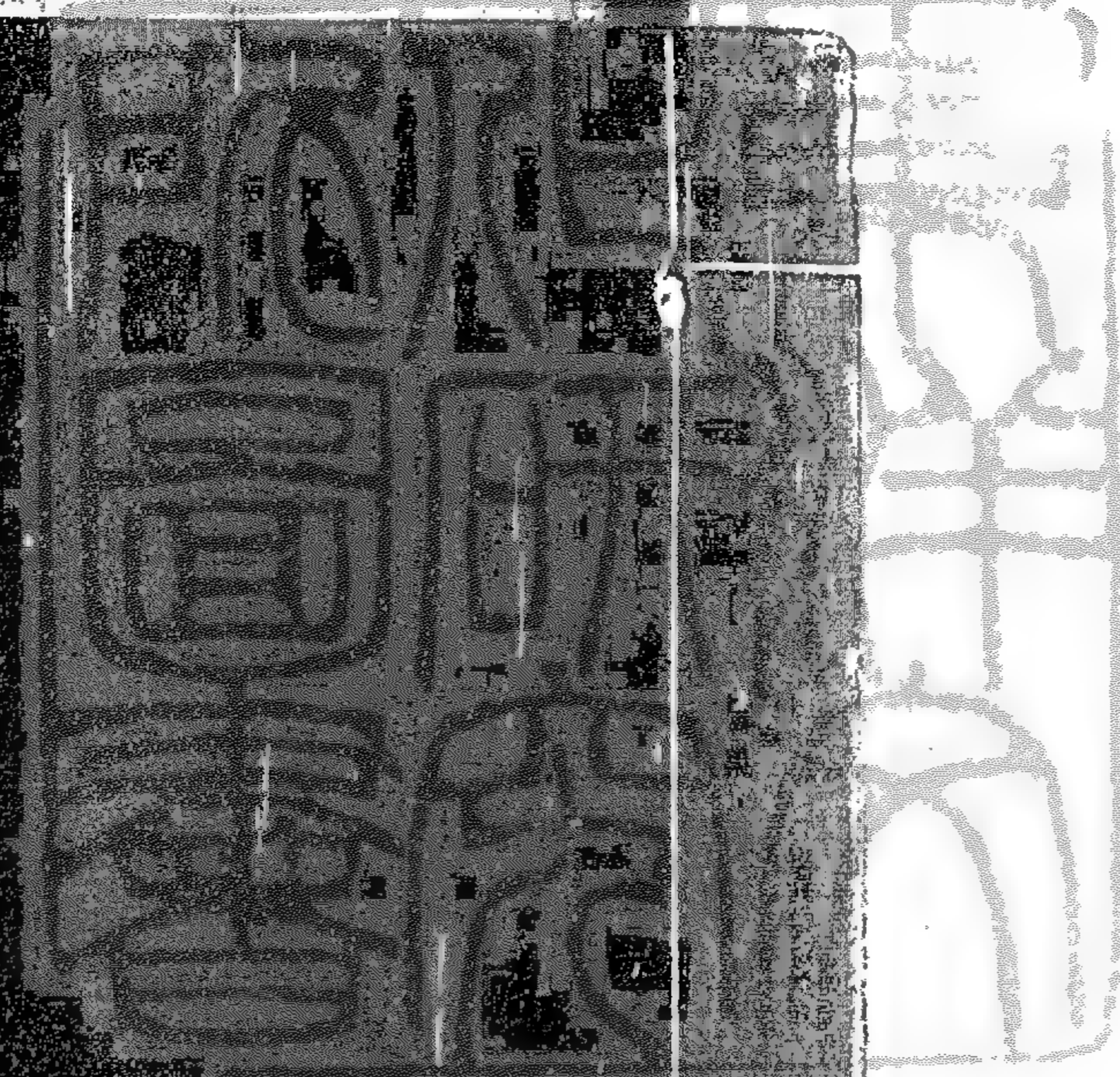
叫做甚麼混名就知道他文得文不得也

評

千古不傳之秘、千金不易之方、盡為世人洩之、殊覺可惜







双紅堂
小說
9670

小説
十
二
回



2028-6

第十一回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ヤリキリ

露水夫妻成結髮

カリネ

詩云

豪客從來數綠林

一逢知己便揮金

衣冠亦復多豪客

何事全無念友心

艷芳與未央生睡了十幾夜那種雲雨私情正在稠
密之處被丈夫回來打断好事苦不可言心上思量
道我起先只說天下的男子才貌與實事洪不能相
兼我所以去了才貌單取實事把這個粗蠢東西當

做寶貝一般終日吃辛吃苦幫他做活那裡曉得男
子裡面原有三佛俱全的我若還不遇這個才子枉
做了一世佳人與對門的醜婦何異如今過去の日
子雖然追悔不來以後的光陰怎麼肯仍前虛度自
古道明人不作暗事做婦人的不壞名節則已既然
壞了名節索性做個決烈之人棄了家的跟了野的
省得身子姓張肚腸姓李我常說從來的婦人有紅
拂妓的眼卓文君的胆方纔可以偷漢生平只偷一
個一偷就偷到底連那個偷字後面也改正過來一

語竅當作訣竅

般做夫人受誥封方纔是個女中豪傑其餘那些膿
包女子偷不上一兩遭耽擱了一生一世甚至有不
得見面被相思病害死的豈不可笑從來偷漢的訣
竅淫奔二字原分不開既要淫就要奔若度量後來
奔不得就不如省了那番孽障做個守貞不二的人
何等不妙為甚麼把名節性命去換那頃刻的歡娛
主意定了就寫書一封寄與未央生約做私奔之事
他當初在母家的時節極喜讀書寫字只因嫁做商
人婦就把筆硯荒疎了所以寫來的書札就如說話

無語不翻陳案
却入情入理所
以為妙

比才女書札是進
一步如何說文理
不深

一般沒有文章翰墨之氣却倒因文理不深反寫得
情真意切不像有才女子寫與人的書札調蕩繽紛
具情掩抑使人作文字讀不作書信觀也

書云

情郎未央生賜覽自你不來之後我終日對了
飲食吞嚥不下就勉強吃下去也不過三分之
一可見心肝五臟都瘦了一大半不但身上面
上瘦得不像人也你一向不見如何知道我如
今立定主意隨你終身你可速口料理或是你

煩崑崙進來盜我或是我做紅拂前來奔你只
要期定日子約在何處等我不致被此相左使
得利漁翁收雷迷失至囑至囑你若慮禍躊躇
不敢做此險事就是薄倖之人可寫書來回我
從此絕交以後不得再見若還再見我的牙齒
利害要咬下負心人的肉來當做猪肉狗肉吃
也其餘一切誓死的話總是寡情婦女騙人的
套子我不會說只此寄知

辱愛妾艷芳斂衽拜寄

寫了此書立在門前看見賽昆命走過付與他帶去
又怕未央生胆小不敢行此險著又生一計終日尋
是尋非與權老實爭鬧使他不能相容好做朱買臣
的故事就終日只推有病一根絲也不絡連茶飯都
要丈夫炊煮茶冷了些就說燒不滾飯硬了些就說
煮不熟每日清晨起來呪罵到晚直到上床之後方
纔停息却要比往常做事的工夫勤謹十倍方纔保
得平安到曉不然半夜三更還要差使他起來不是
燒茶就是煎藥再不能勾安枕至于幹事之時把擺

佈前夫的手段從新放出來要打發他上路好嫁三
樣俱全的丈夫權老實見他日裡憎嫌不過只得竭
力奉承指望將功贖罪誰想夜裡的功勞補不得日
間的過失爬下床來就換了一副面孔不消開口先
使人慎怕把一個如狼似虎的丈夫不上兩月磨得
骨瘦如柴懨懨待斃隣舍見了个替化不平只是
惧怕賽崑崙不好說得權老實見妻子一向安心貼
意忽然改變起來知道必非無故就不住在隣舍面
前體間消息說我出門的時節可曾有甚麼回雜之

人在家往來可曾有甚麼事故落在列位眼裡。隣舍起先只推不知。後來見他盤問不過。又憐他是個忠厚之人。將來要死于淫婦之手。只得回覆他道。有便有一个人在你家走動幾次。只是這個主子是惹不得的。惹著了他。就要合著合着古語二句。

明鎗容易躲

暗劍最難防

豈但不能斷絕他。只怕還有不測之禍。權充實道是个甚麼人。就這等利害。隣舍道不是別人。就是天下馳名人。二悞怕慣做神賦的賽崑崙。舊時在你門前。

經過看見你娘子生得齊整。就走来問我們說是那一个的妻子。我們說是你的令正。他又說這樣女子嫁了那樣丈夫。也不相配。他平日夫妻之間和睦不和睦。我們又說是極相得的。後來見你出去買貨。又走來問道。權充實這番出去。有多少日子。纔得回來。我們只說他要買絲。就回覆道。往返須得十幾日。纔得到家。不想就從那一起。你家夜二有些响動。就像有人說話一般。若是別个。我們就好出來替查你。曉得惡款名太歲頭上。可是動得土的。不去惹他。尚且要來。

昭顧何況得罪了他有个不來攪擾的況且從來律法決有隣舍捉拏之理所以憑他自來自往宿了十幾夜直待你回來方纔斷了這條路我們說便對你說你只好放在肚裡早晚之間做个準備切不可漏洩出來招災惹禍就在令正面前也只是隱忍不可說破若還說破他就要通信過去連我們都不得安生輕則破財重則喪命了權充實道我說他不住來買絲那有这个大主顧原家為此列位若不說我那裡知道既蒙吩咐我不敢漏洩他們終有一日落

我手裡待我拿住了他殺頭的時節求列位高隣助我一臂之力就是了鄰舍道這都是歇話自古道拿賊拿スシタレナ賊拿カサ拿カサ拿雙他做了一世賊不曾被人拿著フロハナ難道通了幾次カサ就被你拿著雙不成你不要怪我說這位令正不是你家人了終有一日被牠領去只保得不賠糶カサ也就能勾了權充實道怎見得如此隣舍道他平素的手段你難道不知幾十丈的高牆經不得他一跳幾百層的厚壁經不得他一鑽你那些間低小房子那裡在他心上少不得要鑽跳進來把

人領去人既被他領去那家中的財物豈保得不做
糶奩這是樁人財兩失的事你不可不防權老實聽
到此处一發驚慌起來就對隣舍跪了求他畫个長
策免此奇禍隣舍憐他情極个都低頭算計開口
思量有勸他休了妻子斷絕禍根的有教他帶了妻
子搬到遠處去的權老實都躊躇不決內中有一个
老成的道這都不是主意他的令正雖有可出之條
却不曾拿著憑據把甚麼題目休他賽崑崙的路數
沒有一处不熟隨你擬在那裡他自然會尋來尋著

之時只怕連自己的性命都要送在他手裡依我的
愚見只有个將錯就錯之法可以做得你的令正既
然無心靠你留在家中也沒用不如賣些銀子用三
還^{ソラ}不折本若還賣與別家令正決不肯去就是賽崑
崙知道怪你斷他恩愛也要來報讐不如就賣與他
做賊的人銀子來得容易他既然愛你令正或者皆
出一二百兩也不可知你拿了這宗銀子過來兩脚
婦人怕計不出另事一个將就些的自然不會招災
惹禍又得了人又保得不破財豈不兩便權老實道

此計甚好雖然不是丈夫所為却除了此計再無別計竟是這等罷了只是一件我自己不好同他說話須得一個居間的便好列位之中可有那一位肯替我周全此事隣舍道若是這等做還不妨與事只是賣去之後你不可生端啓釁說我們通同弄賊スト白你妻子這就使不得了權充實道若做得成我的身家性命都虧列位保全怎敢做此負心之事充成的道料他是个忠厚人決不如此你們放心去做就大家一同的擬推出一个會說話的約定次日去尋賽崑

崑說話却說未央生自與艷芳別後害起相思病來終日要死要活賴在賽崑崑身上要替他顯个神通把两个弄做一處賽崑崑道若要拐他出來有甚麼難處只是拐出之後這個所在你就住不得了須要領到天南地北緝訪不到的去處尋所處房子住下方纔做得長久夫妻你肯去不肯去也要商量定了纔好做事未央生的心上因那两个特等婦人不曾弄得上手捨不得去了這塊地方起先還有幾分不決後來看見艷芳的書寫得激切義不容辭只得空

了主意就回覆道若不遠行難以滅跡自然要舍此而去賽崑崙道這等就好處了只是一件拐婦人的罪過比偷財物不同錢財是倘來之物今日失去明日又趁得來結髮夫妻一旦被拐去教他何以爲情況且權老實是個窮漢沒了老婆那裡還討得起モラビ凡人情到極處就有性命之憂補助不可不替受害之人想个退步ハツカシ除非帶百十兩銀子丟在他家然後拐出人來只當問他娶討一般使他失了一個還好再討一個這等做來雖于損去的陰德究竟無補還不失

我做英雄的本色未央生道此計可稱萬金只是小弟旅囊羞ハツカシ設處不來未免有累知己心上覺得不安賽昆崙道劣兄的銀子來也來得容易去也去得容易若還拚不得揮金怎敢說此仗義的話都在劣見身上就是了你可寫書回覆他不拘那一日只要權老實不在家我就去拐他出來不消憂慮未央生喜極連忙磨起墨來因他寄來的書札文理不深也把衆句淺話回他省得他費解

書云

比前書更深一
層如何說是淺
話

艷娘芳卿賜覽別得兩個月竟像幾十年你的心肝五臟瘦了一半我的心肝五臟倒肥了一半不然為何塞住喉嚨礙了飲食一口一粒也吞不下去終日哀告崑崙求他力圖此事他只恐尊意不決所以不敢輕舉因看來札始知向我之心堅如鉄石今已力任不辭矣紅拂之事甚險切不可做既有此人出力只做紅綃可也佳期難以預卜典守難家之日即是嫦娥出月之期連賜好音以便舉事我若做負心人這猪肉狗肉不消尊口咬得自有烏鴉黃犬啣去吃也別話不宜只此奉覆

慎不具名

賽崑崙拿了此書送與艷芳之後就取一百二十兩銀子預先封做一封好待臨時帶去終日盼望消息怎奈權老實再不出門不想到這一日忽見他隣舍走來說了幾句閒話即便開談說權老實因生意折本日給不敷不能養活妻子要轉賣與人我想別人家沒有銀子就有銀子也養活這婦人不起只有你

寬胸^大天度。拚得閒飯養人。又肯做濟困扶危之事。所以特來作合。求你積个陰德。一來超拔此婦出來。省得他餓死。二來使權走實。得些聘金。好做^主意糊口。極是兩便的事。賽崑崙聽見這些話。心上躊躇道。有這樣奇事。我正要去算計他。——就像曉得的一般。央人來賣典我。或者曉得些風聲。知道我替人做事。料想出不得圈套。故此來上這條路。也不可知。既然如此。我要暗買。倒不如明買了。為何拿著銀子去做拐帶之事。就問那隣舍道。他為甚麼沒原沒故。就要賣起

妻子來。隣舍道。不過是為貧所使。並無他意。賽昆命道。這等他的妻子。可肯到別人家去。隣舍道。他在家受苦。不過^{マナカヲライル}已^{トウモイラレ}不得出門。有甚麼不肯去。賽昆命道。這等他要多少財禮。隣舍道。他的意思要計二百兩。那裡依得。他若還得一半多些。只怕也就了。賽崑崙道。既然如此。就是一百二十兩罷。隣舍見他允了。就一面叫他允銀子。一面去叫權走實親來交易。賽昆命的初意。竟要教未央生做受生。自己與隣舍同做居間之人。後來想一想。道。活人的妻子。不是好討的。我的名

聲在外人還懼怕不敢同我打官司。若教他出名後
來就有官府口舌了。所以絕不提起來。央生只說自
己討來做妾。權先實走到寫了婚書。打了手印。隣舍
押了花字。交與賽崑崙。取出那封銀子。恰好
是這些數日。又另取十兩。送與鄰舍做媒錢。當日就
僱轎子。把艷芳擡了過來。還不與未央生知道。直待
替他尋下房屋。置了床帳。家伙。又討一個了鬟服事。
艷芳方纔備辦花燭。把他兩個送入洞房。雖鮑叔之
交情。虬髯之俠氣。不過如此。只可惜把題目認錯了。
些。所以算不得真正豪傑。若把這種交情。加諸道義
之友。這種使氣。施于急難之場。則賽崑崙的人品。不
特稱雄于盜賊之林。亦可藐視乎衣冠之流。

第十二回

補臨頭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結同心

詞云

喜多情愛多情及見情多妬又生嗔即眼別青
戀娉婷惜娉婷能使娉婷兩不爭風流始擅名
右調長相思

未央生與艷芳做了夫妻兩個不分晝夜不避寒暑
盡情盡興的快樂艷芳進門之後經水來得一次就有
了胎未央生大喜以為術士之言不驗一般也會生

育這根取樂之具是落得改造的到了四五个月上
艷芳的身子漸粗大起來行房之時未免有些礙
手礙脚他两个平日幹事是不鳴則已鳴則驚人的
那裡肯提心弔胆難開了身子呱起了肚皮做那不
親不切的事艷芳就分付未央生教他權且耽擱幾
時養精蓄銳待生育之後好圖大舉不要在費了精
神從此以後两个就分房宿歇未央生獨自一个睡
在書房未免靜極思動又要做起分外事來起先未
得艷芳之時却像得了這一个就一世不偷婦人也

過得日子了及至既得之後心上又想似這等的再
得不湊成雙美便好初婚之時雖有此意只因有得
受用也還當做緩圖到這無聊之際就把緩圖當了
急著認真要做起來心上思量道我目中所見的婦
人只有那两个不知名姓的是當今絕色與我新娶
的這一个可以鼎足而立的了怎奈不知下落無處
尋訪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在冊子上面頭等之中
遴選一个出來暫救目前之急待從容暇豫之時再
去尋那幾個也不為遲就瞞著艷芳把書房門關了

取出冊子來細心的翻閱翻著一個名字叫做香雲批他的批語雖然不多幾句却比形容別个的畧加厚些別个的不是褒中寓貶就是貶中帶褒只有他這幾句都是明誇顯贊沒有皮裡春秋可見是一等之中的第一名與那日所見的銀紅女子藕色佳人止爭一間者也

批云

此婦色多殊美態有餘妍輕不留痕肢體堪擎掌上嬌非作意風神儼在画中因風嗅異香似

泊花氣從旁聽妙語不數鶯簧殆色中之錦

閨中之嬌者也拔之高等以冠群姿

未央生看了批詞追想他的面貌記得是個二十以外三十以內的人意致極來得嫵媚從面前走過之時覺得有一陣香氣與薰在衣上帶在身上的不同別有一種甜淨之味既去之後又在香案旁邊檢著一把詩扇知道是他所遺未央生想了數日要去踪跡他因後來遇著特等的就把他做了前魚之棄此時翻閱著了不覺死灰復燃就把下面的小字細查

看他住在何處。原來與自己的住處同是一個巷名。心上大喜道：「這一條巷內，不過數十分人家，料想沒有幾里之隔，要弄他上手，一定是不難的了。」連忙走出去問人。那裡曉得，作孽之事，ハハワテ偏生湊巧，アヘニウニ竟像天地鬼神也助紂為虐一般。這個女子就是他的緊隣，只有一牆之隔。書房間壁就是他的臥房。丈夫叫做軒子，是個才高行短、名重品低的秀才，年紀有五十多歲。前妻已死，香雲是他的繼室。軒子在外面處館，每一個月回來宿一兩夜，其餘的日子都在館中。

宿歇未央生道：「這等看來分明是前世的姻緣。神差鬼使送我住在這邊，同他作樂的了。這樣便事，難道還好不做？就在家中走來走去，一邊想計策，一邊看形勢。書房外面的牆雖然不高，是有房子隔住的，跳不過去。書房裡面的牆雖然不厚，也是夾磚砌的，又有石灰粉在上面，一動就有了形跡。兩家都要看出來，不好鑿孔。就丟了書上的成法，不去鑽穴踰牆，只把自己做過的文章拿來溫理，還想要做爬梁上屋之事。仰起頭來細看，只見屋山頭上有三尺高五尺濶

的一塊是磚牆砌不到用板壁補完的心上思量道既有這一隙可乘又不消想到屋上去了何不把鑽穴踰牆的四个字變通其法而用之只消把板壁攪去幾塊那磚牆上面就可以跳得過了有甚麼難做的事就掇了一張梯子斜靠在牆上然後到書櫥裡面取一副備而不用的家伙外面是個紙匣紙匣裡面刀斧鋸鑿件件都有名字叫做十件頭未央生自買回來一件也不曾用著只說是些沒用的東西只好擺在書房做件玩器罷了那曉得天下無棄物偷

婦人裡面竟用著他就帶了這副家伙爬上梯去仔細一看那板壁雖然堅固還喜得有縫可尋當初是逐塊敲上去的沒有犬牙相錯之勢使人不可動搖就先用一把小銼將橫木之上銼去一二分使攪板下來的時節沒有障礙然後用小鑿投入縫中往身邊一攪不知不覺已是一塊下來了再去攪第二塊連斧鑿都可以不用只消用手一扯二到沒有障礙之處他自然會下來竟成了破竹之勢未央生除下兩三塊就伸過頭去二張只見有個婦人坐在馬桶

上小解。完之後，未曾繫褲，先蓋馬桶。那馬桶蓋子
 落在地下，伸手去取，未免屈倒纖腰，把兩片美豚高
 高聳起，連那半截陰門也與未央生打個照面。未央
 生在背後看了，還不知，可是本人道。等他撒上褲子，掉
 過臉來，仔細一認，不消說是當初賞鑒過的。比初見
 之時，更加嫵媚。未央生要叫他一聲，一來恐怕被人
 聽見，二來他在亮處，我在暗中，不知我是何人，怎麼
 肯來招接。萬一發作起來，反為不便，須要想個計較。
 倒引他來，張我只要看見面貌，不消我去仰攀他。

自然會來俯就了。想了一會，忽然記起他那把扇子，
 上面有三首唐詩，是他親筆寫的。料想此時還記得
 我，如今把板壁用在這邊，走下梯去，尋出那把扇子，
 把上面的詩高聲朗誦起來。他聽見了，豈不會意。既
 然會意，畢竟上來張我，然後用巧話挑撥他，自然一
 勾便上了。算計已定，就如飛走下去，開一箱子搜尋。
 那把詩扇，他在廟中作寓之時，燒香婦女所貽之物，
 甚多，不止這把扇子。拾到一件，就收藏一件，防備尋
 著了人，好把原物當了証據，做个有挾而求，不怕那

些婦人不肯，所以當做珍寶相看，一件不敢遺失。又怕與別的東西混在一處，倉卒之間尋不出來，所以另作一箱，蓋上面有四個大字，是詩經上的國風一句，句作兩行寫了，以便識認，其字云：

美人

之貽

此時開一箱子，把那些香艷之物一齊傾倒出來，細細的揀閱，開手一把扇子，就是他的展開，一看上面的字，雖不十分到家，也儘有些筆意。那三首絕句，乃

唐朝才子李供奉所作，名為清平調，是玄宗與貴妃賞牡丹，召他進宮去做的。未央生看了詩句，不敢造次，就念：先把頭上的中_中身上的衣服換得齊整，又燒一爐好香，放在面前，然後打掃_{ハキ}喉嚨_{ノド}，竟像_{ハナ}崑腔_{ウタ}戲子唱慢調的一般，逐个字哦出韻來，等他好傾耳細聽。

詩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头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右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昭陽

右其二

名花傾國兩相歡
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沈香亭北倚欄杆

右其三

念過一遍、又念一遍、念到十遍之後、不見响動、就把
落款的年月、與寫字之人的姓名、當做曲子裡面的、

疑識

欲叙

介白一般、也念出來、索性等他聽个明白、又念了幾遍、只見板壁之上、忽然响了一聲、又像咳嗽、又像歎欲氣、只是隱隱躍躍、聽不分明、未央生知道、他上來了、就對著扇子埋怨道、為這一把扇子、弄得人死不死、活不活、如今扇子在這邊、人在那裡、若還尋得著、不如送去還他、留在這裡做甚麼、說了這幾句、只見板壁上面、有人回覆道、扇子的主人、現在這裡、丟上來還了、就是不消苦、埋怨他、未央生抬頭看見、故意吃一驚道、原來絕世佳人、就在咫尺、枉害了一向

的相思這等說死不成。就把十步梯子併做五步跨上去一見了面就樓住親嘴。先把兩根舌頭在口裡交媾一次。方纔縮出來講話。香雲先問道。你一向在那裡。再不能勾見面。如今為甚麼原故。忽然走到這分人家。念起我扇上的詩來。未央生道。這就是我的寓所。我就是你的緊隣。你難道不曉得。香雲道。住在這邊的另是一家。竝不曾見你。未央生道。我是新近搬來的。香雲道。你以前在那裡。為甚麼原故。搬到這邊來住。未央生要買他的歡心。就隨機應變。想出

話來騙他道。我搬來的意思都是為你。二難道不明白。只因在張仙廟裡。看見尊容。心下十分想念。見你臨別之時。十分顧盼。又留下扇子贈我。所以去你不_下。千方百計。謀到這邊來住。好與你相處的意思。香雲聽見這一句。就滿臉堆下笑來。把手在未央生肩_上。輕_二撲幾撲道。你原來這樣有情。我幾乎錯怪了你。這等你家裡還有甚麼人。未央生道。只有一个小妾。是朋友贈我的。來得不久。其餘的賤眷都在故鄉。不曾帶來。香雲道。這等你不曾搬來之先。為何再不到

我門前走二使我終日想你害起那椿病來未央生道我起先問你不著不知住在那裡所以不能勾相見後來一知下落就搬過來就你了香雲道這等是幾時搬來的未央生道還不上半年只好四五個月罷了香雲聽見這一句登時變下臉來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既然來了這些日子為甚麼往常不理我直到今日這冷原裡面忽然爆出豆來未央生見他詞色不好知道露了馬脚臉上不覺有些慚色又把巧話支吾道一向只說尊夫在家恐怕輕拳妄動貽害

于你所以只當不知熬了這幾個月直到如今方曉得尊夫在館家裡沒有別人纔敢露些聲色不過是謹慎的意思難道敢忘記了娘子故意冷落你不成香雲聽了這些話竝不回言只是一味冷笑定了半晌又問他道這等我的扇子可還在麼未央生道緊緊藏在身邊一刻也不離怎敢遺失香雲道這等拿來我看未央生只道他看見扇子就破了心上之疑自然因嗔作喜好商量幹事了就下去取了來把一條汗巾裹住雙手遞過去不想香雲接到了手兩三

把扯得粉碎。往自己房裡一丟。將裏扇_{ハシ}汗巾。擲還
未央生道。這樣薄情的人。虧得不曾與你有染。從今
以後。兩下開交。下去罷。說了這幾句。氣忿_{イライラ}的朝下
竟走。扯也扯他不住。叫也叫他不應。走下梯子。就眼
淚注_ツ的哭起來。竟不知為著何事。未央生要爬下
閣个明白。又怕被人撞見。只得立在上面。看了他哭。
正在難處之際。忽然書房門外芭蕉弄聲。竟像有人
走動。未央生怕是艷芳。只得上了板壁。走下梯來。心
上猜疑道。這是甚麼原故。又不曾有話。衝撞_{ツキ}他。有事

得罪他。為甚麼。及原沒故。便起性來。察他口氣。不過
怪我親近遲了。耽擱半年工夫。不曾與他作樂的意
思。自古道。有心拜節寒食不遲。只要有心。到你拚得加
上些利錢。還你半年的實事。就是了。何須這等發急。
我料他心上。決不單_ニ為此。還有別的原故。他方纔
的話。雖然說得峻厲。也未必出于真心。還是逼我請
罪的意思。日間不好去得。等到晚上。少不得要鑽過
去。問个明白。無論他怪得有理沒理。總_ト采_ヒ賠个不是
就完帳了。也虧他度其日如年。方直握到黃昏時候。

打發艷芳睡了。回到書房。把門窗緊閉。除去頭上的方巾。脫去外面的衣服。先把燈吹滅了。然後爬上梯去。把日間攘動的板壁。盡數除下來。只當開闢了一重門戶。心上還慮道。是便是了。他那一邊沒有東西接脚。二丈多的高牆。如何跳得下去。欲待叫一聲。他起先說了硬話。怎麼肯來接引。落得不要開口。誰想香雲口嘴便硬。心腸還軟。臨睡的時節。原開一面之網。在那邊招納他。竝不曾做已甚之事。未央生伸手過去一摸。只見日間所用的梯子。不曾徹去。依舊放

在那邊。若有所待。未央生大喜。就蹈著梯子。悄悄爬下去。只當在木橋上。走過一遭。起先平步而上。如今平步而下。竝沒有一毫艱險。爬下梯子。就悄悄橫到床前。見他不响不動。只說睡著了。就要把身子挨進被去。趁他酣睡之時。先把陽物插入牝戶。輕輕的弄他醒來。然後講話。省了未做之先。那番客氣。也是好的。算計定了。就伸手去揭被。那裡曉得香雲此時竝不曾睡著。未央生過來的時節。他明明聽見也只因要省些客氣。所以朝裡睡了。只當不知。及至此時見

他伸手來揭被。豈有不報脚色。擅闖轅門之理。這番客氣就省不得了。只得掉轉身來。假粧个睡覺之中。驚醒的模樣。叫起來道。你是那一个。黑地裡面。爬到人床上來。未央生靠著耳朵。紙二回覆道。不是別个。就是日間與你說話的人。知道自家不是一向生疎了。你特地過來請罪的。一面說話。一面要鑽進被窩。香雲緊一裏住。不放他進去。笑作起來道。這樣寡情的人。那个要你請罪。還不快走。未央生道。我費盡心機。謀到這邊來親近你。也不叫做寡情了。香雲道。這樣好

看的話騙。那一个你那双眼睛。好不識貨。怕沒有標致絕頂的。終日同他作樂。希罕我這等醜陋東西。肯丢了。心上人來親近我。未央生道。我家裡這一个朋友。娶來贈我的。我不得不受。娘子。怎麼吃起醋來。香雲道。你同自家妻子作樂。是該當的。我怎麼好吃醋。只是與我一樣的人。你不該先去纏他。把我丟在九雲外。若住在遠處。不能勾見面。也還罷了。只隔一得一層壁。叫也不叫一聲。竟像不相識的一般。這樣毒情的人。還叫別个理你。未央生道。娘子這一句話。是

從那裡說起。我除了妻妾之外。並不曾相處一個婦人。偷香竊玉之事。今日方纔做起娘子。為何沒原沒故。謗起我來。香雲道。我且問你。某時某日。張仙廟裡。有三個婦人進去燒香。看見他生得標致。跪在門外。亂躡頭的。可就是你麼。未央生道。那一日果然。曾有三個婦人。在廟裡燒香。我彼時也去求子。見有女眷在裡面。恐怕混雜不雅。所以不好進去。就跪在門外躡頭。那是拜張仙。難道拜那三個婦人不成。香雲大笑起來道。何如。自己招出來了。若說躡頭的。不是你。

還講得去。既然是你。還有甚麼辨得。世上有个躲在張仙背後偷看女子的人。見了內眷。皆避嫌疑不闖進去。調戲他。跪在門外躡頭之理。這樣混話。騙三歲孩子。也不信。竟來騙起我來。未央生見到實處。知道掩飾不過。只得吐露真情。一來認自家的。不是。二來要套出那三個婦人的下落來。就對他笑一笑道。不瞞娘子說。我那一日躡頭。一半為神。也有一半為人。原有个乞憐的意思。但不知娘子坐在家裡。怎麼曉得外面的事。這句話。是那个對你說的。香雲道。

我自有千里眼順風耳。何須要人說得。未央生道。娘子既然知道這樁事。畢竟也曉得那三个婦人家住在那裡。自己叫甚麼名字。丈夫叫甚麼名字。索性求娘子說个明白。香雲道。你同他相處半年。怕不曉得。倒問起我來。未央生道。這一句話。又從那裡說起。我自從一見之後。就不曾再見。怎麼說與他相處半年。這樣的冤情。教我那裡去伸訴。香雲道。你還要胡賴。既然不曾與他相處。為甚麼半年之中。再不見我一面。分明是他們的主意。教你不要理我。二難道不曉

得。未央生道。屈天屈地。何曾有一些影响。竟這等疑心起來。香雲道。若果然沒有此事。你發个咒來。未央生就對天發誓。說我若與這三个婦人。有一毫干涉。教我如何如何。不但沒有干涉。就是曉得他姓張姓李。住在何處。到他門上去張望一次。也教我如何如何。香雲見他發的誓愿。十分狠毒。纔釋了一半疑心。又問他道。你果然不曾與他相處。未央生道。果然不曾。香雲道。這等說你的罪。還可原。未央生道。如今說明白了。我沒有甚麼不是。求娘子揭開被窩。放我進

來睡罷。香雲道：「我的面貌不如那三個婦人生得標致。你還去尋標致的睡。不要來纏我。」未央生道：「娘子又來謙遜了。怎見得你的面貌不如那三個生得標致？」香雲道：「你的眼力自然不差。畢竟見他標致到極處。方纔跪了頭。若是畧有幾分姿色的。不過像我那一日得你眼睛相一相。也勾得緊了。怎麼受得拜起。」未央生道：「那磕頭的事。不過是興之所至。偶然做出来的。何曾有甚麼成見。據娘子這等說是怪我磕他的頭。不曾磕你的頭。只說有磚瓦之別。所以這等

牢騷不平。如今沒有甚麼難處待我。加上些利錢多。磕些頭補還前日的欠帳。就是了。」說完就爬下床去。對了香雲的枕頭。跪在地板之上。一連磕了幾十個响頭。把床都振動。香雲纔伸手下來扶他上床去。未央生鑽進被窩。那下面的家伙就與陰門湊著。竟像輕車熟路走過幾次的一般。想來也是初交之際。彼此情濃。又被客氣的話耽擱了一會。經不得在被窩裡面。再使客氣。所以我要湊他。二也要湊我。兩件東西自然傾蓋如故。不消人去介紹他了。未央生湊著之

後就往裡面直抵香雲的牝戶。雖在寬窄之間只因慾火甚炎不能姑待。正要惜些疼意好熬陰中之痒。所以耐著艱難。任他抵塞。未央生見他承受得起。知道是一般敵等棋。饒不得幾子的了。就放出本事來。同他對壘。抽送一次。定要拔出重圍。搗進巢穴。起先幾十提。裡面倒還滑溜。到半百之外。就漸有些滯滯起來。香雲反覺抵當不住。就問他道。我往常與自家男人幹事。都是先難後易的。為甚麼今日不同。開手反容易。幹到後面倒艱難起來。未央生道。我生平

沒有他長。只得這根賤物與普天下的陽物不同。有兩椿異樣處。第一椿是先小後大。就像一塊乾糧。一入牝戶就漸大起來。竟像是浸得脹的一般。第二椿是先冷後熱。就像一塊火石。擦磨几下就漸熱起來。竟像有火星要爆出的一般。只因有這兩椿好處。所以不敢埋沒他。要來親近娘子。求你賞鑒。賞鑒的意思。香雲道。不信。你身上有這等一件寶貝。只怕是哄人的話。就作是真的。照像這等艱難起來。只怕幹到後面。也沒有甚麼樂趣。未央生道。如今裡面乾

燥不過所以覺得艱難。少刻有些淫水浸潤他。自然
不像這等了。香雲道：「這等待我熬住了疼，索性讓你
狠弄一陣，弄些水出來，省得裡面乾澀。」未央生道：「極
說得是。」就把雙腳駕在臂上，緊一抽，重一的送不上
數十下。那陰戶也滑起來，陽物也熱起來，滑則不覺
其疼，熱則愈見其樂。香雲道：「心肝，你方纔的話，不是
哄我的，果然是件寶貝。」我如今快活起來了。未央生
就乘這個機會，愈加狠弄。一邊買他的歡心，一邊聽
他的口氣道：「心肝，我這句話不哄你，可見別樣的話。」

都不是哄你的了。如今也該信得我過，就把那三個
婦人的話對我說：「何妨？」香雲道：「只要你有真心到
我，自然會對你說。」何須這等著忙？未央生道：「也說
得是。」從此以後，就把他的舌頭緊一含在口裡，再不
說話，一味啞幹。到底足一抽了一二更天，只見香雲
手足冰冷，香汗如澆，一連丟了三次，就對未央生道：「
心肝，我的精神單薄，再經不得掏撓了。」擣著我睡罷。
未央生依他的話，爬下身來，擣住了同睡。二時節，
覺得枕席之間，有一陣異香，與那日初會之時，聞見

的一樣就問他道。心肝。你平日薰衣服的是甚麼異香。就這等可愛。香雲道。我平日並不薰香。你在那裡聞得。未央生道。那日相見的時節。你在我面前走過。就覺得有一陣香氣。今日睡在床上。也是如此。你平日若不薰香。這一種氣味。是那裡來的。香雲道。那是我皮肉裡面透出來的氣味。不是甚麼異香。你聞錯了。未央生道。不信。皮肉裡面有這樣好氣味出來。這等說。你的皮肉也是一件寶貝了。香雲道。我生平也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的婦人不同。當初父母

生我的時節。說臨盆之際。有一朵紅雲飛進房裡來。人覺得有一陣香氣。及至生下我來。雲便散了。這種香氣。再不散。常在我身上。聞出來。因有這些微驗。所以取名叫做香雲。若坐了不動。還不十分覺察。但是勞碌之後。有些汗出的時節。這種氣味。就從毛孔裡透出來。不但別人聞得出。連自家也聞得出。我只因有這些好處。也不敢埋沒他。那日在廟中相遇。見你生得標致異常。所以留連顧盼。把扇子贈你。要你尋到我家來。把這種氣味。與你賞鑒。賞鑒。誰想你再

不尋來。直到今日。方纔了得心愿。未央生聽了這些話。又把他渾身上下仔細一聞。沒有一個毛孔之中。沒有一線香氣。方纔曉得。絕世佳人。不是眼睛相得的。典英雄豪傑一般。當索干牝牡驪黃之外。就把他緊二樓住。一連叫了幾十個心肝。還不住口。香雲道。我身上的香氣。你聞到了麼。未央生道。都聞到了。香雲道。只怕還有遺漏的所在。未央生道。沒有甚麼遺漏處。香雲道。還有一處的香氣。更比身上不同。索性與你實鑒。未央生道。在那一處。香雲道。一處。未央生道。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的婦人不同。當初父母

果有此種妙物。非虛語也。

即欲不死。不可得矣。

即欲不飽。不可得矣。

手捏著未央生的指頭。朝陰戶裡面點一點。道。此中的氣味。更自不同。你若不嫌褻瀆。也去聞一聞。看未央生縮下身子。去把鼻孔對著陰門。重重的嗅了幾嗅。就爬上來道。真寶貝。真寶貝。我如今沒得說。竟死在你身上罷了。說了這幾句。又把身子縮下去。扒開那件至寶。就用舌頭舐起來。香雲道。這怎麼使得。還不快些上來。不要折死了我。一面說。一面去扯他。越扯得急。未央生越餒得慌。把一根三寸多長的舌頭。竟做了幹事的。陽物在裡面一抽一送一往一來。

與交媾無異。一見有淫水流出。就吸在口裡。吞下肚去。一滴也不教狼藉。直餵得他丟了。連陰精都吃下去。方纔爬上肚來。香雲死緊的抱住道。我的心肝。你怎麼這等愛我。二如今沒得說。也死在你身上罷了。你若果有真心。到我今晚。就同我發個誓愿。未央生道。我也正要如此。兩個一齊爬下。未來穿了衣服。對着外面的星月。一同發誓。不但這一世生死不離。連來生願做夫妻的話。都禱祝在裡面。兩個發誓完了。依舊脫衣上床。細談衷曲。未央生道。照我看來。你這樣

佳人如今世上沒有第二個了。不知你的丈夫是幾世修來的福分。就娶著這件至寶。既有這件至寶在家。又為甚麼不回來受用。終日睡在外邊。使你孤眠獨宿。這是甚麼原故。香雲道。他心上也受用。只是力量不濟。支持不來。所以借處館的名色。在外面躲避羞惱。未央生道。我聞得。他還是中年的。人怎麼就這等不濟。香雲道。他少年的時節。也是個風流子弟。極喜偷摸良家女子。不分晝夜。去淫慾婦人。所以斷喪太過。到中年就沒用了。未央生又問道。這等他少

年時節的力量。與我今夜的力量何如。香雲道。做事的技倆。雖然差不多。那有。你這兩樁好處。未央生道。我這件東西。是世上沒有的。你這件東西。也是世上沒有的。如今兩件寶貝。湊在一處。切不可使他分開。我從今以後。不住要過來。同你睡了。香雲道。你是有家小的人。怎能勾不住的過來。只不要像以前那樣寡情。也就勾了。未央生道。不知是那多嘴的人。到你面前來學舌。使我抱了不白之冤。到這個時候。還說我寡情。我若知道那學舌的人。定要與他狠做一

出香雲道。我老實對你說。學舌的不是別个。就是那三位佳人。未央生道。又來奇了。這樣沒正經的話。就是別人說他。也該沒趣。難道自己不怕腴腴。竟告訴起人來。香雲道。不瞞你說。是我告訴他起的。我與他們三個。同是一分人家的女兒。兩個年紀小的。我叫他妹子。一個年紀大的。我叫他姑娘。平日相處。湯極好。兩個妹子。更與我心投意合。竟像同胞的一般。我有心事。也對他講。他有隱情。也對我說。我那日燒香回來。見了他們兩個。就把你生得標致。不住的偷眼看我。

也愛你。丟下扇子的話。盡情告訴他。一兩個道。既然這等愛你。又見你有心。到他家。不得有個尋來的日子。看你怎麼樣打發他。我心上也料你決要尋來。立在門前等了。你十來日。再不見一毫踪影。後來他兩個燒香回來。也恰好遇見我。就問我道。你那日看見的人。是怎麼樣的面貌。怎麼樣的打扮。我就把你的身段。面孔。衣裳。服色。細一背與他聽。他兩個道。這等說你心上的人。我們今日也領教過了。又問我道。他既然愛你。那一日可曾對了你。躊頭。我說他只好愛在

心上罷了。那有在衆人面前躊頭之理。他見我說這一句。就不則聲。只是相對而笑。却像个得意之極。不肯使人知道的光景。我就疑心起來。再三盤問他。二方纔把你躊頭的話。細一告訴我。一面說。還一面笑。眉眼之間。儼然有个驕人的意。用我一連沒趣了幾日。心上思量道。我與他們一般。是初見之人。一般有人礙眼。為甚麼見我就避嫌疑。偏也不唱一個。見了他們。就瘋癲起來。一些嫌疑不避。竟躊起頭來。可見我的面貌不如他。可見他的時運。好似我。你就要尋也。

有謂從末小說在
內菊園之上者
必嗤其面

神手驕音也

去尋那蹠頭的人。那裡還來尋我。所以斷了那條肚
腸。再不到門前去。等時一刻。防備你去尋他。往常
是極好的姊妹。為這一件事。竟有些妬恨他起來。所
以今日與你相會見。說來了半年。直到如今。方纔理
我不得不疑到他們身上。直見你發出許多狠咒來。
方纔知道。沒有此事。道些戲文。都是你蹠頭出來的。
請問你該做不該做。未央生道。原來有這些磊塊。橫
在胸中。怎麼教你不發。極既然如此。他們兩個既是
你的令妹。也只當是我的小姨了。可好使我見他一

面。別的事不想做。只等我叫他幾声姨娘。使他知道。
我們兩個有了私情。他起先把蹠頭的話來驕你。待
我替你把不但不蹠頭。又且相與的話去驕他。一驕做
个礼。無不答。你心上何如。香雲道。那也不消。我與他
兩個不但是姊妹。又且同盟。原說有福同享。有苦同
受。他以前若果有此事。瞞了我。做是他的。不是他。既
不曾背我。如今背了他們。獨自一个把你摟在身
邊。受用就是我的。不是了。心上也過意不去。我見了
他。少不得要講出來。先他斷過。不可得魚忘筌。倒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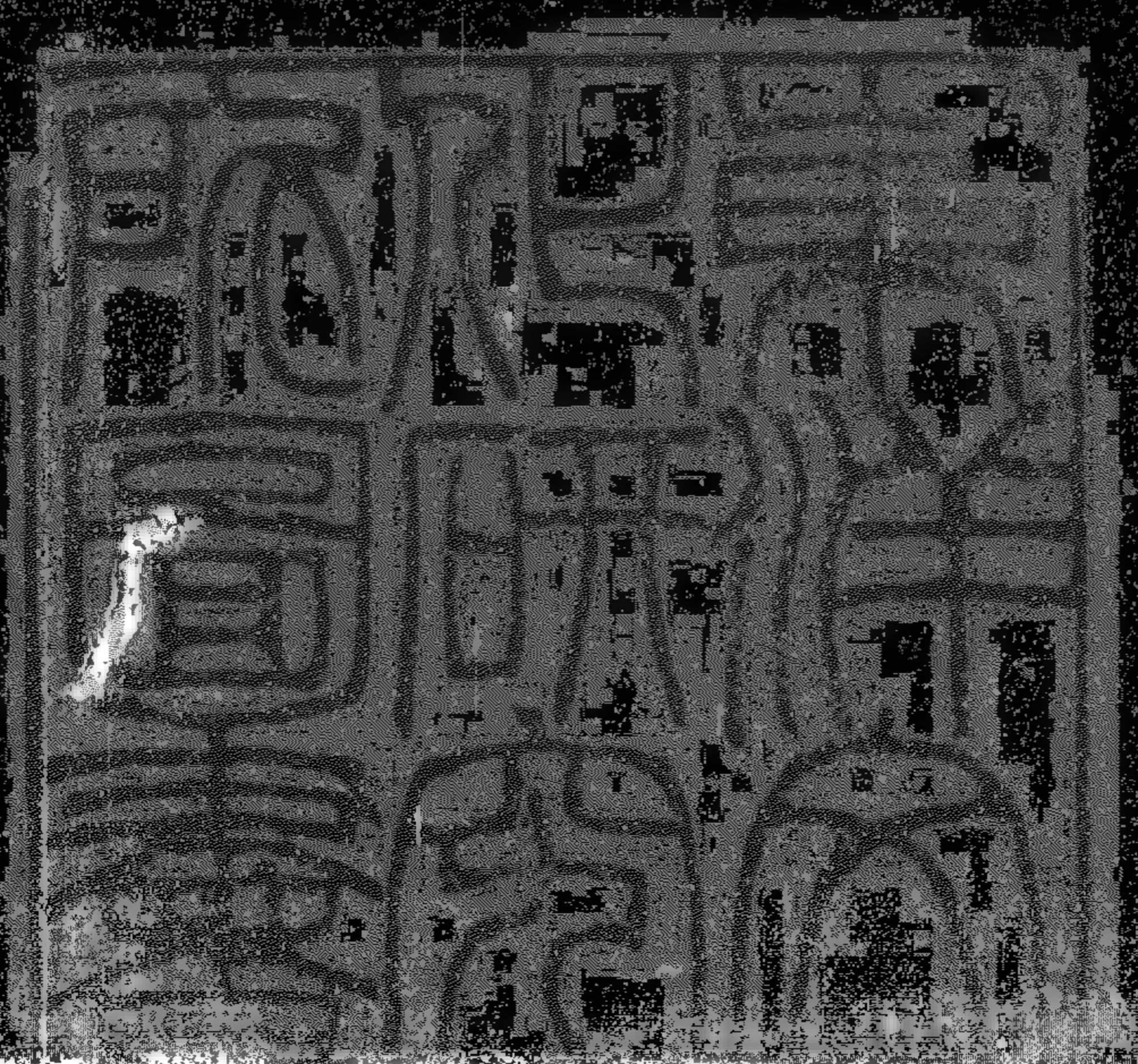
占我的強吃我的醋。然後引你去相會。便他兩個也
知道天地之間有這一種妙物。大家賞鑒賞鑒。這叫
做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只是也要與你斷過。你
得了他們之後。不可改變心腸。還要像今夜這等愛
我。方纔使得。你改變不改變。也要發个誓來。未央生
聽到此處。不覺手舞足蹈。一个肋斗。就翻下床來。對
了天地。比以前所發的咒。更加狠毒。發完之後。又爬
上床去。從新幹起事來。又當央媒。又當會親。把兩桌
喜酒。併做一席。請他你說。這個媒人醉也不醉。這位

大姨。飽也不飽。兩個完事之後。交頸而睡。直到天明
日出。方纔醒來。香雲打發未央生。依舊從木橋上過
去。兩個從此以後。日三見而夜三同床。比結髮夫妻
更加恩愛。但不知兩位小姨。何日到手。未央生迷戀
女色的話。自第二回至此。也說得勾了。今且暫停下
面。一回另敘別事。少不得一兩齣戲文之後。又是正
上臺也。

評

小說之奇。未有奇于肉蒲團者。肉蒲團之奇。又

未有奇于此回者。初看香雲使性一段，使人張
眉豎眼，莫知所自。疑作者硬疊奇峯，故排險陣
以難觀者。及至看到末幅，始知從前一段乃理
之當然，情所必至，一毫非作意也。香雲未經相
與之先，便吃無影之醋，則既同枕席之後，必拍
有理之酸。此婦人之常情，亦小說之故智也。乃
不惟不妬，而且以月光老自告婦，使三段奇緣一時
畢集。觀者至此，已入山陰道中，雖有微辟臨門，
亦不暇接，且看未央生得意之事矣。



肉部

十三回

双紅堂
小説
96m

2028-7

第十三回

紅卷三

破斧焚舟除隱恨

臥薪嘗膽復蕪讐

詩云

聞道春秋大復讐

敢將野史附春秋

董狐不記閨中事

鄭衛全無濮上羞

做首色詩寒色胆

敘場蕪事寢蕪謀

冤家別有相逢處

不在區區狹路頭

却說權老實自從賣妻之後一來憤恨不過二來無顏見人就把生意都歇了不做終日悶坐在家拷問

那個十二歲的丫鬟說他與那長大漢子是幾時睡起的。可還有甚麼人替他往來做事。那丫鬟起先怕主母利害不敢多嘴。如今見主母賣去料想沒有轉來的日子。就把某時睡起某時纔住連對門醜婦過來同睡的話盡情都說出來。又說與他同睡的人不是那個長大漢子。另是一個標致後生。那長大漢子反是替他做事的。權老實聽見這句話。心上鴉突起來。走去問鄰舍鄰舍道。有便有个標致後生只同他來得一次。不像賽崑崙終日走動。況且賽崑崙平日

是個傲性的人。只許人奉承他。不肯奉承別人的。怎麼肯替人做事。大家都不明白。直待艷芳歸了。未央生有人傳說過去。方纔曉得以前的圈套。權老實得了真情。就去查訪未央生的來歷。知道他不是本處人家。現有妻子。這是娶來做妾的。權老實思量道。若是賽崑崙自己做事。我這冤也不想伸。讐也不想報。只好忍過一世。到陰司地府之中。與他算帳罷了。如今毒騙之人。既不是他。我這口怨氣。怎麼忍得住。少不得要想个法子報讐。難道罷了不成。我若與

他告狀一來，有賽崑崙幫助他，二不怕沒有銀子用。如今的官府，那個是不聽分上的？他央了人情，我的官司，就要輸與他了。二來婚姻的曲直，全出在媒人口裡。鄰舍懼怕賽崑崙，那裡肯替我說話？這條死路落得不要走他。我如今想來別樣的事，不但做不得，就做出來也不快心。只除非尋到他的故鄉，訪著他的住处，千方百計，鑽進內室之中，把他結髮的妻子也拿來淫慾幾次，方纔快我的心。他淫我要我淫他，婦這終叫做冤報冤，讐報讐，就是殺死他，也沒有這

椿事痛快。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心堅，有甚麼難做的事？如今這遠近的人，那一個不曉得我的妻子？後人先蕪後娶，カケラ背後談論的話，料想不十分中聽。我就不想去報讐，這塊地方也住不得了。何況有這椿心事？他如今有了那個淫婦，料想還不回家。我就趁此時尋去，或者皇天有眼，要明彰報應，肯保佑我成事，也不可。知，算計定了，就把那十二歲的丫鬟與一應家伙物件，都變賣出銀子來，連那一百二十兩財禮與平日販絲的本錢，都收拾在一處，別了鄉隣。

破斧焚舟而去。不一日，到了地頭，先在飯店之中將就歇了。去訪未央生的住居，與他家裡的動靜。起初未到之時，把報讎的事看得容易，不過竟像探囊取物一般，一毫不放在心上。及至既到之後，問着了住居，訪着了動靜，方纔曉得事體難做。漸有些憂慮起來，起先只說別人家的閨門與自己的一樣。男子在家的時節，自然嚴緊。男子出去之後，就像門上少了門，家中沒了大。只要是个有心人，就可以直進直出了。那裡曉得讀書的人家，比做生意的不同，不是

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就不許跨進門檻的。他那分人家，又比別人讀書的不同，就是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也不許跨進門檻的。心上躊躇道：這等看起來，那樁心事多應做不來了。只是既然舉了此念，無論成與不成，也要盡心竭力去做。一做看。若萬一做不來，就是天意了。難道千鄉萬水來在這邊八字，不曾見兩筆，就被鐵扉二字嚇走了不成？主意定了，就要到他前後左右賃間房子住下。早晚之間，好看機會行事。誰想他住的所在，是孤二另二一个宅子。

四面都是空地就是有家小的人尚且不能勾做他
隣舍何況還來的光棍能勾比隣而居想做踰牆鑽
穴之事權老實相了一迴知道沒有房子賃得就要
走回寫處去走不上四五十步只見他宅子旁邊有
一根大樹上釘了一個木牌却像有字的一般權
老實走去一看果然有八個大字寫在上面道

荒園石墾初種免租

權老實看字之後又把大樹周圍相了一遍只見野
草連天一望無際心上思量道字上所說的荒園想

來就是這些空地了不知是那分人家的既有荒園
畢竟也有間把房子等人住了纔好鋤種不如就去
租了來住在近邊終日以鋤地為名好看他家的動
靜就走到附近之處去問人道這荒園的業主是那
一個可還有間把房子租與種園的人居住那人道
荒園的業主叫做鐵扉道人就住在那所孤另房子
裡面只有園況有屋是要種園之人另尋房子住的
權老實道我如今要替他開墾但不知這位園主平
日做人如何那人搖頭道普天之下第一個難相處

的若好相處。不到如今。早有人開墾出來了。權老實道。怎見得他難相處。那人道。開荒的舊例。原該免租三年。他只看免一年。到第二年。就要交納。這也罷了。他平日做人酸_{ナラヌ}。不過_{ナラヌ}。拚不得_{ナラヌ}飯食。養人一個。管家也沒有。做他的佃戶。就只當做他的長工。家裡有生活不住。要叫進去做。又沒有工錢。與他這塊園地。三年之前。也有人開墾過了。只因被他羞_{ハヅカシ}使不過。只得丟了不種。所以荒到如今。權老實聽見這句話。就喜歡不過。肚裡思量道。我以前所處者。是不能勾進

門。只要進得門去。就有三分機括了。別人怕差使我。已不得求他差使。別人要_ニ止錢。我已不得沒有工錢。正要使他用著我。纔有妙處。只是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做得來的。萬一被他女婿回來。識破機關。就不妙了。他的女婿。雖是我的讐人。還喜得不曾見面。兩個是不相識的。他就回來。也認我不出。只要另換一個姓名。他就識不破了。算計已定。就改姓為來。名字叫做遂心。他原為報讎而來。取來到。即遂心之意。他便叫做來遂心。做小說的。還稱他為權老實。省得人

看花了眼改名之後就寫了一張租約走去伺候知道他家的門是從來敲不開的落得不要敲只是坐在門外死等。一日不見有人出來回到寓處宿了到第二日又去只見走到之時却好遇著鐵扉道人拿了一把秤一個藍立在門前等買豆腐。權老實見他相貌端嚴衣裳儉朴就知道是本人了。走上前去深二唱一個偈起來問道鐵扉道人莫非就是尊號麼道人道正是你問我怎的。權老實道聞得府上有一片荒園招人開墾小人因手頭乏本沒有生意做

得要替府上租來種作不知可肯租與小人道人道開荒的事不是無力之人與懶惰之人做得來的你平日力作何如勤謹不勤謹不要好吃懶做耽誤我的產業下來。權老實道小人平日是吃苦慣的力氣也將就去得。府上若不信待我權做幾時若還開墾不來再換佃戶就是了。道人道這等我家沒有房子你在那裡居住。權老實道這個不難。小人又沒有妻小不過單身一人待我自出工本搭一間草舍起來就可以住得了。何須另出房錢。既種府上的園又到

別人家去租屋住。道人道：「也說得是。這等去寫張租契來。」權老實道：「寫在這邊了。」就把租約遞過去。道人見他形體粗笨，知道是個健漢，不但園地開墾得來，連自己家裡的長工也充當得過了。就收了租約，隨他自備工本，來搭草舍。權老實身邊有的是銀子，就去買幾根木料，幾担稻草，叫一兩個粗工木匠，不上半日，就苫蓋起來。雖是茅簷草舍，也覺得煥然一新。竟不是個無家之客了。又把種園墾地的家伙，辦得剪齊。每日清晨起來，頭也不梳，面也不淨，就去割草。

劉主要使主人看見，知道他勤謹，好垂青看顧的意見。鐵扉道人有一間小閣，恰好對著荒園，行起坐臥都在這間閣上。他平日起得極早，誰想權老實又早似他，二還不曾下床。權老實已鋤過許多地了。道人看見不住的唱采，自己家裡若有費力的生活了，髻做不來的，就央他去做。權老實竭力奉承，替他做事的精神比鋤地更加一倍。不但不要工錢，連飯也不敢吃飽。鐵扉道人見他辛苦，臨去之時，要買壺白酒犒勞他。二就說生平與麴孽無緣，一滴酒也不吃。寧

可回到家中、自出己資、沽來獨酌、不敢累他多費、一錢斷了、下遭主顧、他不曾進去之先、心上還慮道、他的女兒、不知怎麼樣生得奇醜、所以丈夫厭惡他、離鄉撇井去偷女色、我是睡過好婦人的、萬一句引他上場看了、那奇醜面貌、這根陽物、下舉不我要報讎、他不肯替你報讎、也只看得及至初次進去、看見一個絕美的婦人、心上雖然歡喜、還不知是與不是、後來見他手下的、人都叫小姐、方纔曉得、就是此人、心上思量道、這樣妻子、也睡得過了、為甚麼丟在家中、去占

別人的妻子、從此以後、他還要忍心耐性、緩三的報讎、那根陽物、倒不肯忍耐、竟要剪滅此而後朝食、一見了面、就拳起義來、權走實是個謹密的人、見他家裡、閨門嚴肅、不敢露一毫窺伺之容、在玉香面前走過、頭也不抬、聲也不則、竟像個誠實不去的人、一連過了幾個月、道人見他又勤謹、又老實、又不貪嘴、心上海竟愛他、不過自己躊躇道、前日女僭臨行、曾留下幾兩銀子、教我討一個薪水之僕、我看見別人的管家、好吃懶做的多、體心得力的少、所以不敢輕討、都像

這樣的人討得一個也不枉賠茶賠飯養他一生。我想此人窮無依倚，或者肯賣身為僕，也不可知。只是一件光棍漢子，討在家中，有兩樁不便：一來怕他沒有牽絆，要偷物件逃走；二來男女混雜，那裡防閑得許多。莫說了鬟使婢，照管不來，就是女兒在家，也有許多不便。我家有的是了鬟，他若肯賣身，掙得把一個配他；二有妻子，繫住了身，自然不想逃走。就是出入之間，有妻子防閑，他別樣的事也可以不消慮了。道人雖有此意，還怕權老實不肯，不好明白問他。

日走去看他鋤地，不意之中，把幾句巧話試他道：「你這等克勤克苦，又捨不得浪用論理，就該做起人家來了。為甚麼家小也不討一房，掙到這樣年紀，還是自家一個，權老實道：自古道，智養千口，力養一身。靠力氣養活的人，糊得口來也就勾了，那裡能勾討家小？道人道：人生一世，妻子兒女都是少不得的。你自家既不能娶親，何不投靠トヨリカタル一分人家，有現成女子配他一個，生得兒女出來，百年之後，也有個燒錢化紙的人，為甚麼巴ヤウ二汲ハナタテル二苦掙一生，掙到後來一些結果？」

也沒有權走實聽了這句話知道他有招納之心就將機就計回覆他道大樹底下好遮陰這句古語我難道不曉得只是投靠人家也是一樁難事一來怕主人不知甘苦終日替他做馬牛他不見功勞反要打罵二怕同伴裡面不能相容他先來我後到就要我去奉承他三不肯替主人出力見我亦膽忠心就怕形他短處出來反要在主人面前難問使你不能安身我常見鄉宦人家有這些情弊所以不敢輕易去投靠道人道那鄉宦人家勢耀大了僕從多了上

下之間情意不洽痛癢不關所以有這些情弊若還是不大不小的人家那手下人的好歹主人就看得出了況且同伴甚少有些麼相容不得譬如人家像我這般大主人像我這樣賢一進了門又有妻子配你三肯去不肯去權走實道這是極相應的了有甚麼不肯去道人道走實對你說我家少一個使喚的人只因沒有中竟的所以不討如今見你勤謹走實心上要收留你所以問你這些話你若果然情愿就寫一張身契進來要幾兩身價也先對我說待我好設

處進門之日，我就揀一個丫鬟配你，你心上何如？權
先實道：若得如此，我終身有靠了。明日就送身契進
來，只是一件小人，平日慾心極淡，妻子有也得，沒有
也得，不十分思想。他方纔說把丫鬟配我的話，且從
容些待我服事幾年，到精力衰倦的時節，把人配我，
也不為遲。如今這樣年紀，正要替主人出力，不要把
做生活的精神、鋤園地的氣力，被婦人消耗了去。至
于身價二字，一發不消提起。我是自己賣身的，又沒
有父母兄弟，身價把與那一個？自己跟了主人，只要

有得穿，有得吃，就是了。要銀子何用？只是文契上面
不寫幾兩身價，怎麼叫做賣身？只好在紙上領情罷
了。其實一分一文都不消主人破費。道人聽到此處，
不覺眉歡眼笑起來，又對他道：你這些話句，一說得中
聽，可見是個忠義之僕，只是兩件之中，你只好辭得
一件，身價不領，或者留在我身邊，待後來做衣服穿。
這還使得。若說不要妻子，那就成不得了。從來賣身
的人，只為得一房，走小要圖些夫婦之樂，作為甚麼
不要？身價既不領了，若還妻子又不受，只當是個毫

要干涉的人。你便叫我做家三。我不好叫你做僮僕。就是差你做事。心上也不安。這等說起來。反不好收。留你了。權充實道。我知道主人的尊意。不過怕我心性不常。後來要去。所以把妻子配我。使我沒有二心的意思。我不是那樣反人。既然主人不放心。我承受了。就是兩個說明白了。權充實不等第二日。當晚就寫身契送去。道人也不尋第二日。當晚就把了鬟配他。從此以後。道人把草舍拆了。教他在家裡宿歇。起先喚他來。遂心。如今把來字削去。單喚遂心。却好配他的了。鬟又叫做如意。眼看報讐之事。有了八分如意之名。又增一遂心之兆矣。

評

妙在以麤笨直率之權充實。而能委曲紆回。極盡詭譎。鑽入鐵扉之中。為司馬相如之韻事。又妙在鐵扉道人于將來之事。節二慮到著二預防。究竟入權充實計中。為阜王孫之後身。文心思路。造到肉蒲團。亦可謂奇之極。曲之至矣。

第十四回

開戶說歡娛隔牆有耳

禁人觀沐浴此處

無跟

詩云

從來淫女善窺鄰

及見人窺又惱人

究竟惱人無別意

欲留情眼盲嬌嗅

却說權充實賣身之

前

還是後話他不曾進門之先

那王香小姐有許多幽鬱之情摠因筆黑不聞不曾

叙得如今方纔說起他當初正在得趣之時被个狠

心父親把丈夫趕了出去、竟像好飲的人戒了酒、知味的人斷了葷、就是三夜五夜、也熬不過、何況經年隔歲、守起活寡來、實在的歡娛既不可得、只好把春官冊子擺在面前、做那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之事、誰想望見之梅能增渴、而不能解渴、畫中之餅可助饑、而不可充饑、越看越難過、起來從此以後、就把春官冊子放過一邊、尋幾種閒書出來、消愁解悶、看官你道他當此之時、要消愁解悶、是一種甚麼書好、據在下看起來、隨你那一本戲文、那一部小說、都不中用、

只有他少年所讀、父親所授的書、如列女傳、女孝經之類、極是對科、若肯拿來一看、豈但消愁解悶、還可_{ヨイレロ}以止望梅之渴、充畫餅之饑、不但活寡守得來、就是死寡也守得住了、怎奈他計不出此、只因把四德三從的道理、認得過當了、此道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所以丟了父書不讀、一起丈夫的書來、就把那些淫詞褻語、如痴婆子傳、繡榻野史、如意君傳之類、畫數翻出來、從頭細看、只見那些書上、但凡說著男子的陽物、不是贊他極大、就是誇他極長、甚至有顯如蝸牛、

身如剝兔^兔掛斗粟而不垂的。凡說男子抽送的度數，不是論萬，就是論千，再沒有論百論十的。心上思量道：我不信天地之間有這樣精健的男子。男子身上有這樣雄壯的東西，我家男子的物事長不過二寸，大不過兩指，幹事的時節極多，不過一二百提，就要洩了。何曾有个上千的時節？他還對我自命說：是天^下無敵的了。難道男子裡面竟有強似他幾十倍的？自古道：盡信書，不如無書。這些不經的話，一定是做書之人造出來的。那有這等異事？疑了一會，又思量

道：不是這等說。天下甚大，男子甚多，裡面奇^一怪^二何所不有？鳥^{音馬}知書上的話，不是實事。倘若做婦人的，嫁得這樣一个男子，那房幃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天上的神仙，也不願去做了。只是那有這等微倖的事？把這些話疑了，又信了，又疑，終日爬起來，女工針指一些不做，只把這幾種閒書做對頭，要使心上的淫興索性濃到極處。好等丈夫回來，一齊^齊洩。誰想等到後面一毫音信也沒有，不由他^怒悵起來。心上思量道：我看見這些書上再沒有

人不相處幾個男子的可見婦人偷漢不是
事我前也不修嫁著這樣狠心男子成親不教

月一云倒去了幾年料他那樣好色的人再沒有

熬到如今不走邪路之理他既走得邪路我也開得
後門就與別個男子相處相處也不為過只可惜閨
門嚴緊沒有男子見面想別到那個地步就把怨恨丈
夫的心遷怒到父親身上已不得他早些死了好等
男子進來及至看見權老實就像餓鷹見雞饒貓遇
鼠不論精粗美惡只要吞得進口就是食了起先做

江的時節雖有此心一來見他老實太過相見之際

頭也不抬不好突然俯就他二來日間進來夜間出

去就要俯就他不但無其時亦無其地後來聽見他

要賣身心上就跳了幾跳要想進門的頭一夜就不

肯放過他不想專等遂心的反不遂心不想如意的

反如了意見他兩個拜堂之後雙二進房心上就吃

起醋來伺候父親睡了獨自一個潛出閨房走去聽

他幹事權老實的陽物是非同小可的如意雖有二

十多歲只因主人志誠不曾偷摸過他所以還是個

處子、指頭伸不進的東西、那裡塞得棒槌進去、那些
叫喊之聲、啼哭之狀、自然驚天動地、連竊聽之人、都
要替他疼痛起來了、王香心上道、這個丫頭還大、我
幾歲我成親、那一夜畧熬一熬、男子的東西、也就捱
進去了、他為甚麼這等沒用一些苦、也受不起、竟做
出這等摸樣來、權充實這一夜、見他承受不起、只得
草完事、王香立了一會、聽不出好處來、只得進房
睡了、到第二三夜、又去補聽、也還只見其苦、不見其
樂、直聽到三夜之後、也是權充實的本事、該當出現

以前幾夜、都是吹滅了燈、然後睡的、獨有這一晚、竟
像曉得有人竊看、要弄賣家私的一般、燈也不吹、帳
子也不放、未曾動手之際、先把一根八寸多長、一手
把握不來的陽物、教如意捏在手中、摩弄了好大一
會、方纔插入陰戶、此時的陰戶已被陽物擅大了、不
像以前緊澁、權充實就放出本領來、同他幹事、抽送的
度數、竟與書上一般、不到數千之後、不肯住手、如意
從奇苦之後、忽逢奇樂、那些顛狂之態、呼喚之聲、又
不覺驚天動地、以前替他疼痛的人、如今又替他快

前面走實後面不充實此之謂權走實也

活起來了。看出來的淫水比弄出來的淫水更多。不但褲子不乾。連一雙凌波小襪都溼透了半截。從此以後。王香一點芳心。注定在權走實身上。權走實自進門之後。也就改絃易轍。不肯走實。起來遇見王香。不住把眼睛偷覷。王香若有笑面。他也把笑面相承。王香若有愁容。他也把愁容相對。一日王香在房裡洗澡。他從門外走過。無心中咳嗽了一聲。王香知道是他。要引他看。肌膚好動。淫興故意說一句道。我在這邊洗澡。外面是那一個。不要進來。權走實知道。這

句話是此處無跟之意。就不敢拂他的感情。把紙窗溼破一塊。靠在上面。張他。王香看見窗外有人。知道是了。起先是背脊朝外。胸膛朝裡的。此時就掉轉身來。把兩個肉峯。一張北戶。正正的對著窗子。好等他細看。還怕要緊的去處。浸在水裡。看不分明。又把身子睡倒。兩腳扒開。現出个正面。使他一覽無遺。睡了一會。就坐起身來。把兩隻手。捧住北戶。自己看了。長歎一聲。做个技癢難搔。無可奈何的意思。權走實看見這些光景。一來慾火甚炎。不能止遏。二來知道這

个婦人淫也淫到極處熬也熬到苦處只怕不去赴
席反要怪人肯去領情決不拒客的了就把房門一
推直闖進去跪在玉香面前說一句奴輩該死就爬
起身來把他摟住玉香故意吃驚道你為何沒原沒
故這般胆大起來權老實道小人賣身之意原是要
進來親近小姐起先還要在沒人的去處訴出衷情
待小姐許了纔敢放肆不想今日偶然走過看見千
金之體生得嬌嫩不過熬不住了只得進來冒瀆小
姐求小姐救命玉香還有幾句套話要講出來只恐

怕耽擱遲了被人撞見就對他道這等你的意思要
怎麼樣難道浴盆裡面好幹甚麼事體不成權老實
道小人也知道這個所在與這個時候不是幹得事
的只求小姐恩允過了待我夜間來服事就是玉香
道你夜間與如意同睡他怎麼肯放你來權老實道
他是極會睡的夜間幹事之後一覺直睡到天明直
等叫過幾十遭方纔得醒我若夜間瞞了他來他難
裡知道玉香道這等依你就是權老實見他允了就
把渾身上下摸過一遍又親了兩三個嘴方纔出去

出去之後、王香怕他失信、又叫轉來問道、你今夜當真來不來、若當真來、我好開了房門等你、若還未必、我就關門睡了、權老實道、怎麼不來、只求小姐忍耐、些不要心焦、就是兩個訂明白了、方纔散去、此時天色已晚、玉香揩乾了身子、衣服也不穿、夜飯也不吃、就爬上床去、要先睡一覺、養精神、好同他幹事、誰想再睡不著、捱到一更之末、二更之初、聽見房門挨响、知道是他進來、就低一叫一聲道、遂心哥、你來了麼、權老實也低聲應道、小姐心肝我來了、玉香怕

他在黑暗之中、摸不上床、連忙爬下來、接引、接看了手、就牽上床去、恐怕他不知寬窄、要蠻弄起來、先分付一聲道、心肝你的東西、我看見過了、比別人的不同、我一時承受不起、求你從容些、權老實道、千金之體、怎麼敢輕易唐突、我自有絕妙的法子、引他進去、決不教小姐吃苦、就是玉香道、若是這等、我就感激你了、權老實說、便說這一句、還疑他故意粧嬌、說那樣謙遜的話、豈有偷婦人的男子、沒有絕大的本錢、便自家妻小、還怕疼痛之理、就把那物對著牝戶口

說不唐突、依舊唐突起來、玉香熬不過、就惱起來道、你難道一邊說話、一邊忘記了不成、怎麼、叫你從容些、又是這等急遽、權去實見抵不進去、知道起先的話、不是虛情、就賠个小心、回覆道、不瞞小姐說、我不曾見過嫖致婦人、摸著小姐這樣肌膚、心上愛你、不過、已不得早進一刻、也是好的、所以用力太重、得罪了小姐、如今待我將功折罪、著實從容些、就是了、說過這幾句、就把陽物提起、在他陰戶兩旁、鍊挨西擦、不但敢入室、亦且不敢升堂、竟在腿縫之中、弄送

起來、你道他是甚麼意思、原來是个疏石引泉之法、天下最滑之物、莫過于淫水、是天生地設、要使他滋陰、戶潤、陽物的東西、唾沫雖好、那裡趕得他上、凡用唾沫者、皆是男子性急、不過等不得淫水出來、所以把口中之物、沁入陰中、用那假借之法、究竟別洞之泉、不若本源之水、來得便益、又且與土物相宜、以淫水滋淫物、猶如用河水煮河魚、滋味不變、自然容易入口、這兩件事、同是一種道理、這樣道理、權去實起先、也不知道、只因初娶艷芳之時、陽大陰小、不能相

入、虧得艷芳搜索枯腸、想出這種道理來、就把極難之事、弄得極易、如今玉香的陰戶與艷芳昔日的陰戶寬窄相同、權老實撫今追昔、忽然記起舊事來、所以仍用此法、把陽物放在腿縫之中、替陰戶摩肩擦背、使他裡面痒不過、自然有淫水出來、淫水一來、就如淺灘上的重船、得了春漲一般、自然一息千里、連篙槽之工、都可以不費了、玉香見他過門不入、只說走錯路頭、竟把腿縫認做陰戶了、就笑起來道、你在這裡做甚麼、權老實道、在這裡幹事、你難道不曉得、玉香又笑道、你這椿事幹錯了、我們往常不是這樣幹的、權老實道、一毫也不錯、只怕你往常倒幹錯了、還你快活就是、弄送了一會、只見腿縫裡面有些滑溜起來、權老實知道春漲已至、又怕淫水太滑、抵不著陰門、要溜到別處去、就把兩腿分開、捏住玉香一隻手、把陽物交與他道、起先果然弄錯了、如今尋不著真穴、求你自家點一點、玉香就疊起陰門、把龜頭湊在上面、分付他道、如今是了、你自己用力、我放了手罷、權老實道、且慢些、還求你扶住他、待他進了大門、

然後放手。王香也知竅見，他說了這句，倒添上一隻手，把陽物圍在中間，做了陰戶的外廓，使他必進無疑。權左實挺起陽物，先在外廓裡面弄起，漸二弄進內廓去，每抽一次，送進一二分，不止二十餘抽，那根八寸多長，一手把握不來的陽物，不知不覺，已盡根入進去了。王香見他幹法在行，愈加愛惜，就緊二樓住道：「心肝，你是初近女色的人，怎麼就這等知情識趣？我自家的男子，終日偷婦人嫖，女客何曾有這樣溫柔軟款？我如今要愛殺你了。」權左實任事之初，就得了這篇獎語，自然要勵精圖治，不肯偷安了。抽送過遲，慮蒙罷軟之誚，舉動太急，恐來浮躁之訕，只是不猛不寬，不緩不急的做去，做到後面，竟使他一辭莫贊，連獎語都做不出來。方纔住手，王香自有生以來，不曾嘗著這樣滋味，那裡歡喜得過。從此以後，夜夜少他不得，起先還是背著如意做事，後來曉得瞞不到底，索性對他說過，明二白二的往來。王香怕如意吃醋，盡心竭力奉承他，名為主婦，實同大小，或是每人一晚，直睡到天明，或是各人半夜到子時交代。

甚至有高興之時。三人同睡。權老實幹到舉處。竟不知誰是小姐。誰是梅香。若要叫喚。只是一概心肝到底。權老實的初意。原為報讐而來。指望弄上了手。睡幾個月。即便抽身。不可被婦人戀住。朝淫暮樂。耗損精神。倒被他報了讎去。誰想寬孽之事。容易不得開交。當時與艷芳睡了幾年。再不見生子。如今與玉香一幹。就成了孕。起先還不覺。及至兩三月之後。害起喜來。方纔知道。千方百計。尋藥來打胎。再打不下。玉香對他啼哭道。我這條性命。送在你身上了。你曉得我

家父親。是何等的心性。一句話講錯。尚且要打罵的人。肯容我做這樣歹事。明日知道我少不得是一死。不如預先死了。還省得_{何氣}說了這些話。就要上吊起來。權老實再三苦勸他。回覆道。你若要我死。只除非_{テモ}生个計較。領我逃走。到他鄉外國去。一來免了後患。二來又好做長遠夫妻。三來肚裡的生出來。是男走女。都是你的骨血也。省得淹死了他。只當把一樁事。救了两條性命。你心下何如。權老實見他說得有理。就依他定了主意。要瞞著如意做事。恐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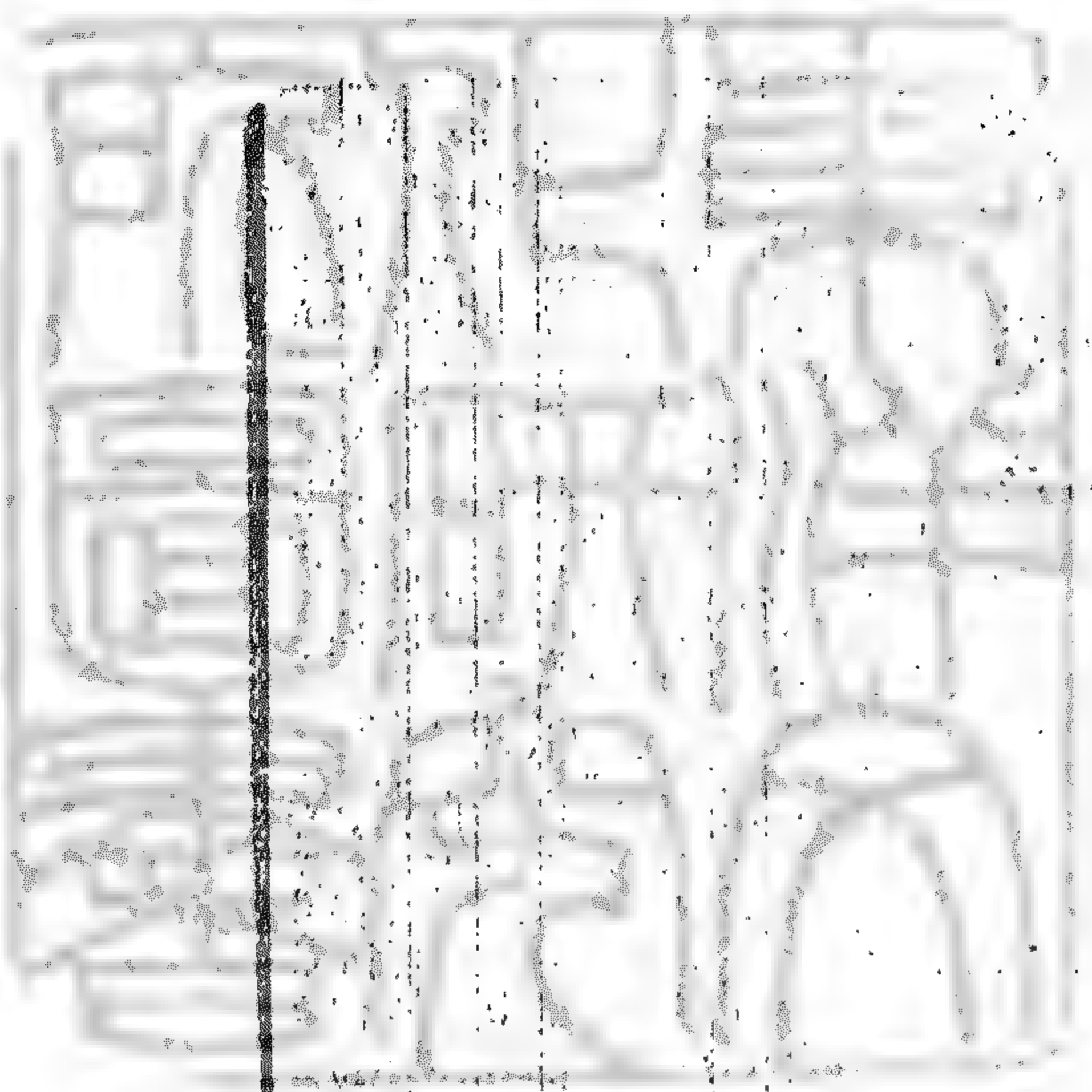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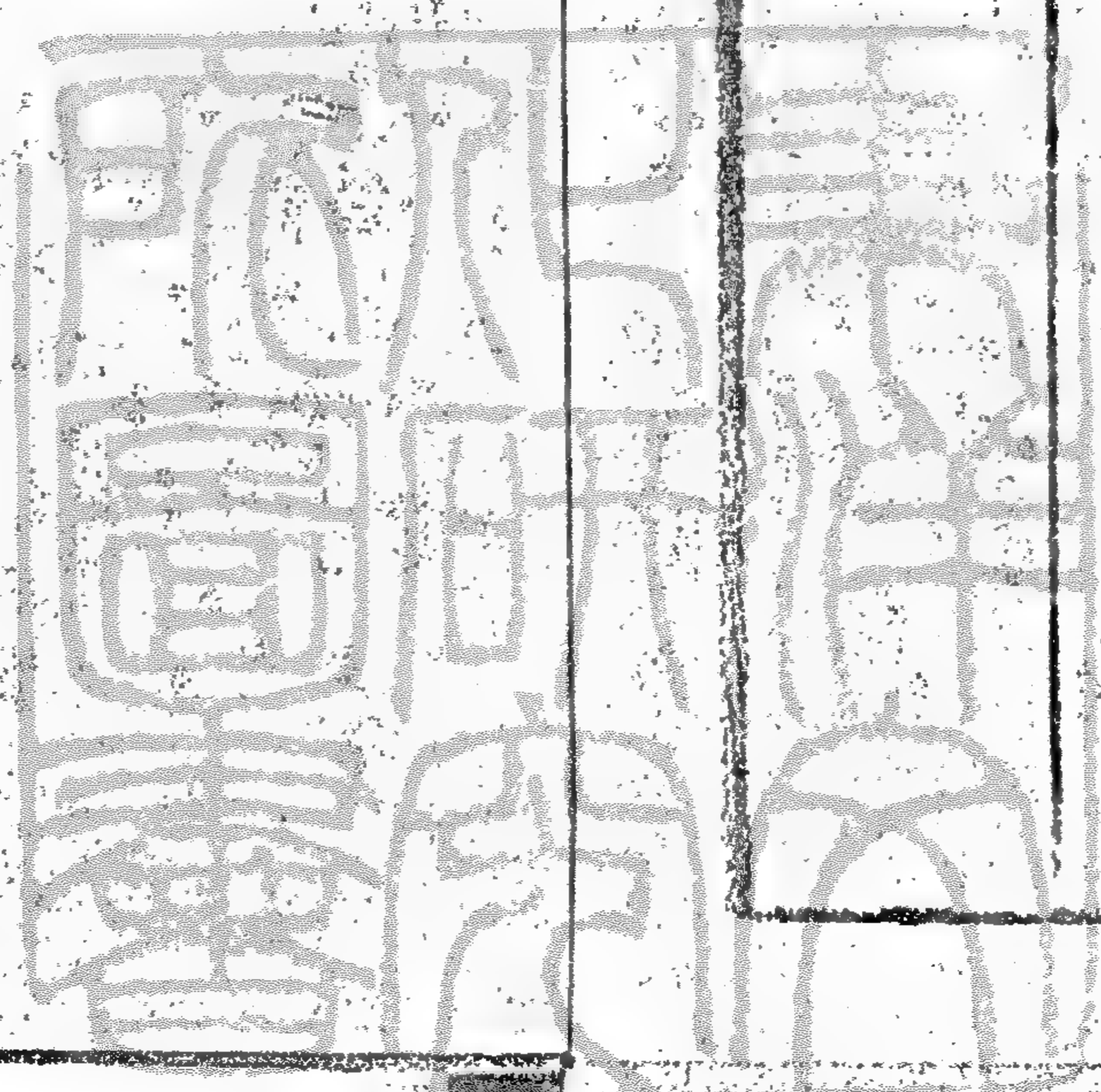
預先知覺要說出來、只得与他商量定了、把隨身衣服、捆在一處、伺候鐵扉道人睡了、開々大門、一同逃走、但不知他走到何方、後來怎生結果、直要看到第十八回、纔知下落。

評

有人看到此回、怪作者顧此失彼、說果報處、尚有勸懲相礙之弊、未央生、蕪人也、當有淫佚之妻、鐵扉道人善士也、不當有私奔之女、天公即懲懲蕪、獨不欲勸善乎、余曰、不然、此等報應、正

是天理不謬處、鐵扉道人生平不交一友、不見一人、未免豁刻太甚、況有慳吝之惡、以濟之、如開荒之例、原該免租三年、而只免一年、不時呼佃戶服役、而不給工錢之類、皆殘忍刻薄之事、烏得使後來無報、所以從來孤介之士、厥後反不昌者、即此理也、孤介到已甚處、定有無限豁刻之事、與殘忍刻薄之政出來、所以干犯天和、不昌厥後、為君子者、不可不慎、作者于此、不但懲奸、亦且戒刻、彼烏知之、從來看書之法、要看

四面不可看一面此類是也



東洋
圖書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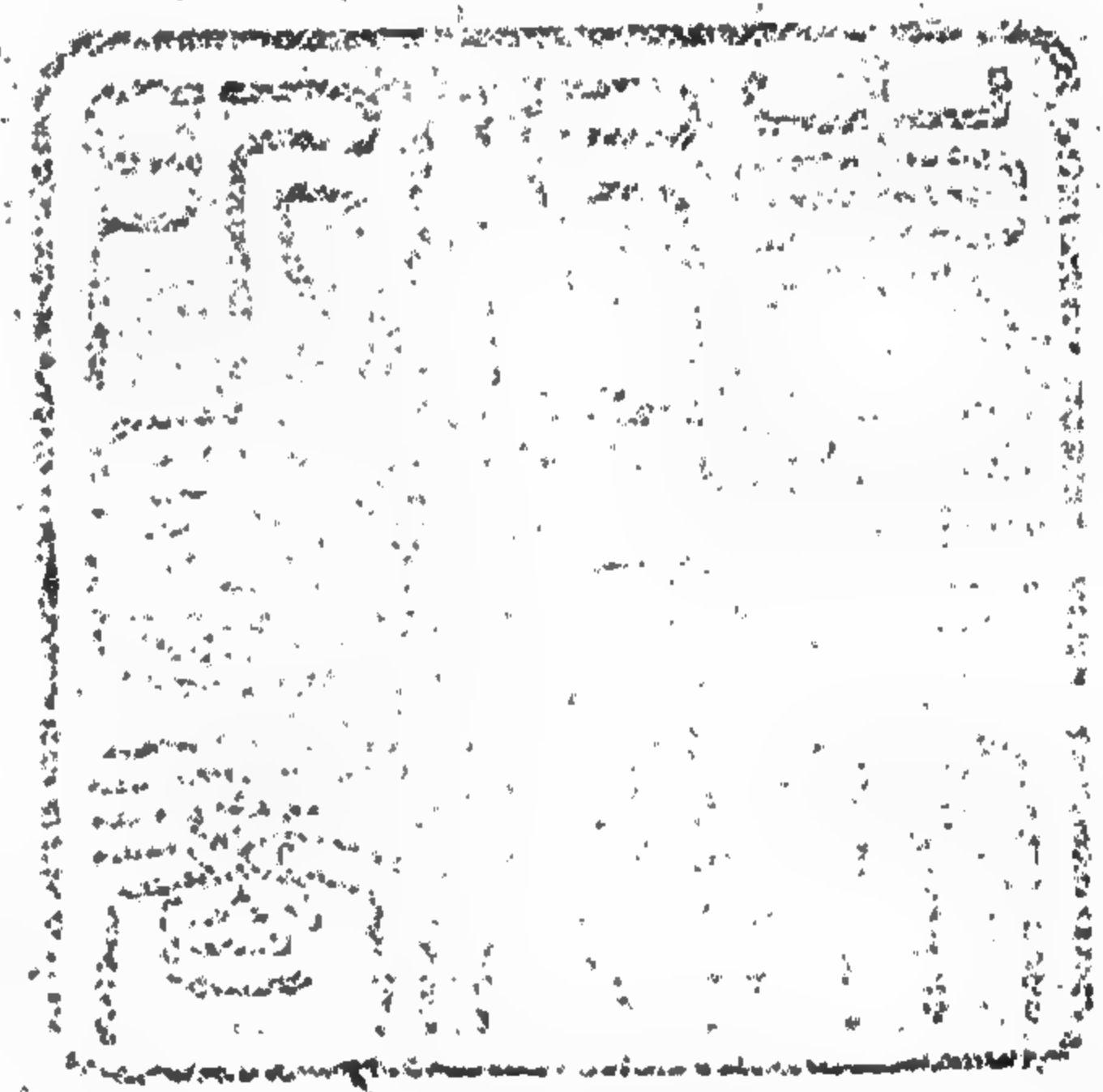
東洋
圖書
印

東洋
圖書
印

肉蒲團

卷之五十六回

雙紅堂
小說
96(8)



2028

第十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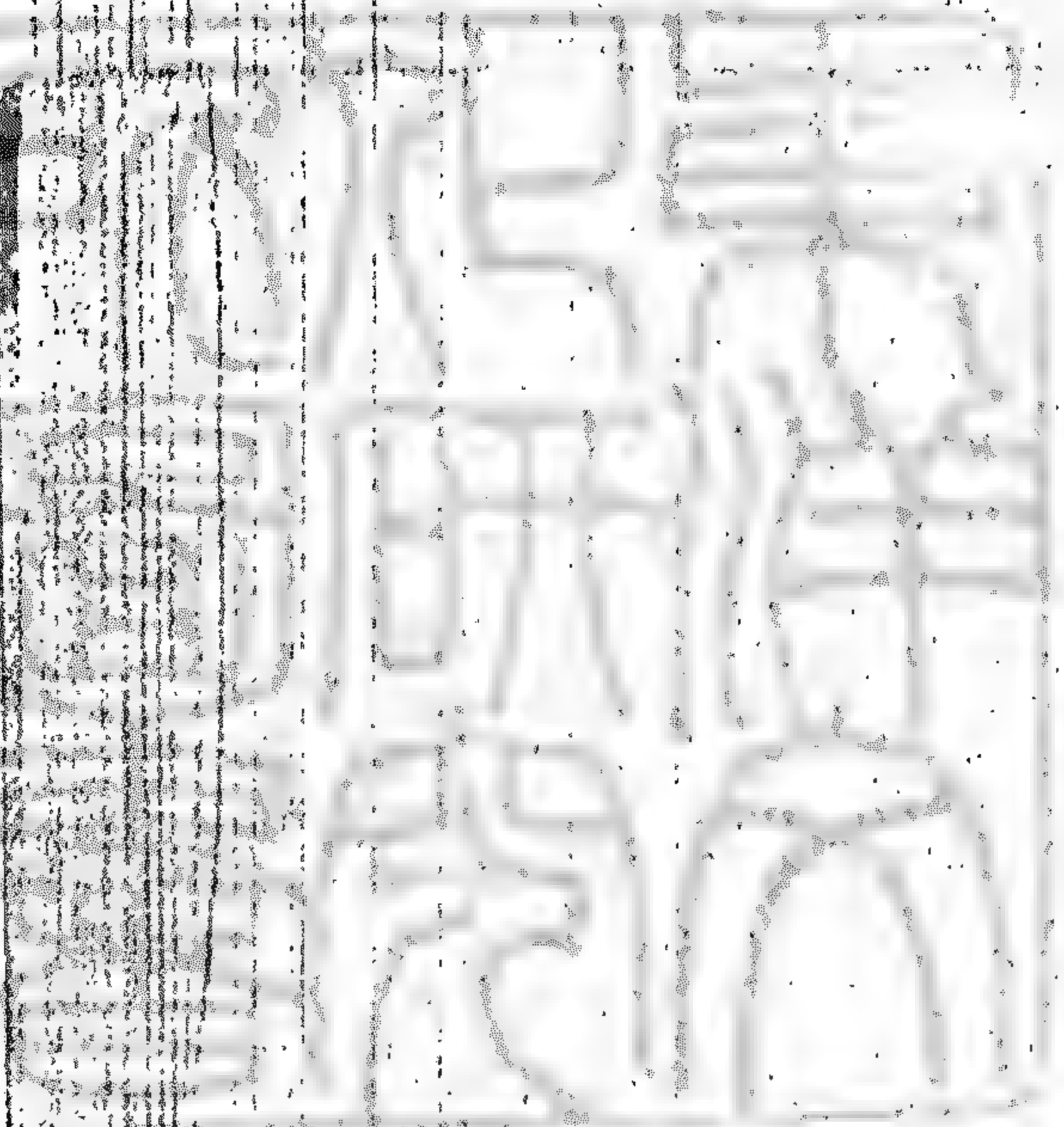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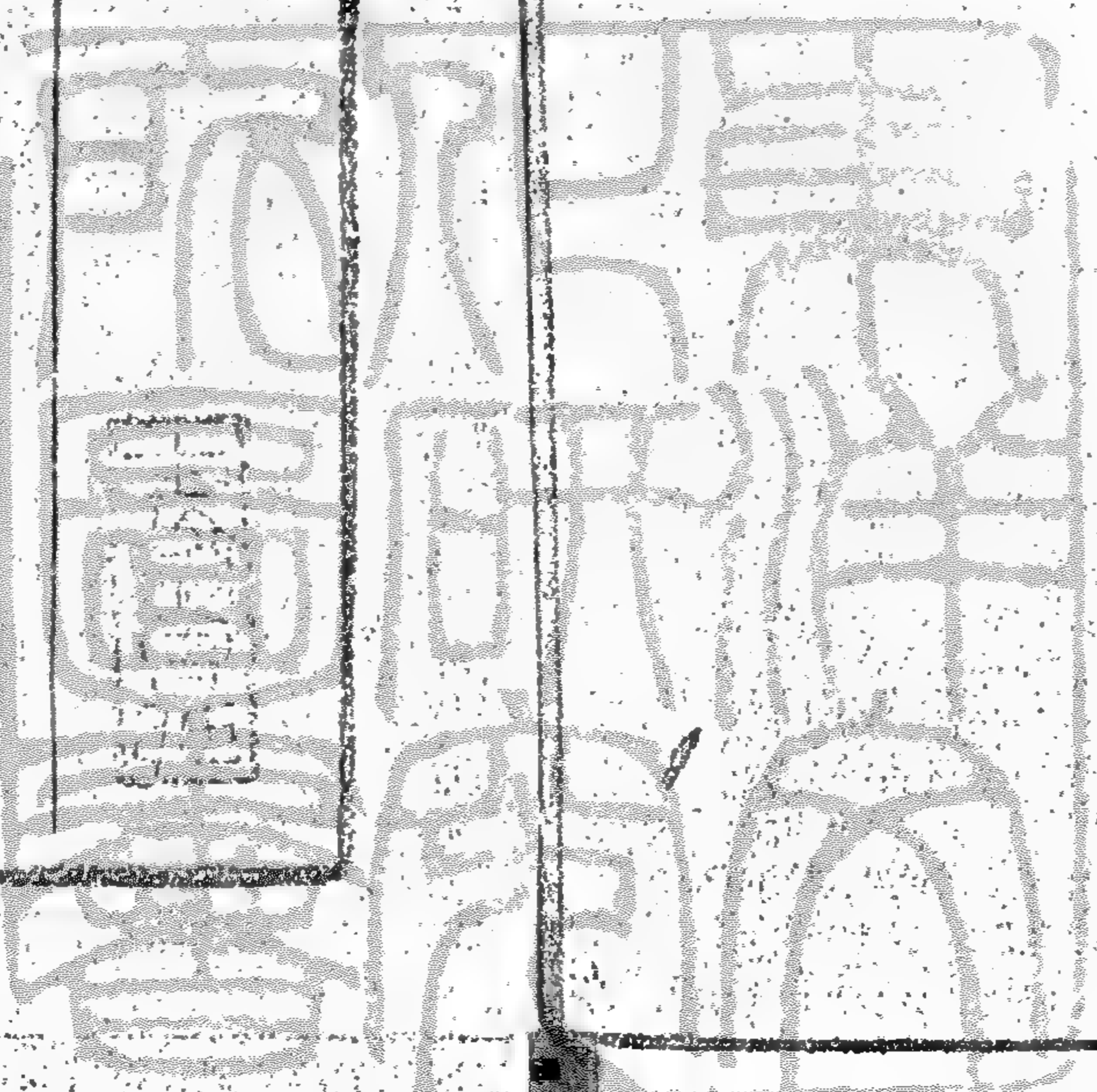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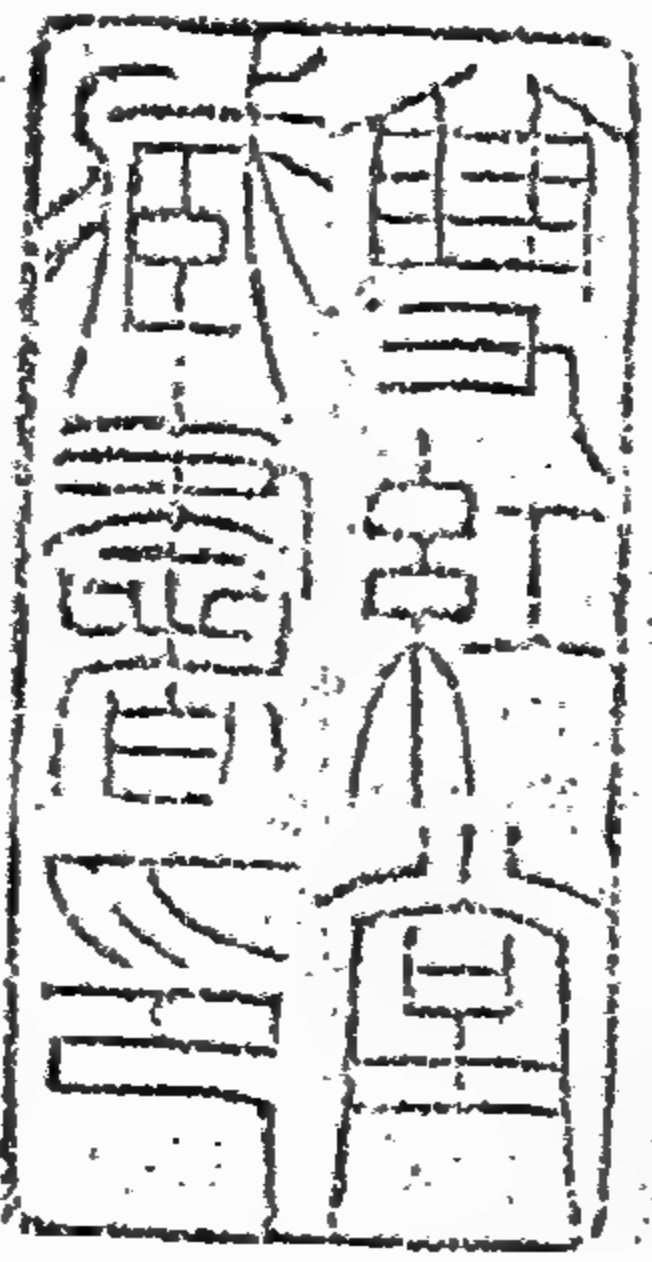
紅雲

同盟義讓通宵樂 姊妹平分一夜歡

詞云

春宵無奈時光迅。訴與義和偏不閤。願將白壁
幾千雙。換取夜光珠一寸。天邊懸作菱花鏡。
照取紅顏看綠鬢。世人不起我常眠。庶使風流
無別恨。

權先實報讐的因果。雖不曾說完。十分之中。已經敘
過八九。那一二分。少停再敘。如今且把未央生得意



之事暢說一番索性等他樂到極處好到後面一齊煩惱他自那一夜摟住香雲細談往事知道那三个美婦都是他一家两个少年的又分外心投意合只因話長夜短两个又要幹事工夫值錢竟不曾問那三个婦人叫甚麼名字三个丈夫是甚麼別號家住在那裡與他遠近何如直到第二夜過去方纔補問香雲道我叫他姑娘的那一个是花朝日生的名字叫做花晨我們一來因他名分尊二來見他年紀大不好喚他名字相見的時節大家都叫他農姑丈夫死

過十年了他心上要嫁只因生下个遺腹子累住了身不好嫁得所以無可奈何只得守寡我叫他妹子的那两个就是他嫡親侄婦大的叫做瑞珠小的叫做瑞玉瑞珠的丈夫別號臥雲生瑞玉的丈夫別號倚雲生两个是同胞兄弟他三分人家門戶雖然各別裡面其實相通只當是一門出入時刻見面的只有我遠一步也只隔得幾家門面想來都在這條巷內我昨日與你相見只說你搬來的意思是為他們三个所以住了半年不來理我一故此發急起來那

裡曉得沒有此事。未央生聽了，這些話愈加歡喜。又記起賽昆崙舊日之言，曾說那兩個富貴女子在娘家是姊妹，在夫家是妯娌，恰好兩個丈夫的別號又與今日所說的相同，可見賊眼與色眼一樣，同是一絲不漏的。就問香雲道：「昨日蒙你盛情，把兩位令妹一齊許我，但不知到那一個日子纔許我相會？」香雲道：「也快，再過三五日，我就要過去，少不得同他說明，就引你去相會。只是一件，我一去之後，就不回來，這張床上不是我們作樂之處了。」未央生吃了一驚，道：「這是

甚麼原故？難道我搬來就你，倒要搬去避我不成？」香雲道：「有個原故在裡面，我便不回來，你可以常來看我。看我的時節，就可以會他。是一舉兩得的事，你不要怕。」未央生道：「這句話我究竟不明白，你快些講來。」香雲道：「你聽我說。我家丈夫就在他家處館，那兄弟兩個是我丈夫的學生，文理都不齊，怕做秀才要歲考，兩個一齊緣了例，目下要進京坐監。他兩個是離不得先生的，少不得我家丈夫要同他進去，他怕我沒人照管，要接到他家等我姊妹三個一同居住。」

這數日之內就要起身所以我一去之後就不回來
只好在那邊相會了未央生聽到此處一發喜上如
喜竟像是天地鬼神有意奉承他把三個男子一齊
打發開去三個婦人一齊撮合攏ウレシクサス好等他肆意宣
淫無所忌憚的意思果然數日之後師徒三個一齊
起身起身的那一日就把香雲接去香雲與未央生
兩個正相與到好處那裡雖得長久シ少サ不得一見之
後三言兩語就要透露出來ス好商量定了領他來幹
事セト為人之念只好三分為己之念還有七分不止對

瑞珠瑞玉說了幾句閒話就問他道你兩個這一向
可曾再到廟裡去燒香瑞玉先答應道燒過一次就
罷了難道モタスラ只管去燒香雲道有那樣標致男人臨你
的頭就三日五日去燒一次也不為過瑞珠道香到
要去燒只是沒有扇子送他不好空手去得香雲道
賢妹不要笑我ソシム一的扇子固然送折了本就是你們
兩個雖然受了幾拜也不曾見他的魂靈跟了你們
回來只好躡幾個空頭哄你害ニ相思罷了瑞玉道
這倒也是個真話我們姊妹兩個說起這椿事就有

此解說不出為甚麼那個男人這等虎頭蛇尾若照
那樣顛狂起來就像等不得第二日當晚就要跟來
的一般及至等到後面一些踪影也沒有既然這等
寡情何不省了那幾個頭不躡也罷香雲道我聞得
人說他終日在邪邊思想只是尋你們不著也叫他
沒奈何瑞珠道我們兩個他倒未必思想只怕對了
那把扇子睹物思人要害起相思病來香雲道扇子
的相思他倒果然害過不是假話只是還喜得病根
不深容易醫治如今倒勾過帳了只是隨頭的相思

害得沈重一時醫他不好將來害死只怕要你們償
命瑞珠瑞玉二人見他口裡的話說得可疑就一齊
相到臉上去看他顏色何如香雲一面說一面笑也
做出一種驕人的光景兩個一齊道看你這樣得意
莫非果然弄上了手把扇子的欠帳勾過了不成香
雲道也差不多偏背你們二位與他勾帳過了兩個
聽見這一句就像科踢之後不中的拳子遇著新貴
人一般又慚愧又羨慕硬賠个笑臉回覆他道這等
恭喜新添了个得意的姐夫不曾賀得他這一句話

有_二个意思在裡面一_レ來妒忌他二_レ來訛誚他三_レ來還說未必果然到手是頑皮女子與人取笑的話他若沒有此事聽見這一句自然要沒趣起來誰想香雲並不羞慚還愈加得意竟對他道你們雖不曾賀我這鍾喜酒是少不得的終有一日要辦出來奉請瑞玉道這等新姐夫在那裡可肯借我們看_二香雲故意作難道你們都是見面過的頭都蹠過了何須再要見得瑞玉道當時是陌路之人他便蹠頭我們不好回禮如今是至親瓜葛了何妨再會一會待我

來

此廿談鋒甚利

們回他个礼叫幾声姐夫替你親熱他親熱也是好的香雲道要見有何難隨你寅時要見寅時就叫他_レ卯時要見卯時就叫他來只怕一見了面又要像那日蹠頭的光景瘋癲起來得罪了二位賢妹不成體統所以不好會得瑞玉又道他起先没人拘管所以輕拳妄動如今有你這個吃醋的人立在面前他怎麼還敢放肆瑞珠對了瑞玉道你這些話都是枉說的他_{ハレ}心_{ハレ}上的人怎麼捨得把與别个見面當初結盟的話雖是那般說那裡依得許多有苦便好同受

原來結盟之意就是為此

有福那裡好同享如今只是哀求他不要追吃以前的醋把蹠頭的話置之不問也就勾得緊了怎麼還想別樣的事香雲聽了這些話知道他發急了不好再講笑談就認真回覆道你不要發急我不是那樣的人若還要獨自受用不與你們同樂只消住在家中不肯過來終日終夜同他快活就是了何須帶了自己的酬到別人家吃起來我今日肯對你們說就可見不是一意了一作意如今只要從公酌擬定一个大中至正之法使見面之後彼此相安大家沒有爭競我

就叫他進來同你們相會就是瑞珠道你若肯如此也不枉結拜一場就求你立个規矩我們一概遵依就是了何須要我們酌擬香雲道我當初與他見面也在你們之先後來與他相處也在你們之先論起理來就該有个妻妾之分大小之別凡事要占些便宜我得一半你們两个共得一半纔是只因是相好的姊妹不好這等論得別樣的話恕不必提起只是序齒罷了無論日間取樂夜裡行房都要自大而小從長而幼不可像閹宦童子居位並行使先生長者

不能孤行獨坐有礙手礙脚之病就是言語態度之間也都要留些餘地不可以少年之所長形充成之所短使他有後來居上之評不可以新文之太密使舊好之漸疎使我有前魚見棄之恨若依得這幾句話来自然情投意合不致參商了你們肯依不肯依瑞珠瑞玉一齊答應道這番議論是公道不去的了只怕你不肯我們有甚麼不依香雲道這等取一幅單箋過來待我寫字去喚他瑞珠瑞玉歡喜不過取箋的取箋磨墨的磨墨香雲提起筆來寫出兩句詩

道

天台諸女伴

相約待劉郎

寫了這兩句就丟下筆來把單箋折做幾折要放進封筒裡去瑞玉道為甚麼只寫兩句後面竟不續完這首詩叫做甚麼體瑞珠道我曉得雲姐的主意是捨不得他搜索枯腸留那兩句待他續來省得再寫回帖的意思你也忒煞愛他了香雲笑一笑就把詩封好交與了鬟分付拿到自家房裡從板壁縫中丟過去討了回字轉來了鬟去後三個人又講前話瑞

珠道我且問你。是怎麼樣一個法子。引他到家裡去的。如今睡過幾夜了。香雲就把他往在隔壁擲開板壁。夜間鑽過來。日間鑽過去。共睡幾夜的話。對他說了一遍。瑞玉道。這等他的本事。比姐夫的本事。何如。香雲道。若說起本事來。竟要使人愛殺。你們兩個。不過看見他的面兒。面兒的標致。雖然世上沒有。還是画匠画得出。塑匠塑得來的。他那副本錢。竟是一件至寶。從來婦人女子。不但不曾見過。連說也不曾聽見說過的。瑞珠瑞玉聽見。一齊踴躍起來。一遞一

句的問他。就像未考的童生。遇著考過的朋友。在試館門前。扯住了。問題目一般。是大是小。是長是短。出經不出經。給燭不給燭。件件都要問到。彼時正在吃飯之後。碗碟未收。香雲怕口裡形容不出。不若示之以形。見他問多少長。就拈一根牙筋。對他道。有如此筋。見他問多少大。就拿一個茶鍾。對他道。有如此鍾。見他問堅硬不堅硬。就指著一碗豆腐。對他道。有如此腐。瑞珠瑞玉兩個一齊笑起來道。這等是極軟的了。既然如此。要他長大何用。香雲道。不然。天下極硬之

物莫過于豆腐。更比金銀銅鐵不同。金銀銅鐵雖然堅硬。一見火就軟了。只有這件東西。放在熱處。他就越烘越硬起來。他那件東西也是如此。是幹得硬弄不軟的。我所以把豆腐比他。瑞珠瑞玉道。我不信。有這件至寶。只怕還是你形容大過。香雲道。我這些話莫說不是虛譽。還不曾盡其所長。他另有兩種妙處。不在長大堅硬之中。說來你一發不信。只好到做事的時節。你自家去驗出來罷了。瑞珠瑞玉道。你說就是了。管我們信不信。香雲不肯輕說。直待他問到急

處。方纔把先小後大。先冷後熱的話。次第形容出來。瑞珠瑞玉聽了。不覺慾火上升。耳紅面赤。但願他即刻走來。寒溫也不敘一句。就扯上床。好試他的絕技。誰想了鬢去了。半日再不見來。原來未央生不在家。他坐在房裡等候。被書筭看見也。從板壁洞裡爬過來。兩個大弄了半日。直待未央生回來之後。把書丟過去。方纔討得回字轉來。回字一到。三個人就擠在一處。拆開來看。只見他果然會心。不曾另寫回帖。就在原詩後面續兩句道。

早備胡麻飯

相逢節餒腸

瑞玉瑞珠看見知道今夜的好事是萬無一失的了。各人都要走進房去鋪床疊被洗浴薰香好等他來幹事。正想要走被香雲止住道：你們兩個且慢些走。開就把今夜的次序議一個爭當。省得到臨事之時。個二要想爭先人。二不肯落後。被他看出破綻來。瑞珠心上明曉得他睡過幾夜該當讓人。除了香雲自然。是他沒有今夜就序齒之理。心上雖然如此。口裡故意謙遜道：你方纔做定規矩了。自長而幼。自大而

小。不消說是你起頭還有甚麼議得。香雲道：論理原該如此。只是今夜之事又當別論。自古道：先入者為主。後入者為實。我同他宿過幾夜就要算做主人了。今晚且序主客之禮。等你們兩個各人睡了一次。然後纔序長幼。這是至當不易之論。你們不要虛謙。只是一件除了我算自然該從瑞妹起了。只是你們兩個還是每人一夜睡個完全的好。還是每人半夜睡個均勻的好。你們自己商議定了。回我的話。只見瑞珠瑞玉二人你相了我。一相了你。再不則聲。相了一

會瑞珠對香雲道我們兩個自己不好說得你是個家長隨家長分付下來就是了香雲道每人一夜覺得像意些只是難為了候缺的還是每人半夜罷他說便說這一句還是疑而未定之辭要等他兩個答應了方纔定議誰想他兩個各有隱情不好說得只是閉口不言香雲道你們不說的意思我知道了前面的一個怕他不肯盡歡要留量去赴第二席所以不應後面的一个怕他是強弩之末幹事的時節沒有鋒銳所以不應我老实到你說他的本事是一個

當得幾個的對着瑞珠道你就同他睡一夜也只好做半夜實事只怕還不到半夜你就要求免了落得交與下手去又對瑞王道自古道酒醉後來人况且他那壺酒又分外是下半壺好吃你兩個不必狐疑竟是這等罷了瑞珠瑞王的隱情被他參破又決了心上之疑就一齊答應道依命就是三個計議定了香雲就分付了鬟立在門前去等不多一会就把未央生領了進來瑞珠瑞王二人來到也還假粧个羞怯之容都退後一步讓香雲招接他未央生見了香雲深

深作一个揖爬起来道請兩位小姨過來相見香雲
每一隻手扯住一个同他相見三過之後瑞珠喚了
鬟拿茶香雲道不消喚茶他為你們兩個也想得苦
了各人把口裡的瓊漿送些過去當了茶罷一面說
一面把他兩個的手交與未央生未央生接到了手
就雙雙樓住把自己的舌頭先伸在瑞珠口裡等他
咽了一會又伸在瑞玉口裡也等他咽了一會然後
把三張口合在一處湊成一个品字又把兩根絳舌
一齊含在口裡咽了一會方纔放手瑞玉恐怕坐夜

深了耽擱自己的工夫連忙走到廚下去催擺夜飯
未央生道天色晚了大家睡罷瑞珠道胡麻飯還不
曾吃怎麼就講要睡未央生道方纔飲過瓊漿也當
得胡麻飯了還不曾取笑得完只見飯已取到未央
生上坐香雲下坐瑞珠居左瑞玉居右四个人吃了
夜飯將要收碗未央生扯了香雲到背後去問道請
問娘子今夜是怎麼樣的睡法香雲道我預先替你
酌擬定了上半夜是阿珠下半夜是阿玉未央生道
這等娘子呢香雲故意試他道我是中半夜未央生

道這事也好。香雲道：「這個也字來得古怪，莫非怪我不公道，就像吃魚的一般，自家取了中段，把頭尾兩截丟與別人，使他有骨多肉少之歎麼？」這等你把工夫用在兩頭，中段取小些就是了。未央生道：「怎敢如此，只怕走來走去，耽擱了工夫。」求娘子說一聲，不如大家同睡了罷。香雲道：「我曉得你的主意，不是怕走，搵是心上太貪，捨不得丟。那一個要像方纔親嘴一般，上面寫品字，下面寫串字的意思，這樣睡法，少不得有在後面。如今初會之際，且不要如此。我方纔的

話是哄你的。今晚我且恬退一夜，讓他們兩個受用。你照起先的話，上半夜睡阿珠，下半夜睡阿玉，只要爭氣些，應得我的口來就是了。未央生道：「那個不消分付，只是忒難為你些。」兩個說明白了。香雲就叫了鬟掌灯，送未央生與瑞珠進去。自己怕瑞玉難過，陪他說了一會閒話，方纔就寢。瑞珠與未央生進房之後，你替我寬衣，我替你解帶，兩個走上牙床，就行樂事。初幹之際，頗覺艱難。瑞珠也不能勝任，虧得日間的話說得好聽，不過知有將來之累，足償此際之苦。

比較香雲之事

不同另是一番

摹寫

不受此際之苦焉得將來之樂所以咬住牙關任他衝突只因自己有心要驗他那件至寶時一刻二望他大起來時一刻二望他熟起來所以他裡面的寬窄冷暖比別的婦人愈加覺察只見抽到後面果然越弄越大越幹越熱竟像是個絕大的角先生貫了一肚滾水塞進去的一般就是不抽不動留監在裡面也要快活起來何況有活潑流行之趣方纔知道日間所言不是虛譽至寶二字竟可作此物的別名就把未央生緊二樓住撲幾撲道我的心肝你這一副

標致面孔也想得幾千個婦人殺了為甚麼又作這件至寶生在身上難道要把普天下的婦人都想死了不成未央生道弄得人死纔想得人死心肝你捨得一條性命等我弄死了麼瑞珠道遇著這件狠東西難道還想要活不成只是讓我多幹幾次了死纔死得甘心不要頭一次就送了我的性命未央生道今晚與令妹平分就死也只好半死料想不到半死的地步若到明後夜就不可知了說過這一句就翻天倒地幹起來瑞珠的陰戶深花心生得極淺只

消進一二寸就撓著痒筋所以抽送之間再沒有落
空的時節抽到半寸之後就要死要活起來口裡不
住的叫道心肝我不止半死竟要全死了求你饒了
罷未央生要見所長聽見這些話只當不聽見力也
不歇從一更幹起直幹到二更只見他四肢癱軟口
裡的冷氣直冲未央生知道不是勁敵就住了手緊
緊摟住睡了一會瑞珠醒轉來道我的心肝你怎麼
這等會幹我這條性命不消說要送在你身上了如
今妹子在房裡等你過去罷未央生道黑魃的我

那裡摸得去求心肝起來領我一領瑞珠道我被你
弄得手酸脚軟那裡爬得起來叫了鬟送你去罷就
喚一个丫鬟起來挽了未央生的手送他過去那个
丫鬟是十五六歲的處子起先聽見他們幹事弄得
山搖地動陰中騷痒不過淫水不知流去多少如今
捏著未央生的手又在黑暗之中那裡放得也過去
到一個僻靜去處就立住了不走對未央生道你怎
麼這等狠心方纔那樣好滋味竟不使我嘗一嘗自
古道過水田不愁早如今從我關上經過難道鈔也

不納一納。竟要漏稅過去不成。說了這幾句。就把一隻手樓住未央生。一隻手去脫自家的褲子。未央生見他情極。不過不好推辭。只得要搞他一搞。就教他睡在懶撿之上。自己扒開了陰物。然後取出陽物來。唾沫也不搭。對了陰物。竟抵那了鬟。不曾經人弄過。直說他這件東西是好吃的。湯水所以扯住他弄。還愁他不肯弄。那裡曉得。是一鍾燒酒辣芥。不曾吃過的人。間見氣味。就要咳嗽起來的。見他抵一下。就喊叫起來。未央生見是原來頭不曾開封過的。就搭上許多。

唾沫。緊二朝裡面一抵。他又叫起來。道成不得。照像這樣起來。一些好處也沒有。為甚麼同是一件東西。我弄了。就苦楚。主母弄了。就快活。這是甚麼原故。未央生就把初次幹起。定要皮破血流。直要幹到十遭。甘遭之外。方纔會快活的話。說與他聽。又安慰他道。我的本錢。忒大。你當不起。我有個小廝。叫做書筭。他的本錢。還小。明日帶他進來。先替你幹幾次。然後等我幹。就不妨了。了鬟感激不盡。就立起身來。繫了褲帶。引他行走。到瑞玉門前。只見明燭輝煌。點在房

裡伺候聽見外面走响就教丫鬟開了房門把他招接進去。未央生走到床前叫一聲道：「心肝我來遲了，你不要見怪。」瑞王道：「你索性在那邊睡了罷，為甚麼辛苦？」苦二又走過來。未央生道：「半夜不得親近，心上已不安之極了，怎麼還經得成夜不來？」這句話說得完身上的衣服已脫盡了，就揭開被窩爬上肚去，挺起陽物就幹。初幹的時節，少不得與瑞珠一般，定有一番痛楚，不消說得幹到妙處，那種要死要活的模樣，更比瑞珠不同。使人看了，竟要可憐起來，捨不得再

又比叙瑞珠不同
此番摹寫更覺消
魂連現者都起憐
心不忍未央生面幹
之矣

弄他的光景，為甚麼原故？他的年紀比瑞珠小三四歲，身體也在瘦弱一邊，肌膚之嬌嫩竟無一物可比。胸前兩個肉峯竟像雌雞肚裡破出來的軟蛋身子，壓下去就要壓破了一般。至于身體之柔軟態度之嬌怯，就是立在階前，尚怕隨風吹倒，坐在椅上還要東扶西靠的人。那裡經得幹事之時？那番揉搓，所以抽到數百之後，腥眼微撐，朱唇半啓，心上有話口裡說不出來，無非是怕弱体難勝，香魂欲斷，再抽一會，定有性命之憂。要未央生罷送停抽，好等他甦醒的。

意思未央生看了心上憐惜不過就問他道嬌滴二
的心肝你經不得再弄了麼瑞玉答應不出只把頭
點一點未央生流水爬下去等他蘇息一會要幹又
經不得再幹不幹又愛他不過只得把他抱上身來
睡在肚子上面伏二貼二一覺直到天明香雲與瑞
珠兩個清早起來要商量個長久之策就到瑞玉床
前催未央生早起揭開帳子一看只見瑞玉倒在上
面上二サカサニネテ居ル未央生倒在下下二サカサニネテ居ル面就斗醒來取笑他道今夜點燈
不消買得蠟燭了瑞珠道油倒熬出許多來沒有甚麼

蠟燭不要冤屈別人姊妹三個取笑了一會就與未
央生商議道你如今曉去夜來終久要被人看見就
是你自己家裡的人見你夜二不回去疑心有外遇
也要根究出來怎麼樣生個法子索性在這邊住幾
時連日裡也不回去時刻相同不必定要幹事就是
下二棋做二詩說二笑話也是快活的你可有這個
妙法未央生道我不曾來的時節就把絕妙的著數
下在那邊了不到這個時候纔費商量三個一齊問
道甚麼著數未央生道我新娶的小妾現今懷孕在

身幹不得事。我昨日同他商量，只說離家日久，不曾回去看，不如趁你懷孕之時，到故鄉去走一次。往返只消三個月，就好轉來看你分曉了。省得到分曉之後又要回去妨了我們作樂的工夫。他說我這句話，極講得是。我本日回去，就收拾行李，帶一個小介出門，只說回故鄉去，竟挑到你家來。這三個月之中，莫說做詩下棋，說笑話，就是要串戲也串得幾本出來了。三個女子聽見一齊跳躍起來，道是陳平想不來的妙策。未央生道：還有一句話要與二位商議。我

身邊有兩個伴當，一個老實些，一個伶俐些。我如今把老實的丟在家裡，把伶俐的帶他出來，只是那個小介也有主人之風，是好色不過的。若不把些甜頭到他，他就坐不住，要回去了。一走回去，就要弄出事來。却怎麼處？瑞珠道：這個不難。我們家裡有的是丫鬟，到臨睡之時，都交與他，隨他去作樂，就是了。不但繫伴當之身，還可塞梅香之口，省得我們的男子回來，他要學舌。未央生道：說得有理。四個人計議定了，就把未央生打發回去。當晚就挑行李過來，從

此以後不但未央生醉卧群芳享盡溫柔之福連隨身的伴當也做了个小二林逋遠屋盡是梅妻幾被喫香薰死只可惜故園春色一旦飄零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歎耳

評

香雲不吃同盟之酣而肯以鍾愛之人公之同好雖所為出于不正而交情亦自可取求之男子中正不可得今之同盟弟兄所共圖之事亦未必盡出于正而嫉妒之心更有甚于不同盟者此等男子幸不生為婦人若為婦人必極盡天下之淫行而後止

第十六回

真好事半路遭磨魔

活春宮連箱被劫

詩云

芳心思負春暗日

小閣添絲誘碧羅

綉到鴛鴦針忽折

画中好事也多磨魔

香雲與瑞珠瑞玉把未央生藏在家中依了席序齒的
定例一個人睡一夜週而復始再不紊亂輪了幾次
未央生又于舊例之外增个新例出來叫做三分一
說並行不悖之法分睡了三夜定要合睡一夜合睡

羊車之樂
不過是矣

了一夜又依舊輪睡三夜使他姊妹三人有共體聯
形之樂自添新例之後就另設一張寬榻做一個五
尺的長枕縫一條六幅的大被每到合睡之夜就教
他姊妹三人並頭而卧自己的身子再不着席只在
三個身上滾來滾去滾到那一個身上興高起來就
在那一個的裡面幹起漸一幹到隣舍家來喜得三
個婦人的色量都還不高多者不過一二百抽少者
還不上百來抽就要丟了中間的丟過一次就好輪
看左邊的左邊的去過一次就好輪着右邊的只消

頭他也瘋癲起來就像要跌下去與他同拜的一般
好不做得出像及至回來的時節又極口贊他標致
還說可惜不認得他若曉得他姓名住处定然放他
不過你說那樣負極的人若曉得被我們三個藏在
家中這等作與豈有不懷妬忌暗笑我們之理一經
他時笑我們三個就有不測之禍出來了豈但好事
做不得香雲道說得有理果然他平日是個極有城
府的人這樁事不可不慮瑞王道這等如今該怎麼
據瑞珠道我起先怕了鬟洩漏如今有書筒塞了口

料想不肯傳說過去。如今不怕他聽見，只怕他看見。他往常過來的時節，不响不動，一鑽就鑽進房來。那双眼晴就像偷油的老鼠，不住的東張西望，就像有人瞞他做事一般。如今若要防備他，第一着要分付那些了鬚，教他在兩邊市界之處輪班看字。一見他過來，就要做个暗號，或是咳嗽，或是叫喚，我們就好藏人。第二着要算計一个藏人之处，使他撞不着，尋不出，就沒事了。瑞珠道：「藏在那一处好？」三个人交相酌議，有說躲ハッサセ在門モンノカゲ背後モシノカゲ的，有說伏在床底下的。瑞珠

道：「這都不是算計。他那雙賊眼，好不利害，豈有門背後躲了人，他看不出來？床底下伏了人，他搜不出來。之理，照我看來，只有一件東西，把人睡在裡面，就是神仙也想不到。香雲與瑞玉道：「是件甚麼東西？」瑞珠指着一件家伙，是收藏古画的一隻篋箱，有六尺多長，二尺濶，三尺多深。外面是一層竹絲，裡面是一層薄板。瑞珠指着道：「此物甚妙，又不十分長大，又不十分短小，剛一睡得一个人，將裡面的古画出脫空了，到要緊時節，把人藏在裡邊，他那裡知道？所慮者是氣。」

悶不過只要把裡面的薄板擱去一兩塊就不妨了。
香雲與瑞玉道果然絕妙。竟是這等罷了。三個人定
了主意就分付了鬟叫他輪班打聽。又把画箱裡面
擱去幾塊薄板。分付未央生教他見有婦人進來就
睡在裡面去。不可响動。自從設計之後果然有幾次
過來被了鬟做了暗號。未央生連忙躲進去。一毫也
看不出。偶然一日也是他姊妹三人。合該有事在末
央生拜画裡面檢着一本冊子。揭開一看。見有許多
婦人的名字。前分等第。後列批評。都是未央生的見

筆。就問他道。這些婦人是幾時見的。這本冊子是幾
時造的。要他何用。未央生道。就是我在廟中作寓之
時。一邊看見一邊登記的。要待造完之後。選幾個玉
筍門生出來。好做公門桃李。不時去澆灌他培植他
的意思。三個問道。這等那玉筍門生如今有了不曾。
未央生拱一拱手道。就是三位賢契。三個一齊笑道。
不信我們三個就當得這樣品題。還是你随口答應
的話。未央生道。不必多疑。有詩為証。就把三個人的
等數批評。遂个查出來。指与他看。三個人仔細一

未雨綢繆詩
經鴉鴉追天
之未陰雨微
彼桑土綢繆
牖戶

看了一遍就大家得意起來說他批評的話雖然過
譽了些也還都與本身相切不是八寸三分帽子人
一戴得着的只有香雲一個是他的批語比別人略
減約些歡喜之心不十分滿足還虧得他未雨綢繆
怕香雲要看見預先在兩圈之上加了一圈把頭等
提做特等所以香雲看了見他雖有詳畧之分實無
高下之別還不到艷然的他步只見翻到後面又有
玄色女子一名批評的話竟與瑞珠瑞玉不相上下
若同香雲較量起來還覺得彼勝于此三個人見了

把一二更天完了三事其餘的工夫就好摩美溫泉
咀嘗香味了這種妙境就是帝王裡面也只有唐玄
宗隨煬帝陳後主幾個知情識趣的人曾經鎮畧其
餘那些左實天子尚且不曾享過此福何況一妻不
保半妾難客之窮秀才乎他起初進來的時節香雲
與瑞珠瑞玉在皆後商量道我們三個把這等一位
神仙這等一件寶貝放在身邊受用可謂徼倖之極
了只是一件從來的好事一定多磨須要在得意之
時預防失意之事不可被外人知覺傳播開來便他

立脚不住就不妥了。瑞珠道：「我家屋宇深沈，沒有開
雜人進來。房戶之中的事，外面那裡曉得？就是自己
的管家也只詳在二門外伺候，不客他進來就是了。
男女裡面我倒不怕，所怕者是個鄰近的婦人，万一
被他知道我們的好事，就做不成了。」香雲道：「是那
個瑞珠道就是我們同性的人，你難道不曉得？香雲
道：「莫非就是晨始麼？」瑞珠道：「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你
曉得他的性子是好淫不過的，雖然守寡，那一時一
刻不想男人。況且那日去燒香，他也在裡面看見。」

良

活跳的春宮
調得佳賞十
分有趣

見了瑞珠瑞玉，看他两个的面容大有驚慌之色。又
雙二立在面前，却像要攔住了他，不使進房的意思。
花晨就疑惑起來，知道這三個婦人必有不畏之事。
偏要闖進卧房，察他的動靜。誰想一人之巧，不敵两
人之智。等他闖得進去，已把一幅活跳的春宮鎖在
画箱裡面去了。花晨走到房中，故意唱米道，好幾日
不來，一發擺列得齊整了，就到床前床後走了一次。
連橱櫃裡面都去搜檢一番，並不見一毫形跡。只說
是自己生疑，成了弓蛇之影，其實沒有相干，就坐下。

弓蛇風俗
通

地來、與他姊妹三人、共說閒話。他這番舉動、把一樁極危極險之事、做得極平極穩、可謂傲倖不過的了。那裡曉得、忙中有錯、到底做不完全。美來美去、依舊露出馬脚來。起先聽見咳嗽、大家慌了、止有工夫穿衣服、開画箱。只要把窩藏的人、塞得進去、就是一樁事了。竟把一本袖珍冊子、遺在案頭、不曾收得。直到說話之際、方纔看見。正要伸手去取、不想花晨眼快、一把就捏在手中。三個人慌了、手脚一齊去奪。那裡奪得過來。香雲知道、奪不過來、就先放了手。故意對妹去後面批一筆道、

淮陰齒幼、濟灌年尊、不敢雁行、謹當遜位。

批過之後、就對未央生道、這一位玉筍門生、還喜得不遠、那旁門裡面、是走得過的。請去澆灌他。我們三個自今以後、不勞培植了。未央生見他動了公憤、不好措辦、只得低頭下氣、認一個頭腦、冬烘テウブ、隨他驅逐。只是不理。直待他們氣平之後、方纔剖出厚情、說取他的意思。一來是推你們的屋烏之愛、二來要尋着了、他求他做个介紹、好與列位相處。所以違了本心。

于

末箱

奉承他幾句、其實不是公道批評、列位不要過責。三
個人聽了、這些話方纔釋了公憤。未央生就每釋憤
之後、買笑求歡、自己先脫了衣服、睡在床上去。等香
雲與瑞珠、瑞玉次第寬衣。正要爬上床去、不想守門
丫鬟重一的咳嗽一聲、三人知道是暗號了、就流
汗、穿起衣服來。留香雲在裡面藏人。瑞珠、瑞玉兩個連
忙出去招接。未央生的衣服脫得最早、堆在女衣下
面、尋不出東。及至受人穿完、檢出來的時節、又穿不
及了。只得精赤條條、爬進精去。且說花晨走到中堂、

檢二作拾得

瑞珠、瑞玉道、不過是路上走過捨到的一本殘書、送
與晨姑拿去罷了。捨他做甚麼。花晨道、畢竟是雲姐
量大巴掌大的一本書、料想值不得多少銀子。何須
這等搶奪。既蒙雲姐見賜、也待我揭開簿面張他一
張、且看是本甚麼書籍。就把身子立開、與他姊妹三
人隔了一丈多路、揭開一看、一見廣收春色四個字、
還只說是本春意圖、就急一翻到後面去。要先看人
物、後看標題。纔曉得其中意味。誰想翻到臨了、不見
一幅春宮、都是些蠅頭小字、只得從頭看過去。看了

幾頁方纔曉得是个多情才子評分佳人的冊籍比春意還好看些就把一概批評細心的玩味過去及至看到臨了一个名為玄色佳人後面批評的話竟像為他寫照的一般就不覺動起心來肚裡思量道這本冊子莫非就是廟中相遇之人做出來的不成就倒翻轉去看他前面的題頭只見有某時某日遇國色三名的話寫在名字之前再把銀紅藕色的字眼想了一會就暗笑起來知道是他無疑了及至看到淮陰齒幼濟灌年尊的一行批語認得是瑞珠的筆

不覺驚駭起來一齊問道這一位佳人是甚麼人家的怎麼就這等標致未央生道就是那一日同着二位進來的怎麼就忘了瑞珠聽見這句話不覺大笑起來道這等說就是那个左與西了他是何等的年紀何等的面貌竟與我們三个一齊看起待等來有這樣微猥的事香雲道這等說我們的考法都不足為榮反足為辱了那樣批評要他做甚麼不如塗抹了罷瑞玉道你們還不消癡惱他這種取法定有个意思在裡面想見聽見人說當初有个老門生三世報

恩的故事他所以不論文ヲ譚考年記把他取做特等
好待他報恩的意思這等說你們三個倒也罷了只
有我的年紀小到極處該考未等纔是怎麼反考起
特等未如今把我的名字除去了罷未央生要暴白
厚情把一人有福帶挈一屋的話說與他聽怎奈三
个門生一齊鼓噪起來竟不容主司開口瑞珠道玉
妹的話極講得是你的年紀雖然極小我們两个也
不叫做老成棍是一概除名讓那一位老門生獨占
鰲頭罷了就提起筆來把三個人的名字批評一齊

蹟就放下臉來把冊子藏入袖中故意歎一口氣道
當初造字的蒼頡果然是个聖人香雲道怎麼見得
花晨道他造的字再沒有一筆一畫是沒解說的譬
如蕪淫的蕪字一般是三个女字合起來的你們三
个女子方纔住在一處就做出蕪淫的事來難道還
不曉得蒼頡聖人造字的妙處瑞珠道我們住在一
處並不曾做出甚麼事來這一句話從那裡說起花
晨道你們既不曾做這本冊子是從那裡來的香雲
道是我過來的時節在路上拾到的花晨道那樣的

話三歲孩子也不信落得不要說他如今只問這個造冊的人現在那裡好一招出來萬事千休若還不說我就寫一封家書把這本冊子封在裡面寄與你們的丈夫叫他回來同你們說話就是了香雲姊妹三個見他詞色不佳不好與他相枕只得低声下氣回覆他道其實這本冊子是拾到的並不知那造冊的人姓張名李住在何方教我托甚麼話說得花晨一兩盤剥他一面東看西看心上思量道別處都相過了只有這雙画箱不曾檢驗往常是開着的為甚

麼忽然鎖了其中必有原故就對瑞珠瑞玉道這播事你們既不肯招只得暫時免究待改日再審只是你這箱子裡面有幾軸古画我一向不曾看了可開出來借我看一瑞珠瑞玉一齊回覆道錦顚不知放在那裡再尋不着這隻箱子久矣不開了待尋着錦顚之後開出画來送與姑娘看就是了花晨道這等不難我家錦顚最多随你甚麼鎖都可以開得叫了髮取來就是了說過這一句就分付了髮去取不上一刻取了幾百把來花晨接到手裡就去開箱香雲

捧

與瑞珠瑞玉就像三个死人一般又不好嗅道又不
好攔阻只得憑他去開心上還痴心妄想或者錦顙
奏不着開不開來也未可知誰想冤家湊巧竟不消
用第二个頭一把就開着了揭起盖子一看只見一
个粉光雪白的男子睡在裡面腿上橫着一根肉棒
挺軟到極處尚且令觀者吃驚不知他堅硬起來更
作何狀花晨見了如此奇貨焉有不居之理就不忍
驚動他依舊放下箱蓋把原鎖上了對着他們三个
癸作起來道丈夫不在家做得好事這個男子是幾

時弄進來的每人睡過幾十夜了好々の招出來香
雲與瑞珠瑞玉驚得面如土色隨他盤駁再不則聲
花晨道既不肯招只得要驚官動府了分付了鬚快
去知會四隣八舍說清天白日拿住丈夫先教他進
來驗一驗好連箱抬去送官香雲與瑞珠瑞玉到背
後去商量道他的话雖是假意只是我們不收拾就
要弄假成真了說不得要交過去調停他拚得把男
子放出來大家不用就是了難道向我們一个死罪
不成就一命走到花晨面前大家賠个不是道這椿

好事原不該偏カク替姑娘在背後做。如今自知理虧，不敢巧辨，只求姑娘海涵，就把箱中之物送出來請罪。就是了。花晨道：「既然如此，那個請罪之法？該怎麼樣也要預先說過。」齊雲道：「不瞞姑娘，說起先是我们姊妹裡面三股均分的。如今也把姑娘派上一分，只是次弟之間，讓你尊長居先。我們落後些就是了。」花晨大笑起來道：「好个請罪的法子！你們把人藏在家中，也不知瞞過多少時了。到如今敗露出來，方纔搭我一分。這等說起來，官府拿住賊盜，也不消打也不

消爽，只限他以後偷看的东西送來入官。以前偷過的賍物都不消追得了。」瑞珠道：「批姑娘的意思，要怎麼樣？」花晨道：「若要私休，只除非教他跟我回去，隨我自游自樣，睡上幾時，補了以前的欠數，然後把他交付出來，與你們一个一夜，從新睡起，這還可以使得不然。只有个官休之法，拼得打破飯鍋，大家不吃就是了。有甚麼說得？」瑞王道：「這等也要說个數目，或是三夜，或是五夜，就放他過來，便好。難道隨你的意思，論年論月睡去不成？」花晨道：「這個數目定不得，等我

帶他回去審問一番說你們三個以前睡過多少夜
數我獨自一個也睡多少夜數然後交出來再沒得
說了三個人口中不說肚裡思量料想未央生愛他
三個未必肯說真話或者少說幾夜也不知就一齊
應允道既然如此他只來得一兩夜你竟帶回去審
問他就是了三人定議之後就要用个箱子放未央
生出來好隨他過去死最怕他要逃走心上躊躇不
決就對他們道日間走過去要被家人看見還有些
不妙另想个計策出來做得秘密些便好三個道

這等你且請回到點燈時節我們送他過來罷了死
晨道那也不勞我有个妙法在這裡連鎖也不消用
得只說這一箱古画原是我家的叫幾個管家進來
連箱連人抬過去就是了有甚麼難處之事說了這
一句也不等他們回覆竟便宜行事起來就分付了
鬚去叫管家不上一刻四个管家一齊喚到把画箱
撮上肩頭抬得飛走可憐這姊妹三個就像送棺材
的孝婦一般心上悲々切々只好啼哭出來不但
捨不得這幅活春宮被人連箱劫去還怕箱中之人

要被淫媚幹死有路過去每路傳來只因画箱這件東西抬在肩上喪棺材無異恐怕是不祥之兆也

評

看廟中相遇一回定疑花晨之好事在瑞珠瑞玉之先而評花晨數語即穿珠之線引玉之磚也孰意作者之心此造物之心無異別有一種安排不肯由人計較以最易得之人反出最難得之人之後亦可謂奇之極幻之至矣乃以穿珠引玉之物變為拋珠擲玉之由枕蓆風波起于一場鼓噪此又奇中之奇幻中之幻何又心之不測

乃爾

東洋文庫
圖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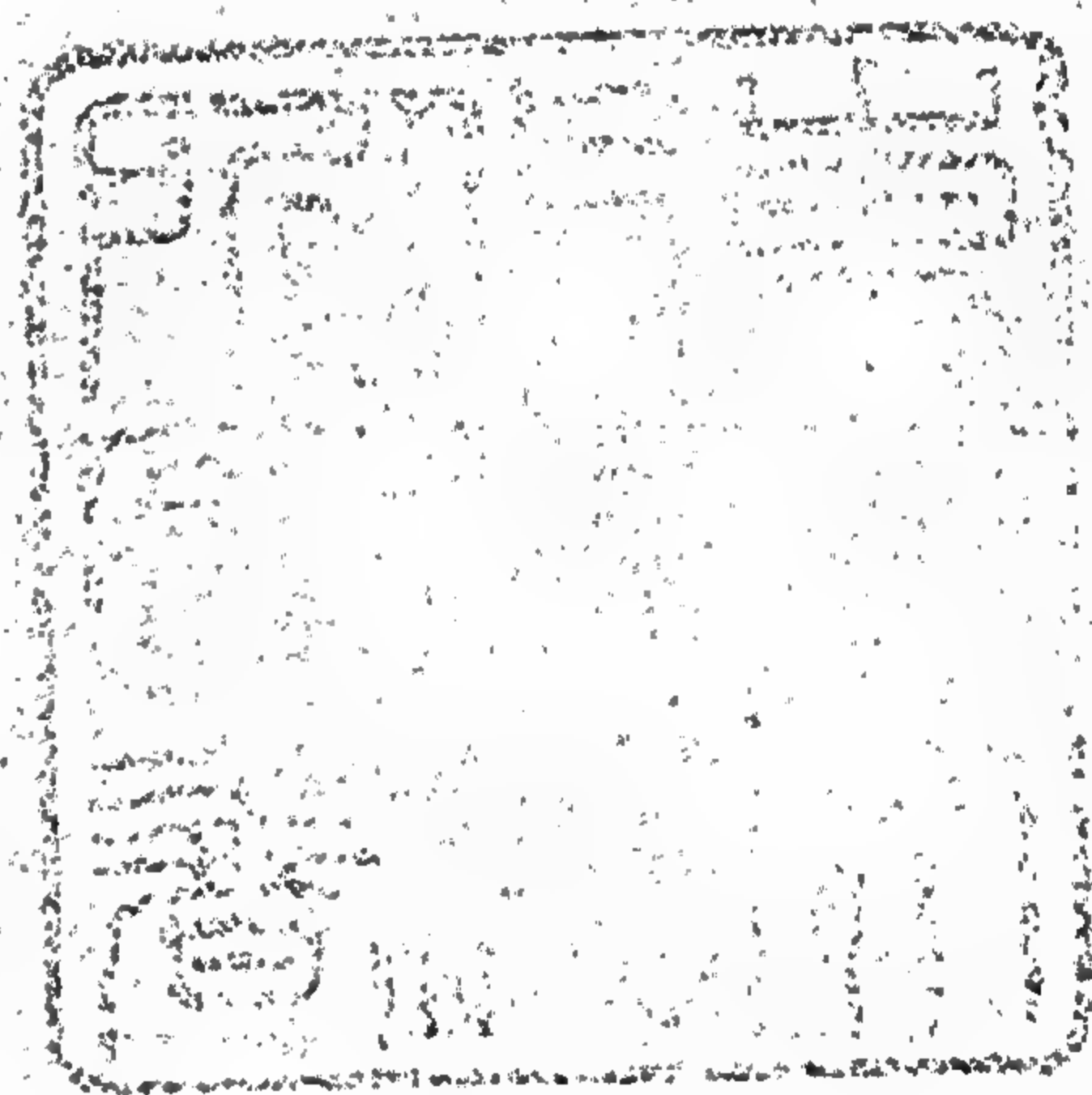
東洋文庫
圖書印

東洋文庫
圖書印

肉蒲團

十七十八回

雙紅堂
小說
96(7)



2028-9

第十七回

後編

得便宜因人瞞己

遭塗毒為己驕人

詩云

老成

老成莫與少年爭

年少從來忌少年

矍鑠到頭終有失

不如袖手看縱橫

套

花晨把画箱抬到家裡。打發管家出去之後。且不開
画箱。先去開自己的箱子。取出一套男衣。一頂舊巾。
一雙鞋襪。是他丈夫在日時常穿著的。擺在箱邊。然
後用金鎖請出玉人。替他穿著起來。兩個先見了。

禮然後對坐談心。未央生那張利嘴，是極會騙婦人的。少不得造些假話出來，說在廟中相見之後，終日思想，但不知尊姓芳名，無由尋覓。幸得今日天假以緣，因禍得福，方纔得覲芳容。花晨只因看見批評，道他果然見許，就把假話當了真言。心上十分感激，分付丫鬟收拾午飯吃了，等不得到晚，兩個就上床做事。他的身體，雖不叫做極胖，也是有八分肉采的。未央生爬上身去，還不曾動手，被他緊緊抱住，親得一個嘴，叫得一聲心肝，就遍體酥麻起來，覺得婦人便

過許多，未嘗有此一抱之樂。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

婦人裡面有中看中用二種。中看者未必中用，中用者未必中看。從古以來，婦人之中，能兼此二美者，惟楊貴妃一人而已。但凡中看的婦人，要有三宜。那三宜

宜瘦不宜肥

宜小不宜大

宜嬌怯不

宜強健

所以画上画的美人，都是腰如一捻，體不勝衣的。再沒有個肥肝的身子，健旺的精神。這樣美人，是画與人看的，不是把與人用的。那中用的婦人，又另是一

種也要有三宜那三宜

宜肥不宜瘦

宜大不宜小

宜强健不

宜嬌怯

怎見得中用的婦人要有這三宜但凡男子睡在婦人身上第一要溫軟似褥第二要身體相當第三要承載得起瘦婦人的身體與石床板榻一般睡在上面渾身都要疼痛起來怎能勾像肥胖婦人又溫又軟睡在上面不消幹事自然會麻木人的身體鬆爽人的精神況且還有冬煖夏涼之妙所以知道瘦不

如肥與短小婦人同睡兩下的肢體再不能勾相當湊著上面湊著不下面湊著下面湊不著上面況且身軀微細像個孩子一般但能起人憐惜之心不能動人歡暢之趣所以知道小不如大男子身體之輕重多者有百餘斤少者亦有七八十斤若不是個強健婦人那裡承載得起睡在嬌怯婦人身上不住要提心弔胆惟恐壓壞了他追歡取樂之事全要以這性為生那裡經得要戰々兢々所以知道嬌怯不如强健這等說起來中看中用兩件事竟是板反的若

能于相反之事相兼得來。這樣婦人只要有八分姿色。就要算他十二分了。那裡還好。求全責備。花晨的年紀雖大。實能兼此二美。未央生睡上身去。不知不覺就露出所長。把一双嫩臂。搂住他上身。一双嫩腿。搂住他下身。竟像一條綿軟的褥子。把他裹在中間。你說快活不快活。況且肢体又相當。氣力又承載得起。未央生以前所御的婦人。都在瘦小嬌怯一邊。何曾知有此樂。所以還不曾動手。就覺得遍体酥麻。只因心上快活之極。引得下面的東西也分外雄壯起

攘
乃黨切
音囊

推一也

用力推一的意思

見于下面

來。不待浸而自脹。不待擦而後熱。竟像抽過幾十次的一般。對著陰戶。往裡面竟攘花晨的陰戶。是生育過的裡面。自然寬大。不像香雲姊妹三個。定要受些苦楚。方纔漸入佳境。只見到十抽之後。就渾身動彈起來。搂住未央生。急急的叫道。心肝快弄些。我要去了。未央生狠抽亂搗。不上十下。又急急的叫道。心肝不要動我丟了。未央生就把龜頭抵住花心。停了一會。待他丟過之後。又弄起來。一邊弄一邊問道。心肝你的本事。怎麼這等不濟。抽不上一二十下。竟自丟

了。你那三位住女^{住一作姪}多的要二三百抽，少的也要一二百抽。方纔得洩，我還說他容易打發。那裡曉得婦人裡面更有容易打發的。花晨聽了這句話，就正顏厲色，回覆他道：「我對你說，你不要把我看容易了。我是婦人裡面第一個難打發的。不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不得我丟，就是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要我丟的時節，也要費上好些氣力，不是這等抽；送；就弄得丟的。」未央生吃一驚，道：「怎麼有這樣本事？既然如此，此方纔這一遭，為甚麼又容易打發？難道是假丟騙。」

過

我不成。花晨道：「不是假丟騙你。有個原故在裡面。我^是幾年不見男子的人，慾火盛到極處，忽然遇見了你人物又標致，本錢又性大，心上歡喜，不遇取以纔塞進去，那陰精不知不覺就要出來。這是我自己丟的，不干你抽送之吏。你不信，只看這一次，就不比方纔了。」未央生道：「原來如此。這等你方纔的話，我還有些不明白。你說就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也要費好些氣力，不是弄得丟的。這一句話，著實費解。難道除了抽送之外，還有別樣幹法不成？」花晨道：「幹法不

種

過如此。只要加些助興的工夫。或是弄出响聲來。或是說起騷話來。使我聽得興趣勃々。方纔會丟丟。若果是底下沒有响聲。口裡不說騷話。就像啞男子與聲婦人幹事一般。有甚麼興趣。隨你一夜弄到天明。雖然裡面也一般爽利。這心窩裡不快活。那陰精再不肯來。只是一件丟。便丟得遲。我那裡丟法。却與別人不同。竟要灰去一刻時辰。方纔活轉來。我預先說在你肚裡。等我死去的時節。你不要驚慌。未央生道。這等說起來。除非是極有精力的男子。方纔弄得你丟。我

的精力。雖然算不得頭等。也還是二等。前列的若奮起全力來。或者也還应付得過。但不知你亡過的尊夫精力何如。你可能勾夜々。遂意。花晨道。他的精力還算不得二等。只好在三等前列罷了。他當初也極好色。也極會偷婦人。做了許多傷倫滅禮之事。他嘗對我說。別的婦人陰戶都是肉做的。只有你的陰戶是鉄打的。千方百計。再弄不去。就想出許多助興之法。煽動我的慾火。後面幹起來。也就容易了。許多不論一千二千。只是心窩裡快活。就要丟了。未央生道。

恨與花晨之夫
同一果報

這等請教那些法子，是怎麼樣的。如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待我照依成式做來，或者還省些氣力。花晨道：「些法子極容易做，來也極有趣，不過是三件。更九个字眼，只消念與你聽，你就明白了。何須說得。未央生道：「那三件事？」那个字眼。花晨就念出來道：

看春意

讀淫書

聽騷聲

未央生道：「看春意，誦淫書，這兩件事，我初婚的時節，都曾做過，果然是好的。只是一件初看的時節，覺得動興，看到兩三遍上，就索然無味了。這樣法子，也只

好偶一為之，不是長久可行之法。花晨道：「想是這兩件東西，你家裡收藏得少，所以一覽而盡，覺得興致索然。我家裡這樣東西，買得極多。春宮有幾十副，淫書有幾百種，看完一遍之後，那前面看過的，又好忘了。所以從頭看起來，依舊動興。只是看此兩件東西也各有個時候。看春意要在未曾動手之先，兩個穿了衣服，相對如賓，看一幅講究一幅的妙處，就是偶然興動，也還不要做事。陽物等他自舉，淫水等他自流，只是不要去理他，直等看到數十副之後，萬萬禁止。

玄之又玄衆妙
之門此論足以
當之

不得方纔幹起事來這等一个看法方纔得那春宮
之力讀淫書要在已經動手之後未曾竣事之前誦
來方有用處將幹的時節先把淫書擺在面前两个
幹了一會然後揭用或是他念我聽或是我念他聽
念到興高之處又幹起來幹到興闌之處又念起來
這等一个讀法方纔得那淫書之力未央生道這段
議論極講得精微可見我以前讀書都是粗心浮氣
沒有進益的古語說不差做到老學到老你若不見
教我那裡曉得如今這兩件事都明白了只是那信

此法若行天下
無妬婦矣

了一句不但文字不曾做過連題目也解說不來怎
麼叫做聽騷聲花晨道男子與婦人幹事那種歡暢
之情淫佚之趣自己看來也還不遇如此倒是睡在
旁邊側耳聽聲的人替他快活不遇我生平極喜聽
人幹事當初男子在的時節故意教他去偷摸丫鬟
又要他弄得極响幹得極急等丫鬟快活不遇叫喚
起來我聽到興濃之際然後咳嗽一声他就如飛爬
上床來把陽物塞進去狠春乱搗不許他按兵法只
是一味野戰這等幹起來不但裡面快活連心窩裡

都快活。進去只消七八百抽。就要丟了。這個法子。比
看春意讀淫書。更覺得有趣。未央生道。這種議論。一
發奇暢。不過。只是一件。據你方纔說來。尊夫的精力。
也在單薄一邊。怎麼能勾先弄了鬢。後幹主母。況且
起先又要弄得極响。幹得極急。料想過來的時節。一
定是強弩之末了。怎麼能勾再肆野戰。這椿事。我還
不敢輕信。花晨道。起先不要他幹。另有个代庖的人。
就是後來野戰的時節。也要央他接濟接濟。不然那
裡支持得來。未央生道。那代庖的人。我知道了。莫非

像

是一位姓角的麼。花晨道。然也。這件東西。我家裡最
多。就是標致了。鬢。如今也還有幾個。我和你今日初
交。料想不到難丟的地步。明日幹事。就要用此法了。
未央生聽到此。一發歡暢起來。就要弄過了。鬢。聽
是咳嗽。爬上床來的光景。也就不按兵法。一味野戰
起來。起先說話之際。原不曾空閒說一句。定要抽幾
下。抽到此時。也有半千之數了。再經一番野戰。自然
從陰戶之中。快活到心窩裡去。只見他手寒脚冷。目
定口張。竟像个死人一般。若不是預先說破。未央生

竟要害怕起來。果然死了一刻時辰。方纔甦醒。接著
未央生贊嘆道。好个有本事的心肝。不消用代庖之
物。竟把我弄丟了。這等看來。你的精力。竟是特等的。
怎麼說。在二等前列。未央生道。我冊子上面。取你做
特等。你如今也取我做特等。何相報之速。耶。花晨道。
我正要問你。那冊子上面。他們三個的名字。是那個
塗抹的。後面一行批評。是那個添上的。未央生不好
說得。只推不知。花晨道。你雖不說。肯說我心上原是明
白的。不過是那三個丫頭。說我年老色衰。配他們不

上。把自己比做淮陰。把我比做淝灌。是个不屑為伍
的意思。不是我欺瞞說。他們的年記。雖比我小幾歲。
面上的顏色。雖比我嫩幾分。只好坐在面前。把你看
看罷了。若要做起事來。只怕還趕我老人家不上。且
不要說幹事。只把大家的陰戶。脫出來一比。只怕也
有高低貴賤之分。我如今忍在肚裡。不替他爭論。等
到回空的時節。待我走過去。約他們做个勝會。一个
男子。四个婦人。都要脫了衣服。清天白日。幹事與他
各顯所長。且看是少年的好。老成的好。未央生道。說

得有理。他們三個都少不更事。也須得個老成人教導。教導便好。這個勝會不可不做。花晨道：這是後面的事。慢些商量。且圖現在之樂。彼時天色將晚。起來穿衣服。分付丫鬟擺設筵席。替未央生接風。花晨的酒量極高。與未央生不相上下。兩下猜拳行令。直吃到二更多天。方纔乘了酒興。依舊上床做事。這一晚是久曠之後。陰精易洩。不消用那三種法子。到第二日。起來就把多年不看的春意常遠不誦的淫書一齊搬運出來。擺在案頭。好待臨時翻閱。他身邊有

四個丫鬟。都有殊色。兩個十七八歲。是已經破瓜的。都還承受得起。有兩個十五六歲的。還是處子。取用不得。未央生就對花晨說過。把他發與書筭。限他三日三夜。開闢出來。以備助興之用。從此以後。朝取樂。夜追歡。都用那三種成方。未央生自遇花晨之後。不但受用不同。又長了許多學問。花晨怕隔壁的人要來索取原物。自從画箱過來之後。就把旁門鎖了。隨他叫喚。只是不用。叫到第五日上。未央生過意不去。替他婉轉哀求。花晨沒奈何。只得引經析獄。把

七日来復的成語做了斷案。許到七日之後送去。還他那姊妹三个。見他有了定期。剥啄之声方纔稍息。到第八日清晨。未央生要辭別過去。花晨還有求閨之意。虧得未央生善為說辭。方纔得脫。及至開了旁門。走得過去。香雲姊妹三个。竟像天上掉下日頭來。那裡歡喜得了。相見之後。就問未央生道。你連夜雨受用何如。老東西的興趣何如。那汪洋大海之中。可曾摸著些底裡。靠著些涯岸。未央生怕他吃醋。不敢十分贊揚。只把三種成法。說與他聽。好等他學樣。連

花晨要做勝會的話。也說出來。教他各人爭氣。不可
以一日之短。埋沒了千日之長。香雲道。這等說起來。做勝會的時節。他畢竟讓我們居先。自己落後。要先
樂人之樂。然後自樂其樂的了。不要管他樂不樂。且
占了他的先來。再做道理。只要弄得恬靜些。下面
不要响。上面不要叫喚。等他便宜又折了興。又不動。
做个作法自弊。你们心下何如。瑞珠道。照我的意思。
偏不要依他。只說他是姑娘。我們是侄女。自然訪是
他起頭。等他幹到半三不四的時節。臨著我們做事。

瑞珠二字怕衍
个

序

目怕當作日

偏要浪起來引他動興等他幹又沒得幹聽又聽不
過活々熬死他方纔遂我的意瑞珠瑞玉道這兩下
主意都得不差只怕他又另有別樣詭計出來用我們
的主意不著且到臨時相機行事罷了香雲與瑞珠
道也說得是三个又依了從前的次第每人分睡一
夜到第四日上正打點要做合體聯形之事不想花
晨寫字過來約他三个做盛會又出了一兩公分教
他備辦酒筵要一面飲酒一面幹事方纔覺得有興
三个商量道恰好臨著今日是个合睡的日子自古道

容怕當作客

添客不殺雞就等他來也不過是枕頭上面緊促些
罷了分不得多少實事去落得做个虛人情就寫字
回覆他道謹依來命花晨的名分大似他们三个為
甚麼不叫侄女就姑娘反屈姑娘就起侄女來要曉
得花晨家裡有个十歲的兒子雖然不大也是有知
有識的起先把未央生一个藏在家中還不覺得如
个一男四女飲酒作樂起來就遮掩不住了怕孩子
看見不好意思香雲姊妹三个都是沒有兒子的只
要關門二門就不見人影了所以不論尊卑只取其

瑞珠二字怕衍

个

序

目怕當作日

客怕當作客

偏要浪起來引他動興等他幹又沒得幹聽又聽不
過活々熬死他方纔遂我的意瑞珠瑞王道這兩下
主意都得不差只怕他又另有別樣詭計出來用我們
的主意不著且到臨時相機行事罷了香雲與瑞珠
道也說得是三个又依了從前的次第每人分睡一
夜到第四日上正打點要做合體聯形之事不想花
晨寫字過來約他三个做盛會又出了一兩公分教
他備辦酒筵要一面飲酒一面幹事方纔覺得有興
三个商量道恰好臨著今日是个合睡的日子自古道

添客不殺雞就等他來也不過是枕頭上面緊促些
罷了分不得多少實事去落得做个虛人情就寫字
回覆他道謹依來命花晨的名分大似他们三个為
甚麼不叫侄女就姑娘反屈姑娘就起侄女來要曉
得花晨家裡有个十歲的兒子雖然不大也是有知
有識的起先把未央生一个藏在家中還不覺得如
个一男四女飲酒作樂起來就遮掩不住了怕孩子
看見不好意思香雲姊妹三个都是沒有兒子的只
要關門二門就不見人影了所以不論尊卑只取其

念怕當作會
下同

便情愿過來就他只見回字去後停了一刻時辰花
晨就未起念未央生見他衣袖之中隱隱躍躍却像
有一件東西一般就問他道袖中何物莫非是角堯
先生麼花晨搖頭道另是一件有趣的東西酒色兩
件事都用著他所以帶在身邊備不時之用就取出
來與衆人看原來是一副春意酒牌未央生道這件
東西往常都是虛設只有今日做勝念會纔用著他如
今且不要看等到酒興發作的時節你們各取一張
就照上面的法則同我做起來摹做一摹做就是了

事

花晨道帶來的意思就是

香雲道這等待我們

香怕當作看

先看一遍看明白了到臨時之時纔好摹做未央生
道也說得是就拿來擺在花晨面前心上要使老成
之人率領少年同看好教導他們的意思花晨道我
看過多次上面的方法都是爛熟的不待臨時抱佛
脚如今立過一邊讓他們題考就是了香雲姊妹笑
了一笑就攤開來牌逐張細看一張只見一個
少年女子伏在太湖石上聳起後庭與男子幹龍陽
之事三個看了一齊掩口而笑道這是甚麼形狀為

何丢了乾淨事不做，起来齧事来。花晨道是那一张拿来我看香雲就遞與他，看了道：「这个幹法是从文字上面摹擬下来的，难道你们不曉得？」香雲道：「是那一篇文字？」我们悟不到。花晨道：「有一篇奴要嫁傳，你们看過不曾？」香雲姊妹道：「不曾看過，求你見教一番。」花晨道：「當初有个标致围女，與一个俊俏書生隔牆居住，書生為想這個围女，不得到手，害起相思病来。央人到围女面前致意，說只要見得一面，就死也甘心，不想做非礼之事。那围女見他說得可憐，只得

止該配鄉食
芳艷

應允。及至相會的時節，坐在書生懷裡，隨他要摸就摸，要親嘴就親嘴，只不與他幹事。等他要幹，就回覆道：「奴要嫁。」此事斷不可為。書生急，不遇跪在地下哀求，他到底不允，只把「奴要嫁」的三个字婉轉回覆。他說：「你求見之心，不遇，因我生得标致，要靠一靠身体，粘一粘皮肉，完你那椿心事的意思。」我如今坐在你懷中，把渾身肉肌隨你摩弄，你的心事也可以完得了。何須定要壞我的原身？我的原身要雷來做新婦的，如今壞了，不致緊明日嫁去的時節被

此怕是比字

丈夫識破我就一生一世做不得人了。這怎麼使得。書生道男女相交定要這三寸東西進了皮肉方纔算得有情不然終久是一對陌路之人隨你身體相靠皮肉相粘總了不得這樁心事說了這些話只是跪在地下不肯起來。閨女被他苦纏不過只得低頭暗想：「個權宜之法出來就對他道我是要嫁的人這件東西斷然許你不得我如今要在此物之物另尋一物贈你。」心上何如。書生道除了此物那物還有一物。閨女道除非舍前而取後等。你把那三寸東西一

強

般進了皮肉了。却這樁心事再沒得說了。書生見他說得真切也就不好再張竟依了這個權宜之法把後庭當做前件交媾起來。這個幹法就是從那篇傳上摹擬下來的。你們為甚麼這等荒疎那樣好書都不曾讀過。香雲姊妹三人見他說來的話驕傲不過心上甚是不平還他愁到幹事的時節不知有多少驕人的氣質要使出來就丟了酒牌不見一齊到背後去商量。大家力同心要擺佈他一個。花晨與未央生隔了三日不見勝似九秋。已不得衆人開去。

通怕當作過

去

令

好與他綢繆一番。兩個就摟在一處，親了許多嘴，說了許多話。那姊妹三個方纔走來，就叫丫鬟擺酒。未央生上坐，花晨下坐，香雲與瑞珠、瑞玉分坐兩旁。飲過數巡，花晨就叫拿牌。逼來各取一張，照上面行酒。香姊妹道：「看了那件東西，只想要幹事，連酒都吃不下。如今且行別令。」吃到半酣之際，然後取他過來，照上面行酒，也得照上面行事，也得就無礙了。未央生行道：「說得是。」瑞珠就把色盆送過來，叫未央生行酒。未央生道：「擲骰子費力，不如猜個狀元拳。」定了前

後的次序。如今照次序行酒，少刻就照次序行事。列位心上何如？花晨的拳經最熟，聽見這一句，就眉歡眼笑起來，巴不得要做狀元。好擺佈他們三個。所慮者恐怕中了狀元幹事的時節，未免從他幹起。他是要先聽虛聲，後幹實事的人。那裡肯當頭陣，躊躇了一會，就對未央生道：「行事的次第，不必照依行酒，只憑狀元發揮。憑他要先就先，要後就後罷了。」未央生道：「也說得是。」酌議定了，就把五個雪白的拳頭一齊伸出來。從未央生猜起，猜到瑞玉住，果然花晨的拳

高一口就被他猜著頭名狀元是他中去了不等榜探花出來就預先發令道我既中了狀元就是个令官了不但老儒聽考連榜眼探花都要受我節制如有梗令者罰一大碗未央生道既然如此倒求你把條教號令預先張掛出來定了个規矩省得衆人肚裡疑々惑々花晨道吃酒的數目從狀元起_{吃到}探花_{吃住}吃_住節々高老儒執壺旁立只教他斟不許他吃幹事的先後要與前面相反從探花起到狀元住也幹个節々高老儒執巾旁立只教他揩_{不許}不許他幹

未央生道你這些号令都是絕妙的了只是還不曾
思想得到萬一區區做了老儒却怎麼處我一个不
許幹你們大家都沒得幹了豈不是作法自斃花晨
道不消你說早早慮過了如今除出你不考委你做
个監令官好待後面用你未央生道這等說我事便有
得做酒却沒得吃了花晨道你的酒數更多狀元有
酒也要你陪榜眼探花有酒也要你陪只是老儒服
役不許你去代勞代勞計代計好者罰一巨觴未央生道就做我
一个不著陪你們三个做老儒的是他自己不爭

氣不忤我事。憑他去受苦罷了。香雲姊妹三個。大家側目而視。讓他一個發揮。不敢稍忝。來議還虧得慮在事前。起先到背後去的時節。想了一個妙計。放在胸中。但不知用得^著用不著。就對未央生道。你既做監令。也要露些風采出來。令官不公。道你也要忝^{トリキムル}劾他。不要阿諛曲從。助紂為虐。若是如此。我們就鼓噪起來。不受約束了。花晨道。我若做得不公。不消監令。忝劾你們。只管云。舉^レ得確當。我只管受罰。就是花晨定了條約。就除出未央生。教他姊妹二人決個勝

齒

負。却也古怪。那三個拳頭。就像有靈性的一般。恰好也照序次之例。香雲中了榜眼。瑞珠中了探花。把個經不得大幹的瑞玉。做了老儒。却像三個舉子之中。只有他還停得科紀。就暫屈一屈。做个有事弟子服其勞。也是該當的一般。猜定之後。花晨就叫瑞玉行酒。自己一杯。香雲兩杯。瑞珠三杯。都是未央生陪吃。吃完之後。就分付瑞玉。教他把酒牌洗好。放在^桌上。然後執巾旁立。待衆人幹事之際。好替他揩抹淫水。瑞玉不敢違拗。只得依命而行。花晨又把從前的號

令申飭一番。先對未央生道：「頭一個限你一百抽，第二個限你二百抽，多一下少一下，都要照數罰酒，丟與不丟，看他們的造化。」不要你包管，幹到第三個就該臨著我了。王令之人與衆人不同，不計數目，直要丟了纔住。以前兩個的數目，都要老儒代數之，差者罰。又對香雲姊妹道：「你們從上面揭起，揭著那一張，就依那一張的幹法，好與不好，看自己的時運，不許換牌。幹事的時節，要摹倣得酷肖方纔。中式若有一毫不像，除罰酒之外，還要減去抽數。」瑞珠道：「我們做得

不像，自然受罰了。倘若令官自己不如式，却怎麼處？」花晨道：「若還令官不如式，罰了三杯，從新做起，定要做到如式了纔住。」瑞珠道：「這等說，面上一張就該是我揚了。」花晨道：「正是。」瑞珠揭起第一張，只見一個婦人睡在床上，兩足張開，但不提起男人的身子，與婦人離用三尺，兩手抵住了蓆，伏在上面抽送，叫做蜻蜓點水之勢。瑞珠把酒牌呈過了堂，然後照依成式脫下褲子，仰臥在床，未央生爬上身去，做起蜻蜓的樣子來，把日物塞進陰中，不住的亂點。瑞珠要奉

承令官使他動興不等快活之後方纔叫喚未央生
點一點他浪一浪點十點他浪十浪點到六七十點
之後就一點幾浪起來直浪到不點纔住香雲道如
今臨著我了就揭起第二張拿來一看只見一個婦
人睡在春橈頭上男子立了把他兩脚放在肩頭兩
隻手抵住春橈用力推攘叫做順水推船之法香雲
也把酒牌呈過了堂就睡在春橈上去與未央生摹
倣成式他那種浪法更比瑞珠不同順水之船既容
易推則順船之水也容易出船頭上的浪聲與船底

下的浪聲一齊澎湃起來說好聽不好聽声响既然
好聽面目必有可觀花晨往常竊聽騷聲都是暗
中摸索之事何曾看見快活頭上是怎生一副面容
如今不但聞所未聞又且見所未見那種淫興比往
常咬嗽的時節更不相同大有不能姑待之意等得
香雲滿數之後就立起身來道如今輪著令官了你
們走過待我來上場就把一隻手取牌一隻手插入
褲襠先去解帶及至揭起第三張拿來一看就驚慌
失色起來連那隻拿牌的手都癱軟下去對衆人道

這一張是用不得的。只得要另換一張了。香雲姊妹三個一齊鼓噪起來。先把餘下的牌藏在一處。然後來看這一張。你道這張牌上。是個甚麼幹法。原來就是奴要嫁的故事。婦人聳起後庭。與男子被語幹龍陽的套數。為甚麼這等湊巧。多少好牌。揭不著。偏生揭到這一張。被尋原來就是他姊妹三人商量出來的計策。料想他三個裡面。畢竟輪著一個洗牌。就把這一張做了記號。要分與他。誰想他又預先號令出來。眾人居先令官落後。所以瑞玉洗牌的時節。就把這一張放在

為
第三。如今恰好取著。雖然如此。也是因他驕傲太過。造物忌盈。所以遭著這番磨劫。未必盡是人力。所以三人看過了牌。就催花晨脫褲。花晨抵死不肯。對眾人道。只求列位公議。這一樁事。是做得的。做不得的。他那一件東西。是做得這樁事的。做不得這樁事的。大家想一想就是了。眾人道。這個說不得。大家馬兒大家騎。若是我們揭著。你可肯饒恕我們。況且不許換牌的話。又是你自己說的。牌上的方法。只有你自己爛熟。我們都是荒疎的。既知道這張用不得。何不

狗情レウケイ一作レウケイ狗情レウケイ

預先除出這一張如今揭著了還有甚麼說得快些
脫褲ハキ省得衆人動手テヲ不像體面又對未央生道好个
監令官為甚麼口也不開手也不動難道要我們剥
了衣服送與你幹不成未央生道不是監令官狗情
其實我這件東西他後面承當不起還要用人贖罪
之例等他多吃幾杯酒當了這樁事罷衆人道你這
句話只當放屁ヒ若是吃酒當得幹事我們起先只該
吃酒不該幹事了那个是不惜廉恥的肯脫了衣服
在人面前出醜未央生見他說得辭嚴義正沒得

開口連花晨也低頭喪氣不能措詞未央生對衆人
道如今沒得說只求列位用一面之網不要求全責

備等他脫下褲來畧見大意也就罷了香雲瑞玉兩

个還不肯假借定要與尋常幹事一般不許留些餘地

瑞珠サヅ系サツ一サツ系眼道只要見得大意也就罷了難道定要

盡法不成未央生道這等還易處就伸手去扯花晨

替他脫褲花晨執意不肯被未央生苦勸不過只得

曲從就把褲子解開伏在春凳頭上未央生取出陽

物來抹上許多涎唾只在缸門外面抵得一抵花晨

脫

能

喊

就叫喊起來。正要立起身子。不容他幹。誰想這班惡少安排下三隻毒手。立在那邊等他起先紮眼的話。是哄他褲襠的。等他脫了褲子。伏上春橈。就一齊走上前去。捺頭的。捺頭的。封手的。封手的。莫說立不起。掙不脫。就要把身子動一動。窟豚歪一歪。也不得勾。更有。一个最惡的。躲在未央生背後。等他抵著缸口的時節。就把未央生的身子。恨命一推。那陽物竟推進了半截。又抱住未央生的身子。替他抽送起來。花晨就像殺猪一般。直声叫喊。除饒命二字之外。再無別話。

未央生道。人命相關。不是當耍的事。饒了他罷。衆人道。他起先說過的。令官與衆人不同。不計數目。直要丟了。纔住。如今問他。丟了不曾。花晨連声応道。丟了。丟了。衆人見他狼狽已極。又因未央生再四哀求。只得放手。花晨立起身來。就像死人一般。話也說不出。站也站不牢。只得叫丫鬟扶了回去。後來缸門臃腫起來。發寒發熱。睡了三四天。方纔爬得起。只當害了一場大病。從此以後。心上雖然懷恨。只因要做這樁勾當。不好惡識同事之人。古語說不差。要做打場官。

畫只怕
盡字

司他姑娘姪女裡面以前是極矛盾的只因做過這番讐敵兩下倒相好起來一男四女共枕同衾說不畫他們的樂處未央生出門之日原與艷芳計過只以三月為期就回去看他分娩的不想被女色羈留樂而忘返等到想著歸期已在三月之後了叫書筭出去打聽聞得艷芳已經分娩一胞生下兩個女兒花晨與香雲姊妹就歛起公分來替他賀喜又作樂了幾日方纔送他回去艷芳恐怕孩子累身不好行樂生下來的時節就催了兩個奶娘把孩子抱回去

撫養清靜只當是未經生育的一般恰好到彌月之時未央生走到就叫他太整旌鎗從新對壘要嚴追已往的積通通那裡曉得民窮財盡一時催徵不起為甚麼原故只因這四五月之中以一男而敵四女況且不分晝夜肆意交淫就鐵打是的陽物也要被他磨穿水做的陽精也要被他吸盡豈有不神疲力倦之理三月不見又要使人刮目相待起來從此以後艷芳遂有悔恨之心矣

評

有病此回形容太過不為該夫淫婦留餘地者
然非此回之奇淫不足起下回之慘報縱容他
處正是難為他處看到玉香獨擅奇淫替丈夫
還債處始覓以後數回正不妨形容太過耳

第十八回

後編

妻子落風塵明償積欠 弟兄爭窈窕暗索前
通

詞云

勸君莫借風流債借得便宜還得快家中自有
代償人我要賴時他不賴眼前債主能寬貸
頭上原中偏利害賣妻還債有何妨逼你賣心
身不賣

右調玉樓春

未央生得意之事已經敘過八九失意之事還不曾敘得二三如今把他的風流債務次第還清完了這一段因果好收拾筆硯他妻子玉香跟了權老實與丫鬟如意一同逃走フカハラサニ到一處忽然肚痛起來他肚裡的東西起先在家時節千方百計再打不下如今走到路上畧々受些辛苦不知不覺就墜了下來若肯早墜幾日豈不省了這番舉動如今逃走出來回去不得アカラサニ白フカハラサニ做了个私奔之人豈不是大夫造下的冤孽帶累他如此權老實的初意原為報讐不是貪淫好

色自從拐出鉄扉之內就要賣他下水ナゲレ只因有孕在身不知是男是女豈肯把自己的骨血生養在門戶人家到後來出乖露醜所以躊躇不決此時見他落下胎來方纔定了主意就把主婦两个連夜帶入京師寓在房中尋人貨賣但凡賣良為娼シラカ定要做个圈套シラカ瞞了本婦只說有親眷在此託他尋房居住纔好領人來看シラカ中了意纔好騙他過門京師裡面有个馳名的鴇母叫做顧仙娘一見玉香就知道是椿奇貨照媒人所說的身價一不平兌出來連如意也買

了過去依舊做了鬟服事他權老實未賣玉香之先還刻々以報讐為吏沒有一毫轉念及至賣過玉香之後就有些過意不去漸漸的懊悔起來反覆思量道我聞得佛經上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我自家因門不謹使妻子做了醜事烏知不是我前生前世淫了人家的妻子故此罰我到今生今世把自家的妻子還入也不可我只該逆來順受消了前生的孽障纔是為甚麼又去淫人家妻子造起來生的孽障未就是要報仇既然

與他睡過幾夜消了隱恨也就罷了為甚麼又賣他為娼把一人之妻做了萬人之妻難道我與他丈夫有讐天下的人都與他丈夫有讐不成賣他一個為娼罪孽也當不起了為甚麼又把個無辜使女也隨他賣下水去難道主母有個丈夫與我有讐他也有個甚麼丈夫與我有讐不成權老實想到此處不覺捶胸頓足自家恨起來知道從前的吏俱已做錯可挽回只有個懺悔今生預修來世之法就把賣人所得的銀子施捨與殘疾窮苦之人自己把頭

髮剪去半截。做个頭陀的樣子。往各處雲遊。要訪个真正高僧。求他剃度。後來遊到括蒼山中。遇著孤峰長老。知道是一尊活佛。就摩頂皈依了他。苦修二十年。成了正果。這是後話。如今且說玉香小姐。墮落風塵之事。他與如意两个。走到顧仙娘家。看一看。動靜。就曉得不是良家的光景。墮入奸人之計。不消說了。俗語說得好。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就是貞烈婦人。跨進這重門檻。也跳不出去。何況是已經失節。不十分肯怕男子的人。只把自己的來歷。對仙娘說過。

一遍。就安心貼意。做起樓女子的行徑來。少不得進了娼門。定要改个姓名。取个表字。好待嫖客稱呼。他便改名換姓。作者還叫他玉香也。與權老實一般。省得人看花了眼。初到的一晚。就有个大財主來。嫖他。嫖得一夜。第二日就要起身。顧仙娘再三苦留他。只是要去臨去的時節。分付仙娘道。你這位令愛。容貌丰姿。件件都好。單少那三種絕技。強將手下。不宜有此弱兵。你還該傳授。他傳授纔是我如今暫別。待你傳授他會了。再來請教。也不遲了。說這些話。竟飄然去。

了。他為甚麼原故說起這些話來。原來顧仙娘生平有三種絕技。都是婦人裡面不曾講究過的。他少年時節。容兒也只平常。筆墨之吏也不會。竟享了三十多年的盛名。與他相处的都是鄉紳大老公子王孫。平常的人求一見而不可得。就到四五十歲做鴛母的時節。還有富貴之人去嫖他。就是為他那三種絕技。第一種是俯陰。就陽。第二種是聳陰。接陽。第三種是舍陰助陽。他與男子幹事。不要男子弄他。都是他弄男子。教男子伏貼。仰面睡了他。爬上身去。把

灣

陽物插入陰中。立起來套一陣。坐下來揉一陣。坐下來揉二陣。又立起來套一陣。別的婦人弄了幾下。就要脚酸腿軟。動不得了。他那雙膝。竟像銅澆鐵鑄的一般。越弄到後來。越有氣力。不但奉承男子。他自己原有樂。對人說道。教男人幹事。就像央人搔痒一般。定有幾下搔不著。不若自己抓撓。分外著痒。再沒有一下落空。這就叫做俯陰。就陽。是他頭一種絕技。他有时睡在底下。與男子幹事的時節。再不放男子一人著力。定要把自家的身子聳動起來。悞濟

他男子抵一抵他迎一迎男子抽一抽他讓一讓不但替了男子一半氣力他自家也討了一半便宜省得裡面的玄關一時攻抵不著常對人說道天下快活的事不是一个人做得来的陰也要湊陽陽也要湊陰湊到半中間恰好遇著自然快活起來這纔叫做陰陽交媾若還女子不送不迎只叫男人抽抵何不把泥塑木雕的美人腰間挖一个深孔只要伸得陽物道進去就可以抽送得了何須要與活人幹事所以做名妓的人要曉得這種道理方統計得男子

的歡心圓得自家的快樂這就叫做聳陰接陽是他的第二種絕技至于舍陰助陽之法一發玄妙不遇他與男子幹事再不當使有限的陰精洩于無用之地每丢一次使男子受他一次之益總不懊悔不然竟像失落了錢財做差了事體的一般完事之後之然要嗟歎不已他是怎麼樣的法子能使男子受益凡到將丢之際就分付男子教他把龜頭抵住花心不可再動他又能使花心上的小孔與龜頭上的小孔恰好相對一線也不差預先把吸精之法傳授了男子

到此時陰精一洩就被男子吸進陽物之中由尾闾而直上徑入丹田這種東西的妙處不但人參附子難與爭功就是長生不老之藥原不過如此這種妙術是他十六歲上有个異人來梳攏他無意之中說出這種道理被他学了過來遇著有情的嫖客就教他如此如此嫖客依他做來無有不驗與他宿過幾夜不但精神加倍連面上的顏色光彩起來人都說是仙女轉世所以叫他做顧仙娘這種道理既然傳與嫖客那些嫖客就該到自己家裡去做不消用著

他了要曉得吸精之法雖然可傳那對著精孔之法是傳授不去的要在幹事的婦人善于湊合這些關竅只有他肚裡明白別的婦人那裡湊合得來妙在天下婦人皆逆逆惟有他一人獨悟所以叫做絕技玉香初到的名是慕顧仙娘善戰之名只說是他操演出來的人再沒有不請兵法之理況且這個財主又生得極肥極胖上床的時節伏在玉香身上抽得四五十抽就鼻息如雷喘个不住流水爬下肚來抱玉香上身去幹玉香平日是个以逸待勞的人何曾做

過這般難事。就是倒澆幾次蠟燭。也要男子捧住他。下身送起送落。他居其名。男子任其實的。那裡能勾把嬌怯怯的身上。做起狠巴巴的事來。套不上十下。就腿酸脚軟。滾下肚去。嫖客見他這番勾當。尚然不會那兩樁絕技。一癸做不來了。就與他草草完事。睡到天明。要嫖又嫖他。不得。要不嫖又捨他不得。所以臨行之際。有這一番叮嚀。仙娘送了嫖客出門。就說他粧嬌作態。不會奉承。把這樣一个大老官。接得一曉。就打發開去。以後怎麼樣。趁錢拿了家法。就要鞭扑起。

已當作已

來。玉香跪在地下。再四哀求。方纔饒了个初犯。仙娘戎作之後。就把那三種技藝。日夜與他講究。自己同嫖客幹事。就教他立在面前。定精細看。會與不會。好當面指教他。與嫖客幹事。自己也坐在面前。定精細看。是與不是。好當面提醒他。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玉香一來。惧怕鴛母的法度。不敢學。二來。要圖自己的名聲。不得不學。只消一兩月工夫。把三樁絕技。都學會了。技藝與仙娘一般。而姿容筆墨。更出其上。那些車馬。關門。應接不暇的光景。

鑒

自然不問可知一時聞名動京師設有一個鄉紳大
老公子王孫不來賞監他更有兩個大老官極肯破
鈔宿他一晚定有一二十金之贈所以王香看銀子
面上極奉承他你道這兩個大老官叫甚麼名字原
來就是瑞珠瑞玉的丈夫一個叫做臥雲生一個叫
做倚雲生因在京裡坐監聞得王香的盛名兄弟兩
個爭先拜訪起先是臥雲生瞞了阿弟先去嫖了幾
夜後來是倚雲生瞞了阿兄也去嫖了幾夜兩個你
瞞我々瞞你都只說他雖是門戶中人倫理二字一

般也是曉得的沒有個接了阿兄又接阿弟接了阿
弟又接阿兄之理那裡曉得娼妓人家是只顧錢財
不顧倫理的莫說兄弟同科是他裙帶底下的常事
還有祖孫父子个々接到竟把小小一物做了三代
宗祠使老幼尊卑同在裡面出入的都有後來兄弟
兩個彼此盤問出來索性把他包在寓中大家公用
不但兄弟同科又且師弟同門連香雲的丈夫名為
軒子者也時常點綴與他睡過一兩夜竟有些老
當益壯起來方纔曉得玉香的陰物竟是一味補藥

若娶著這樣妻子。竟不消躲避差徭了。臥雲生兄弟
兩個在監裡坐了一年。偶然想起故鄉。要回去看
妻子。省得他少年之人。思想丈夫。要憂鬱成病。就央
了一个人情。求大司成。給假數月。大同成准了。子弟
三人。別了玉香。一同回去。到家之後。少不得三位佳
人。替丈夫接風。之後。就問一向在外。嫖了幾個女客。
相_{ナシム}處了幾個龍陽。比在家的時節。快活多少。三位丈
夫。少不得把相_{ナシム}處玉香的話。陳說一遍。又把那三種
絕技。次節誇張出來。只有多說幾句。再沒有少說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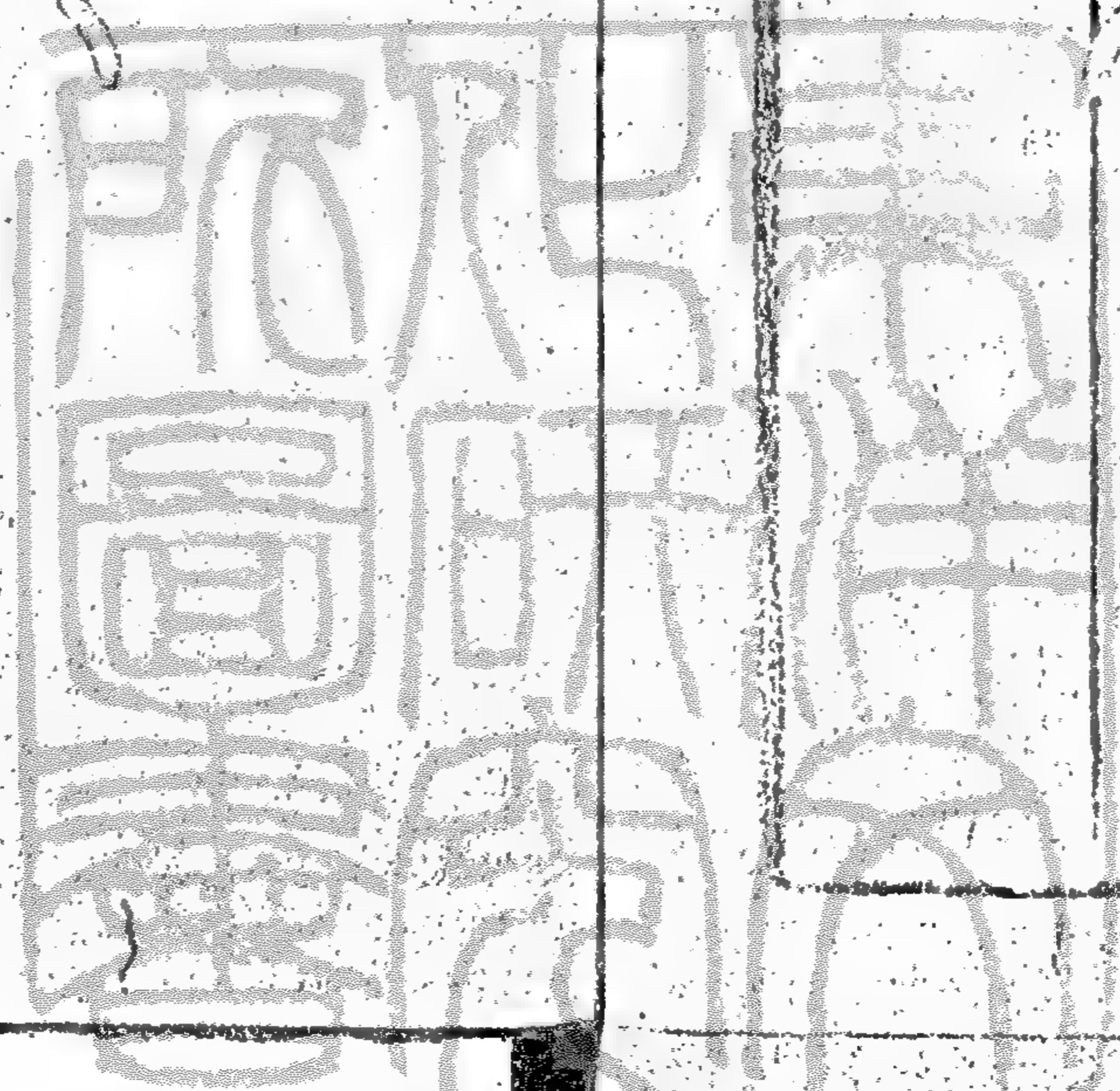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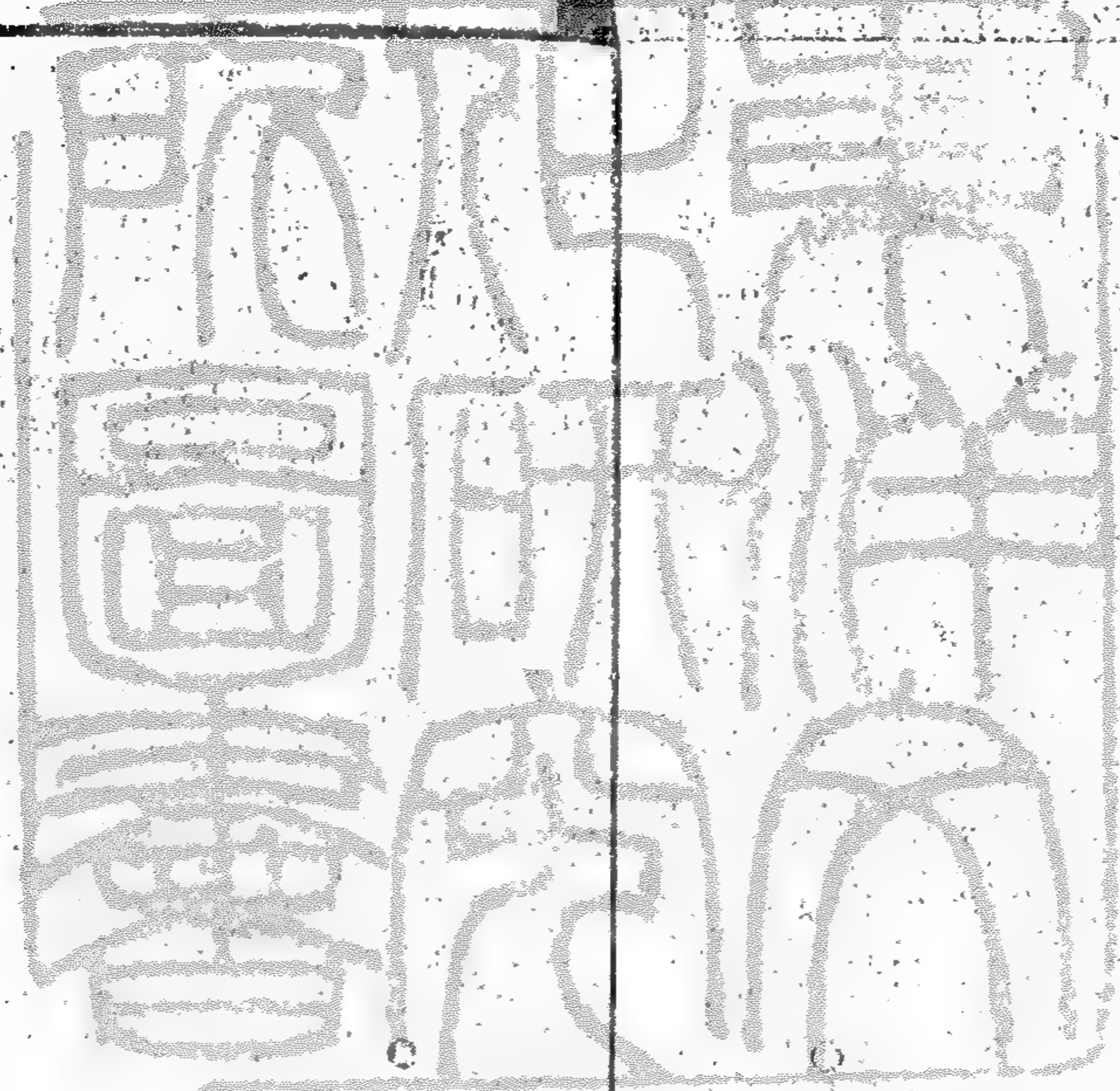
句之理。香雲姊妹三個。第二日爬起来。各述所聞。都
是一般訛事。瑞珠瑞玉道。我不信婦人之中。竟有那
樣怪物。這等說起來。我們三個都是沒用的了。這些
話。還是他們三個通用造出來的。見得天下的婦人。
只有我們不濟。好激勵我們。用心幹事_的意思。香雲道。
這樣的事。再瞞不得我們。相與的人。他生平見廣識
多。若有這一種妓婦。他畢竟曉得。等他進來的時節。
大家問一問就是了。瑞珠瑞玉道。也說得是一日遇
著清明佳節。三個的丈夫。一齊出去掃墓。要到第二

日回來就教了鬟請未央生進去相會一見了面就把這椿疑事問他未央生道天下的事奇々怪々何所不有或者妓婦裡面有這一種怪物也不可知道這一個婦人既在京師我纔有一日遇著也待我嫖他一夜若對得我遇的人方纔是個真怪物他們那樣的男子那裡試得好婦人出來四個人說了一會宿了一晚未央生第二日出來心上躊躇道他們三個丈夫說來的話如出一口可見這一椿事是真的了當今之世有這樣異人難道好不去會他一會標致

女子我雖然相處得多再不曾遇著個會幹事的也是一椿缺典況且我的精血被這四五个婦人也耗得了多正要學個採戰之法滋補一滋補那個妓者既有這許多妙術我只消嫖他一夜把個吸精之法傳授過來就一生一世受用不盡了這樣便宜的事為甚麼不做主意定了就要先回故鄉看一看妻子然後束裝進京去訪那個名妓他這一去不打緊有分教觸翻東嶽洩不盡憤懣之胸掏盡西江洗不淨羞慚之色要知分解就在下回

評

未央生之淫惡已造到極處。若使其妻止于偷漢而不至于為娼。人心猶不痛快。即使為娼。止接他客而不及香雲姊妹之夫。人心猶不痛快。一部淫書看到頭無一人不報。無一事不報。稍有風流罪過之人。未有不通身汗下者。如此淫書不可不多讀也。



東洋
研究
會
圖書
印

東洋
研究
會
圖書
印

東洋
研究
會
圖書
印

肉蒲團

十九
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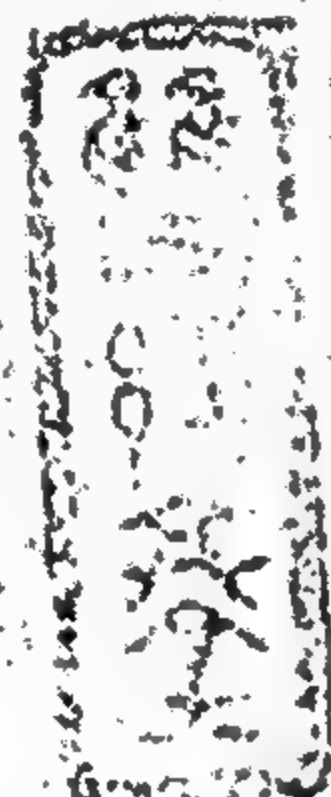
大屋

双紅堂
小說
96(10)



2028

第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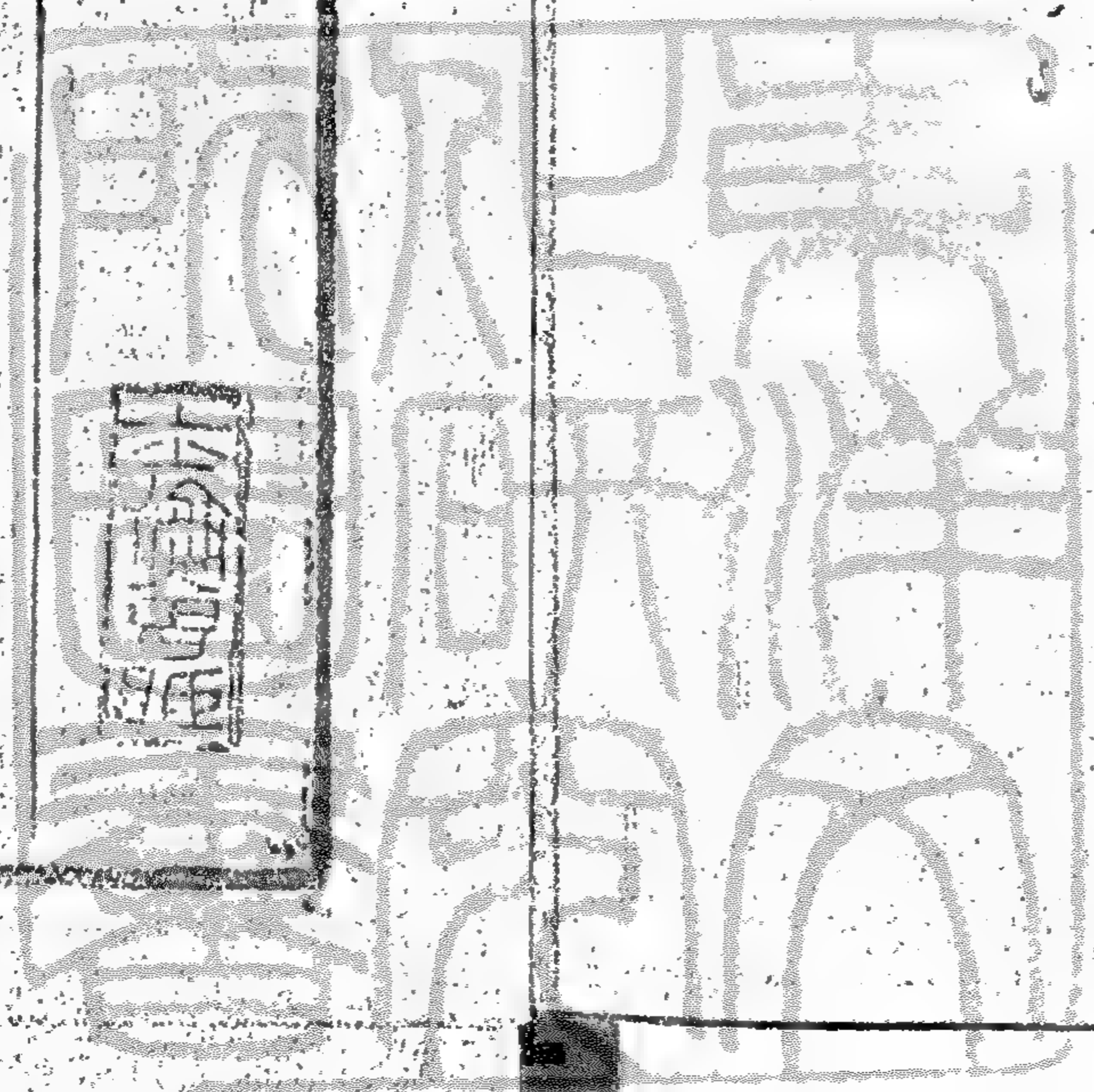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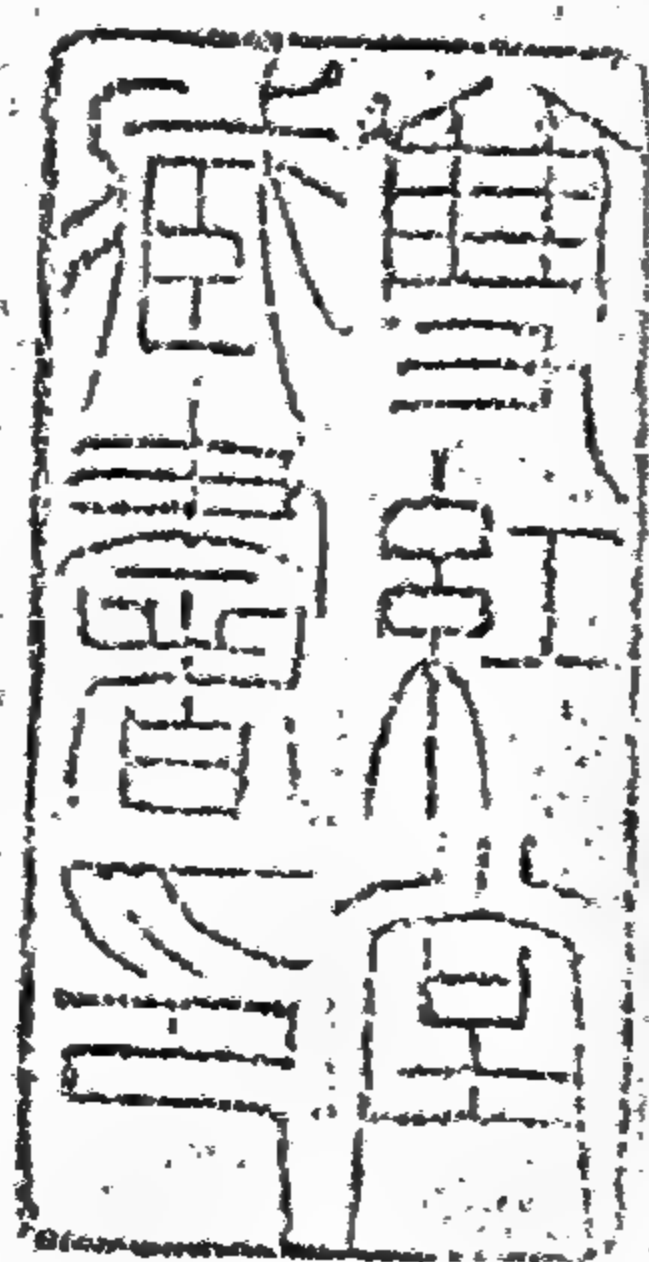
孽貫已盈而處香園新出醜
般美色盡成空
禪機將發諸

評云

姚黃魏紫本來濃
佛法何言色是空

不到受芳零落後
那知佛眼未全朦

未央生臨行之際。走去辭別賽良庵。把家中之事。交託與他。求他照管。賽良庵道。託妻寄子的事。不是輕易任的。寄子容易。託妻甚難。劣先是个虜豪的人品。



崑

好替佈料理薪水不能替佈防守圍門賢弟去後着
是柴米欠缺盤費短少只管來取其餘的事包不得
許多賢弟自家回去分付未央生道小弟所記之事
草為薪水不慮圍門圍門裡面的事小弟都分付過
了你弟婦是个過來人比初嫁丈夫的不同天下中
用的男子不過像權走實罷了他尚且嫌他不濟要
跟小弟終身料想男子裡面沒有弟二个像小弟了老
兄不消過慮寬寶崑崑道也說得是只要賢弟信得過
就是劣兄受託也不妨了未央生別過寶崑崑就寫

一封密札四首情詩寄別花晨與香雲姊妹又與艷
芳綢繆步夜方纔起身不一日到了故鄉走到缺扉
道人門首獻了半日再獻不用心上暗喜道原來家
中的門禁還是這等森嚴料想沒有同人進去我就
再遲步年回來也是不妨的了直獻到晚步纔有个
人影左門縫裡面觀望未央生看見曉得是缺扉道
聽見流水把門開了接他進去未央生走進中堂見
過了礼女不得坐下地來就問起居先候岳丈的身台
體トモ後問令愛的清吉サハハシキ道人歎一口氣道先夫的身體

倒還粗安。沒有甚麼病痛。只是小女不幸自與婿出門之後。就生起病來。睡卧不安。飲食不進。竟成了憂鬱之症。不上一年。就物故了。說到這一句。就放聲痛哭起來。未央生道。怎麼有這等異事。說得這一句。也就挺胸頓足。倍他痛哭起來。哭了一陣。又向靈柩在那裡。如今葬了。不曾道人道。停在冷屋之中。等係回來。見一見。纔好安葬。未央生就教開了冷屋。伏在靈柩上面。又從新哭了一場。方纔安息。你道這口棺木。是從那裡來的。原來是鉄扉道人。見女兒跟人逃走。

不好說得。一來怕鄰舍取笑。二來怕女婿討人。只得買口棺木回來。封釘好了。只說女兒病故。停在家中。既可掩衆人之耳目。又可免女婿之追求。未央生因他平日至誠。料想沒有虛話。況且自己出門之日。正是妻子得竅之時。慾火炎蒸。不能榮洩。憂鬱成病。而亡。原是理之所有的事。所以並不疑心。反有自怨自艾之意。就請了衆高僧。做三日三夜好事。追薦亡靈。叫他早生早化。不要怨恨。丈夫貪恋女色。在隱間吃起醋來。做活捉王魁的故事。追薦之後。仍以游學。

為名別了道人往京師進奏要學滋補之方難辭跋涉之苦受盡許多勞碌纔到京師安頓了行李就去訪回佳人訪着了住处就去登門請見誰想玉香數日之前被一个大老官請去睡了數日只不肯放他回來仙娘回覆了未央生未央生乘興而來不想盡興而返只得到寓中候了一兩日又去拜訪仙娘道小女昨日有信回來說今日靠晚纔到若有佳客不妨留住了等他未央生大喜就送嫖金三十兩隨他留客幾夜還有多件私禮待他回來面送仙娘收

了嫖金又對未央生道如今天色尚早相公若有別事去轉一轉了再來若還沒有別事就在這邊等也罷了未央生道不遠千里而來止為求見令愛並無別事仙娘道這等到小女房中坐下或是看書或是睡覺待小女一到就來奉陪ヲイテ老婦還有些俗事要去料理恐怕不能相伴未央生道不要相拘有尊事只管去做仙娘把未央生領進房中分付一个小教他一面燒香一面煎茶服事ウケ未央生看書未央生只要將養精神好到夜間幹事就從午前睡起直睡到

的

薄暮方纔爬下床來取了一本回書正在那邊翻閱
只見紗窗外面有个絕標致兩婦人把他張了一張
就慌忙急促跑了回去却像要躲避他的一般彼時
那个小姐正在房中未央生同他道方纔張我的人
是那一个小姐道就是我家姐ハナカミ未央生看見那些
光景怕他有拒絕之心就不等他進來竟走出去請
見玉香起先張了一張認得是自己的丈夫只說有
心來把他所以慌了手脚去同鴉母商量要尋去路
不想走到仙娘面前還不曾說話就聽見未央生走

出來要尋他相會一發慌上加慌沒了主意只對仙
娘說道此人是接不得的不可使他見我說了這一
句就跑到仙娘房裡把門窗緊閉聲也不則睡在床
上亂抖仙娘不知就裡只說他心上不愛所以不肯
接他就去回覆未央生道小女又有信來說依舊被
他留住還有一兩日不得回家却怎麼處未央生道
令愛回來過了怎麼是這等說莫非怪我禮物輕微
還要加厚些的意思麼仙娘再三掩飾只推不曾回
來並無他意未央生變下腹來道方纔明白之在

窩子外面張我一張就避了開去（ハカミタ）怎麼講這樣胡話就是禮物不周（マダ）不自招接自古道怪人須在腹相是有何物就同我相會一相會再把別話辭我也是辭得去的何須這等絕人（ハカミタ）已甚難道見我一面就被我描了樣去不成仙娘咬定牙關（カミタ）只照以前回覆未央生道我方纔看見一個婦人躲在房裡去了若果然不曾回來待我搜一搜着若還搜不着我嫖也不嫖禮物也不敢（ハカミタ）竟是這等回去何如仙娘見他的話說得對針恐怕搜出人來不好意思只得把幾句好

話挽回他道不瞞相公說來是果然來了只因被个作孽的男子一連拘（コナ）滯了幾夜身子竟弄壞了要將息一兩夜纔好留客的意思相公既然執意要見待我喚他出來就是了何須搜得未央生道這等待我自己去請省得說我來意不誠又要推託就跟定了仙娘立在房門外面一齊敦請仙娘道我兒相公會你的意思堅切得緊你就出來會一會罷一連說上幾遍再不見則声未央生道若還再叫一會不見開門我只得要動粗了玉香看見勢頭不好才不得見

面之後。定要驚官動府。如起刑來。少不得是一死。不如死在未見之先。還省得一場沒趣。就解下束腰的縹緲。繫在矮梁之上。去尋自盡。等得未央生打進房去。他已吊死好一會了。未央生看見。美出事來。只要思想脫身。那裡還看吊死的人。是何面貌。掉轉身來。竟走。仙娘見他逼死了人。一把扯住道。往那裡走。我和你前世無冤。今世無讐。為甚麼把我養老送終的人。活活逼死。正在那邊嚷鬧。只見許多嫖客。一齊走到。都是些公子。往常嫖過玉香的。連日因人接去。不

得相見。聞得回來了。大家不約而同都來看。他見說被人逼死。就是自家妻子。遇害也沒有這等傷心。大家怒髮冲冠。都有不共戴天之意。就分付管家。一齊動手。把未央生捺在地下。用青柴短棍。打了上千。只有致命之處。不曾受傷。其餘的地方。沒有一寸皮肉不被他捶得烏青。打得爛熟。打過之後。就把鐵鍊鍊了。鎖在死人旁。要尋地方鄉保。同來看過。好領屍主報官。未央生起先要想逃走。所以不看死人。此時打得骨損筋傷。動彈不得。又被鎖索鎖住。料想脫不得。

是

身落得相他一相看，是个甚麼冤家，就把人害到這フチツミテ樣地步。及至走近身去，把他面容頭腦仔細一看，就大驚大怪起來。心上思量道：「這個面貌，與我亡過的妻子，鐵毫無異。難道天下人的面孔，竟有這樣相同的？看了又想，想了又看，到後面竟越看越像起來。想到後面，竟越想越見起來。方纔悟到病死的話，原冇可疑，焉知不是跟人逃走？丈人不好說得，弄口棺木騙我，也不可。知况且這個婦人，若還沒有虛心之事，為甚麼見我就躲？到後面見躲不脫，就尋起自盡來。想到此處，已有八分明白了。還怕天下的人一般，有像到極處的，不可不驗个仔細。記得妻子項門裡面有一个灸疤，是不長頭髮的，就把他鴨髻解散，分開裡面來一看，恰好有指頭大的一塊，沒有頭髮。正在了然之際，只見地方鄉保一齊擁進房來，查問致死的來歷。好寫報呈。來央生就說：「死之人是他結髮的妻子，被人拐騙出來，賣與仙娘接客。自己還不曉得，走來騙他。」自己虛心不敢見面，所以懸梁自縊。及至鎖在一處，細看面容，方纔識認出來。我這

番冤枉，又不得要到官伸訴，只求早些到官。就見天
日了，沒有甚麼說得。受人盤問，仙娘セシヤル仙娘其實不知
就裡，說他滿口胡言，總是支吾的語。受人道：「這個女
子是甚麼人？賣些什的？若是艱稍的人，決不止販這
一個。定有幾个婦人，一齊帶來。」如今房的人，雖然不
會說話，只消把活的一問，就曉得了。仙娘道：「我是一
主一婢，同買下來的。那个了髮，現在家裡，叫來問他，
就是說了這一句，就起身去叫如意。誰想尋了半日，
再尋不着，只說他走了。那裡曉得，並不曾去，竟躲在
仙娘底下。被衆人看見，一把拖將出來。原來也為看
見原主，慌了手脚。同玉香两个，一齊躲入房中。看見
玉香死了，未央生又打進房來，知道沒有好處，所以
鑽在床下。躲過這一刻時辰，再做區處。」那裡曉得，被
人看見，拖了出來。衆人指着未央生盤問他道：「這個
嫖客，你可認得他？如意的心上，還要打點不認。怎奈
面上的顏色，口裡的声音，竟替他遮起認狀來。衆人
知道有些原故，再把利書的話，恐赫他一番。他就把
玉香在家的時節，與某人通花懷孕，怕父親知道，要

置他于死地。只得跟了某人。逃自家一命。逃走誰想
某人負心。賣他下冰的詔。細ハジメテ招了一遍。衆人知道
情節。就勸他サウラフ西下解文。不必驚官動府。一個逼死自
家妻子。料想決不抵命。一個明中正契買婦人接客。
沒有同他拐帶之理。只是這個使女。回原主還要不
要。若要使贖他回去。不要還留在這邊。未央生到了
這個時候。只レ道是已死之人。連自家身子都可以不
要。已トウテモ不得。早死一刻也是好的。那裡還要甚麼使女。
就回覆衆人道。論証理起來。定說到公堂上去。求官府

替我追究一番。消々ハハス隱恨。纔是只恐怕氣セ使出了。被
人傳播。用去タズ名聲不雅。不如依了列位。隱忍些罷。這
个使女。既然做過娼婦。也不便帶回。由他在这邊罷。
了。仙娘見他所說的話。都是真情。料想沒有後患。就
依衆人處分。同了銀索。退還嫖金。打發他出去。臨去
的時節。還被那些嫖客。我了一頓拳頭。指在臉上罵
了多少。烏北チカ龜カメ王人。方纔走得脫身。未央生回到寓處。
捧傷就フナシ癸サコヒ作起來。叫天叫地。喊个不住。睡在床上。思
量道。我起先只說別人的妻子。該當是我睡的。我的

睡

妻子、浙々沒得與別人睡的。所以終日貪淫、女色要討盡天下的便宜。那裡曉得報應之理。如此神速。我在那邊睡人的妻子。人也在這邊睡我的妻子。我在別人的妻子。還是私偷別人睡我的妻子。竟是明做。我占別人妻子。還是做妾。別人占我的妻子。竟是我為娼。這等看起來。弄淫之事。竟是做不得的。我還記得三年前。孤峯長老勸我出家。我再三不肯。他就把弄淫的果報。細々的說來。勸我。還與他強辯說。弄淫之事。未必人人有報。到如今看起來。這樁債務。再

沒有不還的了。難道天公與我有讎。寬待別人。單々刻薄我一個不成。我又說。一人之妻。妾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若使弄淫了無限婦人。就把一兩個妻妾還債。也就本女利多。不叫做吃虧了。到如今打算起來。我生平所睡的婦人。不上五六個。我自家妻子。既做了這樁勾當。所睡的男子。多則論千。少則論百。決不止幾十分了。天下的利息。那裡還有重似這樁的。孤峯又說。這種道理。口說無憑。教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見明白。我這幾年的肉蒲團。也坐得勾了。肉

蒲團上的酸甜着辣也嘗得透了此時若不醒悟更待何時今日受與人這番凌辱也不叫做打也不叫做罵分明是孤峯長老的捧喝假手人要逼我回頭的意思我如今就不回頭也無顏歸故鄉了不如做個急流勇退之人寫一封懇切的書寄與寶崑崙教他尋一分人家把艷芳打發出去兩個孩子隨他帶去也得留與寶崑崙撫養也得我自家一個竟徑括蒼山中尋着孤峯長老隨他一面二十個响頭賠于以前的不是然後求他指透迷津引歸覺路何等不

妙定了主意就要寫書寄與寶崑崙怎奈兩隻手臂都被與人打傷寫不得字將養一月有餘手臂好了正要寫書恰好寶崑崙有書寄到拆開一看說家中有緊急之事教他回信之日即便起身不可羈留一刻又不說緊急之事是那一樣未央生心上猜疑道不是大人生病就是孩子有災料想沒有別事及至盤問來人他只是不說直尋问到極處方纔吐露出來原來見他第二房夫人也學令正的故事跟人逃走了同他跟甚麼人逃走來人道莫說我家不知

就是府上的了頭伴當也不曉得。只說未走之先。夜
々聽見床上有些响動。及至起來的時節。又不見有
个人影。一連响了十幾夜。那一日清早起來。只見重
門洞開。尋覓二娘。竟不知那裡去了。故此家主一面
緝訪。一面着小人前來追趕。相公回去。未幾生嘆曰。
氣道。這个信个來。又是一番捧唱了。可見苾淫之債。
斷之。然是借不得的。借了一倍。還了百倍。也勾得緊
了。誰想自己依舊當不過。只要家裡有婦人。又要從
頭還起。這等看起來。連那两个血塊。也不要認做好
東西。焉知不是還債的種子。我也慮不得許多。且待
見了孤峯。再與他商量後事。就研起墨來。寫一封決
絕的書。回覆賽崑崙道。

淫姬私奔。不足為奇。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常理
也。故鄉之事。亦復類此。自知罪惡貫盈。當有此報。
魔障消除之日。即道心發現之期。不返江東。經歸
西山。所恨者。福胎未減。猶存二孽于懷中。皆累故
人。延其喘息。俟見我佛後。當借惠劍除之耳。單復
盡。

打采回書去後就收拾起身起先的意思還要把書
笥帶在身邊做个沙彌服事コソク後未想了一想惟恐孩童在
側又起淫心不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乱竟教書笥跟了
末人也采他回去自己單身獨往俗語二句說得好一年
吃蛇咬三年怕見爛草繩即未央生打采書笥之謂也
評

作書本意直到此回乃見凡看肉蒲團者別回
只看一遍此回與下回能看三四遍者即會看

第二十回

布袋皮寬色鬼奸雄齊攝入

旃檀路闊寬

家債主任相逢

詩云

不是冤家不到頭

冤々相報幾時休

闢條吳越相逢路

留與夫差勾踐遊

却說孤峯和尚自從放過未央生不曾收得他住就
時々刻々自家埋怨起來說畢竟是我法力不高ホシラ
心不切看了情魔色鬼從面前走過都都不能收縛

住他、任他流毒于蒼生、肆惡于閭閻、此非本人之罪、乃老和尚之罪也、既不能縛鬼收魔、要這皮布袋何用、就拿去掛在大門外面、松樹梢頭、又削一塊小板、寫幾行細字、釘在松樹上道、

未央生一日不至、皮布袋一日不收、皮布袋一日不爛、老和尚之心一死不死、但願早收皮布袋、免教常坐肉蒲團、

這件東西、却也有些古怪、自從未央生去的那一日、在松樹上掛起、掛到如今、已是三个年頭、一千零多

百日了、不但一些不爛、反覺得比未掛之先、倒硬掙起來、未央生走到的時節、遠遠看見樹林之上、懸着一物、只說是件衲衣、掛在上面、曉亮的、及至走到門前、纔曉得是个皮袋、又把這兩行小字、念了一遍、就不覺號咷痛哭起來、不消到見面的時節、纔隨响頭、先把這條木板、當做孤峯的法像一般、跪在松樹旁邊、不知拜了幾十拜、然後爬上樹去、取了皮布袋下來、頂在他面前、不住的蹣跚、恰好又遇着孤峯打坐、就跪在他面前、不住的蹣跚、從入定之初、蹣跚出定、

案

及早當
作老早

之後約有三個時辰。就像童子拜觀音五十三卷一
卷有許多拜數。豈止一百二十個响頭而已。孤峯走
下蒲團。一把攔住道。賢居士重來賜顧。是盛情了。為
何行此重禮。快請起來。未央生道。弟子賦性愚蒙。懊
恨當初不曾受得教誨。以致肆意胡行。把種々落地
獄之事。都做出來。如今現在的陽報。雖然受了。將來
的陰報。還不曾受。要求老師父及早哀憐。收在法座之
下。使弟子懺悔前因。皈依正果。不知老師父可肯收
納。孤峯道。你既然收我的皮袋進來。畢竟看見那西

這裡和尚道。請問賢弟。你莫非就是未央生麼。頑石
道。正是。兩個人一齊走下蒲團。各人賠了個不是。然
後對着孤峯。一來共剖原情。二來各陳罪犯。孤峯大
笑起來。道。好冤家。好對頭。一般也有相會的日子。早
知今日。何不當初虧得佛菩薩慈悲。造下這條回路。
使兩個冤家行走一毫不礙。若別條路上相遇。今日
就鬧吏不得了。你們兩個的罪犯。原是懺悔不得的。
虧那兩位賢德夫人替丈夫還了欠債。使你們看上的
担子。輕了許多。不然莫說修行一世。就修行十世。

也脫不得輪迴、免不得劫數。我如今替你懺悔一番、求佛菩薩大捨慈悲、倒要看那兩個妻子面上寬待你們一分。可憐這些婦人都見起得牌坊、掛得扁額的、只因男子好淫、就使他做了淫婦、替丈夫還債、陽間還了債、陰間又不勾帳。在男子固不足惜、可不難為了。還債的婦人枉做一生醜事。說了這些話、就教他兩個跪在佛前、自己念起經來、替他懺悔懺悔。之後頑石又向孤峯道、請問師父、譬如燕淫之人、既有妻子、又有女兒、妻子還過了債、那懷抱中的幼女

也可以赦得他、過後來再不還債了麼？孤峯搖頭道、赦不過、赦不過、燕淫的人、只除非不生女兒、就罷了。生下女兒來、就是個還債的種子。那裡赦得他、遇未央生道、不瞞師父說、弟子不幸現有兩個債種、在那邊。照師父說來、將來定是不赦的了。弟子要別師父回去、用意、劍除了孽根、只當生下來的時節、一盆水淹死了、不曾領起來的一般。只怕也沒有十分罪過。孤峯合起掌來、念聲阿彌陀佛道、如此惡言、不設出于你之口、入于我之耳、那裡有受過法戒的和尚、還

出家之人該殺不

那

想殺人的道理且不要說出家之人戒殺不戒殺先問那在家之人該殺不該今尚在襁褓之中並不曾壞事你將何罪去殺他若尋他壞事之後然後去殺那還去的債又追不轉來了在下一双毒手捉來只是不殺的妙頑石道為今之計當用何法以處之孤峯道的兩個孩子不是你的女兒是天公見你作孽不過特地送與你還債的右語說得好一善可以解百惡你只是一心向善沒有轉移或者有个回心轉意的天公替你收了轉去也不可如何須用

甚麼惠劍頑石點點頭道師可之言極是弟子聞命了就從這一起斷了內顧之憂一心奉佛又過了半年正在禪堂之上與孤峯講話只見有个長大漢子圍進門來頑石抬頭一看原來就是賽崑崙先把佛像參謁過了然後與孤峯行拜見之禮頑石對孤峯道這不另別人就是弟子的盟兄叫做賽崑崙住常曾對師父說過是箇今第一俠士能于不義之中做得有義之事出來的人孤峯道莫非是那位穿窮豪傑生平有立不偷的人麼頑石道然也孤峯

道這等是一尊賊菩薩了。貧僧何人受得菩薩的拜。起就要跪下地去拜。還他那幾拜。賽崑崙一把扯住道。師父不肯受賊子之禮。想是要換出法門的意思。麼。弟子賊便是個賊。這一副肚腸。還比不做賊的畧好些。今日輕造宝山。一來為訪故人。二來為茶活佛。師父若不多拜。是絕人向善之路。堅人作惡之心。可見天下的人。只該做暗賊。不該做明賊。只該做衣冠之賊。不該做穿箭之賊了。如何使得。孤峯道。這等說。貧僧到不敢回禮了。賽崑崙又與頑石見過了禮。然

後分賓主坐下。對孤峯叙了幾句寒溫。就立起身來。要與頑石到背後去說話。頑石道。小弟以前的事。都與師父說過了。家中有甚麼隱情。不妨面講。這尊活佛。是曉得過去未來。瞞他不得的。賽崑崙聽了這句話。就依舊坐下來。與他叙家常之事。說自己謀事不忠。失信于朋友。不但不可託妻。亦且不堪寄子。今日相會。甚覺無顏。頑石道。這等說起來。想是家中的聲障。又有甚麼原故了。麼。賽崑崙道。便是這等說。不知甚麼原故。那兩位令愛。又不出痘。又不驚風。好好的。

睡在床上就一齊死了。臨死那一夜，两个乳母都在睡夢之中，聽見有人叫喚，說他家的帳目都已算清，用你們不着了，跟我回去罷。及至醒轉來，把孩子一摸，就是沒用的了。這樁事，着實有些古怪。頑石聽了這句話，且不言，竟走到佛前去拜了幾拜。又在孤峯面前拜了幾拜，然後對着賽崑崙，把自己懼怕女兒還債，終日憂愁，師父教他一心向善，自有個回心轉意的。天公收拾轉去的話，述了一遍，說如今孽障消除，乃大幸之事。先兄該替我賀喜纔是。怎麼說

起負託的話來。賽崑崙聽了這些言語，不覺毛骨竦然，停了一會，又對他道：「方纔說的是凶信，還有一個喜信，對你說一說，使你暢快一番。」頑石道：「有甚麼喜信？」賽崑崙道：「艷芳那個淫婦，替你逃走，其實可恨。小弟終日緝訪他，再緝訪不着，誰想被一個和尚拐去，藏在地窖之中。被小弟無心看見，替你除了這個孽根。你道這一樁事，暢快不暢快？」孤峯道：「他藏在地窖之中，也可謂極穩的了。為甚麼又被你看見？」賽崑崙道：「那個和尚住在三叉路口，慣要課要課財害命的弟子。」

打聽他有無數銀子。藏在地窖之中。那一夜走去偷他。誰想他睡在床上。與婦人說話。那婦人的聲音。與艷芳無異。我就躬在旁邊細聽。只見說到後面。竟把弟子與高徒的名字都說出來。說當初的原夫。叫做權老实。雖然粗俗些。倒是一馬一鞍。沒有第二個婦人。分他的寵愛。誰想某人替某人做事。把他弄騙上手。強娶過來。去了自家妻子。終日去走邪路。教他獨守空房。況且弄到後面。精力衰微。應付不過。又到遠處去躲避差徭。不管家人的死活。這樣薄倖男子。我為

甚麼跟他弟子聽了這些話。不覺怒氣填胸。把持不住。虧得有一口利劍。帶在身邊。就掀帳子來。一劍斬下去。把兩個身子分為四段。然後點起火來。搜尋財物。約有二十餘金。都被弟子取了回來。倍任意揮霍。濟了無限的窮人。做了許多的好事。請問老師。又你說這兩個男女。該殺他不該殺他。這一主錢財。該取他不該取他。頑石道殺也該殺。取也該取。只是那兩個男女。該是天殺。不該是賢居士殺。那一主錢財。該是官取。不該是賢居士取。這樁事。痛快是極痛快的。

了。只是天理王法上。還有些說不去。只怕陰陽二報。終有取不免。賽崑崙道人情合于天理。只要人情痛快。就是天理昭張。有甚麼說不去。弟子做了一世賊。不曾弄出事來。難道單為這頂銀子。就犯了王法不成。孤峯道。居士不要這等說。天理王法。兩件事都是一絲不漏的。傷了天理。犯了王法的人。沒有一個不報。只有遲早之分。報早的倒還輕些。若是常這不報。忽然案作起來。只怕就當不起了。那個做和尚的。犯了淫色之戒。做婦人的。犯了私奔之條。天公自然會

誅殛他。難道少了雷神霹靂。定要假手于人去殺他。

不成。就作要假手于人。天下人。有手為甚麼不去假他。

單要借重你一个。難道只有你這双手。是殺得人死

的。不成。大權不可假人。天阿不容旁落。殺人的大事。

天公不能主持。使有罪之人。依舊被有罪之人取殺。

豈有付之不問之理。取以將來的陰報。定不能免。或

者比殺良善之人。不同罪遇。畧々輕些。也不可知。居

士這樁營業。既然做了一生。料想你的大名。是沒有一

个衙門不知。沒有一個官府不曉的。俗語說得

好人怕出名猪怕壯。你偷來的銀子。雖然濟了窮人。做了好事。別人不信。只說也有个地窖。藏在家中。不得有个尋着你的日子。你往常取得的財物。若果然藏在家中。還好送去買命。只恐怕濟窮人做好事。的銀子。一時追不轉來。就有性命之憂了。取以將來的陽報。定不能免。只怕幾件得遲。倒要比初犯的罪孽。畧重大些。也不可。知賽崑崙平日原是有些根器的人。只因性子不好。人々惧怕他。取以善言不入于耳。如今聽了這番三論。就不覺動了悔過之心。不消

強逼他。竟有个反邪歸正的意思。就對孤峯道。弟子取做的事。原不是口人。君子取為。只因世上有錢的人。自家不肯揮霍。取以要去。取些出來。替他做幾件好事。只想為人。竟不想着自己。照師又說來。弟子作孽多端。陰陽二報。是不免的了。但不知從此回頭。可還懺悔得去。孤峯指着頑石道。他的罪孽。比你還重得多。只因一心向善。就感動了天心。把還債的女兒。都替他收了回去。這是你親耳聽見的話。不是貧僧附會出來的。即此一推懺悔得去。懺悔不去。就知道

了頑石見他有向善之心不勝之喜就把自己三年
 之前只因不受師父的教訓^{阿三}以肆意妄行來的報
 應句句合着他取言不可不以小弟為鑒的話砥礪
 一番賽崑崙定了主意當日就拜孤峰為師削了頭
 髮立志^若修不上二十年成了正果與孤峰頑石只
 同坐化可見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堪作佛只因被
 財色二字束縛住了不能跳脫迷津超登彼岸取以
 使天堂之上地廣人稀地獄之中人稠地窄玉皇天
 帝清用不遇閻羅天子料理不來總是兩天兩地的
 聖人多事不該生盲女子設立錢財把人限到這般
 地步如今把兩句四書定他的罪案道始作俑者其
 惟聖人乎

評

閑手處感激聖人收場處又埋怨聖人使聖人
 歡喜不得煩惱不得真玩世之書也仍以四書
 二句為聖人解嘲曰知我者其惟肉蒲團乎罪
 我者其惟肉蒲團乎

